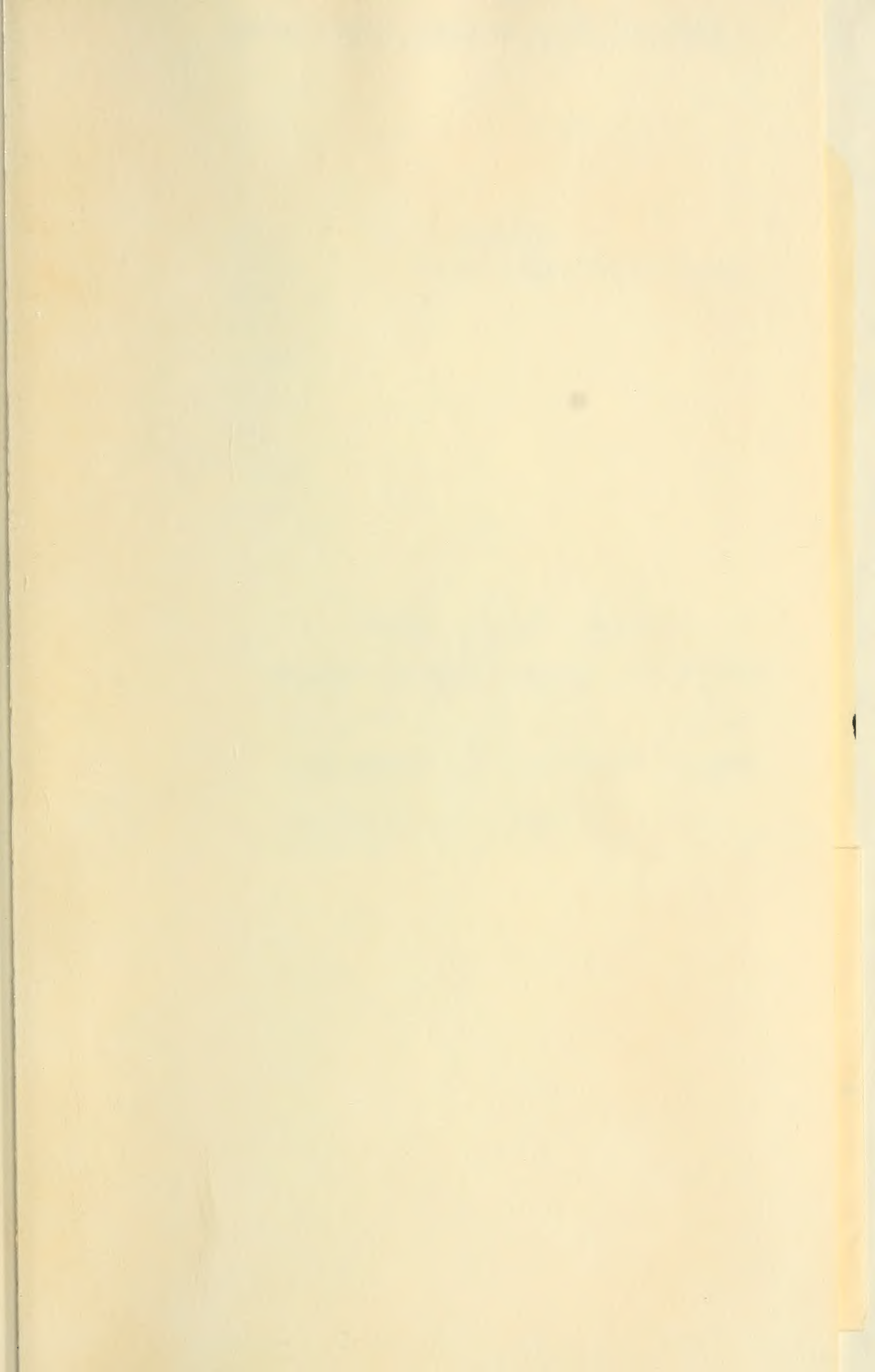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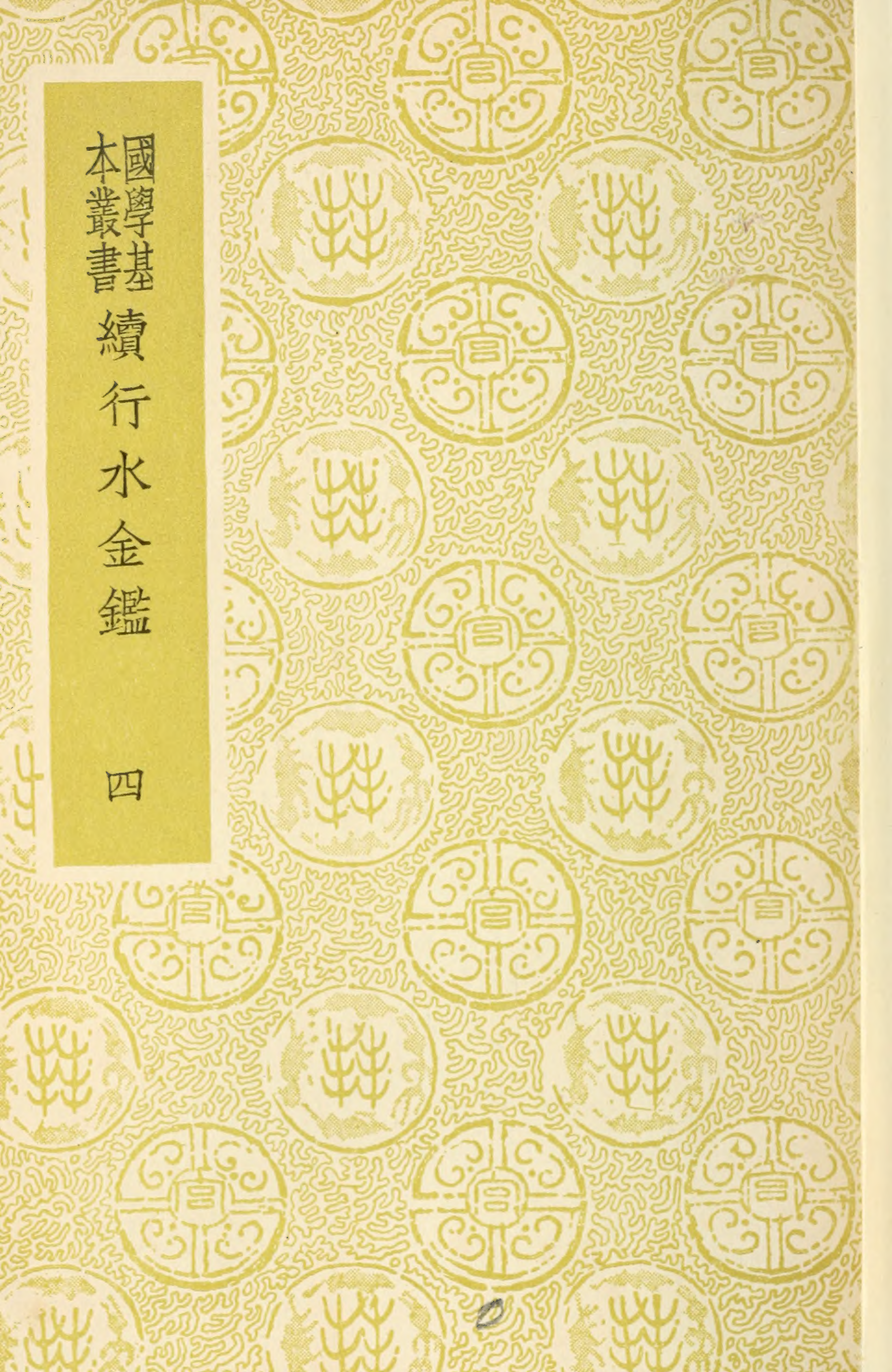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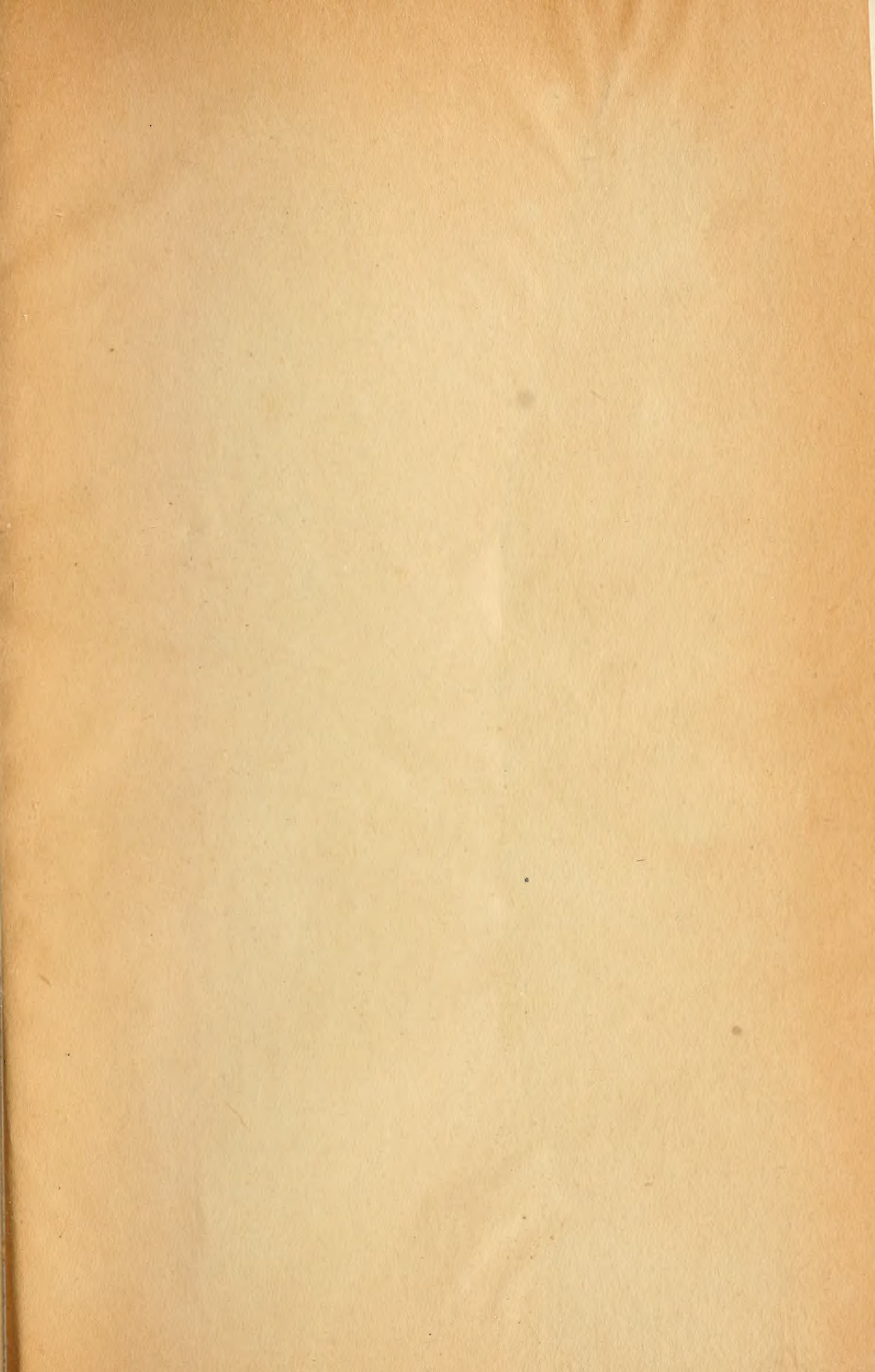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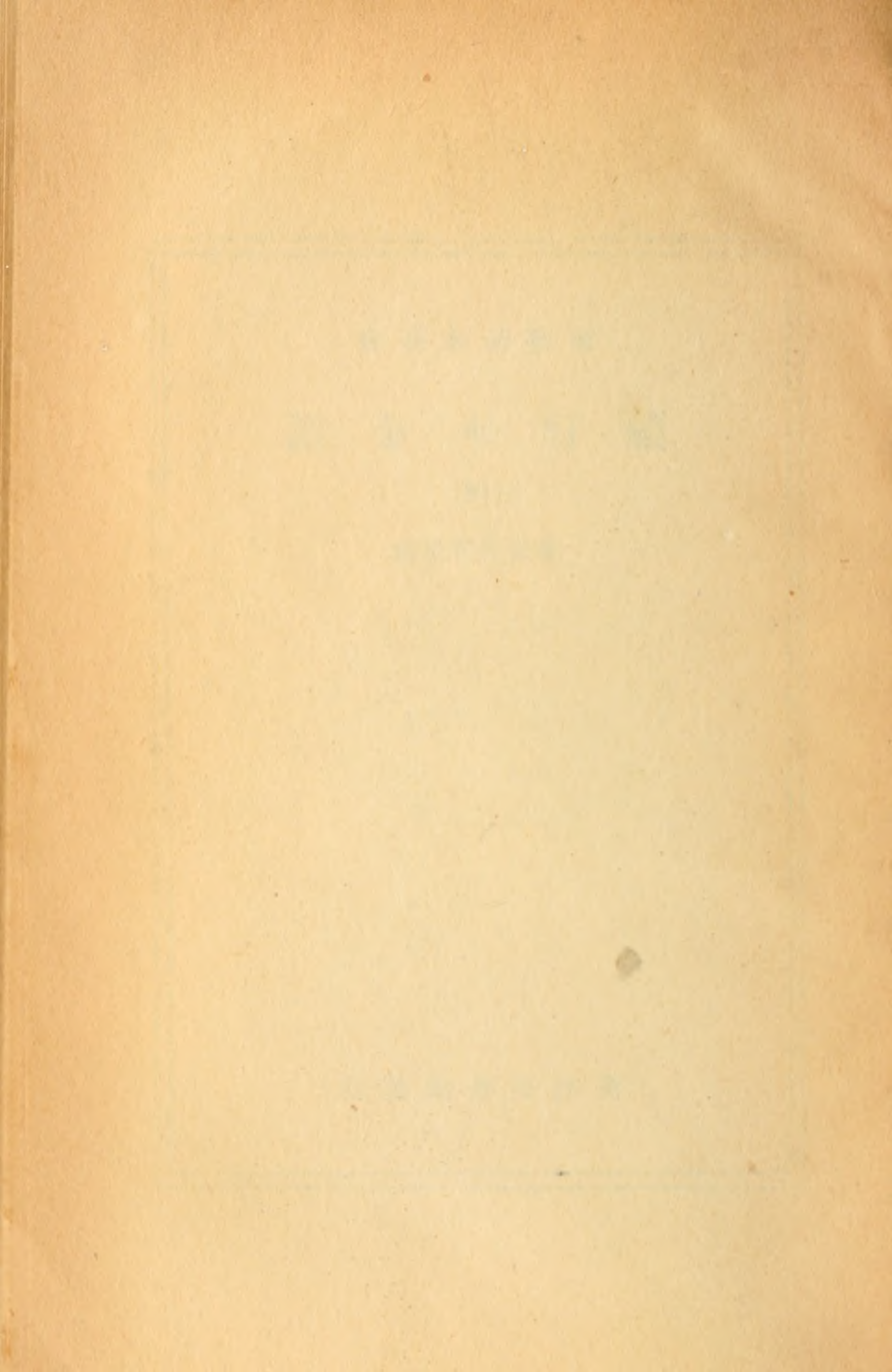
Fu, Tsê-hung
Hsing shui chin ch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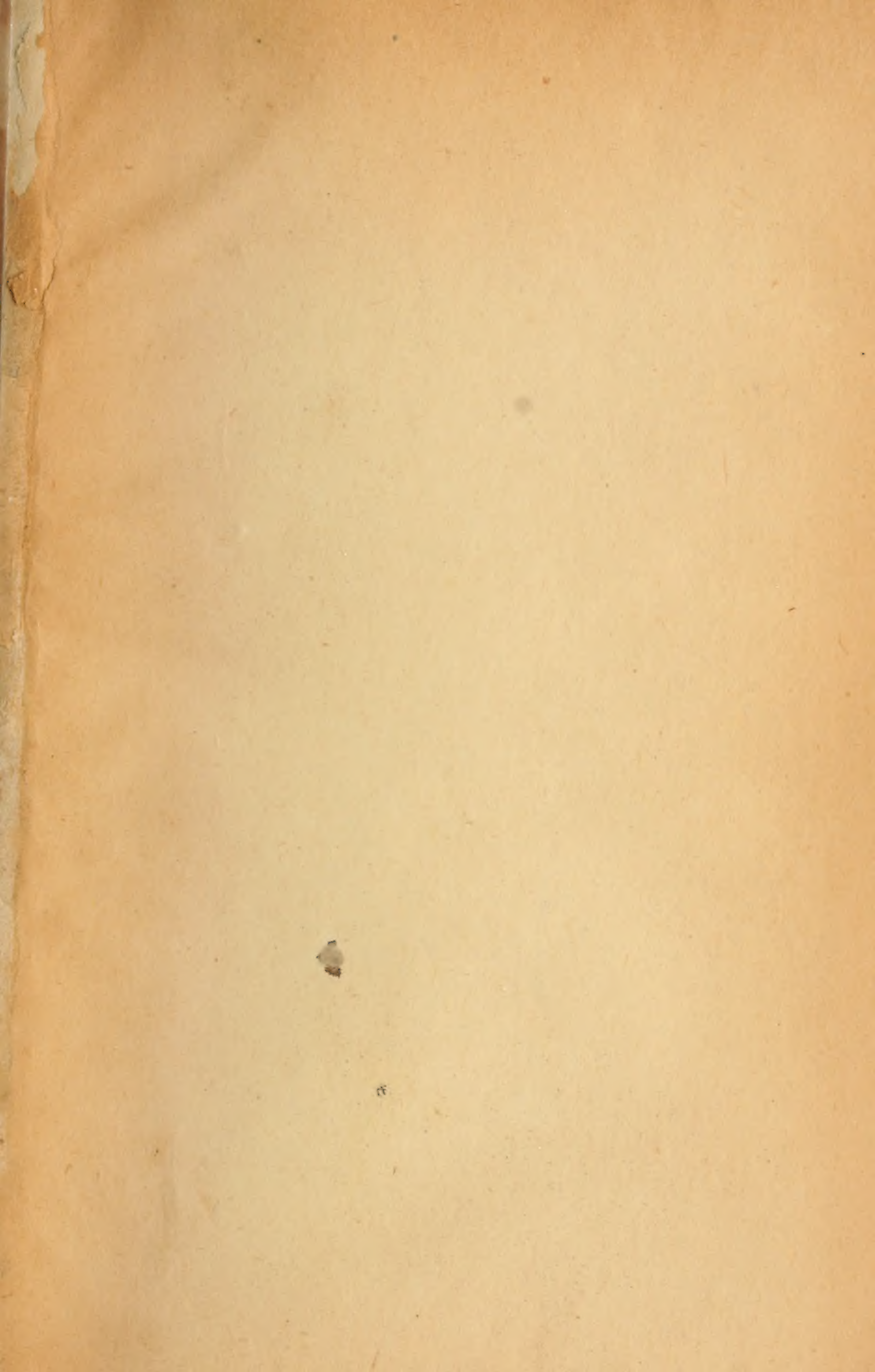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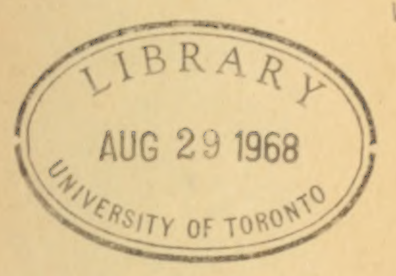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四)

黎世序等纂修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AUG 29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十九

河水工程五

商虞廳。[illegible]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原管臨河隄長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丈八尺。內商邱汛改築南隄增長二丈七尺。除撥歸睢河廳八千五百六十丈。現管商邱虞城兩縣境內係河南岸。西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東至歸河廳屬虞城下汛上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十三丈五尺。轄汛二。曰商邱汛。曰虞城上汛。

商邱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illegible] 管隄夫五十六名。兵七十六名。汛地自睢寧廳屬寧陵汛下界起。至虞城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九百十六丈五尺。內頭堡至十堡止。乾隆四十八年改築新隄長三千五百二十八丈五尺。從前舊隄[illegible]

[illegible] 四係禹商交界楊家堂。雍正二年河勢南趨。鑲埽長二百丈。搶險。二係。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隄埽長二百丈。堅險。　四係宋家莊。雍正十三年舊工復生。鑲埽長七十五丈。搶險。灘乾隆二十年復生。鑲埽魚鱗等項等埽。共長五十一丈。三十年搶險。　六係禹乾隆十九年鑲埽長三十丈。隨下又鑲埽長五十二丈。二十年搶險。二十一年復生。鑲順水挑水護岸等埽長一百四十

三丈。三十三年淤閉。　河夫營。今按在新南隄十堡之北。雍正十三年。鑲埽長二百七十二丈。旋淤。乾隆二十三年七堡至河夫營鑲埽。長二百六十四丈。迤下又建魚鱗等埽。長九十六丈。二十六年又鑲邁埽二十一丈。三十四年淤閉。　九堡東。嘉慶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一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五丈。又於十二堡建土壩一道。長三十丈。　十四堡辛集。乾隆二十六年建壩臺三道。二十七年鑲護崖、裹頭、挑水、順水等埽一百五十四丈五尺。三十三年。二壩東鑲埽長八十二丈。三十四年三壩鑲埽長九十六丈五尺。迤東於三十三年鑲埽長七十五丈。均於四十年淤閉。　十五堡。雍正三年鑲防風埽。長一百二十丈。乾隆九年鑲裹頭等埽六十丈。二十年淤閉。二十四年復生。鑲埽長六十丈。二十九年淤閉。　十六堡。乾隆十九年鑲迎水、裹頭、挑水等埽三十丈。旋淤。　劉家埠口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五十六丈。旋淤。　十九堡東。嘉慶十四年建隄北土囤堰一道。長七十丈。十五年接土堰下築土壩一道。長七十丈。　二十堡。乾隆五十九年建土壩一道。長一百丈。

虞城上汛主簿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四名。汛地上自商邱汛下界起。東至虞下汛上界止。臨河隄長七千一百十七丈。　會議館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一百三十九丈。　祖師廟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七十八丈八尺。旋淤。乾隆四十六年復生。鑲埽長三百六十八丈。四十九年淤閉。　五虎廟新并曹縣隄。雍正五年鑲埽。長九十丈。旋淤。今按該處地屬山東曹縣隄。於康熙時改隸虞城。故有新并之語。　九堡。嘉慶二十三年盛漲。刷塌隄身。搶護穩固。即於四堡上首起至十堡下止。隄北建築越隄一道。長七百二十八丈。與大隄一律修守。　十四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三

十五丈。鑲埽三段。久淤。嘉慶二十年建挑壩三道。一長五十四丈。一長三十八丈。一長三十二丈。二十一年於三壩下空檔建磨盤壩一道。長五十丈。鑲埽五段。又建四壩。鑲埽長四十一丈。又建五壩。鑲埽長四十三丈一尺。　十五堡。雍正五年鑲埽長六十丈。旋淤。乾隆五十九年復生。建挑壩一道。長四十四丈。鑲埽六段。六十年鑲埽長九十八丈。旋淤。嘉慶二十四年。鑲埽二段。長十七丈。又建二挑壩一道。長十五丈。鑲埽長二十二丈。又建三壩一道。長十一丈。鑲裹頭長二十四丈。二十五年。三壩下空檔鑲埽長六十六丈。　十六堡。乾隆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二十九丈八尺。旋淤。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四十五丈。鑲埽五段。後淤。　十八堡乾隆五十九年建挑壩一道。長二十七丈。鑲埽三段。六十年鑲埽長一百五十四丈六尺。旋淤。嘉慶二十三年迤東建魚鱗壩二道。一長五十丈。鑲埽長三十一丈八尺。一長五十丈。鑲埽長四十四丈四尺。旋淤。二十四年迤下建順水壩一道。長十八丈。鑲埽長二十一丈。　十九堡。嘉慶二十三年鑲埽。長九十二丈七尺。二十五年下首建魚鱗壩一道。長四十丈。鑲埽長三十九丈八尺。又建挑壩一道。鑲裹護埽長三十丈二尺。商虞廳冊。

歸河廳。今按嘉慶十六年睢南通判。裁由虞汛千總。改歸河協備。

通判一員。協備一員。分管黃河南岸虞城縣境內河務。西自商虞廳屬虞城上汛下界起。東至江南碭南廳碭上汛上界止。臨河隄長八千五百六十丈。爲汛一。曰虞城下汛。

虞城下汛縣丞一員。分防外委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六十名。汛地與廳同。嘉慶二十一年。吉部將十五堡以下至江南界隄北圈堰。改爲縷隄。原編之二十五堡起至四十八堡止。改編爲頭堡至二十四堡。

今按圖說.創於何年.未詳所自.　二堡.舊二十六堡.衛家潭.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於東首鎮埽.長一百三十丈.二十五年漫閉.遷下劉家樓.舊有埽工.乾隆七年接鎮三十丈.後淤.十八年復生.接長七十丈.二十年漫閉.遷下王家營.乾隆七年鎮埽.長四十丈.後淤.　十三堡.舊三十七堡.乾隆二十五年河勢坐灣.鎮埽長二百九十丈.三十四年漫閉.　六堡.嘉慶二十五年建順水壩一道.長七十丈.挑水壩二道.一長四十丈.一長六十丈.　十四堡.舊三十八堡.乾隆三年鎮埽.長六十丈.旋淤.十八年復生.鎮埽長八十五丈.二十年漫閉.二十五年復生.鎮迎水、順水、挑水等埽長三十七丈五尺.三十一年漫閉.　十六堡.今按圖南塘名蔡家嘴.舊四十堡.嘉慶十四年鎮圈堰上首埽工.長四十一丈二尺.又將圈堰加築壩臺.鎮埽長九十九丈六尺.遷東連十七堡.先於十三年建蓋壩、戧壩、順水壩.共鎮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停修.十七堡.嘉慶十七年鎮順隄埽三段.十八年接鎮七段.二十年又鎮九段.遷東又鎮埽四段.皆淤.是年遷下.又建魚鱗壩一道.長五十丈.鎮埽長十九丈五尺.又建順水壩一道.長四十丈.鎮埽長五丈七尺.又建魚鱗二壩一道.長三十七丈.鎮埽同壩長.　十八堡.嘉慶二十一年.建挑水壩二道.一長三十丈.鎮埽長三十三丈.一長四十丈.鎮埽長三十八丈七尺.二十二年添築挑水三、四、五壩三道.一長三十五丈.二十四年鎮埽四十七丈六尺.一長四十五丈.二十五年鎮埽三十二丈四尺.一長五十五丈.　自十七堡新堰至舊隄.嘉慶十八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八丈.又十八堡內格隄.長一百八十五丈.嘉慶十七年築.　十九堡.舊四十三堡.嘉慶八年建挑壩三道.鎮埽長二百四十六丈.九年漫閉.　黃圝舊有埽工.雍正五年鎮護岸、雁翅等埽二百五十五丈.後淤.據河圖說.　今按河南通志載康熙四十九年.遷河道衝

圖魏縣河南虞城縣舊城場新建挑水壩一座。各壩有新。舊挑水壩之上。再接挑水壩一道。

江南徐州道屬蕭南廳。今隸徐州府上。管蕭碭兩縣黃河南岸堤埽工程。乾隆二年分設通判一員管理。五十五年添設通判一員。轄南岸上段分縣管理。嘉慶五年以蕭南通判為同知。名蕭碭南岸同知。八年又分碭汛為上下汛。添設員弁。二十五年又分蕭南所屬銅山縣境郭汛縷隄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蕭南廳汛管轄。今仍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碭山蕭縣銅山黃河南岸隄埽工程。上自河南商虞廳屬虞城縣界起。下至銅沛廳屬銅山縣郭汛界止。臨河縷隄長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四丈四尺。為汛三。曰碭上汛。曰碭下汛。曰蕭汛。今按乾隆三十二年移碭山縣主簿。黃河岸在碭山縣南。因黃水大漲上決。將參處。黃河水經蕭縣入徐邳。謹按黃河在碭城東之北。南面頭堵黃河。改建新河於碭城之北。南岸築隄。現有黃河舊址。在縣之南。新堤舊管改為新河。碭山。又載。老黃河舊城水河。在縣南。舊名古黃河。會通子河。經蕭永城界減水河。在縣治二十八里。九十五丈。水由碭境歸睢河。遠入濟陽。乾隆二十三年。奏准開河。挑築堰堤。南毛城隄之南。睢河南境。北至毛城舖。為南支水壩之。有九壩一道。隄南又有閘一道。往來黃河下達濟河。行水金鑑。及宿遷。皆系新運。舊之所言。歸附可覆。因非盡錄。舊記河督嘉慶二年修歸州民。及十六年奏准裁撤。河勢有變。今昔情形又不同矣。

碭上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嘉慶八年分汛添設。管堡夫四十名。兵九十五名。汛地自河南虞城縣界起。至劉家馬路碭下汛界止。臨河縷隄長七千二百丈。虞碭交界處土壩一道。長一百二十

八丈。嘉慶二年築。楊莊土壩一道。長二百丈。嘉慶二年築。自交界起接楊莊壩外堰一道。東西長一百五丈。嘉慶三年築。楊莊壩內圈堰。長三百五十七丈。嘉慶二年築。又外圈堰。長六百五十四丈。嘉慶四年築。今按皆在隄北。嘉慶二年四年隄工漫缺。先後圈築。李家樓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十七年三月於隄北灘面越築堵合。二十一年於大壩後放淤。現在歲修邊埽長二百九丈。原築西大壩尾堰。長一千一百五丈。上抵楊莊圈堰東大壩尾堰長六百九十二丈。下接縷隄西二壩尾堰長九百三十五丈。亦抵楊莊圈堰東二壩尾堰長三百五十三丈。下抵大壩尾堰二壩金門北面圈壩二百九十六丈。二壩迤南縷隄之北圈隄長八百八十六丈。現作縷隄。迤下順水土壩一道。長四百五十丈。嘉慶三年築。吳家集。康熙十七年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嘉慶十七年淤沒。隄北自榮家壩縷隄起。由東北折而向東。至王平莊三壩尾下交界止。民堰長三千三百九十八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王平莊在毛城鋪北三十里。乃河灘民堰地名。乾隆五十五年夏。民堰漫塌數處。水擁毛城鋪漫壩而過。將西裏頭後隄身刷通四十餘丈。王平莊溝槽掣成寬深。官爲堵閉。築大壩二百八十五丈。上挑水壩九十五丈。築二壩長五百十丈。五十六年又築三壩。長一千五百七十丈。並普修民堰。又於北岸河勢坐灣處。挑渠引溜東趨。未成。王平莊遂有迎溜埽工。是年又於工尾築下迎水壩長五十五丈。所用錢糧。以在民堰施工。例應民出。奏准於碭、蕭、銅、睢、邳、宿各州縣按糧攤征。其後此議攤州縣。雖經改自上江。而王平莊用項攤征之例。由此而定。嘉慶四年邵家壩漫工之後。河行北岸。埽遂淤閉。二十二年八月。河復南趨。先自上挑水壩起。至下迎水壩止。於北面灘上築圈堰。長三百二十一丈。又接越隄築埽壩。長二百七十丈。旋又幫寬越堰三百七十

丈。爲壩臺。建埽長一百四丈。二十三、四年。上下接築埽壩。共埽長三百四十餘丈。埽外拋護碎石十三段。
二十五年豫省儀工漫缺。下游淸河。於王平莊對岸取直挑河後。逕溜行新渠。埽工淤平。
碭下汛。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名。兵八十五名。汛地自上汛界閻家馬路起。下至老
隄頭蕭汛界止。縷隄長七千二百十七丈六尺。今按閻家馬路。至毛城鋪西閘。縷隄長二千七百十五丈六尺。又自東閘壩起至蕭汛界止。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

毛城鋪減水壩。今按行水金鑑載毛城鋪小石閘一座。大石壩一座。但康熙三十三年建。伏秋黃漲。減水出小神湖。三十九四十年。河身漸深。水不過閘。四十一年。異漲出閘等語。其壩之寬高丈尺。暨建年分。未經載明。其壩原建但無石底。故乾隆初有堆築埝靠碎石之議。蓋初建時河底尙深。漲水出壩。漫灘由壩趨注。宣暢下行。故壩上灘面無搶護之處。壩下河道無泛溢之患。非若後此河底日高。動須啓閉。觀其初建壩門之寬。亦可知矣。其壩在昔爲利。在後爲害。謹考志乘。爲之臚敘。以見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之法。

大石壩一座。口寬三十丈。高一丈一、二尺。康熙十九年建。三十二年倒卸。乾隆二年復修。兩頭鑲築柴裏頭。中砌片石。二十三年又修兩裏頭。五十六年兩頭各展寬五丈。共寬四十丈。中填碎石已淤。

壩北石壩一座。原口寬一百三十五丈。東裏頭高一丈八尺二寸。西裏頭高一丈三尺三寸。康熙三十三年建。今按因舊壩倒卸。於北首重建。洩漫灘漲水由壩下小神湖。入洪河。達濉河。經孟山等五湖。出歸仁隄。以達洪澤湖。今按康熙時尙可出符符閘。雍正後徑達洪澤湖。五十五年。石壩衝塌。五十六年復修收窄。改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乾隆二年。中鋪片石。二十三年又將口門收窄。止留寬五十丈。中鋪碎石。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厚三尺。爲滾

水壩。東西石牆。各周長十四丈。高一丈二尺六寸。五十五年漲水衝跌。五十六年重修。加高碎石二尺。加牆石高七尺八寸。新舊共高二尺四寸。今碎石淤沒。惟兩牆尚高出灘面六尺。已淤沒一丈四尺四寸矣。

舊壩之西。康熙二十二年建石閘一座。乾隆二十三年拆。今按乾隆元年。總河高斌。以閘下河道日久沙淤。應將洪溝巴河二道疏濬之外。並疏蔣溝崖河七十餘里。仍會洪巴二河。達徐溪口。其壩上各支河漸深。分洩稍過。應加築隄壩。而京官王安國晏斯盛孫灝孫夏之芳連章條奏利害。河不果濬。是秋工部尚書趙宏。總河高斌等議。毛城鋪壩上。近年刷深。支河十餘道。洩水過多。應全行堵閉。惟留離壩外郭家口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並於壩門中間。堆砌亂石。玲瓏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又與下游倒鉤水之定國寺支河。同為分洩。二年四月。奉上諭。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是月高斌奏堵支河。並修石壩。又修創碎石二壩。兩頭用柴鑲做防風。中留口門三十丈。拆用遠年塌廢石閘。即康熙二十二年所建壩西之閘。壩上又築鉗口壩。以時啓閉。附請分設專轄通判。三年修築毛城鋪迤裏三汊河口夾土大壩。挑浚洪溝。河上自毛城鋪起下至徐溪口止。間段挑浚並切灘。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勘奏。毛城鋪壩北支河郭家口之東西。增挑引河二道。圈壩並碎石底。議撤。十一年總河高斌奏。徐城誌椿長水七尺。准放毛城鋪。二十二年八月。奉上諭。毛城鋪若非盛漲。不得開放。是時大河河底已漸墊高。故須啓放攔束。非復康熙時之止洩出槽之水。流行平衍也。二十三年築蔣家營鉗口大壩。在臨河灘面。並南北土壩尾。又築傅家窪汪家寨王家莊竇家寨榮家壩各處支河。攔河土壩。又修築蔣家營二三壩。是年秋。總河白鍾山奏。修毛城鋪壩改口門為五十丈。鋪碎石厚三尺。修二壩鋪碎石厚二尺。

後以蔡家營傅家窪引河通近黃河。乃改挑引河於傅家窪之下唐家灣。於旁開鉤。則毛城鋪溝嘴民墳。
復有亂石壩抵禦。壩南又有重障。節宣有度。不致橫流四溢。運河從事之患可大減矣。二十七年奉裁毛
城鋪並東唐家灣引河。視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開放。後消落水勢。隨行堵閉。六月。總河高晉奏。
六月十八日開放唐家灣草壩。水歸引河。量深二尺一二寸。流入毛城鋪碎石壩根。水深一尺四五寸。水
由碎石縫滲過。深五六寸。壩脊高出水面二三寸。查乾隆元年至是年。毛城鋪兩有更改。其先後題奏。議
旨成案。皆未載入。並於碭山縣志查出。謹錄修改工程。以備後來查考。其餘已載乾隆三十一年。總河
高晉奏。請唐家灣。並請修洪河內西岸蕭縣二閘。四十一年丁家集民堰劉閘。毛城鋪漲水一尺三寸。壩
下洪河淺缺多處。是冬堵丁工民堰。將唐家灣引河。又於北岸舊河身直挑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引溜
北行。四十二年。總督高晉奏。唐家灣引河。原定只徐城誌俟長至一丈一尺五寸啓放。俟長符定制。上游
水已適誌。應改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五寸。即照啓放唐家灣引河。五十三年伏汛。啓放毛城鋪。過水三尺
餘寸。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為二。一行蕭王莊北。一行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淺開。寶家集過水較
深。用料堵閉。五十五年七月漲水。唐家灣河淺灘民堰。又開二處。毛城鋪上首口門壩後。刷場二十餘丈。
該壩過水一丈九尺。數節淺入水中。王平莊民堰衝場成河。緊堰堵閉。五十六年加高節壩東西數節七
尺八寸。連舊工共高二丈四寸。又加高碎石壩脊二尺。帶修壩下二壩。當口門寬四十丈。壩脊兩頭皆
加高。而河底日高。一經盛漲。即已淺壩頂瀾。皆由乾隆五十一年後。逐漸加高壩身。分洩既少。遂致上分
下挈。下挈則正河水不能容。自分洩益甚。壩下永碭蕭宿靈睢之民田。盡受其患。而河高堤矮。淺溢潰閘

矣。嘉慶四年漫開民堰五處。下注之水。漫壩而過。刷潰壩東陳梁兩馬路纔隄。總河康基田在邵家壩堵築未成。五年正月壩燬於火。至冬總河吳璥堵竣。除臨河大壩刷塌外。現存二壩六百五十九丈。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現存二壩。連上尾長一千一百六十二丈八尺。又築東尾南北壩。長七百四十丈。八年奏改唐家灣引河。於舊河頭東濬河。長六千五百四十八丈。灘面較高毛城鋪石脊一丈二尺五寸。視乾隆二十七年。半灘過水。河底高一丈五尺餘寸。十年因唐家灣迤下。唐家林黃流紆阻。開挑引河以順溜勢。十三年大學士長麟戴衢亨以毛城鋪自乾隆四十年後。傳家窪丁家集張王莊王平莊屢次漫水吸溜。嘉慶四年七月邵家壩唐家灣復因開放引河。掣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今該壩現存石裹頭二座。東西相距五十丈。將淤土刨挖數尺。下露碎石壩頂。已非前河。臣靳輔滾水壩舊制。查訪近年徐城以上河身漸覺深通。係因八年後。停開毛城鋪滾壩。正河得以逼溜刷沙所致。現查出十八里屯舊有靳輔所建二閘。應請修復宣洩。其修復毛城鋪石壩之處。應毋庸議。奏奉諭旨嘉獎。准照辦理。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議請修復。以資減黃助清。經協辦大學士松筠。戶部左侍郎初彭齡。議恐淤墊正河。並淹壩下民田。奏准停辦。現在尚存東西石裹頭。高出灘面六尺。

毛城鋪滾壩改建後。金門寬五十丈。中砌碎石壩頂寬二丈。底寬十丈四尺六寸。高三尺。東西裹頭由身各直長二丈。上迎水各斜長三丈。下分水各斜長六丈二尺。上下水四裹頭各橫長二丈。

二壩石裹頭久淤。

洪河西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七百五十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李家莊止。

洪河東堰一道。現長四萬八千六百九丈。自毛城鋪壩下起至宿靈交界止。

乾隆二十三年。安徽巡撫高晉奏明。派員分管濉河。自徐溪口

至符離集止。派宿州州同管。兼理西流黃疃沙溝三閘。符離集至霸王城止。派宿州州判管。兼理蕭溝、挑溝、唐溝、北山河四閘壩。王城達陵子湖河道四十餘里。派靈璧縣主簿管。是年又濬南北股河於河頭。各建閘一座。南河成案。　毛城鋪東轄起至老隄頭蕭汛界止。舊縷隄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　定國寺越隄一道。長一千九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隄北王平莊迤下三壩尾上汛界起至蕭汛徐縣工迤上止。乾隆五十七年民築。臨河大越隄一道。長六千四百九十七丈。內在碭下汛。隄長五千二百九十七丈。蕭汛隄長一千二百丈。現作臨黃縷隄。中有唐家灣河缺口缺口之北。本有錐口壩。久堵。隄北有邵家壩二壩。唐家灣二壩。皆堵閉。漫工所築。南壩十尾相連。中有南北直堰。長三百四十一丈。　于家集攔水堰一道。長四百三十丈。南起舊縷隄。北抵臨黃縷隄。嘉慶八年築。三箸河東西攔河堰一道。長二千一百二十三丈。西起三壩集。東抵定國寺前舊縷隄。嘉慶六年築。中有唐家灣河缺口。長三百丈。魏家寨攔水壩一道。長三百九十五丈。東抵舊縷隄。八年築。今撥兵十三名。在舊縷隄之北。新縷隄之南。　分管洪溝河兩岸子堰至蕭縣界止。西長三百八十六丈。東長五百十七丈。乾隆十二年築。碭山縣志。

蕭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八名。今撥內有銅沛改案十四名。兵一百三十二名。今撥內有銅沛改案二十三名。汛地上自碭下汛界起。至銅沛廳屬郭汛止。原管蕭縣境內。隄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尺。嘉慶二十五年。分銅沛郭汛縷隄。自北長起至胡家樓止。銅山縣境內。隄長一千八百五十七丈。屬蕭汛管轄。共有縷隄長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六丈八尺。　徐家莊埽工。康熙四十五年建。雍正二年淤。八年復出。乾隆十四年淤。二十年復出。五十年淤。　工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七十一丈。康熙

四十七年築。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雍正二年築。現作縷隄。接下越隄長二百七十五丈。乾隆八年築。現亦作縷隄。接下越隄長四百四十丈。二十一年築。接下越隄長五百丈。三十三年築。現多坍壞。　嚴家莊埽工。今按在徐家莊之下。乾隆五十五年建。工長二百丈。五十六年於對岸挑河長七百十四丈。引溜未成。嘉慶四年淤閉。　李家樓埽工。今按卽舊日順河集。康熙四十四年建。乾隆十年於對岸挑河引溜入渠。工遂淤閉。嘉慶四年復出。鑲埽長三百二十餘丈。五年於對岸梁家莊挑河引溜北趨。埽遂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四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內有涵洞一座。寬高各二尺。洩隄內積水。嘉慶六年加幫越隄。將洞堵閉。二十二年重修。　田家樓埽工。康熙四十八年建。乾隆七年淤。四十二年復出。四十八年淤。嘉慶七年復出。接生工長二百三十餘丈。工尾又築挑水壩四十丈。十二年下首淤閉。溜勢上提。於工頭之賀家莊鑲埽長二百六十九丈。十八年於北岸郭家堂取直挑渠。引溜渠行走。埽前溜卽輕減。現在修工長一百十丈一尺。　田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丈。康熙六十一年築。　任家壩。今按在郝家集西。嘉慶十一年建。埽工長七十八丈八尺。十三年廢。今按蕭汛。徐嚴工順河集田家樓埽工。皆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照府縣志所載。參考補入。再田工迤下至交界縷隄北面。嘉慶八年以後。築有土壩多道。皆係暫截順隄。河水淤廢不常。茲不備載。分管蕭縣境內洪灘河堰。長八千五百十丈。乾隆十二年築。蕭南廳冊。

銅沛廳。見前。

南岸郭汛。縣丞一員。今按本係直隸徐州州同。雍正十二年陞州爲府。改設管河縣丞。把總一員。協防一

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四十八名。汛地上自蕭南蕭下汛胡家樓交界起。下至三山頭小店汛界止。南隄一道。間山湊長七千三百二十丈七尺。今歸郭汛。本自蕭縣汛。北屆三官廟起。汛內所屬之天然閘。向歸蕭南廳經管啓閉。隨將天然閘以北建隄。華歸防守。嘉慶七年河臣吳璥奏准。仍舊改歸銅沛。二十五年添設蕭下汛協防。將天然閘迤北建隄三千五百五十八丈。吞明分半與蕭下汛協防。向以一千七百七十九丈。仍隸該汛。自蕭下汛胡家樓起。至天然閘止。縷隄長一千七百二十九丈。內隄北灘面。嘉慶二十三年刷有順隄河水入天然閘。二十四年於侯家樓築做攔水滾壩一道。長五百六十丈。兩頭用土。中長一百七十丈。築成碎石滾壩。較准北門誌樁存水二丈三尺五寸。該壩過水二尺。俾有節束。以免天然閘喫重。又於迤東七百三十丈處。河形內築土壩。長一百五十丈。又於迤下二百八十丈處。築土壩長七十丈。係外築。未奉奏報。天然閘西臨河築順水壩一道。長二百五丈。嘉慶七年建。　天然閘西隄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二丈。乾隆三十四年建。　天然閘一座。金門寬三丈二尺。閘牆原高二丈二尺。康熙二十二年建。歷年加高十六層。現高四丈一尺二寸。　閘上東西鑲口壩一道。土尾柴頭。東長一百八丈。西長七十五丈。中長三十一丈。每年啓閉。西鑲口壩之南格隄一道。長四十九丈五尺。又自縷隄至東西鑲口壩各築攔堰臨水一面。護以碎石。皆嘉慶六年建。　閘下河堰。起銅山。經蕭縣。歷安徽宿州、靈璧、泗州。以達洪澤湖。嘉慶二十年。創十八里屯滾壩。其水由虎山腰洩入天然閘河。隨培堰濬河。將近閘東岸王家山至趙家山。築堰一道。長一千七百三十七丈。兩面包護碎石。又培兩堰。起自閘下。經蕭縣宿州艾山止。工長一萬五千六十一丈。內銅境堰長三千九百四十一丈。蕭境堰長九千四百六十丈。宿境堰長一千

六百六十丈。又自宿州史家山起。至彭家閘止。培堰長五千八百二十丈。銅蕭境內。間段濬河。長七千四十九丈。宿州靈璧境內。間段濬河。長一萬三百九十丈。泗州境內。間段濬河。長六千四百九十丈。該處河堰。向係地方州縣修理。所用錢糧。歸民攤征還款。此次需用較多。民情拮据。經督臣百齡。河臣黎世序。奏准作正開銷。　苗家山至冰雹山。即十八里屯。縷隄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歷年幫加。現長一千一百三十九丈。隄之東西兩頭。康熙二十二年。各建有天然石閘一座。年久淤沒。　十八里屯。嘉慶二十年創建滾壩。以洩黃漲。而護徐州郡城。內縷隄之北。鑿山為底。就山建頭石壩一座。兩牆砌石。金門寬二十八丈。東牆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兩牆高一丈八尺。計石十五層。二十三年。又加石二層。閘尾至縷隄。建東束水隄。長三百六十丈。西束水隄。長二百八十丈。臨水一面。均護碎石。中挑河長三百五十四丈。較華北門水誌。存水一丈七尺五寸。與該壩石底相平。　二石壩一座。西距苗家山十丈。坡隄就山。金門寬三十丈。兩牆砌石。中鋪碎石為底。東裏頭高二丈四尺。計二十層。西裏頭高一丈九尺二寸。計石十六層。閘下即丁塘湖。今按徐州府志。丁塘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其東有丁塘。故名。其下有拔劍泉。東西南三面皆山。洩下之水。向西出虎山腰。兩山對峙。中有窪槽。東西長一百十丈。南北寬十六丈。山根石腳相連。可作天然滾壩。水入天然閘。河湖之東面。有黃山。築隄長一百七十七丈。西包碎石。又閻家山至尖山。築隄長九十六丈。攔禦入湖之水。不令旁洩。自虎山腰起至宿州艾山止。河長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九丈。　二滾壩迤東縷隄。北面碎石。挑壩五道。嘉慶二十年築。迤下、又築碎石盤頭土壩十道。二十四年建。迤下九里溝埽工。長六十八丈五尺。迤下、間段碎石土壩五道。各壩檔內。皆砌碎石。包護隄陂。南山窪

至韓家山縷隄一道。長一百二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築七十三丈。雍正五年接長四十五丈。餘皆後加。
韓家山起至梁山口止。縷隄長四千五百八十丈。內隄、北自山邊起。至石磯嘴下柳園頭止。新舊石工。
長二千九百九十一丈七尺。查徐州護城石明季間段創建。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親臨閱視。指授方略。
以近城石隄最爲緊要。令將從前已有者。加幫以培其勢。從前所無者。接築以重其防。添建工長一千五
百六十八丈二尺。四十六年又補築韓家山東石工。四百五十丈。內韓家山起長二十丈。計石十二層。接
前神廟起。長四百三十丈。計石十七層。皆四十六年建。接前周家莊起。至泰山廟止。長五百三十四丈五
尺。計石十七層。乾隆二十二年建。自泰山廟起。至四大王廟止。長六百五十六丈二尺。計十七層。明季建。
接下至東門外止。長二百四十四丈。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拐角樓止。長二百五十五丈五
尺。計石十七層。明季建。接下至倖瀆閣止。長五百九十四丈二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接下至石
磯嘴止。長六十一丈八尺。明季建。接下至石工尾止。長一百九十五丈五尺。計石十七層。亦二十二年建。
內四十六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四層。嘉慶四年間段加高一二層。七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十八年間段
加高一二三四五層。今接道光二年。又間段加高三四五六層。前石工外。韓家山迤下大王廟、黃樓等處。
二十三年幫土作隄。包坡碎石工。長一千三百八十二丈二尺。外包碎石。嘉慶十八年辦。　又泰山廟後。
碎石挑壩三道。嘉慶二十年建。　又北門外搶修埽工。長二十四丈。　又東門外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
丈。北坡包碎石。嘉慶十八年建。現已作縷。　又自火星廟起至石磯嘴止。長三百七十六丈七尺。乾隆四
十六年後。歷年於石工外拋砌碎石。俾護石工。係外灘。未存參報。　石磯嘴迤下七百六十餘丈處。乾隆

四十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一百丈。隄南楊家樓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四丈。康熙三十八年築。　接下段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築。今按隄內有格隄。長一百三丈。　蘇隄一道。長七百九十二丈。南起雲龍山。今按府志。山在城南二里。又名石佛山。今建雲龍書院。爲生童肄業之所。北至段家莊越隄。中有涵洞一座。乾隆二十三年建。洩石狗湖之水。今按府志。湖在雲龍山西北。地卑下。南山之水。盡匯於此。積久不消。昔人作石狗鎮之。故名。亦名石溝。又名簸箕窪。經戶部山。今按府志。山在雲龍山北。即項羽戲馬臺。明天啓四年河決。移戶部分司署於此。故名。北以達奎河。　石磯嘴隄南逼近奎河。嘉慶二十五年建石工。長五十五丈。石高十層。係外瓣。未奏報。奎河一道。今按府志。奎山在城東南四里。橫枕河曲。與北岸駱駝山相對。爲徐門戶。山麓有水名奎河。水達宿州。在銅境者長一萬九百三十九丈五尺。明季挑。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復加挑濬。以洩郡城之水。

南岸小店汛主簿一員。今按原係直隸徐州州判。雍正十一年升州爲府。改設管河主簿。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八名。兵二百五十六名。汛地上自郭汛界三山頭起。下至睢南廳王家堂汛交界止。南隄一道。長一萬八十六丈。　隄北距山根三十七丈處。順水土壩一道。長八百四十五丈。乾隆十一年築。

黃工韓家堂張家房爲昔年險要埽工。張工後塘。乾隆四十八年放淤。今埽皆淤閉。　又魏工埽工。除歷年抛護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六十五丈。　又埽工迤下築碎石土壩四道。嘉慶二十年建。迤下孫家灣又築碎石土壩六道。二十一年建。迤下又築碎石土壩三道。二十四年建。　小店埽工。除歷年抛砌碎石停修外。現修工長二百四十一丈七尺。隄南楊橫莊大越隄長三千六百五十五丈。康熙三十一年建。

隄長三千四百三十六丈。內有潘家馬路越隄二道。一長三百十八丈。雍正五年建。一長三百十五丈。雍正四年建。迤下楊横莊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八十四丈。亦四年建。接下黃家莊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八年建。接下韓家堂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十九丈。乾隆二十五年建。內有格隄。長一百八十三丈。四十六年建。接下張工大越隄一道。乾隆十九年建。原長七百五十丈。內上長四百六十丈。嘉慶十二年後。作爲縷隄。接下金家樓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四十八年建。內有附縷隄李家樓越隄一道。長三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建。又孫家灣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九年建。　小店工越隄一道。長五百丈。乾隆三十二年建。　又接下康熙三十六年。原築越隄。長七百九十二丈。現作縷隄。今接銅沛廳冊圖。有牛市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雍正五年創築。未詳起止地名。南圖註則以舊縷隄頭起。至睢南交界止。臨河縷隄一段。爲前項隄工。考之乾隆十年所修徐州府並銅山縣志。並未載有前隄名目。惟稱小店迤東起。至靈璧縣止。有民築臨河子堰。長四千五百十三丈。其語與行水金鑑相同。蓋府縣二志所列河渠各條。頗皆引敘行水金鑑。故於雍正元年以後。乾隆十年以前。河渠歷屆各事。未盡詳載。但府志載牛市口在房村西北。內有越隄。外有子堰等語。則牛市裏隄。當在現今小店埽工迤東。房村迤西。自不當在舊縷隄之北。惟小店埽工迤東。現在止有臨河縷隄。後首既無越隄。前面今無子堰。以雍正五年創築之隄。前在後之府志縣志。並未查列。則非就舊隄頭迤下臨河子堰幫築可知。該隄之應在何處。無從査悉。圖以待查。　房村牛市河一道。長萬二千七百五十八丈。乾隆二十三年水利案內挑濬以洩滂年積水。入孟山湖下出歸仁隄達洪澤湖。宿州州同一員。本駐宿州。雍正十年移駐州城西北徐溪口彈壓地

方。因徐溪口水利河道。爲毛城鋪下游。乾隆十七年題改河缺。屬銅沛同知轄。分管濉河開埽工程。上自蕭宿界起。下至宿州符離橋止。計九十七里有零。又分管南股河。上自永宿交界翟家橋起。下至符離集九孔橋止。計五十六里有零。又分管北股河。上自蕭宿交界土型橋起。下至符離集七孔橋止。計五十三里有零。銅沛廳冊。

睢南廳。今按邳州靈壁睢寧三州縣。黃河南岸隄埽閘壩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三年裁汰六塘同知。添設邳北同知。專管北岸隄埽。改邳睢同知爲睢寧同知。專管南岸隄河閘壩工程。嘉慶八年。添設宿南通判。將本廳所屬睢寧境內。戴家樓汛地。自兵十堡起。至宿遷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二丈。分隸宿南。至今因之。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靈壁。今按屬鳳陽府。睢寧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埽工程。上自銅沛廳屬銅靈交界小店汛界起。下至宿南廳屬周家樓汛界止。縷隄長二萬二百九十四丈。爲汛二。曰王家堂汛。曰戴家樓汛。

王家堂汛。靈壁主簿一員。今按管靈壁縣境縷隄。自小店界起。至睢寧衞工頭界止。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睢寧縣丞一員。今按管縷隄。自衞工頭起。至戴家樓汛界止。長八千二百二十五丈。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六十六名。今按靈壁主簿。管二十二名。睢寧縣丞。管四十四名。兵二百十八名。汛地上自銅沛小店汛交界起。至戴家樓汛界止。縷隄長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三丈。　裏隄一道。長一千八十丈。雍正五年築。上接小店隄尾。現作縷隄。　劉謝工埽工長二百五十丈九尺。乾隆五十一年復生。嘉慶十

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乾隆三十二年築。又撑隄一道。長二百九丈。乾隆五十六年築。

小三堡埽工。乾隆三十二年復生。原修工長二百三十丈三尺。四十三年淤閉。四十九年復出。修工長一百五十一丈。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西撑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七丈。乾隆十九年築。東撑隄一道。長七十八丈。乾隆元年築。工後畢家莊善後貝隄。長一千一百八丈。雍正五年築。張家瓦房埽工。長三百八十八丈四尺。雍正八年生。乾隆三年對岸挑河引溜直趨。工遂淤閉。十七年溜復南趨。工又出。二十二年七月。總河白鍾山放淤。分爲東西兩壩。四十五年又分爲上中下三壩。嘉慶十五年淤閉。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五丈。雍正五年築。迤東小撑隄。長三十二丈。乾隆元年築。雙溝迤西越隄。長八百八十丈。康熙四十五年築。接越隄尾縷隄北縷水隄一道。原長七百五十丈。乾隆八年築。二十六年衝廢三百丈。存長四百五十丈。今按劉謂小三堡等工。即雍正以前之陳家樓單家莊。行水金鑑。已列有隄工地名。而無埽工。徐州府志載。靈璧縣單家莊。雍正五年築夾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又雍正九年築張家瓦房埽壩。並攙岸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因徐州境內芧家山。二十里長河大溜。直射南岸。致新生險工。築此以資捍禦。乾隆三年。於對岸挑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陸。有最險埽工三百餘丈。靈璧縣志載。張家瓦房埽壩。在雙溝集西五里。其地與單家口相近。明萬歷中總河潘季馴。謂此處建隄。正當黃溜之衝。河身水激。必不可守。因而棄之守遙。築格隄於舊口之上。雙溝之下。使横流遇格而止。水退仍復歸槽。立法甚善。康熙二十三四年間。靳文襄公治河。修築子縷二隄。遙隄則未之及也。與其書言。以大與經理之日。正河道敝壞之時。惟專河閘運是慮。故僅防北岸。不遺餘力。南岸未遑及之。乃稱遙隄

之利有四是南岸遙隄靳公固已計及矣嗣後司河者慮其工費浩繁竟未修而遙隄之僅存者且令居民領種納租數十年來遺迹蕩然矣雍正中總河齊公於墨家莊臨河築隄一道此即所謂河狹水激必不可守而棄縷守遙之處也今遙棄而守縷縷之外又加一縷則束水逾急大溜直刷隄根遂成險工此總河嵇公所以有張家瓦房埽壩之建也往年於北岸閘挑引河未成忽一夕鼓浪衝開大溜東趨南岸之險頓平乾隆十七年伏秋盛漲大溜仍復南趨其險如故據此則劉謝小三堡等工在雍正時已為墨家口險要埽工迨後溜勢下移於張家房而墨家口之工遂閒乾隆九年後張家瓦房埽又閉十七年復又刷出厥後上下提移因地立名遂有劉家莊謝家莊小三堡張家莊之名而埽工之長亦倍於昔年墨家口張家瓦房二工三百餘丈之數矣　又行水金鑑載自銅山縣界撐隄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堰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康熙二十四年築徐州府志載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十八丈雍正五年築靈壁縣志載前隄長二千一百八十丈比府志計多長七十丈靈壁縣志房村引河條言明時黃河縷隄由徐州房村集東南入靈壁縣境東至謝家樓東北至雙溝集　本朝靳文襄公以此處地勢甚窪隄形兜灣慮其蓄水因於瀕河高處築子堰以禦漫溢此即康熙二十四年所築臨河子隄也嗣後增築高厚遂以新隄為縷隄而以舊隄為月隄月隄之內東西十五六里南北四五里除柳園數頃屬官外餘悉銅靈兩縣民地舊時河灘皆成沃壤惟雨潦中積無處宣洩往往被淹五十年張某具呈總河請於房村東設涵洞一座以洩數十年積水批鳳廬淮徐二道會勘隨經勘明水無出路詳覆銷案張某又乞邳睢廳詳請疏濬水道由涵洞通運料河每年霜後啓放靈邑士民訟之不勝志又載運料河康熙中墨家口防險淮

俟道潘伯晉於尉家樓起首，開小河一道，南至黃圈，入滻河運，致孟山湖毛塵。乾隆十八年，黃水南來，潰爲平陸，不可開濬矣。此滻淵河之所由開也。讞此是康熙二十四年所築，繞河子隄，後已堵築建閘，高廂距月隄。南北遼遠，故雍正五年，又於縷隄之南，越隄之北，創築鄭家莊裏隄，以爲重障，惟裏隄長止一千一百八丈，並無如府志所載二千一百十八丈之多。細加考核，府志所載之數，乃係連工頭一千八十丈之裏隄並爲一數耳。又考銅沛小唐汛事宜冊內，有雍正五年所築牛市臨河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上接小唐越隄，下接靈璧縣境工頭裏隄，觀築既在一年，上下復又連接，似係草創一隄，分隸兩廳兩汛者。但裏隄在縷隄之後，乃小唐則爲臨河，靈璧則爲現作縷隄，似又乾隆初年以後，更換守隄者，無從確考矣。　耿家河隄南越隄一道，長四百五丈。乾隆二十三年築。　耿家河碎石戧工，長二千二十五丈。乾隆二十三年善後案內建砌。　雙溝迤上至朱家馬路止，縷隄北面嘉慶二十一年，包砌碎石坦坡，長二千三百十三丈。以上屬靈璧主簿汛地。　峯山石閘四座，康熙二十四年建，就山開鑿天然閘，以洩黃河異漲之水，本無啓閉，迨後河身漸高，乃於閘外築壩，以時啓閉。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以徐城北門誌樁長水至一丈一尺，開放頭閘，水再加長，以次啓放。五十五年後，黃水過大，頭四兩閘久閉不啓。　頭閘原建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五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　二閘原建山身長四十七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山身長三丈，牆高閘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　三閘原建山身長六十二丈，金門寬三丈二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嘉慶十五年拆建，二十一、四兩年加高，現在金門寬三丈四尺。

由身長三丈．牆高閘底三丈四尺八寸．除崖石高六尺．實砌牆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十四層．　四閘原建由身長四十三丈．金門寬三丈四尺．長二丈．高一丈八尺．　峯泰兩山峯山居北．泰山居南．閒．山坡石脚相連．中間空檔約長二十餘丈．就勢築作滾壩．將臨黃土壩幫寬．外鑲護埽．卽以鑿山之碎石．將臨黃壩兩面包砌堅固．永不開放．俾水由滾壩下注．遞達於二三兩閘．嘉慶二十四年建滾壩．南北寬二十五丈．爲壩口東西長八十六丈．爲壩身．名曰峯泰滾壩．進水由東而西．流入二三兩閘．南達閘下引河．二三兩閘之北．西自虎山根起．東至峯山止．築臨黃攔壩一道．長一百六十七丈．兩面包石．永不啓放．二三兩閘後身土隄．加培高厚．兩面並包碎石．共長一百十六丈．　頭閘外．嘉慶二十四年添做柴挑壩三道．又於壩外包護碎石．長三十六丈六尺．　閘下康熙年間所挑洩水引河．由焦官營下達孟山湖．其跡已無可考．乾隆四年．總河高斌疏挑河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丈七尺．水向西南．入靈壁縣境之孟山陵子等湖．達小河．卽睢河．下注洪澤湖．西堰自閘下起．至魏家橋止．長九千四百三丈．皆乾隆三十七年創築．閘河堰工．歷次淤墊刷殘．隨時培濬．皆係民辦民守．乾隆四十二年．督河院議設堰長．修守巡防．今按靈壁縣志載．貢震所輯河防錄言．河防志稱．毛城鋪王家山閘壩．康熙三十九年以後．河底漸深．水不過閘．而於峯山四閘．則未言其過水否也．乾隆三年．總河高公．旣經理毛城鋪．復於峯山閘下．開引河一道．由睢寧馬家淺焦官營西南．至靈壁之枕頭山．入魚溝歸孟山湖．圖說所謂．將故蹟量加修整者也．四年河成．五年啓閘．僅開頭閘兩堰崩裂．黃水散漫．淹溺田廬．河形旋失．蓋此處地勢東北卑而西南亢．水行不順．故汗漫四出．流緩而沙停也．震於上年八月．登峯山南望．見九頂山東．有直河一道．猶通舟楫．歸而按之

黃河舊圖。乃知此即新公時峯山閘河也。又重修睢寧縣志載。峯山石閘一座。閘下引河四道。尾上總引河一道。俱係歲久湮廢。查信峯山閘引河。在睢寧而不在宿遷。此河雖由南近。勢較直捷。可以經久。而河者不深考。而別開新河於馬家濠之西。係從故蹟。乾隆十一年。河勢甚激。瀆官擺內。有不甚濕之年。毋庸啓放之語。蓋歷於往事而云然也。往年張家莊決口處。河員復請開峯山閘河。實力爭之而止。總之三處閘壩。於河有益。於民有損。而峯山四閘尤甚。毛城鋪王家山减壩之水。尚入小睢馬厰永堌諸河。然後由洪澤湖河而下。途遠而沙漸停。其水出清。不甚淹及窪地。且咸豐十年積淤。變爲膏腴。若峯山斷壞。接雙溝睢寧交界處。田廬被淹。四閘含峯山脈。伏秋黃漲之時。高出一湧。又不聽其就下之性。欲其不橫溢爲害。烏可得哉。且不獨民受其害也。亦有害於五閘。向稱水櫃。歷年黃水經過。淤墊高。湖廣未備。地畝漸可耕種。每歲冬春水涸。宣河一線之流。深不盈尺。孟山以下。歸仁堤以上。皆墊丸者。蓋因瘀淤因年。睢寧朱家海決口。三載始塞。虹泗睢宿連界處。諸湖淤墊。一也。乾隆五年。峯山放閘。導入靈濤孟山湖家兩湖。淤高數尺。二也。十八年銅山張家馬路決口。全河直趨孟山。與清相抵。泥沙悉停。三也。舊河故道。本由孟山北。趙莊鄉集。繞睢寧縣治後。東至宿遷山河口入黃。昔有明天啓間河決。睢寧故道湮塞。乃由孟山前至睢寧縣南。直找嵩入祠寺前。直趨里閘。俱係舊溝。並無河道。且未至此處較淺停蓄矣。若復開峯山閘。則孟山以下。歸仁堤以上。最近之地。將成平陸。蓋爲未有之先。由靈河而下者。何處之道。而歸於洪澤。明白易曉。若開封之決。灌宿泗古汴河。且達泗州。大夏當張秋之決。開內南賈魯河。由靈璧集出宿遷。其出口之地。俱在小河口白洋河二處。潘季馴築歸仁堤。只捍睢水一水。及黃水。使不得南會於淮。

又過諸水。盡從小河口白洋河入黃。助其衝刷。是明時濉河之水。無入淮之路。蓋恐害及高堰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濉湖諸水。悉由決口入淮。不復入黃刷沙。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倒灌。淤成陸地。靳文襄公建黃河南岸閘壩九座。減水俱由歸仁隄五堡壩閘入洪澤。此河道之一變也。至雍正四年。朱家海決口。歸仁隄五堡閘壩。俱爲衝塌。泗虹宿桃之交。諸河俱飽。從前容水之地。十存一二。且烏鴉嶺砂礓。被水衝刷。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然。此濉湖諸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既不能減黃水以助淮。且不能洩清水以刷黃。河道民田。將有交受其害者矣。靳公創建閘壩。於今七十年。未有黃水行之七十年而不加高者。今既未有變通之法。則陵子以下之濉河。不可以不開。烏鴉嶺之砂礓。不可以不鑿也。又按道光二年。於閘河內。自閘下起。至吳家壩。取直浚深。二千四百十丈。培東西堰。添設千總一員。協防二員。効用二人。兵一百名。官爲修守。不復攤征。　清水潭迤南遙壩一道。長四千三百八十丈。係遠年古隄。久已殘廢。　清水潭越隄一道。長六百丈。又撐隄一道。長四十丈。皆雍正五年築。今按清水潭。行水金鑑。並無其名。亦未載有四千三百餘丈之遙隄。徐州府志雖未載有遙隄丈尺。而黃河圖內則繪前項遙隄。自峯山閘迤西衝工頭下起。跨越閘河至王家堂止。註稱遙隄長四千三百八十丈。是否清水潭。即在峯山四閘之下。存以備考。　官莊越隄一道。長五百六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　武官營大越隄。長三千三百五十六丈。府志載康熙二十四年築。久已殘廢。今按武官營在康熙時爲險要之工。河防志言。曾於越隄之中。創築重隄。未幾河溜北徙。工遂閒。至今未嘗生險。　賈家樓迤西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丈。乾隆四年築。現作縷隄。　朱家樓小越隄一道。長一百四十丈。乾隆七年築。　賈家樓迤南越隄一

道。長六百七丈。乾隆元年築。現作縷隄。王家堂大越築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康熙三十八年修築。五十八年加築。又小越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三丈。乾隆三十五年築。皆為嘉慶十八年漫工衝塌。今按王家堂本有埽工。最為險要。康熙三十八年。曾經潰決。載在行水金鑑。徐州府志載。王家堂對岸河灘。雍正十一年八月。天開引河一道。險工遂平。總督河道大學士嵇曾筠入奏。照舊河灣。據此王家堂埽工。至雍正十二年後始閉。 房家莊埽工。長二百丈。乾隆三十四年建。四十八年淤閉。五十四年復生。名房爵工。建埽長一百三十七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頭劉家莊。工尾李家莊。各築柴土挑壩八道。外護碎石。各壩檔內並鑲護埽。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四十八丈。攔隄二道。西長五十八丈。東長四十四丈。皆雍正四年築。已倒廢。

戴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曾管宿南[illegible][illegible]周家樓汛。千總一員。協防二員。今按嘉慶二十年添設一員。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二百二十五名。汛地原管自王汛界起。至宿南蔡汛界止。縷隄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丈。內於嘉慶八年。將兵十堡迤下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分屬宿南。改為周家樓汛。外實存縷隄八千一百二十一丈。 戴家樓埽工。康熙十八年建。原長五百五十六丈。乾隆五年放淤。分為東西南壩。十六年放淤。分為四壩。三十年三十六年兩次放淤。工遂閉。四十年於中間復生。工長一百九十三丈四尺。名陳家莊。五十一年又於上首生工。長二百六十七丈三尺。五十六年又於上首二堡生工。長一百二丈。以後河溜上下提移。淤復不常。兼又接生。因居民之姓以立名。現在有余家堂埽。長二百七丈四尺。紀家房埽。長二百二十七丈三尺。馬家房埽。長一百四十九丈八尺。程家莊埽。長八十五丈三尺。鄭家莊埽。長一

百五十七丈五尺。夫六堡埽長七十三丈。或毗連。或間斷。共工長九百餘丈。埽外皆間段抛護碎石。工後戴二堡。迤南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八丈。嘉慶七年築。陳家莊西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七丈。乾隆四十一年築。迤上越隄一道。長二百六十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越隄長四百丈。乾隆二十二年築。現作縷隄。又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乾隆四十四年築。又斜格隄。長七十五丈。乾隆四十七年築。戴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康熙四十一年築。現作縷隄。又小越隄一道。長三百八十丈。雍正五年築。鄒家莊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五丈。乾隆五十七年築。又外越隄。長五百十丈。乾隆七年築。江家房圈堰。長四百四十丈。嘉慶元年築。韓家壩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十八丈。康熙十八年築。魏家莊埽工。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一日漫溢。堵合。遂成迎溜埽段。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四丈五尺。迎溜埽外間段抛碎石。郭家渡埽工。乾隆三十九年建。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漫溢。堵合。修工長一百五丈七尺。四十八年淤閉。四十三丈三尺。後又溜勢下移。續生。現修工長二百二丈一尺。迎溜埽外間抛碎石。魏郭二工。上下毗連。考其地。即在昔年韓家房工之下。其工不知閉於何時。而於乾隆三十九年移生下首。郭工後。乾隆四十年築越隄。長二百六十八丈。四十五年漫口衝塌。四十六年另築越隄。長五百五十丈。是年魏工漫口衝塌。合龍後。補築二百四十七丈。現長五百三十七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二丈。已殘廢。睢南廳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

河水工程六

宿南廳。今按宿遷縣境。南北兩岸黃河隄埽。及歸仁隄閘工程。本設宿虹同知一員管轄。嘉慶八年。總督費淳。總河吳璥奏准添設宿南通判。專管宿遷南岸。並歸仁隄工。其北岸工程。專歸宿北同知管理。又將睢南廳屬睢寧縣境之戴家樓汛。兵十堡迤下。隄長三千三百九十三丈。分歸宿南廳管轄。至今因之。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睢寧宿遷兩縣境內黃河南岸隄埽工程。上自睢南廳屬戴汛。兵十堡下交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交界止。縷隄長一萬七千五百五丈五尺。爲汛三。曰周家樓汛。曰蔡家樓汛。曰洋河汛。

周家樓汛。主簿一員。今按與睢南廳分屬。協防一員。今按嘉慶八年設。管堡夫十八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兵八十二名。今按。由睢南戴汛。改撥六十二名。嘉慶十二年。酌添二十名。汛地上自睢南戴汛兵十堡界起。至蔡汛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三丈。歷年加培添接。及以越爲縷。現在實長三千九百七丈。屬睢寧縣境。　周家樓埽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九日漫缺。十月堵合。遂成埽工。嘉慶十四年淤閉。　郭家房埽工。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漫缺。十二月堵合。遂成埽工。今按郭工在周工之下。周工閉而郭工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　峯山樓埽工。長一百一丈四尺。今按。在郭工之下。周郭二工。上下毗連。考之乾隆初年所修徐州府志。圖繪隄埽形勢。似即昔年之朱家埽工。爲雍正四

年決口之處。俗名朱家海者。府志載朱家樓格隄。五百三十五丈。康熙二十四年築。月隄九百五十丈。五十九年築。雍正四年。河決朱家口。十二月堵塞。五年增築越隄三百六十三丈。又於對岸挑直河五百八十丈。開子河四千六百六十八丈。九年又加築越隄五百十六丈六尺。現在所存康熙雍正年間之隄甚少。自係後此河勢變遷。棄縷守越。因居民之地名。以定工名。其舊有縷越隄工。兩遭漫衝。率多坍塌。現在情形。不惟與乾隆初年不同。即與嘉慶初年亦各互異。茲就現有隄埽。明白開列。並附遠年所創越隄。載明坍塌爲縷字樣。以明今昔情形。惟府志圖繪朱家口。在王家堂戴家樓兩工之下。而志內列敘縷越隄工。在王家二工之上。似誤以王家堂迤上之朱家樓。爲朱家口矣。其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係道光二年新生工。

朱家墒後越隄五百七十六丈。雍正五年築。已坍。接下圈隄。長一百七十丈。嘉慶十年築。現作縷隄後越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久坍。　上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二丈。乾隆四十年築。現作縷隄。　格隄一道。長一百八丈。乾隆四十六年築。現作縷隄。下越隄一道。長三百八丈。乾隆四十年築。久塌入河。　朱工墒臺上護灘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四十年築。又下護灘隄。長一百十六丈。四十六年築。皆塌入河。　小越隄長二百五十五丈。雍正九年築。　龍門墒臺前格隄。長一百二十丈。雍正九年築。　外越隄長五百十六丈五尺。乾隆二十三年築。皆塌入河。周工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四丈。又下越隄一道。長三百丈。五十四年築。　郭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五十丈。嘉慶十二年築。

蔡家樓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六名。兵一百三十名。汛地上自雎寧縣境。周家樓汛右隄頭界起。至張王廟洋河汛界止。縷隄現長七千三百八十二丈。　墩郎廟迤上越隄一道。長三百

四十三丈。雍正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元年築。羅家莊。乾隆二十三年建埽工四十三丈。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墩郎廟。康熙五十九年建埽一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三年放淤停修。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五丈康熙三十八年築。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塌。又撐隄一道。長一百三丈。雍正五年築。乾隆二十九年放淤爲縷。老隄頭越隄一道。長四百三十九丈。康熙三十八年築。雍正七年放淤爲縷。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刷塌。田家房埽工。長三十一丈五尺。嘉慶二十四年生。工後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五丈。嘉慶二十三年築。蔡家馬路。雍正七年建埽長二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一年放淤停修。小三堡埽工。今按即昔年之蔡家樓。乾隆三十三年復生。原修工長五百四十丈。三十九年放淤磨工。五十三年復生。歷年接築埽長三百四十八丈三尺。嘉慶八年。下首放淤停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三尺。後於下首接修埽長九十一丈。上首又接修埽長一百五十五丈。現修工長四百五十二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五丈。乾隆三十四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四百二十丈。乾隆五十七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五十六丈。嘉慶七年築。八年放淤爲縷。彭家堡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八年築。今按行水金鑑載。蔡家樓老隄西兩工相連。下即彭家堡工。工後有康熙雍正年間創築大小越隄。今多無存。自係歷次放淤。毋庸守護。即以越隄爲縷。後復建築越隄。其形勢已與昔年互異。今惟存有舊越隄。九百十五丈。云係康熙十八年所築。彭家堡越隄。無其丈尺與金鑑所載不同。是否。未能臆斷。臧家莊。乾隆二十年建埽五百八丈。二十三年放淤磨。王家馬路埽工。今按即臧家莊。乾隆五十六年復生。工長二十丈。歷年接生工長一百五十四丈七尺。嘉慶二十四年淤閉移生於下

首兵九堡處。工長二百十一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乾隆十九年創築越隄一道。長五百十丈。三十三年放淤爲縷。又越隄一道。長六百丈。乾隆三十一年築。三十八年放淤爲縷。臧家莊上首。魚鱗越隄一道。長二百七十二丈。乾隆四十二年築。迤下小古城圈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嘉慶六年築。現作縷隄。朱家莊埽工。嘉慶八年生。現修工長三百五十四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孟城莊越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雍正九年築。嘉慶八年放淤爲縷。

洋河汛。主簿一員。巡檢一員。今按管歸仁隄。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上自蔡汛張王廟界起。至桃南廳屬煙墩汛洋河鈔關界止。縷隄現長五千七百六十六丈五尺。自張王廟起至徐家灣下縷隄止。臨河隄長一千一百十三丈五尺。康熙二十一年重築。久爲縷隄。遙隄一道。自張王廟起至縷隄頭止。長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年築。陳家墻埽工。康熙三十八年生。歷年接修工長四百三十丈。乾隆三十九年。下首放淤棄工止。修工長一百七十丈四尺。嘉慶五年淤閉。八年復生埽工。於陳工之下。名杜家莊。現修工長二百一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小越隄一道。長五百丈。雍正五年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丈。乾隆五十六年築。格隄一道。長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九年築。三十九年放淤爲縷。工尾魚鱗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三丈。乾隆四十年築。五十一年放淤爲縷。趙家莊埽工。長三百六十丈。乾隆五十九年建。迤下化村鋪埽工。現長一百四十四丈。乾隆九年建。埽外間段皆護碎石。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嘉慶四年築。吉祥莊埽工。今按在趙化工之下。長一百八丈七尺。乾隆四十七年建。埽外間段挑護碎石。工後越隄

一道。長五百八十丈。雍正五年築。 夾十二堡埽工。今接在吉祥菴之下。長一百五十三丈五尺。嘉慶二十二年建。埽外皆護碎石。工後撐隄一道。長九十五丈。雍正五年築。 鈔關埽工。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十一年建。乾隆九年漫開。四十三年復生灘。又開。嘉慶八年又生。名兵七堡。現修工長九十三丈。埽外間段拋護碎石。 兵尾舊草埽。今接在康熙時爲南工。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二年建。嘉慶八年放淤。下首刷塌。僅存上長一百三十丈。作爲縷隄。 遙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桃源界止。長九百十五丈。康熙十一年築。今接此隄。行水金鑑未載。又接在河泊。即舊日之□家邊口泊。徐州府志載。泊內有徐家灣龍門壩修防工圖繪。其工在張王廟之下。又載臨河隄長一千一百十三丈。遙隄九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九二十一兩年築。皆起自張王廟。下接縷隄。考金鑑惟引河防雜說。稱運河南岸舊工四。曰蔡家樓。彭家堡。曰徐家灣。曰自西河草壩是。徐家灣爲昔年著名險工。但其何時築。無可查考。 歸仁格隄一道。自便民閘起。至五堡火星廟止。長二千七百十九丈三尺。康熙十九年築。內北首有便民閘一座。二十二年建。今接徐州府志載。前項隄閘。皆靳文襄所建。導兩水以入洪澤湖者。與今形勢不符。乾隆四十三年。總河薩載以閘已久廢。令拆石料運辦外河順黃壩石工。無存。南首有石涵洞一座。康熙二十一年建。今接行水金鑑。無此涵洞。即徐州府志亦未載。年久淤塌。乾隆二十二年水利案內。作砌石裏頭以洩西來之水。四十六七年。郭魏工漫溢。淤灘廢棄。 歸仁隄一道。北接五堡土隄起。南至泗州今接皆屬鳳陽府虹縣。境烏鴉嶺止。長三千五百九十七丈六尺。內自烏鴉嶺至歸仁集石工頭止。土隄長五百九丈。又自歸仁集起至五堡格隄止。石工長三千八十八丈六尺。建自明萬曆九年。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九年

至四十一年屢修。雍正四年。睢寧朱工漫溢。隄石多有衝缺。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復間段衝塌淤沒。現存間段隄石工。約長二千七八百丈。前隄之中有歸仁安仁利仁雙金門石閘三座。康熙三十九年建。各口寬二丈二尺。各高一丈八尺。雍正四年朱工漫溢衝塌安利二閘。惟有歸仁閘宣洩西來之水。並蔡家等處民便河水。乾隆四十六七兩年。郭魏工漫溢。並皆衝塌淤廢。今按歸仁隄。康熙十九年以後。止有五堡。舊減水壩。並便民閘兩處洩水之路。迨後隄工衝缺。五堡減水壩亦爲衝塌。便民閘亦淤墊無用。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修治歸仁隄。於五堡迤東接涵洞口舊河之下。開挑引河。至桃源之老隄頭建閘。即祥符五瑞二閘。爲洩水入黃之路。遂於四十一年築塞五堡。舊減水壩缺口。

歸仁隄五堡之東。接涵洞口起。至九龍廟止。舊引河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又自九龍廟起。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止。河長三千七百丈四尺五寸。康熙三十九年開濬。在宿遷境內。河長二百五十七丈七尺五寸。在桃源境內。河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七尺。

南東水隄。自五堡起至桃源界止。長三千七百五十七丈。明萬歷九年創築。康熙三十九年修。內自五堡迤下起。至九龍廟止。石工長一千一百丈。並桃源境內。南堰接宿境隄尾起。至老隄頭黃河邊止。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創築。

北東水隄。自格隄三堡起至桃源縣黃河邊止。長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七尺。在宿遷境。長六百八十三丈。在桃源境。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皆康熙三十九年創築。內宿遷境內有小石閘一座。俗名小閘。洩洋河積水。由運料小河出閘。以達引河。並歸黃河。康熙四十一年建。今按南東水隄。雍正四年朱工漫溢。間段衝塌。石多淤沒。現存隄長一千五百六丈。迨乾隆四十五六七年。敦魏二工。五十四年。周家樓。並嘉慶十一年郭家房等處漫溢。隄皆

衝殘。河悉淤墊。歸仁隄之東西舊有民河數道。亦爲歸仁隄之源流。附載於後。並錄乾隆年間水利案內。淤塞宿靈虹三縣河道。由歸仁隄達洪澤湖。以備後之問津者。

便民河一道。上自蔡汛李家莊起。下至五堡迤下止。長八千二百六十丈。宣洩宿境黃河南岸積水。並分蔡家河水。由歸仁閘入安河達洪澤湖。乾隆四十六年以後。歷被漫口之水。淤爲平陸。

林子河卽陵子河一道。上自棧溝集起（屬睢寧縣境）。下至涵洞止。長六千六百九十四丈。宣洩睢邑沈家湖並泗山湖之水。由鮑家河入安河達洪澤湖。亦淤成平陸。

鮑家河一道。自涵洞起至桃源界止。長一千二百十丈。上承林子等河之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

羅家河一道。自楊家湖尾起。至歸仁閘止。長三千三百三十五丈五尺。洩楊家湖之水。由董家溝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

董家溝河一道。自歸仁隄起至安河止。長二千七百三十丈。洩歸仁隄羅家河諸水入安河以達洪澤湖。亦淤平。宿南廳冊。

今按涵洞以東引河。乃康熙三十九年所挑。洩西來之水。出祥符五瑞二閘。入黃河以西劃黃者。兩岸築有束水隄。並建石工於南束水隄之上段。向不入鮑家河。今稱穿入。自保雍正年間漫工衝隄成河。考淮安府志載。桃源縣九龍潭汀。在治西南六十里。洩林子等湖之水。入泗州境。達洪澤湖。長九千一百八十丈。口寬三四丈。底寬一二丈。深三四尺。乾隆八年濬等語。查九龍潭在五堡東涵洞引河之南。乾隆八年所濬之河。或載舊有河形而濬之耳。此河已久淤平。林子河亦淤爲陸地矣。

又按歸仁隄。在雍正以前。爲高堰之屏障。明時黃河南岸。自河以下。未嘗建隄。總河潘季馴乃創此隄。捍禦黃水。灌水湖水使之并入於黃。助其衝刷。不令東注入淮。爲高堰患。康熙年間。靳張兩總河。師其遺意。因地制宜。先後經理。創新培舊。改隄濬河。建立閘壩。視黃水之強弱。遞互啓

閉。雖係因時定規。要亦仍主導清入黃之法。迨後河底漸高。雍正四年朱家海漫工。隄閘衝損。河多淤墊。而上游毛城鋪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之水。遂由睢河直注洪湖。不僅清水不能再由涵洞引河出祥五二閘以刷黃。轉將睢河墊高。漲水四達。於是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歲罹水患。乾隆八年。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濬治睢水。並入湖諸河。而未論及入黃之道。修復歸仁隄閘。蓋維時黃河已高於民地。非若康熙時之尚可引清水以入於黃河也。考徐州府志載。宿遷白洋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即小河之下流。東出者小河。即睢水。至此合於黃河。俗謂之小河口。上流自徐溪口合蕭縣永堌姬村諸湖水。由宿州之符離溝經睢河又合埠子白鹿等湖。匯爲白洋河。從東西兩溝。以入黃河。巨浸瀰漫。望之如洋。故名。順治間。黃河決入小河。白洋河口皆淤。是洋河在昔本爲澤國。今則桑田遍野矣。乾隆四十六年後。睢宿南岸。四次漫工。昔年兩境。大小諸湖。如孟山陵子楊疃土山崔家找溝埠子白鹿等湖。悉爲淤平。歸仁隄河將成平陸。毛城鋪議不再啓。其十八里屯。天然峯山等閘。每年減漲。及睢河之水。皆由歸仁隄鈌口。下達安河。以入洪澤湖。至睢河節年疏濬。並於兩岸創建束水隄堰。而土性沙鬆。易致刷鈌。下游安河。亦多淺狹。故每年夏秋間。近河民田。易逢水患。歸仁一隄。乾隆以後已無關緊要矣。

淮揚道屬桃南廳。今按桃源南北兩岸隄河工程。原設同知一員管理。乾隆五十四年。裁鎮江府水利通判。改設桃南河務通判。管理南岸隄埽各工。而以原設同知。改爲桃北同知。專管北岸桃源廳舊隸淮徐道。以距徐甚遠。嘉慶七年奏。隸淮揚道。

通判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桃源縣境黃河南岸隄工。上自宿南洋河汛。白洋河鈔關起。下至清河縣外南

廳南岸汛交界止。計長一萬六千三百十五丈四尺。為汛二。曰煙墩汛。曰龍窩汛。煙墩汛縣丞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一百六十六名。汛地上自宿南洋河汛界起。下至龍窩汛止。縷隄長八千二百五十丈六尺。隄內涵洞四座。淮安府志。　今按前項涵洞。志載並無地段。今久淤沒。無可查考。　祥符石閘一座。金門寬二丈四尺。高二丈八尺八寸。計石二十四層。康熙二十九年建。中格磯心。又建五瑞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二尺。由身直長十二丈。高二丈四尺。計石二十層。閘南東西東水隄二道。東長一千四百六十三丈二尺。西長三千九十三丈七尺。皆西接宿南洋河汛屬。歸仁隄東。東水隄堰中有河一道。上接歸仁隄三閘下抵閘。共長三千三百四十二丈。亦屬南汛。此二閘與歸仁隄內三閘。互相為用。以洩濉水。並睢宿境內諸湖之水入黃。幷力刷滌。免注洪澤湖。以護高堰。行水金鑑。業已詳載。迨後黃河底漸墊高。諸水不能出閘。而歸仁隄上下諸河。亦為歷次南岸漫口淤墊。隄中三閘。亦為衝塌淤沒。於是西水盡入洪湖。不由祥符五瑞二閘出而刷黃矣。乾隆四十年以後。遇黃水盛漲之年。酌啓祥五二閘。以資減洩。自後並以為常。於是築閘。北至河邊東西東水二隄。並築頭二土壩。又築閘下南北東水土堰。南堰起自西東水隄。北堰起自半邊店灘上。勢向東南。攔束洩下黃水。以達洪湖。今按道光三年。移建兩閘稍北堅灘上。金門各寬二丈四尺。由身各直長五丈。高二丈八尺八寸。砌石二十四層。底比舊閘底高一丈七尺三寸。閘中磯心。東西築鑲口壩。加增碎石閘。下束水隄。南長五千三百九十丈。北長二千二百三十丈。　隄北于家港引河一道。淮安府志載。在九里岡對岸。乾隆年決口。舊有積水。六十一年。總河陳鵬年題開引河。長二千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以洩積水。今久淤廢。　伍宗嵩

縷隄一道。淮安府志載。地近半邊店。東連蔣灣。南接房家湖。雍正八年。總河嵇曾筠題建。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今久淤廢。

胡家莊沈家莊埽工。縣志載。二工毗連。上迎北岸半路劉之溜。康熙五十五六八等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雍正元年。工後築越隄長九百五十五丈。越隄之內。又有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雍正五年建。八年總河嵇曾筠題建護崖埽一百五十丈。乾隆初溜勢開行。淤閉。今按此工。建於康熙年間。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府縣志補入。

煙墩險工。順治十六年生。最爲險要。雍正年間溜勢開行。淤閉。乾隆五十一年後復生。名王家莊。至今修防。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煙墩埽工。以現在隄勢而論。似在現修埽工稍西處。胡沈二工之下。府縣志載。隄南有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七十一丈。康熙四十一年幫築。內加幫煙墩工。東舊有護城隄。長五百七十丈。接築新隄。長六百一丈等語。據此則是年以後。至雍正年間。烟墩埽工已漸下移。在此時王家莊工頭。尚非今日情形也。

北門護崖埽工。雍正七年。總河尹繼善題建。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旋即沙淤。工後築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內隄南一段長二百二十丈。隄北一段長一百七十丈。今按烟墩汛隄尾。現在王家莊工之下。北門地段。去龍窩汛隄頭。有三百數十丈。而北門護崖埽工。府縣志皆列入烟墩汛尾。今仍志載之舊。以待參考。

龍窩汛。主簿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四名。兵一百五十九名。汛地上接煙墩汛界起。下至外南廳屬南岸汛交界止。隄長八千六十四丈八尺。

盛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四丈四尺。緊接王家莊工尾。乾隆五十一年後。時淤時出。迤下灘面土壩一道。長四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以攔漫灘順隄之水。今按王工下。盛工上。嘉慶間尚有駱家莊工。鮑家莊工。今淤閉。

張家莊舊埽工。並舊縷隄。乾隆初淤閉。

顏家莊埽工。康熙五十八年。總河趙世顯題建挑壩埽工。雍正五年。總河齊蘇勒築越隄一道。撐隄三道。十年淤閉。十三年復出。乾隆四年總河高斌令棄縷守越。旋淤。八年總河白鍾山復建越隄格隄。今久淤廢。以上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　司家莊。乾隆五十一年漫缺堵閉。工後築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一丈。五十三年埽工淤閉。　胡家灣因河南臥。嘉慶二十一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以挑河溜。　李家口即李義口。康熙年間數受水患。所謂谿口者也。今年久隄外已長淤灘。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　談家壩埽工。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棄縷守越隄埽淤閉。　劉家莊埽工在談工下里許。乾隆五十一年以後生。今淤。本工縷隄長七百三十丈。卽乾隆五十六年所築越隄。嘉慶八年。舊隄汕刷。今按卽康熙四十一年所築越隄六百十六丈。後卽以越隄爲縷者。復又以越爲縷。　田家集挑水壩埽工。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築挑壩。迤上灘面碎石盤頭土壩三道。十七年築。　田袁工埽工共長一百九十七丈六尺。嘉慶九年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本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越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皆是年建。　馬廠陂舊斜隄一道。明萬歷六年築。八年又建閘一座。康熙四年後。閘口屢漫。縷隄潰決淹沒民田。後築隄禦水。今久淤沒。女兒隄在馬廠東北。舊有險工。派及婦女搶築。故名。乾隆初遺址猶存。今無可考。今按見淮安府志。並桃源縣志。行水金鑑未載。今據志補入。　高家灣埽工。康熙四十二年。總河張鵬翮題建。又築越隄一道長五百丈。越隄下接小隄一道。雍正二年建。又撐隄二道共長三百二十四丈。五年建。該工現修埽工長一百四十九丈九尺。埽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　夫二十一堡埽工長三百二十丈五尺。在高工下里許。嘉慶十三年建。埽

外歷年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盤頭土壩二道。二十二年築。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五十丈。嘉慶八年築。十四年越隄內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七十丈。又小越隄一道。長八十七丈。二十二年築。桃南廳冊。

外南廳。今按外河同知。於康熙二十四年分定後。所轄黃河。北岸自駱家營至泗鋪溝止。南岸自高家灣下起。至陳家社止。其汛五在北岸者。曰清河北岸汛。在南岸者曰清河南岸汛。山陽外河汛。上河汛。下河汛。雍正九年。總河嵇曾筠以廟灣海防同知。兼管河務。將下河汛新港工頭以下隄工。分屬海防廳管。乾隆五十四年。分添桃南通判。又將南岸汛內頭堡隄長三百六十丈。劃歸桃南。嘉慶十六年添設海阜同知。又將海防之南岸汛。劃歸海阜。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地。歸海防。十七年總督百齡。總河陳鳳翔奏添外北通判。將北岸一汛。分歸管理。改南岸曰外南同知。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清河山陽二縣黃河南岸工程。上自桃源縣桃南廳屬龍窩汛高家灣界起。越清口下至山陽縣海防廳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五丈。爲汛二。曰南岸汛。曰外河汛。

南岸汛。巡檢一員。馬頭司。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八名。兵一百五十名。汛地自桃南龍窩汛界起。越清口至外河汛季家淺止。縷隄長五千四十丈。　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　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十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下首碎石土壩八道。二十三年建。今按道光二年有接建。　夫八堡上自縷隄起。至御椿亭上止。臨河越堰一道。長五百七十丈。嘉慶十二年築。今按康熙年間。黃河直抵惠濟祠前。始

折而東下逼近清口易於倒灌屢於北岸疏濬陶莊引河引黃北趨未能奏效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臨視指授方略令侍衛眉椿訂立即於其處建築挑水壩挑溜北趨土人至今稱爲御壩壩尾土堰直抵南首縷隄長三百四十六丈四十二年又自挑壩至粱黃西壩止接築順水隄長四百八十丈五尺迨乾隆初建木龍於壩之上下河漸北行壩下漸長淤灘四十二年改挑陶莊迤北新河創築攔黃壩河遂北行越過惠濟祠遠避清口倒灌垂今五十年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愈往下移雖因河床比昔墊高倒灌在所不免而清口西岸一帶昔爲黃溜經行之地近久居民稠密今昔情形不同矣御壩下木龍五架

乾隆五年建迨後歷有添移其多寡地段因時而殊並無一定淮安府志載乾隆四年奏大學士伯鄂爾泰巡視南河相度清黃交匯形勢擬於舊壩外添建大壩挑溜北趨並擬疏濬陶莊引河是年冬總河高斌奏請用効力州同李昞條陳試建木龍挑溜數年黃溜中泓現行陶莊引河舊址南岸頭二三壩險工盡淤閉誠良法也李昞木龍說略云木龍之制創始於宋史載天禧五年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橫木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曾鞏爲堯佐立傳且載木龍事元賈魯塞北河口亦用木龍其初法不傳今所建木龍用以挑截黃流輒能化險爲平且力能移河左右惟其所指謹按清口上關漕運咽喉下係徐揚命脈誠爲河防第一要工向因北岸陶莊一帶淤漲沙灘挑逼黃流南射清口每當淮水稍弱輒以倒灌爲虞屢挑引河迄無成效康熙三十八年於南岸建築挑水大壩經理六年始竣所稱御壩是也前後費帑數十萬嗣因北岸漲沙日寬大溜徐復南趨雍正八年於壩下接築頭二三壩並於碑亭後鑲埽護隄節年歲搶修費亦復不貲乾隆四年大學士伯鄂爾泰奏請開復陶莊引河更議於南岸

添築挑水大壩．總河高斌下採末議．委昞建造木龍．挑開大溜．北刷陶莊沙灘．南岸淤漲工閉．試有成效．於五年正月．備陳入告．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成效．則甚美事也．後隨請審形勢．加增木龍．歷今數年．前北岸清口舊灘．原寬一百九十餘丈．長八百丈．今已衝刷無餘．南岸挑壩．原出河心四十丈．當全河頂衝者．今已環漲沙洲．寬五六十丈至百餘丈．長九百餘丈．現在黃河大溜．循行北岸．向之所議引河壩工．均可毋庸挑築．而清水出口順暢．會黃東注入海．此數年來建設木龍之本末．與清口南北兩岸坍漲之情形也．　攔黃壩．順黃壩．今按自攔黃壩南壩頭起．斜至御壩順水隄止．築攔堰一道．長一百四十丈．又自攔黃壩後起．至順水隄尾止．創撐隄一道．長二百丈．又自攔黃壩北尾起至河尾止．於新河南積土之北．築束水隄一道．長八百九十一丈．峙家莊對岸新河尾．添紮木龍二架．河臣薩載遵旨於攔黃界壩外．添築土埽壩工一道．名順黃壩．以爲重門保障．歷年提移淤復不常．現修埽工．長五十丈七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攔黃壩順黃壩中間空塘．四十三年塡與灘平．四十五年聖駕南巡臨視．指示全塡與隄面相平．今按攔黃壩後塘．周長四百十丈．南北寬一百二十五丈．四十九年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請塡與灘平．近壩之處．塡與壩平．經大學士公阿桂覆勘照辦．　又自攔黃壩北首起．至新西壩迤上束水隄止．築斜隄一道．長二百四十六丈．　陶莊引河南岸臨黃束水隄尾起．至新西壩迤上止．乾隆五十年．因清水甚小．黃水倒漾．漕船阻滯．經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督河院奏．挑倒鉤引河．長四百十五丈．借引黃水．以濟空運．旋卽堵還．　清口以下．西大王廟前裏河交界起．至舊東壩止．乾隆四年築縷隄．長七十丈．接下至惠濟祠後大營房止．縷隄長六百九十二丈．康熙十七年築．又自大營房起．至外河交界季家淺止．縷

隄長六百八十九丈五尺。三十八年築。　卞家汪石工。長八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建。　接下天妃壩石工。長二百四十七丈。康熙三十年建。乾隆十九年石上加軌。長二百二十丈。　接下惠濟祠前起至大營房止。石工長一百六十二丈。康熙三十九年建。　以上石工。於嘉慶十年自卞家汪起至惠濟祠後止。間段加軌。共長五百三丈二尺。後因隄日卑矮。十四年加高隄工。將所有石工。通行包築淤土坦坡。而石工遂埋於隄內矣。　東西束水壩。今按康熙三十七年。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舊以束清攔黃。後廢。雍正元年。奉旨仍建。俾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舊年伏秋。淮水盛漲。酌量拆寬。霜降後照舊補築。乾隆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後奉諭。清口原淮水故道。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乃定水制。秋冬收蓄。春夏拆展。盛漲時山盱三壩。過水一寸。將東壩開寬二丈。過水二寸。開寬四丈。二十七年。又定每年拆展。收束口門長丈。爲溯源絜委。釜底抽薪之策。後於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挽黃流至周家莊。與清交匯。清水出口路長。奏准將該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連壩基共長八十二丈。四十四年。湖水盛漲。將東西壩全行拆除。迤下河面寬闊。水勢迂緩。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將該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長一百六十八丈。五十一年。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總督總河勘明。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以爲束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禦黃水。如遇黃水過大。將口門收窄。不使漾入。如清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擴。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得力。奏奉批諭。再無過此法

者矣。遵即建築兩頭。先築土壩基。共長九十丈。接前各築土心柴鑲壩。長三十丈。接前兩頭各築柴壩。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八丈。迨後順黃壩河尾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亦漸遠。嘉慶九年秋。黃水倒漾。清口河道淤墊。特命尚書姜晟。河東總河徐端。會同總督陳大文。總河吳璥勘辦通河全局。議於清黃交匯處距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高家馬頭西岸河尾斜築挑壩。挑逼黃溜。使之北趨。兼遏倒漾。再於東岸築對頭柴壩。次年辦竣名新禦黃壩。兩壩共長三百六十丈。每年視清黃水勢之大小。相機拆築。如遇黃水過大。亦即堵閉。禦黃二壩。今按。嘉慶十六年。因湖弱黃強。於新禦黃壩之南一百九十丈添築二壩。旋廢。二十二年因新禦黃壩口門水深至八丈。收束不易。奏准就二壩舊基。添建重壩。以資擎束。共築壩長一百三十丈四尺。以後每年展寬接築。或有時堵閉。皆就該壩施工。其新禦黃壩盤住兩頭。以爲外障。現存口寬六十丈。　順清河嘉慶十六年以後。遇有南岸漫工。洪湖水大。開挖禦黃西壩後身。以資暢洩。隨時堵閉。　禦黃壩外東岸嘉慶二十五年築迎水壩一道。

外河汛縣丞一員。千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二十六名。兵二百十名。汛地自南岸汛界季家淺起。至海防廳屬上河汛界三岔隄止。縷隄長一萬一百九十五丈。　自季家淺起。至周家莊下十一堡上止。隄長四千五百六十二丈。屬清河縣。又接清河縣界起至二十五堡迤下止。隄長四千二百二十七丈。屬山陽縣。又接山陽縣界起至海防三岔兵工隄上止。隄長一千四百六丈。屬安東縣。　陳家馬頭起至小新莊止。臨河越隄一道。長二千五百二十六丈。嘉慶十八年築。今按清江浦。居黃河之南。明季河遥隄行。總河王宗沐捐建石工。自海神廟至老壩口。長五百九十五丈。民德之號曰王公隄。康熙時張文端公治河書

云。前隄歲久淤墊。乃築外越隄。長六百二十丈。護以椿埽。又行水金鑑。載河防雜說云。近年河運故道。隄外沙灘盡行洗去。前此居民築室之處。水且深二三丈矣。然則張文端所言之越隄。不久已爲刷去。溜復及於隄前。今查淮安府志載。王公隄埽工。康熙五十八年淤。至今河溜北徙。對岸王家營。而南岸隄外。久現寬灘。老壩口險工。在清江浦之東。毗連市廛。嘉慶十二年。堵築減壩漫工。挑峻以下舊河。於老壩對岸。取直開河。險工遂閉。十八年復於縷隄之北。創築越隄。繞過清江。直抵老壩工下。以爲外護。

石馬頭一道。南北長十八丈。寬一丈五尺。雍正六年建。

老壩口、小車路、大車路、朱家溝、洪福莊、玉皇閣、周家莊、七工相連。舊有埽工。老壩工下。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堵合。嘉慶十二年。於對岸取直挑河。並在舊河頭。築做柴土壩攔截。工遂淤閉。十八年工外。創有越隄。

工後大越隄一道。長九百十五丈。乾隆四十年築。周家莊工下撑隄一道、長二百五十丈。乾隆十九年築。

兵四堡埽工在老壩工北。新築大越隄之尾。嘉慶二十一年建。歷年提移淤復。有徐家莊小新莊地名。現修埽長四百九丈三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

工頭碎石土壩一道。嘉慶二十三年築。又於越隄尾築碎石土壩二道。

三老壩又名草壩。越隄一道。長六百二十五丈。嘉慶十一年築。

湯董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有柴市湯董莊埽工。四百三十五丈。淮安府志載。有柴市。湯董莊。王家莊。孫家莊。孫金莊。沈家莊六工相連埽工。現修工長五百五十三丈。歷年提移。有潘湯陳高張等莊地名。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碎石土壩七道。道光二年築。又於兵二十二堡築碎石土壩五道。

湯董莊工後越隄一道長二百十丈。康熙十八年築。雍正三年築撑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丈。今按淮安府志載。北接縷隄。穿越隄南至汰黃隄。又築上撑隄一道。長二百八十三丈。下撑隄一道。

長一百八十七丈。上張莊埽工。今按行水金鑑載。長五百十九丈。淮安府志載。雍正二年。上下築有撐隄一長四十九丈。一長六十四丈。久淤。

汰黃隄。行水金鑑載自車路口起至上河汛大菱陵止。長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九丈八尺。康熙三十八年修築。外南廳册。

今按汰黃隄。當張文端治河之時。止言修築。則非初創可知。而淮安府志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舊係民築。順治初。巡按秦世楨題令官修。一名太荒隄。亦名太行隄。十六年御史何可化奏稱。長亘三百餘里。爲下河各州縣保障等語。又於海防廳童下二汛內。皆載汰黃隄一道。下註詳外河縣丞汛內。皆未載明起止地名丈尺。查大菱陵。在康熙年間。尙屬外河廳上河汛地。行水金鑑所言。汰黃隄至大菱陵止。與府志所載下河汛。仍有汰黃隄之語未符。惟修築二字。與府志民築官修之語相合。但府志註長亘三百里。又與臚載。及行水金鑑止於大菱陵之言有異。黃河兩岸創築縷隄。始於康熙十七年。汰黃隄本係明季民築。初築之時。或實長亘三百里。張文端於康熙三十八年修築。起於車路工。止於大菱陵。就舊有之工。擇要而修。亦未可定。今查外南海防二廳圖繪。現在隄河情形。外南所屬外河汛。內縷隄之後。並無另有汰黃隄形。惟接老壩工後。乾隆四十年所創大越隄下首起至湯董莊下二十堡止。有重隄一道。長六千七十八丈三尺。又自二十一堡下起。至海防界三岔止。亦有重隄一道。長二千三十九丈。行據汛弁覆稱。卽係汰黃隄。康熙年間建柳園頭石閘。是以圈抵縷隄爲止。歷年已久。隄皆坍廢。所覆亦未確切。柳園頭閘。建於康熙三十一年。原擬減水。由運料小河下達。汰黃隄修於三十八年。運料小河在汰黃隄之北。起於淸江之下。斷無在後修隄。轉將以前上下洩水去路築隄隔截之理。現在海防廳自上河汛界起。至童營汛大菱陵止。有汰黃隄一道。長三千二百四

十二丈。在上河汛者。一千五百七十丈。在童營汛者。一千六百七十二丈。惟外河中間自二十堡上。至二十一堡下。並無汰黃隄名。或因年久誤記。或因坍廢。或因以越爲縷。無可細查。闕以待考。淮安府志載。柳園頭石閘一座。註稱減水。由運料小河。沿縷隄直出雲梯關下。掌家港專爲運料而設。康熙三十一年建。並未開放。今按雲梯關。在黃河北岸佃湖之下。今南岸縷隄以南之河。而云出雲梯關。似有舛誤。至掌家港則在陳家浦之上。其石閘於乾隆年間拆除還隄。 又按淮安府志載。運料小河一道。註稱西至清江浦新閘下起。東經湯薰莊上張莊眞武廟鄭家馬路至海防各汛。達八灘入海。長三百餘里。其在外河汛境內者。長五千三百五十七丈二尺。自康熙二十五年以來。屢經挑濬。皆未成功。此河開成。各套運料船沿縷隄而上。二三日可抵清江。 前河尚有南堰。長與河同。今已歷年久遠。隄坍河淤。外河汛以上至清江浦則幷形跡無存。其清江新閘。已於雍正十二年拆毀矣。

淮海道屬海防廳。今按海防同知。設於明萬曆年間。建城於廟灣。專管海防軍務。與遊擊協守。以備倭寇。康熙三十一年。兼管海州鹽城兩境下河水利。雍正四年以葦蕩左右兩營。陞科地租。飭令經徵。至復設葦蕩營而止。九年總河嵇曾筠題以外河廳屬之上河汛以下工程。一百五里六分。並山安廳屬之南岸大套一汛。六十一里。分歸海防廳管理。改爲河務海防同知。乾隆二十六年。兼管山阜水利。專管隄工。上自外河廳屬上河汛新港頭界起。下至阜寧縣陸家社竈工隄尾止。計長三萬一百六十丈五尺。分童營下河南岸三汛。嘉慶十六年。兩湖總督馬慧裕。兩江總督松筠。總河蔣攸銛。以海口南岸接築新隄。需添營員弁修防。乃添設海安海阜二廳。將海防舊管之南岸一汛。改歸海阜廳管轄。而以外河廳屬之上

河一汛。改歸海防廳管理。是年添設淮海道。海防廳原隸淮揚道。遂改隸淮海道屬。

同知一員。守備一員。管理山陽阜寧。今按阜寧。於雍正十年分山陽鹽城兩縣地添設。兩縣境內。黃河南岸河務。上自山陽縣外河廳外河汛三岔界起。下至海阜廳仁和汛陳家社止。縷隄長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爲汛三。曰上河汛。曰童營汛。曰下河汛。

上河汛。今按淮安府志載。上河汛舊管至海防下河汛界。計隄長五十里。雍正九年自新港迤東。另設童營司管汛地三十三里。屬海防廳。主簿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十八名。兵六十名。汛地自外南廳外河汛三岔界起。至童營汛新港止。縷隄長二千八百六十九丈七尺。屬山陽縣境。　楊家馬頭埽工。雍正十二年築。久淤。　工後越隄一道。長三百九十二丈。雍正十三年築。乾隆元年開縷隄放淤。今按淮安府志載。黃河挾數千里泥沙。直下注海。經流之處。河身易致淤墊。乾隆元年春。高公再蒞南河。創放淤之法。於河隄卑薄處。圈築越隄。將舊隄斜穿二小口。開倒鉤河。引濁流由上口入越隄。水勢既平。泥沙盡澄越隄之內。清水由下口大河。衝刷河身。而越隄之內。積久墊平。大隄既厚。埽工可停。誠創制也。按放淤。洵爲保險良法。若放淤廢埽。則溜無抵禦。必致裹臥。恐有南北坍長。改移河勢。另生險工之弊。是當察看形勢。未可概言廢埽。而在今日。尤當加意。　二堡下至尹韓莊越隄中間止。乾隆二十年創越隄一道。長三百四十丈。現廢。　尹家莊韓家莊兩地毗連。雍正十年建築埽工。十一年淤。嘉慶三年迤上王家莊生工築埽。後於七年十二年先後生工築埽。名劉家莊、曹家莊。現修埽工。共長二百九十八丈九尺。　工後大越隄一道。長八百八十丈。康熙十九年築。越隄內格隄二道。一長五十五丈。一長七十二丈五尺。皆雍正五年築。

又眞武廟起。至鄭家馬路止。越隄一道。長四百七十丈。乾隆二年築。　又接下至七堡下止。越隄二道。一長二百十五丈。乾隆七年築。一長四百十七丈五尺。八年築。　汰黄隄一道。上接外河汛三岔界起。至童汛界嚴家馬頭止。長一千五百七十丈。康熙三十八年築。

童營汛。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三十二名。兵九十二名。汛地自上河汛界新港工頭起。至下河汛界葉家營止。縷隄長五千九百十丈。背山陽縣境。　新港伍墩兩工相連。名新五工。雍正十年築有埽工。後淤。乾隆四十七年復出。嘉慶二十三年淤。　高家莊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旋出旋淤。現修埽長二百四十八丈二尺。唐家堡埽工。雍正十年建。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停修。以後時出時淤。現修埽工二百五十丈四尺。　新港工頭格隄一道。長五十六丈。康熙四十二年築。新港工頭至伍墩越隄一道。長三百八十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伍墩格隄一道。長五十丈。四十六年築。現爲縷隄。伍墩格隄尾起。至唐家堡格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一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下長六百丈。於乾隆三十九年放淤塌卸。現存四百丈。作爲縷隄。接下周家莊。今接雍正十年埽工。後淤。　南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丈。乾隆十一年築。內下長五百二十七丈。現爲縷隄。內格隄一道。長一百十丈。十一年築。接下唐家堡越隄一道。長七百三十七丈。康熙四十二年築。現爲縷隄。今接新伍高唐四工。相距甚近。直下即七胡吉沈等處埽工。　七堡即小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五尺。　胡家馬頭即何家莊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二百七十丈。　吉家莊即大菱陵埽工。雍正十年築。以後淤復不常。現修工長一百十四丈。埽外拋護碎石埽工。迤上嘉慶二十四年築碎石盤頭土壩三

道。沈家圩埽工。與吉工相連。乾隆四十六年築。五十八年放淤停修。嘉慶十四年復生。現修工長二百二十三丈。工後大菱陵格隄一道。長五十七丈。乾隆二年築。今爲縷隄。接下格隄頭起。至舊隄頭止。越隄一道。長五百三十丈。康熙四十二年築。今爲縷隄。隄內格隄長八十二丈。乾隆十一年築。七堡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又小菱陵格隄。長一百八丈。又大菱陵南越隄一道。長八百四十丈。隄內顧家馬頭格隄。長一百二十丈。皆乾隆十一年築。接前沈家圩魚鱗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二丈。乾隆八年築。今爲縷隄。又戧隄一道。長五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七十八丈。雍正八年築。又外越隄一道。長二百二十一丈。雍正九年築。又臨黃外越隄一道。長八百七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裏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五十二年築。今按沈家圩各越隄。皆入下汛。與童營各越隄毗連。隄南遙隄。內塘嚴岡蘇家嘴。舊有民建涵洞二座。汰黃隄一道。接嚴家馬頭起。至大菱陵工尾止。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

下河汛。馬邏司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協防二員。管堡夫七十二名。兵一百九十一名。汛地自下河汛界葉家營起。至海阜廳屬仁和汛止。縷隄長一萬二千六百九丈。屬阜寧縣境。童家營東西裏頭埽工。雍正十年建。後淤。蔡家馬頭埽工。乾隆二十二年建。漸淤。現修工長六十九丈七尺。錢家馬頭埽工。乾隆五十三年建。現修工長七十八丈一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盧家莊埽工。嘉慶十一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九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錢盧二工。埽段毗連盧家莊埽工尾。道光元年築。石盤頭土埽六道。左家莊范家莊楊家莊埽工。康熙年間建。羅家莊埽工。雍正三年建。四工相連。久淤。童家營越隄

一道。長六百七十七丈。康熙四十一年築。隄內格隄一道。長九十丈。雍正四年築。　蔡家馬頭大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六十一丈。乾隆元年築。內下長五百七十丈。今爲纜隄。　接下斜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五丈。乾隆二十一年築。又下格隄一道。長一百三十丈。乾隆四年築。　錢家莊越隄一道。長八百五十三丈。乾隆二十四年築。　又盧鋪越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二丈。乾隆元年築。　左家莊越隄一道。長九百八十丈。又上格隄一道。長八十丈。下格隄一道。長七十五丈。皆雍正五年築。　接下董家莊越隄一道。長三百三十一丈。乾隆十一年築。　兵十四堡埽工。嘉慶三年建。現修工長一百七十丈五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　馬起營埽工。乾隆五十二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四十七丈二尺。　李家莊埽工。嘉慶八年建現修工長一百六十九丈四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今按兵十四堡。馬起營。李家莊。三工毗連。　工後越隄一道。長九百丈。乾隆二十三年築。　又中越隄一道。長三百二十五丈。乾隆七年築。　又魚鱗越隄一道。長三百十丈。乾隆二十一年築。　涂家莊埽工。長一百六十六丈。乾隆二十二年築。久淤。　陳家社越隄一道。長四百八十丈。康熙四十年築。又上下越隄二道。一長八十丈。一長六十丈。皆康熙四十年築。海防廳屬。

海阜廳。今按海阜廳。於嘉慶十六年添設。康熙年間。南岸隄止竈工尾。自陳家社至隄尾。設汛。因南岸汛。屬山安縣。雍正九年改隸海防。乾隆二十九年。經河高晉奏明。自陳家港達下工程。東面不守。嘉慶十五年。接築海口長隄。初自竈工尾至二木樓。接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九丈。續自二木樓至大淤尖止。接隄長四千八百三十九丈。添設廳營員弁兵夫。復將海防廳屬南岸。改歸管理。

同知一員。新設守備一員。管理阜寧縣黃河南岸隄工。上自海防廳屬下河汛界陳家社下起。下至大淤

尖隄尾止.縷隄長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內陳家社至竈工尾.舊隄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丈.迤下至海口隄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八丈皆嘉慶十五六年所築新隄.十五年初奏.止設二汛.曰南岸汛.曰海阜汛.十五年添築新隄之後.於十八年奏改三汛.曰仁和汛.曰十巨汛.曰海南汛.添設河兵一百九十二名.添設堡夫六十四名.

仁和汛.巡檢一員.即大套司.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管堡夫四十六名.兵八十八名.汛地自海阜廳下河汛界起.至岔隄尾止.縷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丈.　陳家社裏越隄.長五十五丈.雍正八年築.　又外越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五丈.雍正九年築.　辛家蕩滚水壩一座.淮安府志載.康熙四十一年建.未淤.今久湮沒.乾隆十一年創裏越隄一道.長八百六十丈.越隄一道.長三百六丈.　黃泥嘴南岸.挺向北岸.河勢灣曲.嘉慶八年.在南灘取直挑河.長一千三百丈.大汛啓放溜走新河.舊河逐淤.　自五堡上起.至陳家浦南圈堰止.嘉慶十四年築臨河圈堰一道.長四千一百七十五丈.陳家浦即行水金鑑所載.地名陳家莊.西、磡掌家港.三處相連險要埽工.淮安府志載.乾隆十年七月十九日.陳家浦漫缺二百餘丈.九月水落.始塞築重隄.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後河溜開行.該工淤閉.嘉慶十二年秋汛.異漲漫缺.以前所創越格等隄.皆爲刷塌.十三年春.在北首灘面築壩堵閉.內自夫十五堡縷隄北面起.至大壩尾止.築南壩圈堰.長一千二百二十二丈.又自北隄尾起.由東轉南至夫二十四堡縷隄止.築北壩圈堰長二千七百三十六丈.中間堵合柴壩.連壩基長一百五丈九尺.又自南壩圈堰.于家莊前起.至南三壩尾止.築圈堰長七百丈.又築南二壩尾圈堰.長二百七十丈.中築柴壩連壩基長一百十五丈.　又自三北壩尾起.至北圈堰

止。築壩尾隄。長二百三十八丈。　又於南圈堰之西築挑水壩。長二百七十六丈。嘉慶十八年。自三南壩基東。至北圈堰。築重隄。長三百四十七丈。　又自挑水壩至北大壩後。築攔水隄一道。長二百九十七丈。

　陳家浦三北壩外上下圈堰。嘉慶十七年後。歷年鑲築埽工一百六十餘丈。今皆淤閉。

十巨汛。縣丞一員。以阜寧縣丞移駐。把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三十八名。兵七十名。汛地自仁和汛界岔隄尾起。至海南汛十巨以下于家港止。縷隄長六千八百五十丈。　自上汛夫二十四堡新隄尾起。至竈工尾止。嘉慶十三年築。外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丈。

海南汛。縣丞一員。以鹽城縣丞移駐。千總一員。協防一員。皆新設。管堡夫四十二名。兵七十八名。汛地自十巨汛尾于家港起。至大淤尖隄尾止。縷隄長七千六百二十三丈。　衛灘越隄一道。長一千四百五十丈。嘉慶二十四年築。　越隄下首。二十五年又接築套隄一道。長七百八十丈。今接。接前越隄下宋家尖至東窪直隄。一千四百七十丈。又宋家尖上下碎石盤頭土壩十八道。又衛灘埽工四百二十三丈。皆道光二年築。　東窪埽工。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節建。埽長三百七十五丈二尺。上首九十二丈。已經淤閉。　工後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九十四丈。嘉慶二十年築。今接越隄下首起。至七巨港越隄止。道光二年接築直隄一道。長九百二十五丈。　七巨港至八巨港下止。越隄一道。長一千六百五十丈。嘉慶二十二年築。　隄南衛灘迤下。即葦蕩右營官蕩。西界衛灘。南界後洋。北界縷隄。東抵海灘。海阜圖說。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一

淮水原委一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之桐柏山。皇朝通志。

淮水出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桐柏山。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其南爲太平嶺。接連而東。西接棗陽縣界。大復胎簪。昔桐柏之支峯也。有淮井。 水道提綱。

東南流。經湖北隨州北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曲曲經湖廣隨州北界之出山司。水道提綱。

又折而北。經桐柏縣東折。東流經信陽州北。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溮河自信陽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北。依翠屏山麓。經桐柏縣城東。始折東流。曲曲一百九十里。經信陽州北境。又九十里。始出重山。有明港河自西北來會。明港河。出信陽州西北境之四望山。東流經州北境。至明港驛。北折而東南流至山麓。與淮水會。東經正陽縣南。羅山縣北。有溮河西南自州城東北流來會。溮河出州西南界山。三源。一出平昌關北流。一出東南。一出其西南。並會北流數十里。折而東北。經州城南。又東北至五里店。南折而北流。又東北至羅山西北境。北流入淮。 水道提綱。

溮水自湖北隨州流入信陽州南。環抱州城。又東北至羅山縣界入淮。舊志有黄土河在州西南七十里。即溮源也。大清一統志。

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自羅山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息縣南。有小黃河西南自羅山縣城東北流。合竹竿河來注之。小黃河出羅山縣西南境。武勝關之北靈山。東北流百餘里。經縣城東南。又東流數十里。竹竿河自南來會。竹竿河出九里關東操山。北流百三十餘里。竹竿鋪東。又東北會小黃河東北流。經濮公山西麓。北入淮其口。正對息縣。水道提綱。

小黃河在光州治前。源出湖廣麻城縣分水嶺。北流合恨溝入淮。河南通志。

竹竿河在羅山縣東北三十里。源出窟壠山北流入淮。河南通志。

又東分二派。合於光州西北。皇朝通志。

息縣稍東。水分二派。一東南流。有光山縣北水自西南來會。折東北流。與一派之東北流折而東南者會。於光州西北。分五十里復合也。光山水。出縣西南山。東北流。經縣北。又東北至埠子口。與淮水南派合。又東北與北派合。水道提綱。

淮河在光山縣北九十里。河南通志。

又東經固始縣西北有南汝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百三十里。經固始縣西北境。汝水北自新蔡西北合舞陽西平上蔡遂平確山汝寧諸水。東南流來會。曰汝口。水道提綱。

南汝水源出遂平縣西南境之洪山龍陂兩源。即泌陽北界山也。汝水。舊從舞陽縣北而南入西平

界自元末於渦河堨斷其流。使東歸潁。於是西平雲莊諸石二山之水。明時亦塞。今水道與古全異。即名稱亦隨時不同。所謂灈溵澧汝濦漢。亦難確鑿指證。但據時俗所見。載其源流耳。北源出華山扶予山。南源出中陽山。其山南之水。昔流入溵。東流九十餘里。至沙河店東南。合東北流六十餘里。經遂平縣城南。又東北五十里。折東南流。經上蔡縣南境。至汝寧府治汝陽縣北境。有斗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折。東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有小沙河。西南自確山縣北來注之。小沙河。自確山縣西境山。東流經城北。又東南流折而東北。經府南境。入汝。又東南有吳寨河。西南自確山縣西南境來注之。吳寨河出泌陽縣東南境。東流經天目山北。東北流又曲折東經確山縣南境山黃。又東北經真陽縣北界府東南境入汝。此水源長與南源北源相似。又東南數十里。折東流至新蔡縣之東南。有洪河西北自西平上蔡來會。洪河出舞陽縣東南界之筆尖山。東北流百餘里。至西平縣城北。折東南流。經上蔡縣東北。折南流。有朱里河。西北自西平南境。東南流。經上蔡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府治東北境。又東南經新蔡縣城東北。又南入汝。自元以前即汝水。又東流。經固始縣西北境。東入江南潁州界。支流南入淮。水道提綱。

南有光山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其南即光州南水。西南合光山諸水。東北流來會。光州水曰小黃河。源出光山縣西南界山白沙關北三源。北流數十里而合。又北數十里折東北流。經縣城南。有一水自東來注之。又東北分為二派。經光州城南。又東北復合。有小水曰白露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春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入

淮。其水口正對汝口。汝口之北。卽潁州界。水道提綱。

自元末因汝水泛溢。為蔡害。於舞陽堨斷。故汝遂以濦水及西平縣西諸山之水為汝水上源。縣志。謂汝源出舞陽縣黑龍泉。下入八里河東至西平縣合水鎮北與雲莊諸山水合流。東經西平城北。又至城東十餘里。分為二。一東南出會流堰河入汝陽縣界。一北出會周家泊水東入上蔡縣界。明嘉靖中西平水斷。汝水祇上承遂平灈濦諸水。流繞府城而東下。郡人指流堰河及朱里河灈濦為汝源。又非雲莊舊流。蓋汝源凡三易矣。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有曲河。自商城縣史河自固始縣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勢大盛。卽折東南流。經老關巷南。又折東北流。有曲河。西南自商城縣來。史河南自固始縣城。合石槽河來俱會。曲河出商城縣西南湖廣麻城縣界。東北流入境經黃蘗山。東北百餘里。經縣城西北。又東北經固始縣北。又東北與史河俱入淮。史河。出商城縣東南境松子關北山東北。曲曲流二百餘里。折西北流至固始縣東南。有石槽河自南來會。石槽河出商城縣南境長嶺關。東北流百餘里。折而北至固始。南會史河。又北經縣城東。又東北經大山西麓。又北百里與曲河俱入淮。曰三河尖。水道提綱。　今按河南省歸淮諸水。歸德府陳梁沙河自鹿邑縣入渦河。下達江南亳州。以入於淮。古谷水亦入渦河。豐樂河自永城入江南境。出濉河以達洪澤湖。刺河卽茨河。自鹿邑至江南潁州府。由潁河入淮。濯水。今謂之黑河。入於刺河。以達淮。明河棟溝河皆入淝河達淮。陳州府之大溵水洧水皆合潁入淮。南陽府之濦水潕水汝寧府之澺水灈水溱水慎水練水。汶水汝州之匽澗

水湛水皆合汝入淮。又汝寧之油水谷水。光州之柴水申陂水青陂水決水谷河則皆徑入於淮者也。統計河南省與淮會者共二百七十餘道。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府阜陽縣南。南汝水支津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南境南照鎮。汝水支津自西來會。水道提綱。　今按淮水合汝水東注固始縣。至朱臯鎮入江南阜陽縣境。距潁州府城南一百二十里。又繞老觀港安舟闆等村。至南照集入潁上縣境。其南岸皆霍邱縣境。

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灃河來會。皇朝通志。

乃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灃河自西南來注之。在霍邱西北。　水道提綱。

灃河。霍邱縣西十里。源自棗木河。北流入淮。潁州府志。

又東南有淠河。自霍山縣經六安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有淠河。南自霍山北流。經六安州而北來注之。淠河出霍山縣南。潛山縣西北境山。北流經天堂鎮。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又北有曼水河。西自湖廣界山。東北流經上土司南。南東北合一水東來注之。又北經霍山縣城西北。又折東北流至石埠口。有一水自東南來注之。曰南河口。又北至蘇家埠。西折而東北流經六安州城西北。又東北出山。北流經單家集東。又折而西。韓家集東又北至霍邱縣東境。有城河西南自下落山東北流來注之。又有清河東南通芍陂水。又北入淮。水道提綱。　今按兩河口在霍邱縣南六十里。

淠水。即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霍山縣南境。北流經縣西。繞城而東。又東北流經州城西。又北入潁州府霍邱縣界。注淮水。大清一統志。

淠水在壽州西七十里。源出霍山。東經霍邱縣至州境。北流入淮。方輿勝覽云。淠有蛟害。楚芊乙射之。遂絕。江南通志。　今按水在潁州府入淮者。阜陽縣境則汝河谷河。潁上縣境則沙河清河大潤河小潤河。霍邱縣境則史河澧河泚河東河。　沙河下接鳳陽府壽州境泚河達東河入淮。

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雙洎諸水。自西北來會。曰潁口。水道提綱。

折東北。經壽州西。有沙河合汝水潁水來會。皇朝通志。

淮水自州西南正陽關入壽境六十里。至州城西北入鳳臺境。壽州志。

淮自桐柏縣至壽州東南流。凡八百餘里。自壽州西南正陽關東北。屈至魯家口入縣界。正陽關至此十五里。城西南五十里。南岸屬壽州。北屬縣。自此四十里。至賀家淺直城西。兩岸俱屬縣。淮自霍邱以上。其流未盛。至壽州受兩沙河之水。土人以淠水爲南沙河。潁水爲北沙河。至鳳臺又挾兩淝。而浩瀚極矣。數百里之來源。挾南北翼注之衆水。而洩之以八十丈之硤石口。其勢不暢。故每遇夏秋霖潦。萬水俱匯。則泛溢爲害。包岡阜。敗田疇。壞房舍。浸城郭。往往而是。鳳臺縣志。

滍水。源出魯山縣西沒大嶺。東流經縣南。又東經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界。亦名沙河。漢書地理志。滍水出魯陽縣東北。至定陵入汝。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楚救蔡。與晉師夾泜而軍。注泜水

出魯陽縣東。經襄陵定陵入汝。與漢志源流符合。是泜水即滍水也。大清一統志。

沙河。即古滍水。俗曰沙水。源出魯山縣西境之堯山。即伊陽南界山。曰沒大嶺。東流合西南來之波水。又東南經縣城南。又東有達老河西北來注之。魯山在縣東北。河自山西麓東南流入沙。東經寶豐縣南境。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自縣東南之香山。西南流入。又東南經葉縣。北有昆水注之。縣北有昆陽關。又東南流。有輝河。西自葉縣城南來。東流注之。又東經舞陽縣東北境。汝水西北自襄城來會。又東南流至郾城縣南。曰大溵水。其上流即故汝水也。俗總稱為沙河。有濃河西自舞陽之北。東流來會。濃河亦曰澧河。首引舞陽。西界魯山。南界裕州北境之三里河水。三里河本南流入唐河者。於山中分其支津東流出山。經葉縣南境。舞陽北境。又東至郾城。南與沙河會。共行二百八十里。　按元人堨斷。故汝使東歸潁水。遏其南由舞陽以達西平之路。致汝寧府所名之汝水全非古之出天息山者。沙本入汝。又得濃河自西南來會而東。於是南北汝水。遂判然不相涉也。東經城東南。又東稍北。曲曲流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潁水自北來會。俗曰沙河口。水道提綱。

汝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北流入伊陽縣界。經縣南又東經汝州城南。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又東經郟縣南。又東南入許州襄城縣界。大清一統志。

汝水源出嵩縣西南境。南陽府北界山兩源。南源曰擂鼓山。東北流。北源曰老君山。東流。擂鼓山西南水。即南陽湍水之源也。老君山西。即杏花山。又西。即熊耳山。伊水之源也。數十里合而東北。經嵩縣南境之伏牛山北。即古天息山也。源至此已百餘里。又東北百餘里。經伊陽縣城南。又東北五十

里。折而東南流。經汝州城南。又東南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寶豐縣北境。郏縣南境。又東南經襄城縣城西南。又東南八十里。沙河西自葉縣來會。源至此曲折已六百里。又東南經舞陽東北境。郾城縣城南。會西來之澧河。又東北經上蔡縣北界。東至商水縣西北。會北來之潁水。自會沙水以上。皆仍古道。水道提綱。

潁水。源出登封縣北。中岳嵩山西南之少室山。南流經城西。有二水自西南來會。一出玉寨山。一出其南。折東南流山中。經密縣南境。又東南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經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經長葛縣西南。又南經許州城東北。又東南至臨潁縣東境。其南一支。東南流。曰石梁河。經襄城縣東北界。又東南經許州城西南。又東南經臨潁縣北境。東南流與分支復合。凡二百三十里也。又東南有渚河。自西南來會。渚河出汝州東北境山。在登封東南。禹州西北。水東南流山中。經州南。又東南經襄城縣北境。又東南經臨潁縣西南。又東南入潁水。又東流數十里。折而南流。於商水縣西北。會西來之汝水。俗曰渚河口。又東稍北至周家口。有滎陽東南諸水合爲一河。自北來會。水道提綱。

北汝水與潁水沙水合者。今入淮處。曰潁口。而經流概名沙河。水道提綱。

三水既會於商水縣北。折東南流至陳州府南界。分爲二派。一支南流。爲項城北。沈邱南之溵河。一支東南流。爲沈邱北之沙河。溵河自商水東南境南流。有支渠西達縣南境。與西北來之汾河合。其正流東南經沈邱縣西北境。汾河自西北來。東南流經項城縣城北。而東會焉。又東南經沈邱縣

城西南。又東南入江南界。經太和縣西境朝陽鎮沈邱集之南。又東南至潁州城北。其北支自北來會。沙河。東南流至沈邱北境。槐坊店南。折東北流。入江南太和縣西北境。折東南流。經界首鎮稅子鋪南。甎橋集北。舊縣集西。又東南經縣城東南鎮。至州北境之茨河埠。有茨河自北來會。又東南與濄河會於州城北。又東折而南至八里垛西。又東南經潁上縣城北。又東南至正陽關之東北。淮水自西南來會。曰潁口。沙濄分流三百里復合。實汝潁也。俗於潁州而下。概曰沙河。沙河濄河之名。彼此紛然。以時俗稱呼相沿已久也。水道提綱。今按濄。皇朝通志及各志均省作渦。

潁州。沙河在城東門外。東南流入淮。卽潁水也。按唐會要云。元和十一年。置淮潁水運揚子等諸縣。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溵河。三百里輸於郾城。得米五十萬石。考之臨潁志云。楮河在縣東南十五里。卽潁。潁水源出登封縣潁谷。流經本縣東南至溏水鎮。入沙河達於淮。郾城志云。溵江渡在縣西一里一百步。卽沙河也。是則沙河卽潁水明矣。江南通志。

滎陽水。出縣南境諸山。山脈自鞏縣汜水南界相連。而東有無數小水。北流合爲一。東北流經滎陽縣城東。又北流十餘里。折而東曰索河。卽古京索地。東經河陰南境。有京河西南自瓦確泉來會。又東經滎澤南。有須河南自山中數源合而來會。折東南流經鄭州北。有東京河。西南自山中東北流合一水來會。水勢始漸盛矣。自汜水以東。凡南岸諸山泉。並無北注大河者。隔於河隄。引流成渠。自滎陽有索河。北流東折。經河陰滎澤南境。會南來之京河須河。又東經鄭州北。會南來之東京河。又

東南會南來之磨河。即古溱洧諸水。今總名小賈魯河。又東南有欒河自南來會。又東南經中牟縣北。自此以下俗曰賈魯河。又東南至開封府西南境朱仙鎮之西。十餘里。折南流經通許縣西境。尉氏縣東境。又南流折而東南至扶溝縣北之李家潭西南有洧川縣雙泊河自西北來注之。雙泊河源出密縣南山。東南流經禹州北境。東至新鄭縣城南。稍東有黃水河。西北自山中東南流。經新鄭縣城東來會。折而南流。至長葛縣西北境。又東流經城北。又東流經鄢陵縣北境。又東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河。又東南八十里。折而西南數十里。又折而東經西華縣北而東。又南流九十里。至周家口西南。潁汝自西南來會。水道提綱。

按元賈魯所開。河在儀封縣黃陵岡南。故道湮沒。今所云賈魯河。即宋時之蔡河故道。府志云。沙河一名賈魯河。又名小黃河。受京須索鄭諸水。經朱仙鎮呂蒙潭至扶溝者是也。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即汳水也。自中牟縣西十里鋪。出賈魯河。經祥符陳留杞入歸德府睢州柘城。至江南亳州。下達於淮。乾隆六年命查勘河道。開濬兩岸。賜名惠濟。二十二年復挑濬深通。永資利賴。按河道舊在中牟縣十五里堡。二十六年因黃水漫溢。淤成平陸。二十七年西十里堡。改建滾水壩。二十九年因壩底高出水面。河身淤塞。不能分洩賈魯河之水。改建石閘。大清一統志。

惠濟河上承鹿邑賈魯灘。自安家溜入境。東流三十里入渦。即今之兩河口。乾隆二十三年奉文委桐城縣縣丞高偉疏濬。亳州志。

又東北有東肥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淝河自西北來會。水道提綱。

又東北。有芍陂沿河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經壽州北。有芍陂沿河水。自東南來注之。芍陂塘在壽州東南。周數十里。其西南支津。西南流合清河西北入淠水。其西北支津。西北流曰沿河。經州城東北。又西北經兩山入淮。 水道提綱。

肥水。在鳳臺縣北。北自盧州府合肥縣界。西北流入至肥口北入淮。俗曰東肥河。大清一統志。

夏肥水。在鳳臺縣西北。自潁州府潁上縣界。東南流。又東南入淮。亦曰西肥水。大清一統志。

淝河。爾雅。同出異歸曰肥。後加水旁爲淝。其在潁郡者二。一北淝河。在蒙城縣渦水之北。宿州龍山湖之水也。東流過懷遠縣入淮。一西淝河。漢書地理志所謂夏淝水也。自河南鹿邑之孟家橋。入亳州境。橋以上西北來者爲練溝河。直北來者爲清水河。上流同出於渦河。而統會於孟家橋。自橋以下始名淝。東南經太和之淝河口。又東南經亳州之龍德寺。阜陽之苗家集。潁上之金溝。紆回曲折。於潁郡之四邑。而後至鳳臺縣硤石口西入淮。淝水縈繞處。即爲村疃。居人皆植柳積柴養魚。方言謂之魚滬。即詩潛有多魚之潛也。水不能直流。輒致淤塞。雨潦輒泛溢爲患。乾隆十三年。發帑疏濬。並將通於淝河之宋塘河。通於宋塘河之茨河。及北淝河茨河。一並深通。即以土積兩岸。築隄禦水。沿河之水患始平。又有東淝河。不在潁州境。發源合肥縣之紫蓬山分水嶺。西北流二百里。繞壽州城北。西至八公山下入淮。潁州府志。

淮。東北流。至城西北。肥水合衆水。自東南來入之。謂之兩河口。即東肥河。 至壽唐關西。經烟籠山

下屈而西七里。至硤石口。屈而北。夏肥水合衆水自西北來入之。即西肥河。乃北出兩硤間。謂之硤石。過硤石一里。曰新河口。左合夏肥水支津。殺硤石之湍流也。鳳臺縣志。

又東北有廬州府北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水東南自廬州府北來注之。水二源。出六安州東南龍穴山。一出大尖山。皆東北流。經官亭鎮西。曲曲出山。經廬州府西北境。二百餘里而合。北流經伊家集東。又北至北鑪鎮南。有清洛澗水。東北自定遠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經兩山。又西北入淮。　水道提綱。

又東北經懷遠縣城南。有天河自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濠水。今謂之天河。出鳳陽縣歷山西之雙尖山。狭尖山謂之大澗。　按濠水之源。方志皆無確言之者。今特就目驗者悉之。大抵源之大者。惟大澗。其遠者則十里溝。溝水出歷山之北。西北流五里而合三澗。二澗水。水俱出歷山西。合流後又北流三里而合十里溝。又西北流八里。過胡家橋而水始大。自大澗以東。皆鳳陽境也。又西北會金家澗。其下流則皆在縣境矣。懷遠縣志。

天下名勝志。懷遠縣入淮之水。自渦而外。有天河洛河等。凡十二所。按此則天河之名。自明已然。懷遠縣志。

懷遠縣志。又有洱河在縣西六十里。亦自蒙城縣流入。至縣南歐村入淮。大清一統志。

洱河源出鳳臺縣西北境之王家集。曲折東行九十餘里。會黑濠河之水。至縣境之七步嘴。入湯魚湖。湖水東行十四里。至尹家溝。折而南行一里。注於淮。　按洱河入淮。在洛河之上。懷遠縣志。

洛水。洛水自廬州府合肥縣界北流入經定遠縣。西九十里與壽州接界。謂之接澗水。又北流至懷遠縣西南七十里入淮。又謂之洛澗。大清一統志。

洛水在懷遠縣南七十里自定遠之清洛澗。流經壽州至縣境入淮。亦曰洛澗。注淮處曰洛口。江南通志。

洛河。洛河源出定遠西境之莫邪山。西南行三十餘里。其流始大。折而北行二十餘里至北鑪橋鎮。又北流七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沙水。沙水在懷遠縣西南十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經荊山之麓南入淮。俗曰沙河。亦曰茨河。又名黃河。大清一統志。

茨河。茨河在蒙城縣南五十里。源自潁上諸湖。回繞邑境。東注於淮。江南通志。

欠河。欠河在城東南八十里。首受清游湖水。東南流經花溝集公雞寺至甎橋寺入蒙城縣界。東南流入淮。案水經注言沙水分為二水。其北流者至譙城側入渦矣。其東南流者有章水矣。於章水下。又云。一水東注。俗謂之欠水。其即此欠河歟。亳州志。

欠水。欠水亦曰茨河。經蒙城縣棗木橋入境。河之南為蒙城鳳臺境。 按欠水。見水經注。乃沙水正流。而古志書無及之者。蓋沙水分支歧出者多。遂致迷謬。懷遠縣志。

經懷遠縣南有渦河。亦名西肥河。自河南太康縣鹿邑縣。經江南亳州。分二支。一經太和縣潁上縣至壽州來會。一經柘城縣鹿邑縣過亳州蒙城縣懷遠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濄河自西北來注之此濄河與前淝河由一水而分流也濄河出河南太康縣東南東流數十里一支南流二十餘里又分二支俱東南流七十里經鹿邑縣南境又東南入江南界經亳州南境又分為二一東北至州東南之義門集西東會濄河北派俗曰十字河是也一東南流經太和縣北境又東南經潁州北境曰淝河又東南流經潁上縣北境至壽州西境入淮一支自太康東流經柘城縣南境分為二派南派東南經鹿邑北折東北流北派至柘城東南有舊黃河起睢州西北東南流合西來州南一渠又東南折而南經歸德府西南境南經柘城東境又南來會此濄河之上源也又東南與南一支復合而東經鹿邑東北境入江南界東南經亳州城北折東南流至儀門集南支有支津曰十字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曰濄河至雉河集北有雉河自北來會又東南經蒙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懷遠縣北又東南入淮　雉河上源曰澮河　水道提綱

渦水即蔡水分流自太康縣北東南流經淮寧東北入歸德府柘城縣界　渦水自陳州府太康縣流入經柘城縣南又東經鹿邑縣北又東入江南亳州界　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經亳州北又東經蒙城縣北又東入鳳陽府懷遠縣界三國魏黃初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渦水俗曰渦河在懷遠縣北一里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大清一統志

蒙城縣渦水自亳州東流入縣西境經狼山過禮城至縣城北二里又東出懷遠縣渦口至荊山口入淮　渦河爾雅曰濄為洵郭景純注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也本作濄省文為渦義取旋流也源於豫省通許縣南至太康鹿邑睢州之舊黃河繞柘城而來會焉東流入亳州境又東南遶蒙城過懷

遶入淮。許氏說文。以爲出狠湯渠。水經注。陰溝始亂。狠湯終別於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於扶溝縣。漢志爲狠湯。南曰狠湯。北曰浚儀。即汴河也。今汴河不通。渦河考。元大德間。黃河泛溢。自通許分流。一支由陳州合潁。一支分渦河。則通許而上。必有流可通。故引黃而南注也。至賈魯疏汴。自朱仙鎭至周家口。合於潁水。渦河與汴河遂各爲一支。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又經陳留入渦口。宏治二年。命侍郎白昂導河。由渦入淮。六年平江伯陳銳鑿孫家渡及賈魯河。至朱仙鎭經扶溝通許潁壽諸州邑。合渦入淮。正德四年。侍郎崔巖濬孫家渡。引水達渦。以殺水勢。八年侍郎趙璜疏亳州河渠。崇禎十五年河決入渦。終明之世。渦時爲黃所奪。國朝順治元年。黃河復故道。嗣後沿河隄防歲加修築。亳州蒙城之間。黃流始絕。而渦河遂爲安流。潁州府志。

渦河。上自河南省鹿邑縣入州境懷家溜。東流經城北北門。又東經釣魚臺。又東南經白龍王廟至雉河集草橋。出州境。入蒙城縣界。在境內一百四十五里。　按渦水之源。出於陰溝。陰溝源出於河之濟陰溝。又首受大河。則渦水本與河通。又自鹿邑賈家灘至州南河口。亦係黃流故道。亳州志。

渦河自蒙城縣之雙澗集。古渦陽城也。南行十七里。至宜村集。又東行四里而入縣境。懷遠縣志。

又東北。有北肥河自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有肥河自西北來注之。肥河自宿州西境兩渠會。東南流二百六十餘里。入淮。水道提綱。

北淝河在蒙城縣北三十里。東流入鳳陽府懷遠縣界。　北淝水源出宿州西南龍山湖。與潁州府蒙城縣接界處。東南流經懷遠縣北。十里入於淮。　按水經注。淝水本入渦。而今水自入淮。蓋其流

變矣。大清一統志。

北肥河自蒙城之烏家集南。古瑕城也。東南至小瓦埠集東。而入縣境。至沫河口入淮。懷遠縣志。

又東有龍子河自鳳陽府鳳陽縣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至長淮衞小蚌埠之南有龍子河自西南來注之。龍子河二源。出鳳陽西山中。合北流入淮。水道提綱。

又東經鳳陽府北。皇朝通志。

折東北至衞城北。折東南流。經鳳陽府城外北境。稍東有濠水自南來注之。水出府城東南山。北流經府城東北山。入淮。水道提綱。

東濠水在鳳陽縣東北二十里。匯縣界之西濠水南濠水入於淮。按東濠水凡三源。其出於陽亭北者。元和志府志皆云出濠塘上。其一與西濠同出鳳陽縣之莫邪山東流至昇高橋入東濠水。縣志亦謂之西濠水。其一出鳳陽縣之離山。東流與諸山之水會於射子口入東濠水。縣志亦謂之南濠水。又按舊志臨淮縣初爲東西二城。東濠水自縣西南入城。自縣東北出城入淮。所謂經小城而北者也。宋時連南夫作守。決濠水自城西徑入於淮。今水道復淤。改由新石橋入淮。大清一統志。

今按水至鳳陽府入淮者。壽州境則清河。鳳臺縣境則東淝河西淝河濕泥河黑濠河。懷遠縣境則窰河天河黑河洱河茨河渦河北淝河澥河。鳳陽縣境則龍子河西濠河東濠河石燕湖花園湖。下接五河縣境。泥與洱音同。濕泥河當卽洱河之訛。

又經五河縣南有澮河水自河南永城縣分支經宿州來會皇朝通志

經臨淮縣城北又東北流至小溪口西折而北經五河縣南境有南湖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縣城南澮河水自西北來注之澮河自河南永城縣西南境舊酇縣城西北之渾河集東南流經舊城西又東南至縣南境分為二派其南派西南流入江南界經亳州東南境為雉河至雉河集入渦河又東南經蒙城北又東南至懷遠東入淮其一北派東流入宿州西北境東南流經南平集北宿州南境又東南經固鎮驛南又東南有澥河自西來會澥河自宿州南境東南為長湖又曲曲東南流歧為二派又東流復合東北流入澮河澮河又東南流至五河縣城西南入淮 水道提綱

漢書地理志沛郡洨侯國垓下高祖破項羽應劭曰洨水所出南入淮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洨有垓下聚蓋即西漢洨夷侯周舍之所封見漢書王子侯表東漢許慎為洨長之所治也見後漢書儒林傳江南通志載洨水在靈璧縣東南入於淮循名考實靈璧南鄉無所謂洨水者今案水經注究其源委乃知古之洨即今之澮也酈注言洨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洨水又東南入於淮通志云蘄縣在宿州南四十里秦置陳勝起兵於蘄大澤鄉即此又云穀陽故城在靈璧西南七十五里漢置縣又云連城舊縣在靈璧縣南魏收志穀陽郡首領連城縣齊周時廢據此諸說今宿州南蘄縣集即古之蘄縣也靈璧固鎮南土城即古之穀陽城也魏收地形志穀陽郡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穀與固北音相近固鎮當是穀鎮之誤而靈璧舊志以固鎮即固陵考史記高帝紀晉灼及師古注皆以固陵為固始漢地志

屬淮陽國。今屬河南光州。固鎮東南連城集。即古之連城縣也。澮河從蘄縣集東南流七十里。至固鎮土城北。又三十里至連城集北。又十五里至濠岡。濠岡當是洨岡。其地高阜。正臨澮河南岸。地名與水道如合符節。則澮之爲洨也無疑矣。獨其所謂洨縣故城者。未知所在。通志載。洨縣故城。在靈璧縣南五十里。又引魏收志云。穀陽郡連城縣有濠城。即漢洨縣地。遂以今之濠城集爲漢洨縣故城。誤矣。酈注言洨水東南流。至洨縣故城北。則洨城在洨水之南可知。今濠城集在澮河北四十餘里。與酈注既不相應。且以洨城與垓下并而爲一。亦與漢志洨有垓下聚一句文意不相似也。今之濠城集。即古之垓下聚。是無疑也。漢志言洨有垓下聚。水經注亦言縣有垓下聚。玩有字之意。則垓下與洨城自是兩地。不得并而爲一也。且今濠城集四面並無土城。惟東北有土臺高丈許。周圍不過一里。其非洨縣故城。益可知已。竊疑今連城集北有兩土城相比。正在澮河南岸。其東南濠岡。亦北臨澮河。連城則有城可據。濠岡則因洨得名。所謂洨縣故城。二者或居其一。大抵淮北州縣。每當割據之世。城郭邱墟。人烟斷絕。兵燹而後。文獻無徵。以譌傳譌。相沿失實。即如洨在淮北。濠在淮南。濠水有二源。並在今鳳陽縣南山中。東源在濠塘山。西源出莫邪山。至昇高橋合流。東至臨淮縣城西。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即莊子觀魚處。北流入淮。雖相隔祇此一淮。而水之源流判然各別。何乃南北相混。以洨爲濠。穢史已然。無怪後世矣。魏收地形志。連城縣有濠城濊水。濠即洨也。濊即澮也。收北人。此地在南北邊界。考之弗詳耳。又按張文端河防志云。澮河源出河南永城縣馬腸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固鎮橋。至五河縣南入淮。此據鳳陽府志也。所謂馬腸河者。蓋即蘄水上流。洨首受蘄。

蘄首受睢。永城睢河久淤。故蘄無所受。然志載宿州以下。澮河之源流。與水經注渙水無異。安得謂其有兩水乎哉。夫渙之譌爲濠也。聲之似也。猶濡水之譌爲灤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郲水之譌爲沔也。渙之變爲澮也。義之通也。交與會一義。康熙字典。澮又音滑。兩水合也。猶黑水之變爲瀘。禹貢錐指云。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漢中山盧奴縣有黑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引葭水之變爲長蘆也。水經注。衡水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又云衡水自堰分爲二。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按長字之義與引相通。蘆卽葭耳。雅俗異音。古今異趣也。

澮河自固鎮以下。寬二三十丈。深二三丈不等。境內河道之最通暢者。上至蘄縣。寬深減半。再上至永城境。淺窄不能過舟矣。明萬曆間河決單縣之黃堌口。歷久不塞。復決其上流蕭家口。全河奔潰南下。繇澮河趨固鎮入淮。今澮河兩岸高灘中。有沙洲數處。皆黃水經過所致。父老猶有知其故者。每歲夏秋水發。淮漲於下。則澮漲於上。固鎮橋面水深三四尺。河灣窪地被淹。下流順河集一帶。漸進五河口。淮水倒灌。受害尤甚。然無法可治。惟俟其消退而已。靈璧縣志。

澮河在縣治南門外。源出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馬長河。東流經宿州過靈璧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於淮。舊在縣治南一里。兩岸陡峻。嘉靖二十二年。水漲沙淤。徙於北滸。五河縣志。

鳳陽府志。澥河源出宿州之仁義鄉。東流經靈璧縣入淮。通志同。今境內澥河。西自宿州界之喬家

莊.東至周家渡.又東至新馬橋.東入於澮.不見其入淮也.考張文端河防志.凡淮河南北之水之入淮者.雖小必錄.亦並無澥水入淮之文.蓋府志誤也.河身久淤.夏秋雨集.水面寬二三里.至新馬橋匯爲巨浸.風濤相激.舟渡甚險.蓋澥水入澮.澮漲則澥不能消.若冬春之間.固可褰裳而涉耳.靈璧縣志.

宋咸淳置五河縣.以沱澮漴潼四水合派於淮.故名.五河縣志.

又東有沱河.自羊城湖來會.皇朝通志.

於城東南有沱河.自北經城東來會.沱河自虹縣北境.羊城湖南流曲曲.東南分爲二派.夾縣城東西至南復合.又南至五河縣北境.東南爲沱河.又至東南.於城東入淮.　水道提綱.

沱河.自鳳陽府靈璧縣.流入至五河縣西北.合澮水入淮.大清一統志.

沱河在靈璧縣.流至五河縣西北.合澮水東入於淮.江南通志.

沱河在縣治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縣西北.合澮水東入於淮.五河縣志.

分二支.一東北爲潼河.一東流復合.皇朝通志.

淮水東北分爲二派.一東北爲天井湖.南北五十餘里.其東南爲二支.渠曰潼河.一東流至朱家莊北.與二渠復合.水道提綱.

潼水在州西.俗曰南潼河.縣志.南潼河源出羊城湖.環縣西門東南流.經五河縣入淮.有響水潭.潼汴合流於此.大清一統志.

潼河在五河縣治東三十里源自虹縣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鎖嶺入淮江南通志

潼河在縣治東三十里源出虹鄉羊城湖通沱河經天井湖南至鐵鎖嶺入淮北至虹鄉石礶子亦入淮五河縣志

天井湖在五河縣東北二十里與州治界江南通志

天井湖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源出舊虹羊城湖經界溝集石礶子南匯於湖西即天井岡岡傍武家莊前有井南爲淺湖北爲深湖二水相連均爲天井湖西與沱河通東爲鐵鎖嶺屬泗州地東西長十三里南北約九里湖水向從東南鐵鎖嶺巉石山麓由峯山湖東入淮今湖口淤塞南溝珩嶺衝開一口水直至浮山脚下入淮五河縣志

漴河在縣治南三里是南湖東流入淮處昔年低凹南大墻即坐其上黄水淤後地轉高平湖水出入俱行黄家溝而漴河無跡矣五河縣志　今案漴河及南湖二水均於嘉慶年間淤塞

有池河自定遠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爲女山湖至雙溝鎮西折而南流有一水西南自上店鎮來注之又南六十餘里有池河西南自定遠來注之池河源出定遠縣西北喜羊山南流折東南經縣城西南又東流百數十里至池河驛北折東北流經三界鎮北又東北有關澗自東南來注之折西北流百餘里入淮　水道提綱

池水在定遠縣東南六十里自廬州府巢縣流入東北入泗州界大清一統志

池河在州東北西自鳳陽府定遠縣流入大清一統志

池河在盱眙縣西自定遠縣界流入北注於淮江南通志

又東經盱眙縣北泗州南皇朝通志

淮水又折東流五十里南岸迤東尙有小山經盱眙縣城北泗州城南淮水自五河縣以下廣闊同黃河至盱眙縣北更闊十餘里為洪澤湖首泗州宛在水中四面皆水盱眙與南北相望但隔一渠其西南及縣東南尙有小山耳水道提綱

淮水自鳳陽府鳳陽縣流入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州南與盱眙縣分界又東北入淮安府清河縣界大清一統志

東北匯為洪澤湖皇朝通志

自泗州東北為洪澤湖有老子山在湖口當泗州之東近南岸水道提綱

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九十里洪澤鎭西長八十里淮河匯入其中毗連清河桃源與泗州盱眙境相接湖之東岸即高家堰為兩河之關鍵宋史神宗紀熙寧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又馬仲甫為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漕運考洪澤湖在山陽西南九十里自東北而西南迤邐滂湃於山清桃泗天長高寳之間此湖往代三之二皆民田自黃河潰決全淮壅注不得暢流入海漫衍四及遂為淮鳳間一巨浸其中猶有洪澤村寥寥民居數十浮沈於洪濤之中而已其廣袤約數百里西北隄曰歸仁所以障黃河睢河及靈芝諸湖水之北入東南堰曰高堰以障淮流之東出務使之全注清口以匯黃入海也大清一統志

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爲一。上承鳳泗諸水。達淸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乾隆四年。奏准洪澤湖發源桐柏淮泗及七十二谿等處。間歲冬春。河臣會委大員。將河形水勢通塞衰旺。以及分支合流。可引可截各情事。詳細勘明。豫爲酌定。大淸一統志。

洪澤湖在府西界山陽淸河桃源盱眙四縣。本名洪澤鎭。當淮水下流。左右有數十湖。匯而爲一。土人統名曰洪澤湖。泗州城陷於其中。其東南爲淮揚兩郡。高堰之設。所以障此水也。江南通志。

洪澤湖治西南九十里。山陽淸河泗州盱眙四界相連。本古淮浦縣地。淮水經其旁。當未成湖時。爲洪澤鎭。自淮陰達濠泗之官路也。有洪澤館。士大夫停驂之驛舍也。有洪澤村洪澤橋。市廛商旅所輻輳也。東北通富陵湖。卽古富陵縣。後漢書稱。於明帝時。淪爲麻湖。南通白水塘。有三堰以障水護田。堰不治則洪澤沿淮受害。宋魏勝守淮。運糧至此出閘。元初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塘水以灌民田。明初因之。自白水塘不修。水無所制。匯成洪澤湖。民田盡付汪洋。又自元迄明。黃河往往潰決入淮。久之遂成巨浸。於是會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總爲一湖。幾與雲夢震澤相埒。西風一吼。波擣長隄。故高家堰迺南最爲險工。漕糧運道所關。淮揚民命所係。而田之沈廢。又無論也。康熙初年間湖水壞堰東趨。潰淸水潭。淹沒七州縣。後雖高堰加築。建減水壩以殺其漲。使正流仍出淸口。然黃壓決入湖。並受黃河減壩之水。湖身墊高丈餘。又豫省祥符七邑之水。導引入湖。湖非昔日之湖。而水日增。況黃淮有時並漲。淸口宣洩不及。則高堰危。自淸水潭決後。繼此而潰者。古溝凡四。茆家圩一。夏家橋一。唐埂壩一。善乎張檢討之言曰。黃淮強弱不定。終難保其無事。必俟河淮分流。淸口永無

倒灌。方能復當年之舊也。山陽縣志。

康熙十二年。泗州知州李德燿修城及隄。其後淮湖泛漲。隄不能支。城遂淪陷。寄治於盱眙山。江南通志。　今案據河渠紀聞。淮水西壅。壞泗州城。在康熙十九年。迨乾隆四十二年。巡撫閔鶚元奏裁鳳陽府虹縣。以泗州移治之。初改名泗虹州。旋復舊名。

湖之西北有濉河。自碭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來注之。皇朝通志。　今案一統志。水道提綱。河南通志。江南通志等書。濉河俱省作睢。惟此加水旁。今皆仍原書之舊。

其西北有睢河。自碭山、蕭縣、宿州、靈璧、睢寧。東南流注之。湖自泗州之北迤東折而北。有管公店前水東流注之。又折而西北。至鮑家集東。又西北乃折而東。而東南為睢河口。睢河自碭山縣南境東南流入河南永城縣界。東南經蕭縣西境。曰龍灊河。又東南有齊村河。自東北來會。齊村河出徐州府西北。蕭縣北境。黃河南岸。大山。兩源南流。合西南流至蕭縣東南山下為小湖。又西南流東匯二泉水。又西流合南一小水。又西入睢河。蕭縣之西南境也。睢河又南流至餘溪口。有小水自西山來注之。又東南經宿州北境。有一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經靈璧縣北境。又東南經虹縣北境。睢寧縣南境。青陽驛南。又東南百里入洪澤湖。自睢口而東南五十餘里。南與老子山相對。湖南北徑五十里。自此而東北南北益廣。遂至徑百六十餘里矣。　水道提綱。

睢水故汴水東流也。自陳留東至杞縣北。又東入歸德府睢州界。寰宇記。睢水在陳留縣東南五里。其後開通濟渠。而此渠廢。乾隆二十二年修濬河南河道。大加挑濬。遄流無阻。大清一統志。

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又名隄河。睢水在睢州北一十一里。州之得名以此。按睢水在梁郡。受汴入泗。漢軍爲楚所擠。睢水爲之不流。此卽其上流也。夏邑縣南二十里有睢水。經永城縣。合沙白水達於宿州。河南通志。

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自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之符離。會泗入淮。其上流之支爲瞿溝。亦曰曲溝。今案黃河自宋元以後。奪泗達淮。皆爲河。茲猶言會泗入淮。乃沿舊志之誤。睢水在府南六十里。自蕭縣流入境。又東接宿州界。江南通志。

禹貢曰灉沮會同。南河志曰。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北流。又東經杞縣北。又東經寧陵縣南。又東經商邱縣城南。又東經蕭縣南。又東經宿州北。又東經靈璧縣東南流入於泗。按泗爲黃河所奪。睢水舊由宿遷縣小河口入黃。今淤塞。由孟山等湖出歸仁隄。達洪澤湖。河防志。

睢河俗稱小河。亦稱行河。屬靈璧境內者。上自霸王城西宿州界。下至板橋睢寧縣界。約長七十餘里。中間陵子里以上。至宿州徐溪口。河形尚在。徐溪口以上。久已淤成平陸。陵子里以下。至宿遷歸仁隄。一片湖泊。不見涯涘。蓋久矣。今之睢水。非復古之睢水矣。古之睢水。來源甚少。而下流甚暢。今之睢水。來源愈多。而下流愈澀。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徐豫間。岡原陂澤之水。分流於汴泗。汴水引河。其初未有隄也。睢特汴之支流耳。自漢修汴渠。隋開通濟。於是隄以防之。宋以後黃水入泗。衝突爲患。又隄以防之。向者汴泗所受之水。悉爲橫絕。瀦蓄無所。畢湊於睢。而睢乃大矣。明白昂濬歸德飲馬池而下。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而下。引黃入睢。是時所濬。猶是睢河故道。本朝靳文襄公治河於

南岸建閘壩九座。減洩黃水。匯於靈璧五湖。流清而停濁。是時徐溪口以上。久經淤塞。靳公於閘壩下。各開引河入睢、上游置不講矣。則睢又分黃之委。而睢更大矣。古者睢河至靈璧。由孟山後東趨小河口才百里耳。而宿遷境內。尚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俱係宣洩埠子。諸湖入泗之路。小河一口不足以洩睢之漲。則賴此以分之。故其流暢。雖大不爲害。明萬歷間河決單縣之黃堌口。數年不塞。總河楊一魁言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可見當時睢河諸水入泗之路。不專恃小河口也。康熙中張文端公治河。尙議開胡家溝。引睢水入黃。因其地亢。故改至老隄頭。詳見河防志。明季河決睢寧孟山以東。睢河之故道悉淤。楊疃陵子等里。瀦而爲湖。今楊疃陵子諸湖。皆明時有糧之地。睢河淤斷。瀦而爲湖。國初賠糧。民不堪命。鄒平馬驌宰是邑。始以水沈拋荒。詳請豁免。於是睢水漫溢於靈虹睢宿之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黃也。迨至歸仁決而睢水南。睢水南而黃水入宿境。河溝悉爲淤墊。睢水不得不常假道於歸仁。以趨洪澤矣。夫導水之法。取道宜直不宜紆。宜近不宜遠。孟山之至歸仁也。百里而遙。歸仁之至洪澤也。又百里而遙。其道里已倍於小河口。且睢出小河口。則以泗爲壑也。至洪澤則不得以淮爲壑也。何也。夏秋暴漲之時。淮既挾汝潁肥渦濠池諸大川。以匯於洪澤。而東則障於高堰。北則東於清口。方且震盪衝激於其中。而不得遑。而睢適當其怒。勢不能與淮。抗衡而出。故睢之以淮爲壑者。在清口之外。而不在清口之內。則其去孟山也四百里而遙。且朱家海決口。而宿虹諸湖飽矣。烏鴉嶺之砂礓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矣。夫睢合豫徐岡原陂澤及黃河之水。行千里入淮。而一阻於歸

仁。再阻於淸口。靈壁安得不病。或曰睢之害宿州以下並受之。奚獨靈壁。然靈較他州縣尤罹。故治河者。以爲水櫃。宿居上游。睢河之寬深過於靈壁。愈下愈窄。愈窄愈淺。宿州又隄其兩岸。東西百餘里。東水歸靈。至靈而散漫四出。匯爲巨浸。其又甚則南至汴埂。北至河隄。洞庭波濤之險。起於平陸。此宿虹諸邑所未有也。故特詳其原委如左。

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下云。睢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取慮入泗。浚儀縣。今開封府祥符縣。取慮音秋盧。今徐州府宿遷縣。

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狼湯渠。東流至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陳留縣西即祥符也。下相故城在宿遷縣。

今一統志。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睢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

河南通志。開封府下云。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又歸德府下云。睢水在夏邑縣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沙水即蔡河也。源出狼湯渠。睢河上源亦名白河。此二河今湮。

鄭元慶小谷口薈蕞云。歸德府商邱縣南。有古睢水。自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界。今湮。其曰穀水者。卽睢水也。江南通志云。睢水東出者。曰穀水。南出者曰蘄水。

鳳陽府志。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縣白河。經州境東流至清河縣。會泗入淮。明嘉靖間。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其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則睢河兼白河之名。由來久矣。按府志修於康熙二十三年。曰源出夏邑。紀其近也。彼時小河口已塞。睢水遂歸仁集入淮。故曰至淸河縣。但不應仍言會泗耳。

睢寧縣志。睢水自宿州靈壁東流而下。入睢寧界。歷孟

山、潼郡。二里名。並屬靈璧。睢志誤也。至子仙鎮。經堌頭過廟灣。繞縣治後。再東抵高作、耿車。兩地名。而盡於小河口入黃河。自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淤爲平陸。故道遂湮。今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找溝而東南入祠堂湖口。俗之所謂小河者。卽昔睢水也。　鮑斐英治河說曰。睢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宿、靈、虹無源之水。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順治時河決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公開民便閘。導之入淮。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塥。遂爲高寶興泰七邑之災。張文端公建安仁、利仁諸閘。東水入黃。去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今莫若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睢爲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靈璧縣志。

睢水在宿遷縣南十里。俗名小河。自睢寧縣流入境。至此合於黃河。謂之小河口。明萬歷初河臣潘季馴於縣南築歸仁隄。以東睢水湖水。並由小河口入黃河。以護高堰。縣志。其水易淺狹。故名小河。順治十六年。黃決沙淤。遂爲平陸。徐州府志。

睢水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南有徐溪口。睢水由永城縣流經此。又東南入蕭縣界。明嘉靖中自徐溪至永城。俱成平陸。碭山縣志。　今案睢河分爲南北二股。相沿卽以南北二股名。不復稱河之本名。更有以天然閘下洩水河。亦名北股河者。不知閘河下水。昔南流自徐溪口入睢。乾隆八年後因形勢不便。將尾閭改由大山頭折而東南。至高皇山。出彭家溝入睢。迨睢河由徐溪口下分爲二股。閘下河亦由大山頭下入北股河。由閘下洩水入北股睢河。非天然閘河上游。均可稱北股河也。又毛

城鋪下洩水河。本名洪河。自壩下達徐溪口入睢。洪自洪。睢自睢。後並稱爲洪睢河。漸致混淆。今更以洪河爲洪睢河。皆誤也。嘉慶七年後毛城鋪停止啓放。二十年改於十八里屯建滚水壩。減黃漲水。入天然閘河。達於睢河。所謂洪河者。又淤成平陸矣。

其西北爲桃源縣境南岸迤東北爲高家堰。皇朝通志。

自睢口東南折而西北六七十里。又折而東。其嘴正直睢寧東南。東徑高家堰百七十里。而東北經桃源縣南境有小水四自北來注之。自桃源南至南岸。徑百三十里。南自老子山南岸迤東北百五十餘里爲高家堰。水道提綱。

高家堰城西南四十里。漢廣陵太守陳登築。是時廣陵太守治射陽。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地之宜。盡灌溉之利。堰宜是時所築。宋史李孟傳。傳孟傳爲楚州司戶參軍。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陳公塘即高家堰也。自韓信城五里。至靑墩二十里。至武家墩。又南至管家莊堰。西爲阜陵泥墩諸湖。湖西爲淮。本不相通。當日築堰以利灌溉。非以捍水患也。自河與淮合。河淮並高。於是淮水東浸諸湖。幷而爲一。洪水直抵堰下。衝蕩激射。堰始危險。加高增厚。屹若長城。明世堰圮七邑罹災。隆慶六年。漕撫王宗沐知府陳文燭始議修築。郡人丁侍郎士美爲文記之。國朝康熙初又決二十二年。靳輔大加修治。歷數十年不壞。雍正八年。發帑金百萬。重修高廣堅固。防守倍嚴。山陽縣志。

今案高堰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自武家墩至唐埂。共七千二百餘丈。雍正七年。發帑金一百萬兩。令總河孔毓珣協理河務尹繼善。加修石工。一律高堅。

爲久遠計。始於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總河嵇曾筠題報堰盱石工告成。乾隆十六年總河高斌請將堰盱土隄一律幫寬十丈。二十二年後至嘉慶十四年。又歷次改建甎石工。臨湖並無土隄矣。

康熙四十二年。命於山盱汛建南北中滾水石壩三座。其天然北壩一座。仍前設立。至乾隆十六年復命增二壩。以前三壩爲仁義禮。新增二壩爲智信。定爲五壩。并欽定開放機宜。必俟湖水十分漲盛。始於仁義禮三壩酌開一壩。以次相度情形酌開。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則開智壩。水勢不減。乃次及於信。其天然壩立石永禁開放。揚州府新志。　今按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跌成深塘。不能修復。兩江總督百齡。總河黎世序。因奏請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創挑仁義禮三河。改築滾壩。一如舊制。將舊壩三處補築土石隄工。其洩下之水。仍由舊壩引河匯入高寶湖。

乾隆七年六七月大雨。河淮漲溢。淮決高堰之古溝。千里渺然巨浸。郡屬田禾沈沒。人畜漂溺無算。淮安府志。　今案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因風暴掣卸堰盱石工。總河蘭第錫奏聞。旋命尙書慶桂。侍郎韓鑅履勘估修。應加應拆各工。並因禹王廟及俟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請於隄後圈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於六十年三月告竣。今俟二門越隄一道。在高堰廳十堡長隄後。

北界爲清河縣境。爲全湖之委。皇朝通志。

其北岸即清河縣南之御壩。始爲全湖之委。水道提綱。

北流至清口。黃河自西來會。皇朝通志。

北流至清口黃河西自清河縣城南。來會。水道提綱。　今案清河縣。今改治河南。則來會處。在縣治

西北。凡舊籍稱清河城南者。皆視此。

淮河在清河縣南。自泗州流入。匯為洪澤湖。至縣西南清口。黃河自西北來會之。又折東北。經山陽安東阜寧三縣境。入於海。其下流今通謂之黃河。樂史太平寰宇記。淮水在淮陰縣西二百步。又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計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也。清河縣志。淮水自盱眙縣龜山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環匯於東岸。又東北至縣東南五里。為運河口。折而北五里。合大河。為黃淮交會之衝。河自北而來。河身比淮為高。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故易以嚙運。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禦黃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南河之樞機。實皆自淮操之。大清一統志。與河合。東北流。東分支渠。南為運道。水道提綱。 今案。明平江伯陳瑄鑿清江浦河。通淮達黃。以通漕運。其運口在三里溝。百餘年後。為黃所淤。乃別開三里新河。移運口。萬歷六年。潘季馴為總河。遷運口於甘羅城南。然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餘丈。阻塞時告。康熙十年以天妃閘塞。乃於清河縣東腰鋪界內。支河之達張福口者。疏浚通舟。十九年總河靳輔。又移於爛泥淺之上。乾隆二年。總河高斌又移於舊口南與三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今天賜引河。及爛泥淺引河。均久已淤閉。惟存引河五道。曰張福口引河。張家莊引河。天然引河。裴家場引河。太平引河。而全河關鍵。尤在東清禦黃二壩。創於康熙戊寅。距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重建於雍正癸卯。至乾隆丙申己亥乙巳屢次移

建。初皆為東西二壩。乙巳之後。始定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為東清壩。而移東西壩於福神庵前。為禦黃壩。迨嘉慶年間。先後增築新禦黃壩。禦黃二壩。又建重壩。以資擎束。皆詳見於後。

東北並流入於海。皇朝通志。

東北經清江浦淮安府山陽縣。阜寧縣北境。安東縣南境。又東北經北沙鎮北。又東北至雲梯關。入於海。水道提綱。

淮肇源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挾豫皖上游山水。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壽州與肥水合。歷懷遠臨淮與渦水合。至五河與潼、漴、沱、澮合。始由浮山礁石之間。入泗州境。過盱眙下至龜山北。匯歸洪澤湖。與睢汴二水合。又經古淮陰縣。西出清口。歷山陽、安東、雲梯關歸海。淮固自有淮之道。未嘗與河合流也。邱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則自西而東而南矣。據此則舊志所稱自朱仙鎮而東南經留城趨徐邳。挾洸沂直下。乃元明以來。河入海之道。故淮運兩河。從清口來與河會。而河遂與淮同趨。斷自有明始。河防志云。漢元光河溢入淮。宋太平興國八年。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河凡四入淮。然旋復故道。淮自淮而黃自黃也。元泰定初。河始離故道。南與淮合。然亦時有通阻。自賈魯力捍入淮。而河不復北。明洪武四年。河決原武。南由項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北衝張秋入海。南至懷遠東北入淮。又泗州舊志云。國朝康熙五年。河決歸仁隄。水勢衝突。直逼泗境。與高堰平。此河決入淮之本末也。而其淤清口。則自明隆慶始。考隆慶六年。河水漲。挾沙闌入清口。逼淮水不得直下。沙隨

波停。清口淤塞。所謂門限沙者是也。後運口亦淤。梗運道者數年。萬歷二十三年。河大溢。清口久淤。淮倒灌泗城。至國朝康熙十九年。城竟淪陷。三十八年五月淫雨。黃淮交漲。潰高堰。灌清口。淮水東注。高寶運河隄岸多壞。此黃奪淮趨。病淮即以病運之端委也。淮雖挾七十二山河之水。到海不及二千里。其源短。河來自萬里。控引百川。其源長。長則強。短則弱。其勢常虞不敵。明之治河也。疏濬塞築用之。始未嘗不善。而後陵夷也。故清口通塞不常。及隆萬之際大壞。總河潘季馴謂河未易以人力導。惟以水治水。則導河即所以濬海也。治淮即所以導河也。故築高堰諸決口。而淮遂出。久之復壞。楊一魁主分黃導淮之說。而淮亦出。久之愈壞。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二年。大司馬遂寧張公秉承廟算。總理河務。築高堰。閉六壩。闢清口。開七引河。凡所爲揚清抑濁者。視季馴加密。而淮遂大出。此蓄淮所以刷黃濟運之由來也。五河縣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二

淮水章牘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於黃水。黃水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著趙世顯勘明妥辦。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導流仍由北岸暢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　按是時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河。疏濬深通。清水東注。陶莊引河水仍北流。惟黃水過盛。則溢出之水洄旋於清口而有倒灌之處。卞家汪以下。創建挑壩。內蓄清水。外禦黃流。使回溜遇壩而散。其勢不能上出。而清水得壩之力。暢注禦黃東下。陶莊引河不濬自通。此皆聖主親臨閱視。區畫精詳。至今守法。永賴平成也。河渠紀聞。　今按卞汪下挑壩。蓄清禦黃。即兜水壩之權輿。而兜水壩又東清壩之始基也。

康熙六十年。加修自山清交界武家墩西隄。至土地廟大隄頭攔河壩臨湖一面隄工。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江南通志。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始建清口東水壩於風神廟前。東西各一。東壩長二十六丈。西壩長二十四丈。以禦黃蓄清。　按洪湖水出清口。會黃注海。分流入運。全河關鍵在東西兩壩。黃河乘高過淮。淮不能禦而內灌。即以病運。黃水必使其有抵。始可抑黃以助淮。淮水必使其有餘。始可制黃而利運。權衡制宜。西壩

宜愼守以抵禦黃流。東壩但視水勢消長。以時修拆。爲蓄淸禦黃之道。然其時淸黃交會。猶在惠濟祠後也。迨挑陶莊引河。黃流下注周莊。乾隆丙申移建東西壩於平成臺。又以河面寬闊。水勢行緩。至己亥年復移下二百九十餘丈。添築兜水壩於風神廟前。以爲重門。復以黃流下注。相距尚遠。濁水直灌入運。至乾隆乙巳年。將東西壩復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加鑲兜水壩。以爲東淸。如黃水過大收窄禦黃壩口門。不使漾入淸水。過大東淸禦黃一體展拓。俾資暢洩。接長東壩以攩回溜。收短西壩使淸水直出抵黃。操縱由人。應手得力。定議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宣有制。遵行二十餘年。黃淮各得所宜。安流無害矣。河渠紀聞。　今按東淸禦黃兩壩。創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謂之東西兩壩。雍正元年癸卯重建。是時亦祇謂東水壩。而無所爲東淸禦黃也。乾隆乙巳之役。始以運口外之兜水壩爲東淸壩。移東西兩壩於福神菴前。爲禦黃壩。

雍正三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據楊文乾轉傳聖諭。飭開賈魯河一事。伏查此河前據楊文乾在布政司任時。卽與臣商議。欲行開挖。臣思此河如果工竣。可以永遠通行。敢不亟爲奏請。隨查閱舊案。自鄭州滎陽縣起至陳州沈邱縣止。共計十一州縣。紆回不下千里。於康熙四十五年。曾經開挖。雖題銷議捐俸工銀二萬九千餘兩。然至四十七年七月內工完。合計派之里下及通省各屬公捐實動用銀二十餘萬兩。迨後駕船試探。其中或淺或深。不能暢行無阻。蓋豫省土性鬆散。略被風雨吹刷。兩岸所挑沙土。仍歸河道。旋濬旋淤。是亦地土使然。故不待河水衝決。而數年內深者尚有河形。淺者已爲陸地。我皇上至誠感格。河靈助順。斷無漫溢之事。然臣所慮者。新開河道。兩岸流沙。勢必漸次淤墊。而各處交通支河。一

遇山水漲發。盡歸合流。又不免水去沙停。不時挑挖。而每年錢糧糜費。且查鄭州屬之楊對橋地勢高下不等。難循故道開挖。必須另開四十餘里。方免阻隔。若向民間買地開河。已得數萬金。再加備料雇夫。建閘築壩一切動用等項。費甚浩繁。況查康熙四十五年。費銀二十餘萬。均係派之里甲。今蒙皇上愛養黎元。諸弊盡革。若俱照民間價值。雇募採買。所費更恐不貲。此臣所以再三熟計。而不敢遽爲人告者也。今旣蒙聖諭。容臣再行確查。可否開挖。另摺奏聞。硃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總河齊蘇勒奏。洪澤一湖。乃全淮水櫃。藉以濟運敵黃。爲河防第一要區。查攔湖石岸土隄。綿長一百餘里。昔年恐湖水泛漲。隄工不能容納。是以設有滾水石壩三座。口門各寬五六十丈不等。以備宣洩暴漲之水。又查此滾水石壩以南。舊有天然土壩二道。各寬六十餘丈。亦係洩水之口。原因此地土脈甚堅。雖遇大溜奔騰。不能衝其硬底。傷其土岸。故以天然得名。此係全湖關鍵。必俟異漲時。石壩宣洩不及。不得已而始行開放者也。乃今歲夏秋。淮黃大漲。周橋一帶。攔湖石隄。出水止剩一層。工程危險。無如石壩門檻太高。不能過水。及至周橋一帶。水勢幾乎隄頂。而石壩滾出之水。不過五寸。各工告急。臣念勢迫事緊。隨飭道廳各官。將天然土壩二道。盡行挖開。以資分洩。詎意此壩雖開。而異漲仍未甚減。不得已又將天然二壩兩邊土岸挖寬一百六十餘丈。以洩其盈滿。當時湖水平岸。儻稍有風浪。則全湖幾至不保。幸經月之久。西風從未一作。湖水漸次消減。工程得以平穩。伏查滾水石壩三座。乃宣洩之要工。當此湖水大漲。不能分洩尺許。幾至誤事者。皆因創建之時。未審地勢情形。水面高下。安砌門檻太高。故臣近見皇上頒發儀器。測度地勢。於河工高下之宜。甚有準則。曾將此滾水石壩原立門檻太高不能

隨勢洩水緣由。請諸臣代奏。仰懇聖主。勅令諸臣於明春查閱海口膠河之便。就近繞至湖隄。將此石壩口門。動用儀器測度地勢。俾臣得以合高下之宜。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準。水大聽其自洩。水小聽其自蓄。運道民生。萬年永賴矣。硃批諭旨。

是年總河齊蘇勒議稱。洪澤湖滾壩三座。安砌門檻太高。每遇湖水大漲。不能暢出分洩。將三壩門檻各落低二尺五寸。以爲宣洩之道。　按是時李衛言。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恐高堰難保。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沙塞。水發盈溢兩岸。水涸僅存河身。其言切中事理。朱家海貼近洪湖。堵築遲以二年。下流睢虹桃源州縣。多有淤地。七道引河漫淤過半。湖水不能暢出。高堰自必著重。落低三壩之檻。以洩湖水。爲一時救急之計。而忘水之愈落。而淮愈不得出也。此所謂救湯揚沸。而不計釜底之薪也。固堰盱臨湖石隄。亟疏引河以通其流。清水奔流暢出。淤沙自去。不追原受病之由。力救其弊。而輕於一洩。塞數百萬正供轉漕之道。豈計之得哉。河渠紀聞。

雍正四年八月。上諭。高家堰加修隄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江南通志。

雍正五年。修理高堰大隄。頂上前面柴工。并加高背後土隄。一律取平。上年十月題估。是年八月工竣。江南通志。

八月。河南總督田文鏡奏。豫省所屬之賈魯河一道。臣於雍正三年覆奏。欽奉皇上硃批諭旨。此事原非朕所亟欲爲者。爾之意見甚是。又奉諭旨。試再加籌度。如得便捷良法。費既不致浩繁。又可一勞永逸。自

應奏聞舉行。否則且暫止耳。欽此。臣隨即飭行布政使。會同管河道委員。逐細勘查。今據布政使費金吾。管河道祝兆鵬詳稱。沿河一帶。若一概興修。未免工程浩大。況於民田無礙。無庸疏濬。惟中牟縣屬天應堡至孔家莊止。地勢低窪。每至雨水過多。民田間有淹沒。又復環繞城邑。一時難以就涸。此亟宜疏濬以資宣洩者也。據委員上南河同知劉永錫。會同中牟縣知縣章兆曾。逐一查勘。舊河身共長四千七百四十丈。內除五百二十丈。並無阻塞。不必疏濬外。實應開挖四千二百二十丈。再從新河添開八百九十五丈。共應開挖五千一百一十五丈。則中牟縣之水。可以直達祥符。無阻塞之患矣。共計土十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方。每方價銀八分八釐。共需銀九千四百一十二兩。其所挖新土。均分兩岸。建築小隄。每方應加平鑲夯硪。工價銀八釐。共需銀八百五十五兩零。二共需銀一萬二百六十八兩零。又士民冉克明等出具承辦認結。河成之後。如或淤淺。情願各照河岸地畝段落丈尺多寡。每歲自行疏濬。繪圖造冊轉詳。臣覆查開濬水利。原為民田起見。況所費不及從前二十分之一。又可一勞永逸。自應急請興工。可否照依所估銀數。動撥司庫耗羨銀一萬二百六十八兩零。臣遴委熟諳河務廳汛各員。協同該縣。傳給銀兩。著於今冬農隙。速即雇夫挑挖。俾水有所歸。民賓其利。奉上諭。此議甚好。允係應興之役。從來水利為農民第一要務。不獨中牟為然。舉凡類斯宜疏宜濬河道。逐處周詳籌畫。具奏以聞。切毋惜費。如爾地方上力有未逮。朕自發帑修治。硃批諭旨。

是年大濬汝南一帶溝洫。　按汝南百川灤迴。上達汴洛。下航吳越。雜轂九州。四方輻湊。豫南一大都會也。郡國書云。汝水源出舞陽黑龍泉。西平棠溪雲莊山澗諸水。合流入澺。即俗名洪河者也。南受仙女池

五花澗留堰瞿瀧之水。黃酉河水注焉。汝合黃酉。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由城西遶北。轉東而南。形若垂瓠。東南受練泥方泉之水。英水溱水自西注之。逕安城入正陽縣境東南。受滇水入息縣境。澗頭曲呂西港諸水入焉。經新蔡縣官津店北爲三岔口南逕固始縣朱臯鎮北入淮水。屈曲周流。於汝南諸屬之境。所在溝引灌溉農田。大沾利益。自漢以來皆治之。至是大加疏濬。照業食佃力之例。勸民各依田頭開挑。初濬汝陽縣北之攔馬常溝十里十二里等溝。縣西南之魚陂馬常老官新興除水洪河。青龍上官王莊麥北伍屯。及古堰界汝黃宋焦秦等溝。次及縣東南大小柳魚林六乾。及桂魏楊周鳳泥官古各溝。並商尹郭楊四大溝。又次及縣東北之螞蝗六里五龍羊蹄上下柳小紫積谷黑漆陶台及姜田焦張馬楊黃陳于張劉伊熊任葉倪等溝。自五年迄六七兩年。分年浚治。俱一律深通。加修汝河東岸蒼陵荊河黃邱各隄堰。增培高厚。以防汝漲。並及上蔡之朱馬石洋柳堰黃莊仙女茅界包葦直龍草樹蔡沚白水洪枯等河及洋子河源官橋白馬青龍桃花南北洪各溝。以次疏導。又加修六堰。以節水勢。確山南北關郭店駐龍吳寨桂橋普濟高黃麗樓索莊等溝。正陽南北東西各路大溝。同時施工。新蔡之青陂葛陂鯛陽皆瀦水之地。自漢爲富水分流。蘇港古港小岔柳林紅花馬常龍江化莊七岔櫟亭及張趙李馬伍谷各港。深濬修防。皆如之。至西平二十四陂。即鄧艾築以溉民田者。茲復按保遍治。坊郭留册重渠永豐仙侶安撫王寨范二郎雲合里仁十保之上下三十六渠。義亭新豐興賢大堰崇教儀封樂業撫治常濟師靈洪村十一保之上下五十五渠。皆按畝計夫。均役齊力。並城南城北數十里之官道溝。一體浚治。而又疏漲盛之水。使有去路。遂平之菱角湖。周五十里。瀦水以備旱潦。境內沙河黃濟猛虎黑龍黃莊冷溝石洋萬

至龍泉秦家老戴龍潭君章岔溝陽奉劉昌三岔泥河上渠等溝渠。分別疏濬寬深。以洩兩崖之水。信陽之五里溝土門基屯長臺馬廠等溝皆疏濬寬深。引水入淮。凡此河溝隄堰。疏修以利農。通水尺寸。皆有法度。各工並舉。逾年悉治。顧寧人汝南水利論云。唐虞首闢水土。禹軫溝洫。周瀦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澮寫水。以水殄草以涉楊芟。詳矣。鄧晨鴻郤陂四百里。殷饒他郡。鮑昱力梁石洫。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敞銅陽舊渠墾田三萬頃。召信臣開泉瀆。起隄閼。作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勳銘漢鼎。血食汝水。皆治陂之力。唐張紫陂。宋高黃陂。並爲時利。自明以來。歷皆有事。翟方進決鴻郤陂水。而民失利。漢安帝以陂與貧民。日就湮廢。秦觀言汝南之陂。非特資灌溉。實一郡瀦水處也。陂廢水無所歸。遂散漫爲患。汝南溝洫同時並治。宜民之盛事也。河渠紀聞。今按汝南溝洫。實淮水上源。故備錄於此。

雍正六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卽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敍。　齊蘇勒疏。洪澤湖滾水石壩三座。其北首二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南壩門檻現高水面五尺五寸。周橋一帶石隄。現高水面止有六尺。若過水漲六尺。卽與隄頂相平。而北壩僅能洩水尺許。南壩止能洩水五寸。所洩無幾。則周橋一帶石工。甚屬危險。臣等測量全湖形勢。若將滾水三壩之門檻。各落一尺五寸。庶尋常之水可蓄以敵黃。而暴漲之時。又得以暢洩。再先年沿河兩岸。建有閘壩等工。因未審地勢高下。多有壩身太高。不能過水而廢棄者。其廢棄之閘壩石塊。甚屬堅厚。今若改落石壩門檻。儘可拆取添

用。不過需用搬運修整之價。較赴山採辦錢糧。大有節省。至甎灰等項。除上面兩層之工。所費無幾。江南通志。

雍正七年。上諭河道總督孔毓珣。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恐其溢浸民田。爾可相度動帑。於壩下修築束水隄工。務令各壩所洩之水。悉歸湖內。毋致民田被患。　孔毓珣遵旨勘議疏。臣抵任後。親往湖隄五壩之下。逐細詳勘。查三滾壩口門。共寬二百丈。湖水加長。約過水一二尺至三四尺不等。天然二壩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開放過水約至六七尺不等。而原挑壩下引河二道。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八丈。深三尺。至陳家莊匯合一河。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十六丈。深四尺。是來源廣闊。去路窄狹。止可引溜歸泓。不能盡爲容納。全賴兩隄束水下趨。以防旁溢。而原築隄身。止頂寬二丈。底寬五六丈。高六七八尺不等。本不高厚。且陳家莊南甸等處。兩隄相距闊者一百三四十丈。窄者八十餘丈。若止放滾水三壩。隄內雖然窄隘。尚可容納。若値五壩齊開。以三百餘丈之水。下過上壅。勢必泛濫。臣循隄細看。若竟疏浚引河。亦可引水下注。但天然二壩一開。水即緣隄湍逝。必致河洮水底。閉壩之後。又虞高寶二湖之水。逆湖而行。轉致倒漾。是疏浚引河。亦非洩水之長策。伏思壩下隄河。原備束水。欲使壩下循軌。誠如我皇上聖明洞鑒。必應修築隄工。以束水勢。俾來無漫衍。去有匯歸。方足固湖隄而衛田畝。應請將南甸隄徑窄狹之處。自南岸王家庵起。至趙家莊止。取灣就直。改闊二三丈。長三百丈。另築新隄一道。卽將舊隄之土。挖築新隄。其隄尾距湖尚有二十餘里。向無隄工。應於南岸隄尾馬家圩至應家集。約十七里。接築新隄一道。北岸隄尾自周家圩至李良橋。約十五里。接築新隄一道。再將南北兩岸舊隄。按其段落平險。遞爲增減。一律加高培厚。

庶兩隄夾束水勢湍流無旁溢之患自應家集李良橋迤下去湖尚有六七里地勢窪下土性虛鬆本難築隄況此處成熟田畝無多無庸議築以上應築隄工約需帑一十一萬一千餘兩實於湖隄民田兩有裨益此隄向係民修隄成之後請飭令地方官於附近有田之家按田畝多寡秉公選擇殷實老成之人令爲隄長凡遇放壩時率領居民輪流赴隄晝夜巡邏搶護閉壩後如有浪窩水溝於農隙即爲修補

按是疏下閣臣議准覆奏於八年正月奉旨依議江南通志

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虞是高堰隄工關係最爲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隄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即於歲內採買早爲豫備再著汪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　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高堰山盱廳一帶石工隄工捍禦洪澤全湖巨浪保護淮揚民生蓄清敵黃利漕濟運最爲緊要工程仰賴我皇上聖神天縱洞悉全河關鍵特發百萬帑金加修高厚以爲久遠之計臣查修砌石工必須於工外建築越壩攔水然後施工今小黃莊迤南湖面寬闊若建立一線孤隄安能抵禦再四思維惟有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俟新土築定根基再將舊工拆起選石添建方資捍禦查高堰廳屬自六堡起至

小黃莊止。又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應幫戧隄工。共長五千九百七十一丈六尺六寸。山盱廳屬自高良澗禹王廟前起。至古溝東壩北止。又自古溝東壩南起。至滾水壩北止。應幫戧隄工。共長三千九百三十七丈六尺三寸。　又疏。臣等勘核題估除石工內現在完整者。止須每年照例於石上鑲柴搶修。足資捍禦。無容加修。其有間段底椿腐朽。石塊欹斜。每屬順砌卑矮。應建越壩。拆修加高。一律堅實。又有年久。風浪擂激。灰縫剝落。椿朽歪斜。脹裂傾圮者。其中雖間有完整。但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甎石單薄。若於舊石之上再加新石。上重下虛。勢難撐立。應通身全拆。重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椿。丁順間砌。始能垂久。至舊工根基椿空之內。向經填滿碎石。今舊椿難起。新椿難下。徒費人力。不能施工。惟有借舊石工。留寬二丈。暫爲外障。於後身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工。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擂激。保護新工。再清水潭一壩。裏越未建石工。今應一例刱建。通共工長六千三百四十二丈九尺四寸。江南通志。　按自大修串場河道。開北岸高老壩黃婦橋等渠。疏下河入海之路。濬南岸董溝白塔諸河。導運河出江之口。所以爲下河計安全者至矣。然下河流也。上河源也。上河治而下河自治。上河之扼要在高堰。睿謀宏遠。發帑大修。先經孔毓珣估定幫修土戧。陸續告竣。至是復飭淮揚道白鍾山勘估。內有間段椿朽石欹。原屬順砌卑短者。應建築月壩。拆修加高其年久風浪擂激。灰縫剝落。底椿腐朽歪斜者。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甎石單薄。應通身拆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椿。丁順間砌。始能垂久。當起工伊始。大水汪洋。無從立脚。法先於工外築壩攔水。湖寬浪擊。一壩難禦。必外加椿埽絙索攔護。爲費更鉅。舊工塡滿碎石。舊椿難起。新椿難下。惟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爲外障。以當越壩。即

於後身隄面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石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擊。淸水潭裏越石工一例創建。以期鞏固。仰惟聖明軫念淮揚。發帑百萬。經營措置。以一堰障七十二山河之水。增一尺之高。等尋丈之用。壘丁順之石。比萬仞之牆。綢繆事先。用以成一勞永逸之大計。不獨淮揚七邑仰戴生成矣。河渠紀聞。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淸口迤上。舊有引河七道。匯全湖之水。同流出口。用以濟運敵黃。關係甚重。昔緣湖水下注。直逼高堰。是以自武家墩起建築石工。而高堰與武家墩俱係迎溜頂衝。危險最甚。嗣因淸水時弱。以致黃沙倒漾。武家墩下灘地漸長。外而周家灘地亦漸增淤。日積月累。高堰之頂衝。移在山盱汛內。工程險要。又非復昔日情形矣。臣乘舟過淸口而上。將各引河逐細詳勘。查天然引河與爛泥淺引河。俱已淤淺。帥家莊引河竟淤阻難流。惟張福口與張家莊裴家場三處引河。尙屬深通。但臨湖河頭亦覺微淺。其三岔引河一道。以周家灘嘴。節年迤邐南淤。武家墩之外。黃水灌入沙淤成灘。此河亦漸淺窄。臣思欲求淸口暢開。全在引河深通。而興工挑濬。工程浩大。轉思維籌擬做照前河臣靳輔挑濬淸口沙淤之意。相度上下。離河身二三丈。各挖深槽一道。俾分頭衝洗。漸次刷開。前河臣行之有效。自應做照而行。但現係水落之後。淤淺雖多。或汛水長發。勢能衝刷。臣俟來年水汛之時。再詳看黃淮交會之勢。引河出水若何。如果挖槽有益。相度舉行。詳悉具奏。奉上諭。相度妥確。然後試行。朕意謂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即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加厚。一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

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朕向未留心河務。據理而論。治河方略。莫善於此。宜急爲斟酌籌畫者。毋因慎重錢糧區區小見。貽悞河防要務。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稱。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石隄。外而抵刷黃溜。內而保障淮揚。實河工第一關鍵。臣抵任後。欽遵諭旨。帶同河員。由陸赴工相度。又乘舟沿隄上下。將隄根椿石逐加相視。查此隄南屬山盱。北屬高堰。西面臨湖。隄長一百六十餘里。自康熙三十九年興築後。至今年久。不無椿朽縫裂。根脚空虛。是以常有坍塌。臣擬將此隄。除現在石工完整高固者。無庸加修。其工雖堅實。而隄身卑矮者。即就上面用石加高。其椿朽石欹鼓裂損壞者。若再加新石。上重下虛。更難經久。莫若全行拆起。另換新椿。重爲修砌。至石工原有十三層九層及七八層不等。高矮不齊。地勢不一。俱應以武家墩地勢爲準。用水平逐段測量。不拘層次。惟視南北形勢。加石一律平整。務期堅固。臣又查湖隄自北而南。共有埽壩十一座。向因內隄險要。故特包過石工。越築埽壩。以資重障。獨有清水潭一壩。外係埽工。內係工隄。外壩稍有疎虞。壩內土隄。即不能抵禦。應於壩內一體加築石工。以資鞏固。又大隄背後。雖經加幫。但此處土隄。與石隄相爲表裏。尙有單薄之處。應爲加寬加厚。永作全湖屏障。奉上諭。此事俟汝等會同相度。詳勘妥議。摺奏到日。再降諭旨。硃批諭旨。

是月初六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蒙我皇上發戶部帑銀。交臣與撫臣尹繼善相度。並欽差侍郎汪漋。內閣學士張坦麟。對琳。通政司右通政吳昌祚。來淮協同辦理。惟是此隄工程浩大。隄身甚長。欽差四人。應否分開工段。查督。抑同臣一總辦理。奏請皇上批示。奉上諭。朕命四人來意。令其監工。自當分段管理。

以專責成。其如何興修事宜。悉聽卿與尹繼善指示而行。伊等陛辭時。已曾面諭。況伊等於河務皆茫無所知。卿二人亦無可與之商酌處。但留心訪察。其行爲少覺不妥。即行奏知。莫待貽悞後。藉口委卸於欽差二字。朕不專罪伊等也。將此諭亦令尹繼善知之。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高堰加築石工。欽奉聖諭。令將應用物料。蔵內豫備。臣籌酌辦理。候撫臣尹繼善到日。再行會商。但撫臣來淮。遲速未定。今將臣所擬辦理緣由。臚列先行奏請皇上指示。　一石料應先採也。河工石料。向來採覓於徐州山中。與盱眙縣澗溪地方。臣擬先行分委幹員前往採辦。又恐石多匠衆。委官未能彈壓。在徐州採石者。擬添委淮徐道往來查催。在盱眙者。擬令河工學習內閣學士西柱督催。　一運石船應打造也。民船艙深板薄。不能載石。必須另造。臣擬於道庫內。先動銀兩。給發辦石之員。即令一面打造船隻。雇募水手。以資裝運。統於辦石項內銷算。　一裏甎宜豫燒也。石隄裏石之內。例用襯甎。臣擬委員先往備貯。至石灰一項。恐先燒走性。俟將用之前。委員燒運。　一葦柴宜豫備也。石隄損裂外塌者。勢須拆砌。另釘樁木。但必於湖內捲埽築壩。戽水乾後。方能興工。臣擬先期委員購備柴料。　一樁木鐵具宜豫購也。臣擬委員於蕪湖乍浦等處。採買樁木。又擬委員於山西等處。製造應用鐵錠釘鋦汁鍋等項。　一石匠宜豫募也。石料陸續採取運工。而石工鑿鏨需時。臣擬有石到工。俱先開鑿平整堆貯。以便臨時取用。　一興工宜相時也。隄工需石甚多。一時不能運齊。轉瞬桃汛水發。築壩修隄。壩身不能穩固。儻石工一經拆動。關係匪輕。臣擬將各料物豫備完整。於明年霜降後。一齊動工。儧趲無汛水。可以無虞。而一例興工。亦免曠日持久。　一委官應擇人也。此隄工大費多。必得殷實之員。實心任事。臣已另摺奏請

皇上揀發。其効力官員中。臣亦現在分別選擇。惟經管黃河工程廳員。本有汛地修防者。臣擬一概不行調委。一甎灰椿木幷雜料宜委總催也。辦理石料已擬委員。其椿木甎灰雜料等項。與招覓夫匠。不可無大員督催。臣擬委淮揚道白鍾山綜理其事。　以上各條。是否有當。奏請聖主指示欽遵。至戶部帑銀。諒卽可到。但料物應早豫備。臣擬於河庫內先借銀十萬兩。分給委員。早爲採辦。俟帑銀到日。卽行還庫。合並奏明。奉上諭。朕已有旨命於江南鹽藩二庫撥銀百萬。交卿等採辦物料。矣庫帑解到時。卽分委能員採辦齊備。於來年霜降後興工。覽一齊動工儹竣之議。甚是。至選擇河員一款。將汝另奏之摺。抄發該部查議奏覆降旨。其總催之員。照卿所奏。專委白鍾山綜理。甚屬妥協。硃批諭旨。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孔毓珣尹繼善奏。高堰石工。臣等籌度修理。於正月初三日同赴高堰一帶。細加相度。自武家墩起至小黃莊止。地高工固。無庸加高。惟內有脹裂欹斜者九段。應行拆修。又查自六堡至小黃莊止。大隄背後土隄。應加幫高寬。以資堅厚。內有侯二門等四壩。舊有石工原屬卑矮。年遠椿木朽腐。應行拆修。比照高堰石工一律加高。又自小黃莊至山盱古溝東壩止。現今石工地形低窪。且歷年旣久。底椿朽爛甚多。必須通身拆起。換椿加石。高與隄面相平。第修砌石工。必先建築越壩。以攔湖水。然後可以施工。今議做照從前高堰修砌石工成例。將舊有石工。連背後土隄。共寬二丈。俱留不動。以代越壩。於此二丈後。開槽釘椿砌石。俟新工立定根基。再將外護舊石。逐漸拆起。攙搭選用。但退進二丈。則舊日隄身較他工單薄。是隄頂挖槽。更須愼重。查土隄之後。有應加幫裏戧工。亦宜加築高寬。以資內護。內有清水潭裏越隄。原係土工。應用石改建。使一例完整。又自古溝東壩以南。至滾水南壩石工地勢本高現

在堅實。無庸拆砌。亦不用加高。內有椿歪石欹處。共計八段。應一體修固。其大隄背後土隄。自古溝東壩起。至滾水北壩止。亦應幫築高寬。以資堅厚。以上各石工。約估銀八十二萬餘兩。應幫土工。約估銀十五萬餘兩。通共約估銀九十八萬餘兩。自宜協力趕築完竣。但所用石料。採辦需時。且三汛內。水勢長發。亦未敢輕拆舊工。再四斟酌。與其動工待料。不如料足興工。已經選擇幹員各處開山覓匠。上緊辦料。於秋汛後。併力開工。至土戧急宜先築。現在委員於開印後。分段修築土工。務期夯硪堅實。一律寬厚。幫護石隄。捍禦波浪。奉上諭。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衞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勞永逸。此外即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爲多。若因省小費。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隄工卑矮之區。固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勘視。切勿胸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圮處。悉將隄身拆砌。務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限定此數。切諭至囑。至所奏查估工段採辦石料築土代壩等項事宜。俱屬妥協。照所議行。硃批諭旨。

四月十三日。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江南清口淮黃交匯。有關運道民生。上年秋汛極大。清不敵黃。深廑聖念。仰蒙頒發帑金。加築高家堰石工。瀦蓄清水。逼溜刷黃。誠爲萬年底定之計。臣因淮水出湖。既須激射衝流。以壯其勢。而上源諸水。亦必暢匯入淮。以成其大。然後奔騰直注。所有歸淮各河。自應逐處勘明。經臣覆摺奏聞。當於雍正七年十月內。分委同知通判各員。分往南汝開歸四府六州等屬。將所有歸淮河道。一一細查。有無淤淺阻塞。確勘明白。即飭地方官疏浚具報。茲據該同知等勘覆。臣謹按淮水發源於桐柏縣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里。泉源湧出。是爲淮井。又伏流二十六丈。成渠東注。歷信陽、正陽、羅山、息縣、

光州、固始。入江南霍邱縣界。瀠洄豫省。計長五百八十里。其全豫之水來與淮會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犖趨競赴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淸敵黃之力。故必一律通流。方能奏效。今查明上源各處。悉屬暢達。其間偶有淤淺。各該地方業已疏濬深通。但豫省上源循流貫注。而下源之在江南境內者。亦必支支暢達。始能匯湖蓄勢。併力抵黃。臣聞洪澤湖出口處。有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并天然天賜引河七道。其天賜引河。聞已淤淺。自三月來。又復流通。然不甚深闊。此皆淮水出口之處。所關甚鉅。若臣移咨江南督河各臣。誠恐地方各官。視爲鄰省咨行之事。未必實力疏濬。仰請皇上敕下江南河督各臣。將淮水出湖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查勘。如有淤淺。立卽疏挑。并引河亦設法速治。務俾暢流匯注。如此則上源水盛。出口勢强。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墊咸除矣。謹將淮河自桐柏發源起至淸口淮黃交匯處。繪成總圖。並將歸淮各河。按照各州縣。繪爲一冊。恭進御覽。奉上諭。覽奏窮源竟委。究派尋支。分合上下。籌畫無遺。具見卿愼重河防。實心任事之意。朕深爲嘉予。但專力助淮。主見固是。儻淮水過甚。其間亦恐有不虞。非經督河諸臣。詳查妥計。何可草率施行。蓋言利尤宜先慮其害也。候交河臣議覆。有旨。硃批諭旨。

六月二十五日嵇曾筠奏。江省淸口。爲淮黃交匯南河第一要區。必須勢均力敵。二瀆合流。方與運道民生有益。臣於六月初十日到任之始。當詣淸口。看得東西東水二壩。高峙整齊。中間水勢深通。自洪澤湖滔滔暢出。併力敵黃。二水瀠洄。交會東注於海。臣因閱視高堰工程。復由淸口迤上查勘。引河七道。俱已刷通。逐一探量。現在張福口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裴家場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

不等。張家莊水深六七八尺不等。劉泥淺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三岔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天然引河水深六七八尺不等。天賜引河水深四五六七尺不等。不須疏濬。在在通利。誠如聖諭。如果淮強黃弱。便不引亦必暢流。況蒙恩指示。發帑修築。現今高堰山盱一帶土戧工程。業已高寬堅厚。即緊閉各壩。蓄清專力敵黃。亦可萬全無虞。奉上諭。屢戒卿等大言肆志。不曾三令五申。適此思朕之指。尚未實至。而馳驛報災之本已先呈覽。不但朕懷無由。而思卿顏能不赧然。爲因今歲北地雨澤歉少。恐至夏秋霖潦。頻諭愼防汛水泛漲。言猶未已。今果如是矣。善後事宜。若不能會商詳計。區畫萬全。則何面目對斯輔齊蘇勒之祠堂乎。悉心竭力勉爲之。硃批諭旨。

十一月初八日。嵇曾筠尹繼善奏。高堰石工。經孔毓珣會同臣尹繼善酌議奏陳。並委員領帑各處辦料在案。臣曾筠到任後。履勘該工。逐一查勘。竭力督催。以冀早竣。上副宸衷懸注。今幫築土戧。已經告竣。一律完竣。其石工各料。現在立限嚴催。乘此水落星稀。趲運以濟修築。臣曾筠前往該工。加謹先做樣工一段。開槽至一丈九尺。底土乾燥。人夫得以立足寬裕。放心疊砌。臨湖築工。得此土頭。誠爲希有。惟是承修各員。領工遲早不同。則辦料亦先後不一。而各料之中。惟石料最多。或辦自江南。或辦自山東。今秋陰雨連綿。在山之石。既難開採。湖河水大。已採之石。復難運送。是以不能依限運足。若不接工科料。概令拆砌。恐六千餘丈之長隄。普律開挖成槽。萬一砌未及半。料不接濟。轉瞬春汛。全湖風浪。關係非輕。再四思維。惟有令承修各員。按現到料物。陸續開工。做照樣工程式。未完之前。仍留外面舊隄。以爲保障。既築之後。漸次拆砌舊石。以作全隄。衆工分築。嚴督趲運。庶已砌者。各料應手。計日可完。未砌者原隄具在。風浪無

虞。奉上諭。此議甚善。如是修砌。庶免意外疎虞。硃批諭旨。

是年會同協理河務尹繼善。估築山盱東水隄工。建清口挑水三壩。　案沂沭山水暴漲入洪湖。得山盱諸壩宣洩之力。而尤宜保護下河。築壩下東水隄。以範淮南趨。建清口挑水壩。以助淮東出。皆河淮之樞要。初孔毓珣議將南甸以下王家庵等處。另築新隄一道。南北兩岸隄尾各築新隄一道。舊隄加培高厚。俾兩隄夾束水勢。不致旁溢。蒙沂水漲時。啓放山盱各壩。壩下新築隄工。藉以東水歸湖。順流東注。已收先事豫圖之效。至是加修完竣。又清口對岸。長出淤灘。逼溜南趨。大壩迤下。直接清口。西壩悉成頂衝。孔毓珣相度未及興築。乃於大壩雁翅下。接築埽工九十五丈。護埽衛隄。增建挑水壩一座。長十丈。下雁翅長三十丈。又恐回溜倒衝。再於所建頭壩下。離數十丈。建挑水二壩。仍恐壩下之溜。不能遠去。更建挑水三壩。至順勢開行而後止。三壩中間雁翅連比。挑溜北注陶莊引河。剋期竣事。皆善政之可紀者。河渠紀聞。　今按沂沭諸水。在今黃河北。蒙沂水漲。與山盱無涉。蓋黃既奪泗會淮。則黃河以北之水。無越河入湖之理。此由衝擊溜逼。互見運河章牘中。

是年濬河南陳許二州溝洫。　按豫志言。陳州地勢卑下。夏秋霪雨積潦。許蔡汝鄧及開封諸河之水下注。並由陳州沙蔡。同入潁河。不能容受。境內瀦爲陂澤。開八丈溝。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沙河不致壅遏。嗣以新河去淮尚遠。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達於淮。使畎澮陂澤。各有所歸。年久沙淤。故道漸失。至是疏古蔡河故道。一入沙河。一經沈邱項城縣境內。入沙河。又疏濯河故道。至鹿邑縣境入沙河。以次疏濬。自陳州迄西商項沈許臨襄郾長葛之境。分年並治。初疏陳州之柳涉清水枯

猥麗橋各溝河。商水之青龍青泥護城等溝。粉枯二河。項城之老萊十字高張閻秦李王孫石等溝。及南北新河沈邱之黍洋老萊三里八丈柳皂盧新等溝。許州之洗眉斜河黑河。白龍草店薛陂官坑洪山孟坡蔣店古漢蓮池等溝。臨潁之藕河。土路溝陽烏江黃龍連尖青泥黃花等溝。襄城之山店洛子房村等溝。郾城之渼河。洪渠裴城曹店及城外村莊田間溝渠。長葛之汪陂長明胡陂寺耳謝柳周陽各溝此皆五年所濬之溝河也。其施功次第。以時遞及。陳州之外河。戴留黃道溝水河溝。濬於六年。左村明河艾坡並州南五溝。及西華之柳窪二郎韓灣柏家各溝。濬於七年。西華之關濤鹽場高郭劉河各溝。濬於八年。蓋皆引灌農田。而因民所利。如此陳許窪地。大雨時行。多爲水鄉。惟恃溝洫旁通。爲野潦所歸。藉以由達於沙蔡灌粉等河。通流溉田。昔孫叔敖鑿驛馬溝以洩潦水。賈逵開運渠以通漕道。曹魏屯田許下。北接潁水。南抵泥河臨潁之棗祇灌河。皆資引灌。鄧艾宗其法。西華之鄧門。陳州之翟王廣濟諸渠。故蹟猶存。自唐以來不廢。經營大旨。以洩水而役水。水爲人役。利不棄地。又得分洩其勢。害去而利無窮。所謂盡力於溝洫。待人以行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開南陽屬內一帶溝洫。　按南陽古稱沃野。渠道周通。資灌溉。漢晉唐宋遺蹟可考。而知南陽召渠馬仁高陂鄧州之六門三郎鉗盧楚堰。皆澤及後世。年久失修成廢。至是勸民疏浚。在南陽則浚林水安塚樹窪石橋許房新店夏晌博望等渠。或引入白河。或引入粟河。或引入潦河。分流灌田。在鎮平則開縣東柳泉三塚溫程等營之二十五渠。縣南沙河柳莊王黃等營之二十二渠。縣西蘇莊曹劉等營十八渠。縣北郭岡土寨趙魏等營十五渠。在內鄉則開東路溝。引水入界河。西路南路溝引水入刁河小江河北

路溝。引水入螺螄長城山溝等河。在新野則孟渠。余林馬槽水字小侶紅沙石羊東渠桐柏黃趙諸渠。疏其東趙莊黃渠方楊各渠。疏其北龍潭堰子大小黃官溝吳溝河渠徐馬孟渠。疏其南在淅川則引全灣五龍岵山柳林泰廟白亭高祠孫鋪石門大溝小渠入丹江。福前南路長村李官石渠龍廟許灣劉梅大小溝渠。引入淅水。馬蹬紫旗盪堰下淤三大溝閘峪三渠。引入小河。在裕州則浚州東之惠港朱莊馮莊吳莊陳直五渠。州南之孟莊譚莊石莊下河口四渠。州西之維摩金店袁店三渠。州西南趙河花莊吳灣賈樓程店官道六渠。在舞陽則疏夏橋雁張沙女乾柴胡岡馮岡雁李之水。入唐河。疏連寺潘岡馬村姚莊澧北之水。入泥河。疏路莊卸店泥溝棟樹呂店之水。引入八里河。疏梁潭東關楊莊賈灣之水。引入三里河。疏劉秀廟水。入茨河北舞渡之水。疏入郾城渠。東官道羅寺溝之水。疏入西平渠。南官道北官道溝之水。疏入乾江河。西南官道溝水。引入滾河及搭連河。尙店界溝水。疏入赤河。縣東北百尺溝北通潁水。南通汝河。潁盛則南播。汝溢則北注。修沙灰澧三河兩岸之隄。以禦水患。在葉縣則有昆水上中下三堰。東西二陂。蓄黃城山之水。以溉田。分流各出之支所在導引。縣東南萬家渡紅雁五龍祁寨等十一渠。縣東孫莊台劉雁頭等十四渠。縣南柳莊官路焦廟吳莊等二十一渠。縣西任店閣村大林王莊等七渠。縣東北焦莊龍窩董湖等十四渠。縣西南輔君花莊等七渠。皆隨地疏導。以盡其力。可謂無遺利矣。河渠紀聞。

是年。幫築高堰墻下河隄。江南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三

淮水章牘二

雍正九年.大修高堰石工.江南通志.

雍正十年.高堰石工告成.江南通志.

是年河督嵇曾筠題報堰盱石工告成. 按自堅閉六壩.建置滾水.留南北天然二壩.敵黃有力.宣洩得宜.而洪湖風浪激石震撼.時聞皇上洞悉形勢機宜.以高堰爲南河第一險要.特頒諭旨發帑興修.凡工之卑矮殘缺者.概修石工.一律高堅.以垂永久.經始於雍正八年十月至十年六月告竣.由是收束淮流.暢出敵黃.而黃治.黃水循軌.永無倒灌.而運亦治.河渠紀聞.

雍正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趙宏恩奏.鳳陽府屬宿靈虹三州縣.及泗州各屬.水患疊見.固由於溝澮未通.隄塍未修.更由於河道淤塞.臣檢查檔案.宿州靈璧.現議築隄.虹縣則請濬謝家溝河道.而泗州又以鄰鄰詳阻.委鳳陽道李如蘭查勘議修.安仁等閘.又據糧道王恕稟稱.開通小河.疏睢入黃.則四邑永無水患.所見各異.臣查此事.既爲鳳陽一帶百姓田廬所關.亟宜辦理.但非勘驗確切.未便舉行.卽專就四邑情形定論.亦未穩妥.正在籌畫擬議.三月二十六日.大學士臣嵇曾筠祭埽祖墓.親至江寧.臣以宿靈虹泗水患之事.籌慮嵇曾筠詳晰講議.俟河工事務少暇.親身查勘通加相度.期於地方民生有益.以廣皇仁.應俟勘明商定.另行奏聞.硃批諭旨.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會議。監察御史夏之芳奏。一湖水宜堅束也。淮水外障。全在高堰。而借清刷黃。尤仗全湖之水。前明至今。皆以束湖水出清口爲治河良策。康熙三十六七年間屢挑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等處。導水出口。即古人築隄束水。借水攻沙之意。今高堰堅築。而淮水出口勢終不暢者。聞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出口無力。并湖口受水之地。亦漸狹隘。將來黃水盡占淮界。逼淮四溢。何所底止。似應相度湖口淤澱處。從現在天然引河。下至清口。并加挑浚。再於堰外餘地。幫築長隄。緜亘清口。障水北流。其運河口之天妃閘。或循舊制添設閘板。以時啓閉。使淮水之勢不分。庶迅流直達。而海口益得暢洩矣。一滾壩宜高墊也。高堰自漢陳登築後。不聞有開壩洩水之說。自明時因泗州陵寢起見。又中於守陵太監并奸商偷渡之計。於堰外築周橋翟家等壩。放水入湖。以洩泗州之水。然不久即閉。明河臣潘季馴論六壩宜築不宜開。利病甚悉。康熙三十六四十等年。堵塞六壩。堅築武家墩一帶隄工。束水刷黃。舊有明驗。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皆云水不可令分洩也。前河臣齊蘇勒欲保高堰隄工。竟將天然等壩底。改低三尺。與下河水平。以便啓洩。曾不知古人建壩。原以洩異漲之水。非以洩平槽之水也。高堰隄身高於高寶興泰等處。二三丈不等。故水大自壩上滾出。水小則由湖身出清口刷黃。今則隄高壩低。蓄水少而洩水多。淮水未發。下河先已盈溢。一遇水漲。無地可容。既不免於衝溺。而清口水弱。益難刷黃。似應將各壩壩底。仍照舊墊高三尺。且嚴禁輕啓。必有異漲。乃爲宣洩。其餘應塞者塞之。不必多留水門。分刷黃之勢。則束水攻沙。既有專力。而下河亦不致沈溺等語。查洪澤湖水。原以汕刷黃流。其出水之處。名曰清口。必寬闊深通。方得暢流無礙。據御

史夏之芳所奏．以近來黃水倒灌．漲入洪澤湖口．堰外地淤成坡．不但湖水無力．並湖內受水之地．亦漸狹隘．是現在清口狹隘．難以敵黃．雖如高斌所稱．海口果係深通．而上流壅滯．恐下流亦未必疏暢．其如何開闊深廣．應令總河高斌同任後會同大學士嵇曾筠．並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加相度．妥議具奏．再查御史夏之芳奏內有濬壩宜高．墊支河宜並疏．尾閭宜暢洩．三條．似於建築開壩後．亦應次第酌籌．是否應行．一並酌議具奏．南河成案．

乾隆二年．奉上諭．朕聞河南之葉縣、西平、遂平、襄城、郾城等縣．今年俱遭水患．河南土地平衍．河流不能盈尺．向來故有渠道．率多淤塡．一遇山水驟發．不能宣洩．廬舍田禾．遂遭淹浸．著尹會一白鍾山悉心計議．如何疏導河流．加增隄岸．以防暴水漫溢．定議辦理．覆奏．南陽府屬之葉縣、許州屬之襄城、郾城二縣境內有滍河一道．俗名沙河．發源於汝州屬之魯山縣瓷大嶺．經襄城、郾城、葉縣．東入江南境．歸淮河．又有汝河一道．發源於河南府屬之嵩縣天息山．至襄城與滍河合流．又有澧河一道．發源於魯山縣之貴山．經葉縣至舞陽縣入滍河．此葉縣、襄城、郾城三縣舊有之河渠也．再汝寧府之西平遂平二縣境內有小汝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螺翅坑．入汝河．又有洪河一道．發源於西平縣雲莊諸石等山．至新蔡東入汝河．又有小沙河一道．發源於南陽府屬之泌陽縣老雅山．至遂平入汝河．又有大石洋河．發源於遂平縣蒼峯嶺．亦匯入汝河．此西平遂平二縣舊有之河渠也．五縣河渠．總由滍汝達於淮．俱發源崇山峻嶺．自高而下．來猛去速．現在河身深二三丈至七八丈不等．河面寬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冬春涓涓細流．伏秋山水暴漲．匯聚傾下．湍激洶湧．葉縣、西平、遂平、襄城四縣．地居上游．水過卽消．不爲大害．惟郾城

地勢低窪。被水成災。查明賑卹。其應行修築之處。郾城縣沙河。應幫築隄工四段。葉縣沙河應幫築隄工一段。西平縣洪河。應幫築隄工一段。酌給飯食銀兩。使力役就食。寓賑於工。此查辦事宜。濟民實政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豫省查勘賈魯河道。疏消積水。　按豫省土地平衍。宋時四大漕河。均已就淤。坡水無歸。多聚窪地。遂成廢壞。至是查勘賈魯河故道。相機疏消。賈魯河發源於開封滎陽縣。歷河陰、滎澤、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商水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緜長五百餘里。先於雍正十三年。河督王士俊奏。賈魯河鄭州一帶淤塞。山水陡發。不無汛濫。請濬築河身隄堰。並於大辛莊河口。添建滾壩洩漲。幫築子堰束水。經豫撫富德會同白鍾山。將鄭州大淩莊起至中牟合河口。挑挖三千七百餘丈。築堰四千一百三十餘丈。嗣鄭州張家橋至乾柴李家莊土堰。經伏秋汛水沺刷。豫撫富德創築圈隄。加築土堰。鄭州花家莊等處。多年積水涸出。悉成膏腴。其高莊、劉莊、馬家樓一帶。民田水不漫及。歲得收穫。別有賈魯新河。在賈魯河北岸。自中牟縣十五里鋪分流。至祥符紅沙灣入沙河。洩開歸迤南。陳州迤北之水。開封城內積水。由東南水門放出。穿護城隄。亦至紅沙灣歸入沙河下流。會渦入淮。皆分洩坡水無礙。江南賈魯河。下通周家口沙河。為南北商賈往來津要。洩開封以下一帶瀦水。最為捷便。惟遇山水漲發。重載往來通利。至水涸後。不無淺澀。上源鄭州中牟等處。專資洩水。保護田疇。年久淤淺。分別疏治。其尉氏以下。至陳州一帶。亦加宣導。中州四達之地。宋元以來。河道久湮。惟賈魯河下接沙河。通南北之氣。農田水利攸關。鄭州中牟以下。經管水利之丞倅牧令。加謹防護。毋使歲久填淤。不可以非要工而忽之也。河渠紀聞。

乾隆四年大學士鄂爾泰奏。一天然二壩之斷不宜開也。查天然壩之名。始於明河臣潘季馴。因彼時湖底甚深。此處地形稍亢。且爲山盱尾閭。而高家堰石隄。僅三千餘丈。又不足恃。故用以減水防決。然亦止令漫溢而出。初未聞掘壩至地。而一洩無餘也。今湖底既高。水面隨長。形勢迥異。所賴以瀦淸會黃濟漕運而保淮揚者。實惟高堰一隄。束水之力。或遇異漲。藉以減水。則又有三滾水石壩。南壩北壩寬七十丈。中壩寬六十丈。且前河臣齊蘇勒恐其減水無多。復經將三壩各改低一尺五寸。是半槽之水。湖本能容。過岸之水。壩已足洩。天然土壩。原不須開。乃河員舊習。但遇湖水盛漲。三滾壩尚未過水。即將天然壩掘與地平。俾全湖注東。以高寶邵伯諸湖之巨浸。地勢低於高堰數倍。而又益以洪澤全湖之水。諸湖不能受。勢不得不開高郵之南關五里車邏等三壩。以洩入下河。而興鹽等七州縣。田禾盡沒。廬舍漂蕩。此等情節。河員非不熟知。所以忍於爲此者。不過爲隄工考成計耳。殊不思以幾人之考成。較諸億萬人之田廬生命。孰輕孰重。以數十丈隄工未然或然之需費。較諸數州縣被災應免數十萬之錢糧。與夫散銀賑米。又數十萬之帑項。孰寡孰多。況湖水全洩。則元氣大虧。應請敕下河臣。將天然二壩。永不許開。俾洪澤湖水得以常蓄。至有爲天然壩不開。高堰隄危險之說者。查高堰石工共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餘丈。計七十餘里。且隄頂寬四五丈。貼隄土工靠實。坦坡如法。而葦草蟠結。過隄之浪。不能擊背而撼隄。此萬無可慮者也。或又有爲湖水甚盛。壩減無多。歸入運河。可慮之說者。不知湖水即使暴漲。正可用以刷黃。但將運河正越各閘壩。暫俱封閉。大關淸口。令湖水暢出。料不過數日即平。若令歸入運河。始議消受。則是既招之入。又逐之出。凡所經由。皆屬危險。誠不如截其上流。不令洩入。俾專力趨黃。一舉兩得之爲愈

也。河南開歸道冊。今按此奏。廷議令總河酌議。嗣總河覆奏。所有滾水石壩。仍照原議建築。以備宣洩。

乾隆五年。浚河南之賈魯河。先是豫撫尹會一奏請興豫省水利。並浚賈魯河下游入渦會淮。而安撫陳大受復言。上游之水奔騰下注。渦河淺窄。恐不能容。工部議令總理水利大臣暨兩省督撫河臣會議務使有利無害。上從之。至是汪漋等奏。豫省自開封府以南。沿河七州縣之水。俱歸江南之渦河。見議所開河道。雖有沙河挑河水利溝老黃河諸名。其實本屬一河。所濬者卽舊有之水道也。惟賈魯河原係入淮之河。因水勢善溢。故議於北岸設閘開河。以分其勢。洩水本自無多。況行四百餘里。方入於渦。自不致江南有礙。查豫省地居上游。其水以江南爲歸。而入渦入淮。稍有區別。賈魯河入淮之水。既分洩入渦。則渦水亦當分洩入淮。庶上游下游兩得均平。亳州迤下六十里。渦河南岸有分流之水。漳河一道。由乾溪溝歷淝河以入於淮。今應將漳河疏浚。遇渦水盛大。可以分洩。大學士工部議。應如所請。從之。皇朝文獻通考。

乾隆八年正月。工部題。會議得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分洩下游水勢。若不多方區畫。設復有漲水。湖不能容。高堰全隄受險。則淮郡全城可慮。臣等再三籌酌。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今按此議改三壩爲五壩之始。口門各寬六十丈。由身量高一尺。儻遇異漲。既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蓄水無損。與天然之徹底開放。致淸水受虧者迥別。況壩身既比山盱舊壩稍高一尺。是必舊壩過水一尺以上。新壩方能過水。若僅止一尺。猶無水可過。卽遇盛漲過水。旬日無不消退。兼之循序漸下。必不致奔濤直衝。爲高寶諸湖之患。黃河南岸之大川。上江鳳泗二屬。則南

有澮河.中有沱河.北有睢河.澮河現在深通.無庸置議.惟睢河上受毛城鋪天然閘引河減下之黃流.與濉溪口諸山之水.下入五湖.南有小河.北有潼河.俱由歸仁閘入安河.後開謝家溝分入汴河.俱歸洪澤.每遇久雨霪潦.山水驟發.沿湖窪地.不免淹浸.議將潼河下游之林子河挑深.下接安河.並謝家溝下游浚深.以通積潦.至沱河一帶.經宿靈虹泗各境.久已淤塞.一加開浚.則下游五湖.一縣衆水灌聚.勢難容受.臣等議將宿靈鳳等處大道.兩旁官溝疏浚寬深.挑溝之土.培築大道.添橋以通積水.宿境之水.導入澮河.靈鳳等水導入濉河.分途宣洩.不使仍入沱河泛溢.此南岸各屬之大川.應行興修者也.自應悉如所奏辦理.

刑部侍郎周學健奉命往江南查辦水利.於七年三四等月.陸續具奏.又請遷移臨淮縣城.幷泗州州治.查臨淮縣城逼近淮水.累遭浸灌.半屬傾頽.今歲異漲漫淹.倍加危險.亟應遷建.以奠居民.今勘定縣屬周樑橋地方.高敞平坦.向來並未被淹.以建縣城.洵可永弭水患.泗州州治寄居盱眙縣境.本境居民隔越河湖.聲息難通.在官有鞭長莫及之虞.在民多跋涉風濤之苦.公私實多未便.臣周學健原奏所請裁撤五河縣.改爲州治之處.查五河爲衆流彙聚入湖之地.現在屢遭水患.淹及城池.改爲州治.終非一勞永逸之計.今勘定州境雙溝地方.地居適中.衆山環繞.俯臨淮水.以建州城.旣便民情.且弭水患.二處城垣.與本境水利甚有關係.相應行令該撫.將泗州臨淮應建城池衙署倉庫應辦各項事宜.以及各州縣應豁水佔地畝額糧.並攤派丁糧等項.作速造報.吏戶工三部.查核辦理.南河成案.

六月二十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尹繼善奏淮水爲洪湖上游.現淮水陡長丈餘.儻續長不消.有必須

宣洩之勢。自當權其輕重。相機妥辦。斷不敢將就因循。以貽百姓之累。朕已經批示矣。今白鍾山亦奏稱。淮水儻續長不消。洪湖難以容受。有必須宣洩之勢。自當酌量情形。相機妥辦。是伊二人異口同聲。如出一轍也。開放天然壩。原係異漲無可如何。不得已之下計。豈有別無籌畫。惟恃此爲長策乎。且滾壩原以過水。今水尚未過壩。即蓄意掘壩放水。是竟以下河州縣爲壑。可以自免干係。如此則河道總督人人優爲之。又何難辦之有。況下河州縣。每年被淹。湖水日弱。縱可遮掩目前。恐將來爲害甚遠甚大。亦不可不慮及也。從前完顏偉任南河時。因與德沛不合。以致僨事。今尹繼善與白鍾山又未免有意扶同。亦恐於事無濟。爾等可傳旨訓諭之。純皇帝聖訓。

七月白鍾山奏覆御史都隆額條陳。據都隆額稱。淮水以清口爲正經門戶。凡遇湖水微弱。則於清口西壩下埽收束。蓄清敵黃。設遇湖水漲大。將西壩拆令寬廣。以洩清刷黃。一俟水減。仍將西壩下埽收束。廷議以因時制宜。果否有益。令臣等詳勘。遵查清口實爲淮水門戶。前河臣齊蘇勒相度機宜。於清口兩岸。設東西束水二壩。如湖水微弱。將兩壩接長。以蓄清敵黃。如湖水盛漲。將兩壩拆寬。俾水勢暢達。以保湖隄。法甚善也。歷年俱係遵辦。即如上年五月。上游淮水陡長丈餘。致洪湖亦驟長六尺餘寸。當飭廳營將清口束水壩展寬。故湖水得以暢出。消減甚速。所有山盱之三滾壩。雖經過水數寸。旋即斷流。已有明驗。是清口束水壩。應如該御史所奏。因時制宜。相機辦理。實屬有益。南河成案。

是年御史都隆額條奏。　一宣洩洪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綿亘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入海。水勢洶湧。則沙隨水去。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淺阻。其形

勢宜鎭定。而不宜分張。再天然壩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啓。所以前人有言。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開。此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之工。將天然壩啓放。則水勢卽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微弱。而黃水逆流矣。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隄保固。使清口之水洶湧。以禦黃流。則由傍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況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微弱。黃水本非逆流。因清水微弱。故至逆流。去歲洪湖盛漲。應將水口修理寬闊。使淮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工程。將清口東西二隄固守。此卽如喉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以古溝之潰決。實由清口水不暢流所致。非關天然壩啓與不啓也。臣愚以爲淮河之水。以清口爲正。其東西二隄。乃雍正年間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甎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之要道。亦係乎此。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卽於清口西隄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卽將西隄拆去。使之寬闊。以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二隄無固守之愚矣。至西隄以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皆入於海。而所洩之水雖多。亦無過於宣洩之憂。惟俟水勢平時。仍將西隄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淮兩河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爲務。則甫除一弊。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皇清奏議。

乾隆九年七月。大學士九卿議奏。吏部尚書果毅公訥親奏稱。天然二壩石工。高堰以下二隄。俱可停止

修建也。天然二壩原議徹底開放。必致淸水受虧。若永行堅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二壩改建滾水石壩。照山盱三滾壩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覆准遵照。尙未興工。查洪湖地勢。儘南之天然二壩。儘北之武家墩。俱較古溝六安溝高七尺餘。較高堰高六尺餘。淮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溝六安溝低處。然後分溢武家墩高堰外灘。其浸及三壩天然壩外灘者。乃其回溜倒漾。如遇異漲。老子山溢注之水。亦倒漾及此。其上游來水。如淸水溝蔣家閘以南約二十餘里。天長盱眙境內灘水。並聖人山前淮漲分流。俱由此入湖。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令早洩。否則合正溜餘水。全湖漲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則武家墩一帶。運河閘壩。僅隔一隄。危險堪虞。而上游廬鳳諸水。不能卽下。並患淹漫。況水出淸口交匯之地。河寬四百餘丈。淸水過盛。佔流四分之三。逼黃路窄。不能暢下。毛城鋪王家山減下之水必多。又復歸入洪湖。以助漲勢。來源多而去路少。淸水盛漲。大率如此。自乾隆七年水患後。天然壩有不便、永閉之勢。相機開放。又恐臨時徹底過水爲患。因議改滾水石壩。與三壩並資宣洩。壩身比南滾壩高一尺。是於開放之中。仍寓收蓄之意。但水由北壩滾出。卽係應減之水。復經南壩。然後於天然二壩過水。則爲應洩之水可知。今若將二壩加高。水去仍遲。恐淮河上游。及武家墩運河等處。淸水壅積。並阻遏黃河爲患。臣愚以爲應將天然二土壩。改與南壩相平。於南壩過水時。亦令過水。庶可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至此處地亢灘高。回流勢緩。且係水長自過。應仍土壩之舊。無庸改建石工。向來相傳。二壩土性堅實。過水不刷。因名天然。臣看壩土雖屬膠凝。加以夯硪堅實。然過水之後。難免衝刷。但使刷有槽溝。隨時堵築。尙易爲力。臣見洪湖水決二丈餘之坑坎。未至堵閉過難。則此三尺之土工。操縱亦儘可由人。若如向來所聞。過水不

刷。設遇異漲開放。而自壩而西。至隄根不過三尺餘深。所洩之水。亦屬無多。且與從前屯積多水。然後開放。水勢緩急。迥不相同。況下游去路。業經通順。亦不爲害。二壩既不用石工。其沈家西林家西甎石等工。俱應停止。再高堰舊有二隄。現議加築高厚。以資重障。臣查所加尺數。遠不及大隄之高。而兩隄之相去甚促。二隄之下。在在坎窪。取土尤難。萬一大隄疎虞。乃恃二隄捍禦。已成大患。且上游天然二壩。果能經理妥協。及時減洩。不致下游壅遏。周橋以下。豈有他虞。二隄工程。儘可停止。以省糜費。臣將此條商之完顏偉。據云天然壩改與南壩相平。俾及時減洩。事屬可行。惟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高斌。據云洪湖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開放天然壩。固爲高寶諸湖之患。若滾壩出水五尺以上。勢雖稍緩。患仍相等。前議將天然壩改爲石滾壩。高南滾壩一尺。乃不得已用減異漲。於蓄水尚無虧損。今於三壩外。又令多洩。似未相宜。且土壩雖堅。過水不免衝刷等語。查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等。於查勘江南水利案內。奏將高堰大隄內舊有二隄加培高厚。接築隄尾。又議於山盱滾壩之南天然南北二壩處。添建二滾水石壩。由身量高一尺。僅遇異漲。既可分洩。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與徹底開放者迥別等因。今尚書公訥親會同督河二臣。詳勘各處異漲之水。俱由此北入河內。凡此皆於湖內爲餘水。宜早爲減洩。請將天然二壩改與南壩相平。無庸改建石工。自屬分洩合度之法。又據商之河東總河完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商之直督高斌。以洪湖之水。宜多蓄禦黃。不宜多洩。致清水受虧。查天然二壩地亢灘高。所受之水。原係淮漲分流。及老子山等處漫洼倒漾餘水。與敵黃之水無涉。應及時宣洩。以免上下游壅遏。自應如尚書公訥親所奏。行令該督等將現在土壩。改與南壩相平。但河臣完

顏偉以土壩過水。不若用石。直督高斌。以湖水不宜多洩。應請仍敕該督等再加詳酌。或土性浮鬆。酌用灰土夯築。不使衝刷。抑或遇水大之時。嚴飭該管員弁加謹防範。有應行堵築處。即行堵築。不致上下游受患。並將前估之沈家西林家西甎石等工停止。再天然二壩既經辦理妥協。則下游周橋以下。自鮮他虞。所有高堰舊二隄應行停止修築。亦應如所議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十年九月。大學士公訥親。吏部尚書高斌奏。廣東巡撫準泰奏。請開濬濉河一摺。奉旨大學士訥親。尚書高斌會議具奏。欽此。據稱上江宿靈虹等處。頻有水災。固屬天時難必。而每年夏秋間。無論高卑地畝。多有被淹。最重者實因毛城鋪減下黃水。去路淤塞。以致橫決。臣六月進京。即因驛路雨水積聚。慶乘野渡。經過小河一道。問名濉河。係毛城鋪減下黃水經由之處。兩岸平曠。村莊禾稼無際。而河旁淤沙成灘。幾與岸平。河心甚窄。臣竊疑之。八月十六日至此。則徧地濁流。莫辨遠近。村莊禾稼。盡在水中。不勝駭異。細詢原委。知濉河發源於河南夏邑。入江南界。納毛城鋪減下黃水。經蕭縣宿州靈璧虹縣。紆回數百餘里。歸宿於洪湖。舊時河身原寬三十餘丈至六七十丈不等。積年黃水停淤。宿州則僅存河心一二十丈。深不過五六尺。丈餘而止。至靈虹則淤灘更大。並有居民因淤佔成湖蕩。種菱藕者。是以黃水未發。舟楫不通。一經長發。即四散漫溢。宿靈虹咸受其災。臣查毛城鋪分減上游黃水。以保徐州郡城。歸於洪湖。助淮敵黃。立法至善。則毛城鋪以裏引河。即不便不疏濬寬深。爲容納減水之地。今濉河原形寬廣。而現淤至於如此。則挑濬濉河。以復原形。誠萬不可緩。上江水利案內。鳳潁一帶未完各工。經督臣尹繼善定議。俟洪湖下游河道開壩大工。規制已定。再行勘籌奏請舉行。此上下江水利之次第。今濉河一道。原係

年年減納黃流、歸於洪澤。不能因洪澤下游各工未定。而即不納黃河之水。是今日先濬濉河。實有益於宿靈虹億萬生靈。於水利全局。仍並行不悖。仰懇特諭督河兩臣委員會同各地方官。將濉河相度估計開濬。俾減下之水。順軌以達於湖。拯此災黎。登於衽席。均沐皇恩浩蕩。惟是黃水紆回數百里。雖經開濬。濉河勢必水去沙停。若無經管河員。隨時挑濬。則數年之後。仍歸淤墊。可否專交邳睢靈璧河務同知管轄。責成疏濬。抑令委河員管轄。及歲修或應動帑。或用民力。並請交議。查濉河二股。俱發源於河南。一自永城。一自夏邑。至濉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由符離集灰谷堆入五湖。再由小河口下達安河。匯歸洪湖。紆回數百餘里。經江南蕭宿靈虹等州縣。即古所謂浪蕩渠也。其濉溪口以上。本係清流。自會毛城鋪蔣溝等河減下之黃水。沙停易淤。臣高斌曾將五湖上下之燕子口、謝家溝等處挑濬。乾隆七年。又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將宿靈虹等處通濉溝渠濬深。並請將符離集橋路修整等。因乾隆九年臣訥親至毛城鋪勘視洪溝蔣溝等河。向督河二臣商及迤下一帶河道。該督等以洪湖下游。規制一定。即行次第挑濬。並擬於兩旁增築子堰。以防漲溢。今巡撫準泰目擊情形。又復奏請挑濬。應如所奏。濉河經由之處。凡有河身淤淺窄狹者。令該督等委員詳勘估挑。其應分員管轄。及每年歲修。俱請交總督尹繼善會同總河白鍾山詳議。請旨施行可也。奉硃批。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一年三月。工部會議。江南總督尹繼善等奏稱。江南地方。為淮黃二瀆。經由歸宿之所。衆水匯聚。洪澤一湖。實為瀦蓄之區。而上江鳳潁泗。下江淮徐海等屬。瀕臨湖河。地勢低窪。一遇汛水霖潦。易滋浸漫。乃上年七月內。雨水過多。河湖並漲。淮徐等處低窪田畝。復致被災。仰蒙旨詢問。經訥親等議。將被水

河道隄堰。應行修築事宜。妥協辦理。又廣東撫臣準泰條奏。濉河應疏一摺。一併交辦。臣等親往各處查勘。有因河道淺窄。不能容納。致被淹漫者。有本無隄堰。或隄堰卑薄者。亦有前經修過。而河欠寬深。隄欠高厚者。細加勘丈。洪溝河現在寬深。毋庸議挑。惟毛城鋪起東至蕭縣之張家灣。西至宿州界止。應於兩岸離河崖稍遠處。堅築子堰各一道。夯硪堅實。並將舊有之沈家隄殘缺處所。修補完固。仍於堰內酌建涵洞閘座。使民田積水宣洩入河。過此則爲濉河。崖高河低。毋庸議挑。惟河形灣曲紆回。兩岸多有淤灘。以致阻遏。水勢不能暢注。應急行挑切。以順河流。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地愈卑窪。崖高不過一二尺。且有與水面相平者。汛水一至。即便泛溢。今擬於兩岸各築子堰一道。相地形高下。定築堰高低。總期堅實。以束水勢。至兩岸內地。若窪若溝若坡若渠。不可悉數。或上接豫省永夏等邑來源。或旁納下江銅蕭等邑支流。並本境各路泉渠之水。均匯聚於濉。但通河口門皆塞。致民田積水不消。自應亟爲疏濬。並視口門寬窄。分建涵洞陡門。相機啓閉。則兩岸坡水。俱得暢達入河。其北則蕭縣之王家山天然閘河。亦由濉溪口入濉。前因形勢不順。每虞倒灌。於水利案內。將閘河尾閭另於大山頭南挑河。出彭家溝入濉。今查大山頭下地係礓石。河底高仰。出水不暢。仍致倒灌沙淤。水從窪地東漫。若再加挑。則河身盡屬礓石。難以開鑿。今擬於閘河舊尾向南改挑。使水由濉溪口會流下行。將舊尾口門築壩堵截。以免倒灌。大山頭下河頭與漫水東注窪地。並築壩堰。彭家溝入濉口門。亦應疏通。以洩山水。並將天然閘河朱家祠堂上下新淤。一律疏濬。則水得暢行無阻矣。其下則揚疃陵子土山孟山崔家等五湖。原爲受水之區。現在寬深。間有淤淺。亦斷無煞壩挑挖河身之法。似應照舊聽其承納來源。容蓄衆水。毋庸置議。又睢寧之峯山四

閘。其減納之水。亦歸五湖。所有閘下引河。由小朱營至高家窰。以入孟山湖。年來因河勢灣曲。多有淤墊。水從小朱營漫刷溝槽。直趨崔家湖。形勢頗爲直捷。今擬就漫刷溝槽處。再挖寬深。即以挑土培築兩岸子堰。幷將閘下舊堰一律修築。至五湖迤下之謝家灣。由汴河出臨淮口。而歸洪澤。勢最順直。從前水利案內雖經挑浚。今底尾仍高。未能全局通暢。應將謝家溝挑挖寬深。使入汴順利。則五湖之水下趨於洪湖者益暢矣。於潁州府境內挑河一道。河出太康花子坡。由鹿邑歷上江、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以入於淮。年久淤塞。夏秋水發。往往漫溢。今細加查勘。自豫江交界之孟家橋起。至宴兒汪一帶。民間俱於河中填築土壩。設立魚斷。加以橋座低矮。遇水不能下注。易於泛溢。今擬擇其淺窄處。間段挑挖寬深。改建高大木橋一十七座。其土壩魚斷。有礙河道者。悉行拆除。幷將分洩漲水入茨河之宋湯河。一併挑濬。其挑河之土。即築土埂以衞民田。遇有田間積水。聽民開放。隨令堵築。又蒙城縣南鄉。有茨河一道。北鄉有北淝河一道。乃通縣坡水所歸。河身淤淺。應亟挑挖深通。以洩積潦。則蒙亳太和等處。庶免被淹之患。此上江水利宜辦理也。南河成案。

四月二十二日。工部會議得高斌等奏。上下兩江。衆水匯聚。地勢低窪。每遇伏秋汛漲。一時宣洩不及。歷年屢有水患。尹繼善等議挑各河。及隄堰閘壩等工。務期水有歸宿。臣高斌至各處查勘情形。如毛城鋪之洪溝河一帶。於離河稍遠處。堅築子堰。並將舊有隄堰修補。酌建涵洞。濉河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並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口門相機啓閉。天然閘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幷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亟應興辦。但原奏濉河自灰谷堆起至霸王城南岸築堰。今相度形

勢。應自灰谷堆迤下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方爲妥協。至原奏五湖以下之峯山開河。挑直河身。培築子堰。謝家溝挑挖寬深。分洩濉河入汴。與濉河南北兩岸黃疃橋等處。疏河建洞。及潁州淝河、宋湯河、蒙城茨河北淝河挑淺築埂建設橋座。應列爲緩工。均如所議行。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九月。工部議得協辦大學士高斌奏。洪澤湖山盱廳之沈家西林家西等處隄工。一千六百餘丈。原議建築石工。於乾隆九年議停。今查石工費多。不若於此二處。改建甎工。以免風浪衝激之險。又高堰廳之六安溝舊石工。卑矮處所。一千餘丈。亦應加寬甎工等語。查沈家西林家西二處。相接天然壩之南北。在三滾壩以上。地勢高亢。迴流水緩。並非頂衝險要之處。乾隆七年。淸黃並漲。因上游諸水匯注。天然二壩緊閉。淸水宣洩不及。以致湖水滿盈。不能容納。古溝有衝決之患。沈家西林家西等處。受倒漾之水。是以彼時相度。似屬險要。議令興修。今年湖黃勢較乾隆七年更大。而臨河隄岸未致潰決及漫溢者。緣遵照開放天然壩之議。湖水得以宣洩。而下游亦不似七年受古溝衝決之患。是從前險要頂衝之處。尙可防範。則此二處地勢水勢。均非險要。可以無容建築甎隄或土工。有應行培築處所。令該總河等隨時培補。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今按七年古溝衝決舊案無存。此條部議所述較詳。足備參考。

是年。顧琮總理南河。會同估辦上下江河湖水利工程。　按上江水利。惟疏潁州渦水。出河南陳州太康花子坡。由鹿邑、亳州、太和、蒙城、潁上、阜陽等州縣。導之入淮。浚宋湯河。分淝水入茨河。疏蒙城縣坡水匯流歸於南茨河北淝河。即以挑土兩岸築成土埂。各工分別緩急次及。洪濉河疏築事。經大學士高斌會議。由部覆核如原奏。毛城鋪迤下之洪溝河一帶。堅築子堰。修補隄堰。酌建涵洞。濉河自灰谷堆至霸王

城兩岸築堰。疏通湖窪溝渠各口。分建涵洞。天然閘河挑浚河身。改順河尾。並於大山頭築壩。不使東注。疏通彭家溝。以洩積水。皆屬亟應挑築。原奏自灰谷堆至霸王城兩岸築堰。應自灰谷堆迤上之符離橋一律接築。河渠紀聞。

乾隆十二年五月。大學士高斌。總河周學健奏。山盱廳屬蔣家閘一座。於乾隆九年定議修理開放。今上年湖水盛漲。山盱三滾壩過水六尺。天然壩亦經開放。因實應湖受水既盈。未能全下。遂注入高郵湖。致滾壩洩水平緩。實應運河西隄受險。極力搶護。方保無虞。而蔣家閘開放宣洩。直注高郵湖。建瓴甚暢。是該閘遇盛漲。資其宣洩。已有明驗。今因大汛經過。衝擊損壞。應行拆修。查原金門寬一丈八尺。今應加寬四尺。照惠濟閘金門二丈二尺。以資暢洩。其閘底全壞。下塘亦深。應移下五十餘丈。庶於地勢合宜。查舊閘為盱邑通衢。今移建於下。行旅未便。應於舊閘以上。建木橋一座。以資利涉。但該閘惟洩盛漲之水。平時臨湖口門。堅築草壩。勿使輕開。其閘下河長五十餘里。兩岸民田需水灌溉。應於草壩西偏建石涵洞一座。口門寬方三尺。俟湖水長後。不必盛漲。即可開放。以利農功。閘工約計共需銀一萬八千餘兩。容臣等再加確核。另疏題估興修。奉硃筆旁批。既利民之舉。具題來。若緩不及待。則一面興工。南河成案。

乾隆十五年四月。高斌奏呈河工圖說。恭候來春聖駕時巡指示方略。洪澤湖。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清河縣東南。盱眙縣東北。周環三百餘里。發源河南桐柏。經信陽、羅山、息縣、光州、新蔡、固始、霍邱。至正陽關與汝水合。又經安徽壽州與淝水合。歷臨淮懷遠定遠五河泗州盱眙。合豫皖諸山河水。匯為洪澤湖。由清口會黃入海。隄工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堰。長一萬七千餘丈。查洪湖地居淮揚數十州縣之上游。

堰盱隄工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分流旁出。併力北趨。以與黃會。復分入運口以通運道。乃黃運兩河關鍵也。先是隄身單薄石工間段幫築。屢致衝潰。淮揚頻告水災。淮水勢分力弱。黃水倒灌入湖。運口淤墊。運道民生。均爲可虞。歷蒙聖祖仁皇帝南巡。親臨指示。堅築高堰。堵閉六塘。使淮歸故道。暢出清口。雍正八年。荷蒙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以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滯。必須保固高家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以助其暢流之勢。發戶部帑金一百萬兩。將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處。俱加修石工。以爲久遠之計。捍禦巨浪。保護二郡民生。蓄清會黃。利漕濟運。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臣等查高堰石壩現今完固。惟土隄尚有未能一律之處。緣湖水浩瀚。兼之西風鼓浪。汕刷尾土。自武家墩至秦家高岡。有寬十餘丈者。有寬七八丈者。且有僅寬五六丈者。雖土隄外俱有甎石工程。可以無虞。而萬全之策。必須將尾土培厚增高。惟是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費浩繁。臣等再三籌畫。通計隄身幫寬以十丈爲率。約需土方銀五萬餘兩。若卽於堰盱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土工。則數年可一律完整。不須另請錢糧。該處土堅。足資捍衛。將來俱寬至十丈。則既有石工以爲外捍。復厚其土隄以資保障。高堰一帶大隄。益增鞏固。正以仰體世宗憲皇帝大修石隄保固高堰之至意。而淮揚十州縣民生。咸底安全矣。

三滾壩。天然壩。蔣家閘。

洪澤湖三滾壩。於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題建。一北壩。一南壩。均寬七十丈。一中壩寬六十丈。因其時六壩既經堵塞。大汛水漲。若專恃運口爲尾閭。則高堰瀕危。於是議設減水三石壩。以洩溢槽之水。其翟塘原有天然南北二壩。仍留以備異漲。各壩滾下之水。俱由草子唐漕等河。分洩入白馬寶應諸湖。歷高郵邵伯入運。以達江。乾隆十一年。臣高斌奏准。將滾

壩迤南之蔣壩石閘修建。每年相機啓放。查洪澤湖會黃濟運。必須多蓄。使之常盛。方能暢出清口。不致黃水倒灌。伏秋盛漲有餘之水。又必早爲分洩。高堰一帶方能容受。現在南北中三石壩。總以高堰水誌長至八尺五寸外。聽其過水。如未及誌。水已低於壩脊。當收蓄以會黃濟運。既可洩溢槽之水。而仍能留平槽之水。則減洩之法。誠莫如滾壩爲最善也。至天然南北二壩。係屬土壩。並無石基。一經啓放。則全湖之水。奔注高寶邵伯諸湖。勢必將運河東隄南關車邏等壩啓放。下河各州縣田廬受淹。且分洩太多。湖水受虧。即不能會黃濟運。是天然二壩。誠未可輕易啓放。臣等謹按洪湖爲全淮委注之地。天然壩既未可輕放。若專恃南北中三滾壩過水。其蔣家閘分洩亦屬無多。設遇水溢。湖不能容。則淮揚二郡。深爲可慮。臣高斌曾於乾隆八年。奏請添建二滾水石壩。估銀一十一萬餘兩。嗣經廷議。以天然壩地亢灘高。所受者原係淮漲分流漫注倒漾之餘水。今將現在土壩改興南壩相平過水。停其建石。十年南滾壩過水二寸。即啓天然土壩。汕刷廣深。仍係澈底開放。隨經搶護堵閉。十一年臣高斌復奏。俟南滾壩過水三尺。再相機啓放。臣等細加籌畫。十四年湖水加長。自六月初一日滾壩過水後。至七月十二日水勢有長無消。滾壩過水已至三尺。一時不能消退。高堰全隄可慮。急須啓壩分洩。臣等因下河民生關係。是以慎重未放。幸水勢漸退。保護無虞。據此試驗情形。若再添兩滾壩。則減洩既多。水退自速。應請仍照八年原議。相度地勢。添二石壩。其天然舊壩照舊堵閉。應異漲。既可多爲分減。而過水止在壩面以上。一經平壩。便已斷流。於全湖應蓄之水。毫無損礙。與天然壩之徹底啓放。致清水受虧者迥別。兼之循序漸下。下游不致驟漲。而高堰一帶可無危險之患矣。南河成案。

是年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豫省惠濟一河。自中牟西十五里鋪起。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淮寧、鹿邑等處。至江南亳州入渦河。以達淮。雖爲分減賈魯河異漲之水。而各州縣溝坡雨水。亦皆賴以宣洩。自乾隆六年議請每年動支耗羨銀四千兩。爲歲修疏復支用。其挑河之土。分積兩岸。修築子堰。幷建築涵洞。仍於下游鹿邑地方。每歲秋分築壩蓄水。立夏開壩放水。奏准辦理。迄今九載。而河身淤墊之處甚多。檢查歲修卷案。遞年所領銀兩。雖屬無多。終恐不歸實用。是以臣於十四年。卽令動支專委熟悉河工之員。詳細勘估。臣復加履勘。核計土方工價。若同時興工。原設歲修。恐不敷用。經臣聲明詳酌另奏。隨委管河道佟世表前往。逐一確勘。復令布政司富明親勘。核議。今據司道勘議。臣與當面詳籌。從前估挑工段。或淺或深。原不一律。遞年挑淤濬淺。亦僅照原估而止。未能深通暢注。若急加挑浚。必致漸積漸淤。轉使前功廢棄。查河勢西高東下。除下游之柘城、淮寧、鹿邑等境。河身通暢。毋庸挑濬外。其上游之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五邑。或較原估淤淺。應行開挖寬深。或因地勢居高。再加挑濬。但原議內應行酌改者。如兩岸原經築有隄工。而又以挑河之土。臨河加築子堰。無論土性浮鬆。遇雨卽卸。卽使加功堅築。逼近河身。大溜直衝。子堰勢必坍塌。其水全力直注大隄。堰不可保。而隄亦隨之。子堰之築。非徒無益。實爲有害。應將挑河之土。運至大隄。加高培厚。俾得永固。前議加築子堰。應行停止。又如兩岸涵洞。率多卑薄。而所建亦非其地。徒有涵洞之名。未收啓閉之益。應於沿河坡窪地方。便於出水歸河處。將隄身酌留口門。用石包裹兩頭。以防激流衝刷。平時仍於口門內堆築小堰。一遇積水。聽民開放入河。水過仍前堵閉。則蓄洩咸宜。可免坍卸。前議涵洞之處。應行改建。再如鹿邑河尾。於秋分築壩。立夏開放。原爲蓄水濟舟而設。查商船

由亳州而入惠濟。建壩則舟楫難通。況柘城、鹿邑交界、現有沙疆足資攔蓄。此即天然蓄水之壩。前議分時蓄洩地勢既非。且於水利無益。鹿邑河尾應停其建壩。所有惠濟河開挑工程。共需銀三千九百八十九兩零。尚在歲修四千兩之內。應即動支。乾隆十五年歲修銀兩。於霜降後委員分段及時挑浚。仍責成該管道府查催。務使如式深通。以收實效。統俟工完核報。至改建涵洞。加培大隄等項。約需銀二三千兩。應於來年歲修項下確估動用。工竣照例報部核銷。再惠濟河來源。出賈魯河。由鄭州至中牟分洩。而鄭州窪下之區。係賈魯河經由之地。匯成大湖。伏秋湖河並漲。鄭中二邑民田。年年被淹。今議於鄭州唐雷莊起。挑挖一道。直接至惠濟閘。迄北入湖。則上游之水。節宣有資。鄭中二邑被水處所。均可涸出水旱田地數百頃。需費無多。而爲利甚溥。鄭州居民無不踴躍。情願自行開挖。現在雖未完竣。已於農隙興工。頗有實效。此臣與司道等相度情形。將應改之處。悉心計議。務使民田廬舍均有裨益者也。皇清奏議。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四

淮水章牘三

乾隆十六年二月。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堰盱。諭天然壩永禁開放。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啓智壩。仍不減。次及於信。又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壩。用石基甎甃。以期首尾完固。 按仁義禮三壩。舊制高下一律。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欽遵勘估。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新建二壩寬六十丈。壩基石脊高下與舊壩同。其舊築土工。俱改建甎石工。程林家西改建石工。沈家西清水潭秦家甎工。及建蔣家閘鉗口石壩。剋期築竣。黃淮清濁異勢。自淮奪於黃。而淮之清者亦濁。洪湖地勢亦稍變異。潘宮保議築高堰時。周家橋迤南一帶地勢亢於高堰。淮水大漲。從此漫入白馬湖。浹旬不雨。仍爲陸地。故於此地空而弗築。留以洩異常之水。曰天然減水壩也。迨後黃入於淮。洪湖底亦受淤。至今二百餘年。向之高者亦平。若任其減洩。則諸湖不能容。淹及下河。聖慈廣覆。永禁開放天然壩。增智信二壩。以節蓄之。議者以高郵三壩。上應堰盱五壩。復益昭關諸壩。以足其數。實則增智信以爲永閉天然之地。而五壩仍不常洩也。即當南岸漫工。全黃入湖。助清刷沙。自清口以下。河道寬深。大汛水長。僅開一二壩。即足濟用。蓋刷沙之力大而河深也。常年水不大漲。五壩堅閉不開。湖河節宣以時。安流順下。仁義禮三壩亦皆備而不用。不獨智信二壩也。有智信二壩。而堰盱有長安之勢。不開五壩。而下河無沈竈之憂。職河防者宜常思減水之去路。毋輕於一

試也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洪澤湖上承淸淮汝潁諸水。匯爲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隄。天然壩乃其尾閭。伏秋盛漲。輒開此壩。而下游諸州縣胥被其患。冬月淸水勢弱。不能刷黃。往往濁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開壩爲懼。而河臣轉藉爲防險祕鑰。二者恆相恃。朕南巡。親臨高堰。循隄而南。越三滾壩至蔣家閘。周覽形勢。乃知天然壩斷不可開。夫設隄以衞民也。隄設而民仍被其災。設之何用。若第爲掣流緩漲。自保上游搶險各工。而鄰國爲壑。田廬淹沒勿顧。此豈國家建立石隄。保護生靈本意耶。爲河臣者固不當如此存心也。天然壩當立石永禁開放。以杜妄見。近者河督大學士高斌。副總河巡撫張師載。於開天然壩之說。亦深以爲非。而請於三滾壩外。增建石滾壩。以資宣洩。朕親臨閱視。謂增三爲五。卽以過水一二尺言之。向過三尺者。卽爲五尺。向過六尺者。增而至丈。是與天然壩名異實同。人必有議其巧避開壩之名。而陰襲其用者。是當爲之限制。上年滾壩過水三尺五寸。天然壩仍未開放。應卽以是爲準。俾五壩石面高下維均。以仁義禮智信爲之次。仁義禮三壩一如其舊。智信二壩則於石面之上。加封浮土。必仁義禮三壩已過水三尺五寸。猶不足以減盛漲。則啓智壩之土。仍不減。乃次及於信。斯爲節宣有度。較開天然壩之一往莫禦者懸殊矣。再高堰石隄至南滾壩以南。舊用土工。石隄有首無尾。形勢不稱。應自新建信壩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蔣家閘。水勢益平。則石基甎甃。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湯。永爲淮揚利賴。至洪湖束水。藉以刷黃。而上游宿虹鳳潁諸邑。歲被水患。議者謂洪湖盛漲。諸邑先被其災。洩洪湖仍於上游無補。自朕觀之。漲減。則上游之漫溢者亦減。此固在封疆大吏先事綢繆而

司水土者。亦未可以閭閻休戚。非職掌所在。而專以束水保隄爲得計也。河工宿弊。不可枚舉。無益之費尤多。或明知無用而因循不廢。或陰以爲利。而妄事興修。高斌張師載於此雖能持正。如茆家圩頭二草壩。固已廢所當廢。而此外無益之費。卽以朕巡視高堰一壩之內。已不勝屈指數。然屬員已議其不發帑不興工矣。朕觀河臣筦領河漕數千里。民命所繫。視督撫綏輯一二省者爲難。冒涉風雨。守護隄防。亦視督撫坐辦案牘者爲勞。歷來河臣不乏表表。尸祝之輩而糜帑養患。有罪無功。其識機宜。得關鍵。實著功效者幾人哉。果使全不興工。則置民瘼於不問。河臣幾於虛設。故無此政體。如其糜脂膏以擲虛牝。則蠹弊之最巨者。總之河不可不治。而勿循虛名。工不可不興。而必歸實用。斯爲至要。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屢幸南河。躬親指示。平成睿略。萬世永賴。朕何能仰企一二。卽經臨視。有所籌畫。亦不敢自信爲必不可易。惟愛養黎元。揆理度務。崇實敦本。兢兢業業之衷。可共白耳。將此詳悉宣諭中外臣民。其庀材興工一切應行事宜。河臣會同督臣按例確估具題。純皇帝聖訓

是月奉上諭。高堰山盱土隄。幫寬十丈爲率。需用土方銀五萬餘兩。卽於堰盱二廳。歲搶修柴埽工內。分年節省妥辦。南河成案

六月初三日高斌等題稱。洪湖隄工。爲淮揚保障。會黃濟運。實南河第一關鍵。欽奉皇上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天然壩則永禁啓閉。其舊用土工形勢不稱處。一律改建甎石工程。隨卽欽遵諭旨。率同道廳委員前往堰盱隄工。詳勘確加丈量。查舊建仁禮二壩寬七十丈。義壩寬六十丈。今新建二壩。亦應寬六十丈。其壩基石脊。欽遵諭旨。五

壩高下一律維均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內新建智壩一座估銀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兩五錢零信壩一座估銀五萬九千二兩一錢零林家西改建石工估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零沈家西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兩三錢零清水溝秦家高岡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零又接下石基甎工估銀四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零蔣家壩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一萬八千五十兩三錢零蔣家閘工鉗口石壩一座估銀六千九百一十兩七錢零通共估需料物夫工銀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八錢零造册題估再此項工程所需甎石木灰等料繁多採運稍稽時日須早爲發帑購辦庶可及時修築臣等移咨江蘇撫臣於藩庫內撥款解交河庫動支給發委員分投採辦料物到齊本年秋汛水退後剋期興工限乾隆壬申年伏汛前一律完竣奉旨該部速議具奏十四日工部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八年四月高斌奏山盱廳洪澤湖工古溝東壩石工一段長九十八丈係乾隆八年堵閉漫口後建於深塘之內砌石二十層隄高三丈工竣以來迄今十載雖石工未露脹裂而該處較兩頭工程逐漸卑矮上年八月臣到工查勘令該道廳加高土工三尺與上下相平今春融凍解二月二十八日中段倒卸石工一段長二十丈兩頭脹裂二十六丈共計四十六丈係從前漫口衝刷最深之處緣下係深塘根土淤鬆而石工高峻故難經久查此處迎溜受風亟宜補修以資捍禦一面照估採辦料物一面先用柴草摟護外戧長五十五丈中塡土榫與舊工尾土交接一律相平夯硪堅實以防大汛料物一齊照舊石工基址退進二丈挑槽簽樁修砌石工長四十六丈兩頭越灣添估石工二丈五尺共新修石工四十八

丈五尺。砌石二十層。上加甎工五層。將舊工根基。留爲外護。根底既得堅固。而石工加甎。則下重上輕。可免垂頭外仰。自獲經久。再該處隄工。長一百五十丈。上年已幫頂寬至十二丈。後因加高三尺。收頂只寬十丈。今估新砌石工。退進二丈。應於補築石工後隄身長五十丈。幫寬四丈。南北兩頭工長一百丈。仍幫寬二丈。均足十二丈之數。則工堅隄厚。永資鞏固矣。南河成案

按大工合龍後。龍門下必有深潭。古溝漫工。就隄接築。漫水自高而下。衝激更深。補還石隄之中段。卽漫口衝刷之深潭也。凡水衝至極深。其下多係活沙泉眼。樁不能立。必須隄外築壩攔截。戽盡內塘水。始可施工。而隄外水深浪湧。壩不能固。惟將舊隄收進爲基。下樁鋪底。此移步換形之做法也。深潭不獨不可下石。卽下土亦不易。如合龍後。龍門澆戧。深至五六丈外者。所下之土。每衝出二十丈外。必俟塡滿深潭。土不外游。至出水後。始可計方估土。工費甚大。或於壩下本淺處。儹築土壩。爲重門以閉其氣。工用輕省。便於防守。全在臨時審察機宜。補還古溝漫工石隄。下虛上墜。築實不易。非老於工者。爲之不能經久也。

河渠紀聞

十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湖水情形一摺。高堰各工已俱危險。經舒赫德等晝夜搶護。雖間有汕刷。然大勢已可無虞。惟閱圖內所繪情形。似於蔣家閘及束水隄等處。若早求一宣洩之方。或積水尚可稍減。不致衝刷隄身如此之甚。蓋洪湖未復故道。則漫溢之水。必當使有所歸宿。若更壅阻。則潰決滋甚矣。其石工衝汕之處。應於桃伏大汛之前。急爲修理完固。已如所請。著嵇璜德爾敏揀派司官。帶同馳驛前往督辦。此時已發帑購辦石料。務先期催集。俟欽差到日。卽可星速鳩工。早收捍禦之益。

壩高下一律維均總以高堰水誌深八尺五寸平水爲度內新建智壩一座估銀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兩五錢零信壩一座估銀五萬九千二兩一錢零林家西改建石工估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兩零沈家西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兩三錢零清水溝秦家高岡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零又接下石基甎工估銀四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零蔣家壩改建石基甎工估銀一萬八千五十兩三錢零蔣家閘工鉗口石壩一座估銀六千九百一十兩七錢零通共估需料物夫工銀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兩八錢零造册題估再此項工程所需甎石木灰等料繁多採運稍稽時日須早爲發帑購辦庶可及時修築臣等移咨江蘇撫臣於藩庫內撥款解交河庫動支給發委員分投採辦料物到齊本年秋汛水退後剋期興工限乾隆壬申年伏汛前一律完竣奉旨該部速議具奏十四日工部議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南河成案

乾隆十八年四月高斌奏山盱廳洪澤湖工古溝東壩石工一段長九十八丈係乾隆八年堵閉漫口後建於深塘之內砌石二十層隄高三丈工竣以來迄今十載雖石工未露脹裂而該處較兩頭工程逐漸卑矮上年八月臣到工查勘令該道廳加高土工三尺與上下相平今春融凍解二月二十八日中段倒卸石工一段長二十丈兩頭脹裂二十六丈共計四十六丈係從前漫口衝刷最深之處緣下係深塘根土淤鬆而石工高峻故難經久查此處迎溜受風亟宜補修以資捍禦一面照估採辦料物一面先用柴草摟護外戧長五十五丈中塡土榫與舊工尾土交接一律相平夯硪堅實以防大汛料物一齊照舊石工基址退進二丈挑槽簽樁修砌石工長四十六丈兩頭越灣添估石工二丈五尺共新修石工四十八

丈五尺。砌石二十層。上加甎工五層。將舊工根基。留為外護。根底旣得堅固。而石工加甎。則下重上輕。可免垂頭外仰。自獲經久。再該處隄工。長一百五十丈。上年已幫頂寬至十二丈。後因加高三尺。收頂只寬十丈。今估新砌石工。退進二丈。應於補築石工後。隄身長五十丈。幫寬四丈。南北兩頭工長一百丈。仍幫寬二丈。均足十二丈之數。則工堅隄厚。永資鞏固矣。南河成案

按大工合龍後。龍門下必有深潭。古溝漫工。就隄接築。漫水自高而下。衝激更深。補還石隄之中段。即漫口衝刷之深潭也。凡水衝至極深。其下多係活沙泉眼。樁不能立。必須隄外築壩攔截。戽盡內塘水。始可施工。而隄外水深浪湧。壩不能固。惟將舊隄收進為基。下樁鋪底。此移步換形之做法也。深潭不獨不可下石。即下土亦不易。如合龍後。龍門澆戧深至五六丈外者。所下之土。每衝出二十丈外。必俟填滿深潭。土不外游。至出水後。始可計方估土工。費甚大。或於壩下本淺處。儹築土壩。為重門以閉其氣。工用輕省。便於防守。全在臨時審察機宜。補還古溝漫工石隄。下虛上墮。築實不易。非老於工者。為之不能經久也。

河渠紀聞

十月二十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湖水情形一摺。高堰各工已俱危險。經舒赫德等晝夜搶護。雖間有汕刷。然大勢已可無虞。惟閱圖內所繪情形。似於蔣家閘及東水隄等處。若早求一宣洩之方。或積水尚可稍減。不致衝刷隄身如此之甚。蓋洪湖未復故道。則漫溢之水。必當使有所歸宿。若更壅閼。則潰決滋甚矣。其石工衝汕之處。應於桃伏大汛之前。急為修理完固。已如所請。著嵇璜德爾敏揀派司官。帶同馳驛前往督辦。此時已發帑購辦石料。務先期催集。俟欽差到日。即可星速鳩工。早收捍禦之益。

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嵇璜德爾敏鄂容安尹繼善富勒赫奏。高堰隄工。捍禦洪湖。為淮揚保障。今歲伏秋盛漲。加以全黃歸注。風浪洶湧。致甎石各工。倒卸甚多。仰蒙聖恩。念切民瘼。興修以資捍衞。臣等於月之十五日。馳赴高堰。查勘洪湖水勢。武家墩沿隄深三尺六寸。南至高堰。水深八尺一寸。又南至蔣家閘。水深三尺六寸。五壩已經斷流。今歲水勢雖較往年旺盛。而現在逐日消耗。尚為平穩。自武家墩至蔣家閘止。隄工共長一萬六千餘丈。內有康熙三十九年修建石工。乾隆四五等年續加甎工者。有雍正八年興修通身石工者。有乾隆十六年及十八年修建通身石工或通身甎工者。工程甎石不同。年分亦新舊各異。因今年水勢甚大。風浪衝擊。新舊甎石工倒壞者三千六百餘丈。現未倒壞而臌裂應行拆修者。五百四十餘丈。二共四千一百餘丈。必須及時興工修砌。其修築之法。又當因地制宜。詳加分別。如修砌石工。應於隄外先築攔水壩。以便施工。水深處難以築壩。惟有退進一二丈。於隄身開槽修砌。且留舊隄石基。以為外護。俟新工砌至過半。再拆舊石層層添砌。至舊有甎工。原難經久。前經臣舒赫德等奏明。將倒卸甎工。盡行改石。則凡甎工內通身全倒及半倒脹裂者。自應全拆改築石工。而石工較甎工其勢倍重。應將下面樁木酌量加添。其下石上甎工內有止倒上半甎工。而下截石工未倒者。即於上面改石。樁腳年久。未免虛鬆。頭重難勝。仍不免傾圮。亦應通拆到底。另行加樁修砌。方能穩固。如石工年分未久。止倒一半、其根腳尚固者。只須加砌上段。不必全拆。以免糜費。至甎石各工。有通身完好全未倒卸者。自應存留。雍正八年所修工程。現俱堅固。毋庸置議。其餘新舊工內。上面雖屬整齊。而下面及根腳有無搖動殘缺。現在水勢漫

蓋不能詳閱。俟興工時水涸。逐一查勘。如有應修補處。另奏續估辦理。再查高堰石隄。向來做法止用石二進。石後用甎二進。卽與隄土相連。甎石與土不能固結。一經風浪。則湖水浸入搜空。易致坍塌。必須於甎石背後。築打灰土三尺。以禦衝刷。今按堰盱甎石工後。加灰步土。始此。南河漕規。雖未載此項。而石隄大工應請照京城各工例興作。並請嗣後舊有工段。遇坍卸應修者。亦照此辦理。此臣等現在分別籌辦之情形也。工段緜長。必得多員分修。方能速竣。今於附近府佐州縣及河員內。擇才具可用者二十餘員。分派工段。委淮揚河庫二道催查。趁此冬令。將水中舊石。上緊撈取。儘數選用。所需新石。已奉旨令江南山東兩省採辦。所需甎椿石灰糯米等項雜料。及雇募匠工。皆須豫備。現在發銀定限。飭承辦各員分路採辦。俟運石到工。先儘險要處。卽行攢砌。但工段緜長。需石甚多。洪湖水險。轉運維艱。石工未竣之前。風暴時有。其倒卸殘缺處。非鑲做柴工。難以保護。其海漫石必須鋪柴一層。名為馬鞍。方免風浪汕刷。今按馬鞍埽。始見此。石後尾土。急應多備柴束。以免臨時周章。臣尹繼善已酌發銀兩。購辦料物備用。入於歲搶修案內核銷。石工固須鞏固。而土隄為石工後戧。亦屬緊要。現在土隄歷年加高培厚。其頂足十丈。底足十餘丈者固多。亦有被浪衝掣。隄頂殘缺。更有年久未幫。隄身卑薄。皆須一律加培。其隄工海漫石殘缺者。一併補修完整。再五滾壩過水甚大。壩身石塊間被衝損。應須修補。五壩迤下束水土隄。在在殘缺。亦應補築。均請歸大工內一體報銷。將家石閘衝壞。應行拆修。工程尚可稍緩。另案估計辦理。以上各工。共約需新石十六萬四千餘丈。銀五十九萬餘兩。再幫修土隄。約需銀十餘萬兩。此係約計之數。容臣等將石料新舊。隄身高矮。及裏外層次。逐一算明。詳細估計題奏。南河成案。

按此因張公漫口。全黃歸注洪湖。衝損石工修補殘缺也。漫水下注。又加風浪洶湧。倒卸隄工。自武墩至蔣閘萬有六千餘丈之工倒壞臌裂八千餘丈。河督尹繼善等勘估修築。更將土隄一律加培。隄頂海漫石補修完整。五滾壩及壩下束水土隄。一律補築完固。河隄修砌石工。爲費甚鉅。非當湖河風浪撞擊之所。及蓄水閘減水壩攸關運道民生者。不敢輕舉。先審山陵岡麓土性堅凝。始爲建築。尤重根基。根基不實。石必下陷。前人於底樁、每用大木方梁。橫亘其上。長釘關穩。上鋪二尺厚板。簽釘縫連合而爲一。板縫用油麻。加艌船法艌密。方砌底石。灌以灰汁。融結如一。灰漿不能由樁頂漏去。底樁必須到地馬牙梅花。株株實在方能著力。一有虛鬆。則力難勝重。漕規估計樁木。雖有二截三截之分。而測量地勢。以入地深穩爲主。然後層層加砌。不致傾側倒墜。至裏石之後。復襯河甎土石性殊。難以聯屬。以甎貼土。甎土易於融洽。甎石後再築灰土三尺。更加穩固。如法施治。以費爲省。萬有餘丈之堰。鞏若金墉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九年十月。工部題。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等疏稱。外河廳屬清口南岸汛吳城縷隄。內臨洪湖。外係黃河。中僅一綫單隄。每遇汛水長發。風浪汕刷。甚屬險要。曾於乾隆十二年修建甎工一千丈。今所建甎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隨飭據淮揚河道吳嗣爵詳稱。遵即逐細查量。應補砌塌卸舊甎工長九十五丈。共估需工料土方銀二千九百六十四兩三錢一分九釐五毫。造册請題。再吳城縷隄。於乾隆十一年修砌甎工一千丈。十七年續請接築甎工一千二百二十丈。內有已經完工者。亦有未經修竣者、伏秋風浪衝刷。新舊多有殘缺。應拆修補築。查十一年所做工程。已在保固限外。十七年新工內羅綸等承辦。尙未完竣。例應賠修。此外舊有土隄一千二百九十丈。應加幫寬厚。今加幫舊隄土工。已奉欽

差於詳勘黃運等事案內勘估。應彙入彼案造册請題。至羅綸等新做未竣衝刷應賠瓴工。已委桃源同知張樹玉等接辦。俟工完照例取結造册請題。查吳城縷隄。該督既稱所建瓴工自五堡迤下間段塌卸不堪。題請急爲補砌。應如所題辦理。以資捍禦。仍令該督俟工完日將工段銀兩照例核實造册題銷。至加幫舊隄。並新做未竣衝刷瓴工。應速飭償辦完竣。照例核實具題查核可也。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奏洪湖水勢長發。仁義智三壩過水甚多。現將清口東水東壩量行展寬。俾清水暢流。會黃入海。白鍾山此舉已遲矣。清水原淮水故路。東西兩壩。古人具有深意。所爲淮流力弱。資其堵束迸力刷黃。至淮水既當盛漲之時。西壩不動。東壩當早爲宣洩。以減其勢。此固操縱由人。非可膠柱。至五壩則不得已而設此尾閭也。欲洩水勢。當在清口。清口洩一分。尾閭使減七八分。清口壩不早爲展拓。無怪乎水勢全注五壩。而高寶諸邑。行被水患矣。此朕今春親臨相度時。所欲言而未及言者。可傳諭白鍾山等。嗣後清水東口東壩。當秋冬淮弱時。仍照舊修築。束清敵黃。春夏之交。一遇水漲。即展拓開闊。至盛漲時。三壩等處過水一寸。則東壩可開寬二丈。過水二寸。則開寬四丈。俾得疏洩通暢。不致奔赴尾閭。此最要之著。所當永遠遵行。又黃河水勢。於五月下旬陡長。其力既盛。自能刷沙。現在徐州一帶沙淤處所。可衝刷加深否。亦著白鍾山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內閣。淮黃並稱二瀆。向來黃河水勢。寧夏一經長發。即將長水尺寸馳報下游河東江南等省。豫爲防範。立法甚善。淮河水報。自應亦照黃河之例。其上江正陽一關。爲淮水上下關鍵。水勢尤易查驗。大汛時著白鍾山酌委妥員在彼探報。庶上下游呼吸可通。而淮水匯聚之洪澤高寶諸湖。得以先事豫

籌。著交兩江總督安徽河南巡撫飭行所屬沿河各州縣。一體遵照。將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如有遲延沈擱。責成各該管道員挨查究處。以重河防純皇帝聖訓

七月。工部咨明河南撫院覆稱。淮水發源於南陽府桐栢縣西境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餘里。至淮井而始顯。寬止丈餘。深僅尺許。有時竟無勺水。雖當春夏。水亦如斯。自淮井至縣治東北之固縣鎮。河身漸寬。流亦平緩。至花蕊店出境。共長六十餘里。入汝寧府信陽州之申新村東北曲流一百里。至長台關。如遇水發。河流寬廣。又七十里。至陡溝出境。計在州境縈回一百七十里。支河汊港山澗溪流。俱入於淮。而水勢滋大。從兩河口入羅山縣西北境東流。由江家埠至周家渡口。下至青龍寺孫家店出境。從揚名埠入光州息縣境。其北岸係正陽縣界。距縣治九十里。仍由羅山入息境。其南岸係光山縣光州界。各距城六七十里不等。俱入息境。自息境之揚名埠下至縣治南關外十里大埠口。轉東過臨河店長陵店烏龍集淮汝集。計二百五十里。出息縣入固始縣境。亦距縣治七十里。惟經過往流集東流三十里至三河尖入江南霍邱境。彙於正陽關。此豫省淮水經由之情形也。其在豫省境內。各州縣情形雖逐漸不同。然每有上游之水未長而下游已長者。亦有上游略長而下游已盛長者。止可就其長發尺寸具報。不能以上游之形勢悉符於下游。惟江南正陽關挾七十二道山河之水彙成巨浸。是以淮水之長發尺寸。惟正陽關測量。始為明確。今就豫省情形細加酌議。查黃水發源於星宿海。而設立水誌在甘省寧夏大壩地方。一遇水長。塡註滾單。限行六百里馳報河院。沿河俱有守汛員弁兵夫查探驛遞飛報。今淮河一帶。惟信陽州設有驛站。餘俱塘馬數匹。又無守汛員弁兵夫。則塡單飛報為難。且淮水在桐栢縣發源水勢未大即正

陽縣、光山縣、光州。雖有淮水經過。不過沿邊少許。又各距城甚遠。若令逐程轉報。恐致紓遲。此四州縣均無庸設立水誌。塡單飛報。應請於信陽州屬之長台關河口插立水誌。今按淮水報始此。責令地方保長鄉約輪日看管。該州每月派役巡查。一見淮水比尋常水勢長至五寸以上。飛報該州印官。一面塡單飛移下游之羅山縣。一面具文通報江南河院。暨本省司道衙門查考。其羅山縣應於周家渡口。息縣應於大埠口各照式設立水誌。一例看管巡查水長通報。一面塡單飛報下游。如羅山縣則報息縣。息縣則報駐劄烏龍集之光州州判。至息縣之烏龍集。既有州判駐劄。固始縣之往流集。現有巡檢駐劄。三河尖現有汛弁駐劄。應於烏龍集往流集三河尖三處。各照式設立水誌。亦令地保鄉約輪日看管。令州判巡檢每月派役巡查。令汛弁每月派兵巡查。如遇水發。該州判行知息縣通報。該巡檢汛弁報明固始縣通報。挨次塡單。飛報下游。其正陽關通判衙門。以三河尖駐劄之汛弁飛報為便。正陽關通判逐程轉報江南河院察核。其設立水誌各州縣。如有上游未及移知下游。應聽下游徑將本境水長尺寸塡單飛移下汛。後。仍將上游遲誤。稟報本道衙門。以憑查究請參。如或各有遲誤。互相狥隱。或本道察出。或別經發覺。均應一體查參。再羅山、息縣、固始三縣。祇有塘馬數匹。路徑亦頗崎嶇。若州判巡檢衙門無馬。應差祇能雇用民馬。令各縣於公費內酌撥價值。均恐不能、如黃河馳報。定以六百里之限。可否以日夜行四百里為限。毋許遲延。其水誌式樣。用四方直木一株、粉白蓋油。上刻黑塗丈尺寸分數目。插立河畔土中。以便識認。具報。其滾單刻印塡寫。下汛接得此單。即同本汛滾單一併飛遞下汛。逐程傳遞。則馳報不致遲延。而下游得以豫備等語。當查日行四百里。必致貽悞。應照寧夏之例。日行六百里。餘均如議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蘇撫陳宏謀奏請通盤籌辦疏洩之宜。奉上諭。今日召見陳宏謀。詢及各省水災。據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當會同通盤籌辦。其言頗中肯綮。江南山東河南壤地相接。數年以來。頻罹水患。而今年爲最。朕早見及此。於閱河時即已諄切訓諭。並分命欽差及督撫河臣相度籌辦。而時已首夏。不及措施。竣事者。荊山橋上下百餘里、及清河積水而已。豫兗之境。被災較廣。人戶田廬撫卹者。不下數十州縣。南望爲之惄然傷懷。轉瞬秋冬。工作可施。若不先事亟圖。坐視其年復一年。橫流四出。直至臨時補苴。何所底止耶。山東之水匯於淮徐。河南之水達於鳳潁。該督撫等雖各守封疆。要不得各分畛域。況此嗷嗷災黎。皆朕赤子。人臣公忠體國之謂何。而忍稍存分別見乎。在今日言之。會三省之全局而川澮以疏之。隄防以禦之。工費仍屬浩繁。然一舉而使千百里內之田疇民舍。可以永獲安全。則民生之利孰大於是。即多需帑金。所不當惜。況統屢年賑卹所用計之。爲數果孰多孰寡耶。在國家蠲賑。未嘗不動盈數百巨萬。而小民已受蕩析之苦。即使爲督撫者。皆能體朕愛民之心。郡縣之吏又悉良有司。撫卹極周。經理極善。而災黎所得。日纔以升合計。度命而已。何如無災而得終歲蓋藏之爲能自樂其生耶。且水非旱比。赤地千里。待澤上蒼。非人力所及。有吁嗟籲禱而已。水則專藉人工。所難者治之。當得其要領。及任事當求忠實勇往之大臣耳。前曾以此諄切傳諭尹繼善。伊於地方情形非不熟悉。其才力亦非不能辦。此特惜費省事之意。膠固於胸中。而又恐辦之或無成效。動曰地處窪下。治之亦不能保其不被水患。夫治之而仍受水患。此則未得治之之道耳。豈終不可治耶。乃以是藉口而委之不治。是正因噎而廢食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詎可沾沾爲一身功過計。是豈朕委任意耶。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

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瑔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彌水患之處著該撫等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同籌辦侍郎裘曰修夢麟往來查閱隨時商酌其有應會兩總河者亦著會閱詳議陳宏謀著即由河南歸德一路前赴江蘇沿途逐一先行省視與高晉等會奏請咨諸臣膺茲委寄務各以實心和衷共濟以慰朕念切民瘼宵旰憂勞之至意欽此尚書裘曰修安撫高晉議以濉河宣洩廣夏商永之水自徐溪口至符離又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俱間段淤塞又自徐溪口南北分爲二股卽就現在兩路衝出河形因勢利導一律加挑深通以暢去路至濉河之入五湖者東南一路趨謝家溝入洪澤湖東北一路由烏鴉嶺入洪澤湖應將謝家溝展寬烏鴉嶺下沙礓挖淨以免阻礙餘如宿州靈璧虹縣之溝河併一律疏浚以暢分流虹縣潼河受水極大舊有林子河歸入安河之路已淤應從徐家衝開通達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捷徑至烏鴉嶺董家溝安河間段淤阻金鎖鎭劉李埂田家集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湖之咽喉皆須逐段挑挖深通上游濉河一帶之水順流直下施功次第當由此起現在行查江省委員及時辦理至徐州城外六十餘丈之河難容萬里長流又築塞九十里旁洩之路專恃毛城諸河宣導濉河雖治每歲仍須減洩一洩則宿靈受淹勢不能免固無一勞永逸之法疏濬後歲加修治日以爲常至乾隆甲辰大挑關下河道自蕭縣下至宿靈直抵洪湖陡門六百餘里間段開挖工費至一十七萬五千餘兩之多而不數年後仍未免於塡墊緣毛城各壩開洩無已時宿靈以下之淤無止息也河渠紀聞

八月上諭裘曰修高晉等奏會勘宿靈虹積水情形籌辦疏濬事宜於水勢來源去路頗爲明晰所言歷

年受病之由。及目前利導之法。俱得要領。見奏疏濬各工應興舉者。即行興舉。不必會商。往返致稽時日。朕爲百姓生計。並不惜費。惟期用之於實。永遠消患而已。至毛城鋪爲濉水上游。欲濉河之無淤墊計。惟有堅閉毛城鋪。苟非盛漲。不得開放。萬不得已。如今歲之自行漫溢。即當於斷流之後。將淤沙盡力挑濬。若少因循。則今年淤一尺。明年即淤二尺。河身墊高。節節阻礙。年復一年。其淤更甚。故逐年挑濬深通。是爲要務。其濉河下游。皆達於洪澤湖。而洪澤湖以清口爲出路。前經指授河臣。於汛前將草壩拆卸。俾得暢流。已有成效。嗣後即以此爲法。不待盛漲。一遇水勢長發。隨時酌量拆卸草壩。豫爲減水之地。從前惟恐運河水少。故須蓄以濟運。今則惟恐其多。所當因時審度。不可執一而論也。所有現議應開支河。趕辦竣工。去累年淤阻泛濫之積。不特宿靈虹等州縣漸有起色。上游豫東諸積水。皆有所歸。民生利賴所關甚鉅。其共勉之。　時裘曰修等言。宿靈虹諸州縣被水。緣豫省商虞夏永之水畢滙於宿州。所恃以宣洩者。惟濉河一道。查濉河自徐溪口至符離集七十餘里。上年毛城鋪諸閘減洩黃水太多。沙淤平岸。河形全失。濉河既不能容。則豫省諸水及宿州諸山水漫流。遂於徐溪口南北分爲兩股。南股自張家溝至豬羊山衝斷驛路。下至時村。由唐溝歸入濉河。北股自牛家樓至大頭山高皇壩。於時村迤下三村歸入濉河。濉河上段已成平陸。難以施工。擬就兩處衝出河形。因勢利導。分一河爲兩河。至符離集以下。仍入濉河。俾上源散漫之水。順軌分流。自符離集至靈璧之霸王城百數十里。河身間有淤墊。應加挑通。以暢去路。至霸王城以下。即靈璧之五湖。從前楊疃王山陵子崔家孟山五湖。今則連而爲一。其地最窪。即多開溝渠。亦屬無益。不若捐之於水。以爲瀦蓄之道。其水沈地糧。題請豁除。至虹縣之板橋各小河口。則濉河

之入五湖者。至此復露河形。分爲二支。一由謝家溝經古汴河。一由烏鴉嶺經歸仁閘下安河俱入洪湖。此兩支亦宜開浚。以免阻礙。其他支河在宿州者。有彭家溝瀫河栢山河。在靈璧者有斗溝拖尾河沱河。在虹縣者有荀家溝岳家河。皆須挑濬。以暢分流。虹縣又有瞳河。年久淤塞。宜改從潘家山南達於董家溝歸安河入湖。最爲徑捷。此三州縣應修之水道也。惟下游洪湖以清口爲出路。前蒙聖明指示。河臣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若每歲應期開放。俾上游之水。隨來隨去。則來多去速。亦不致壅閼於一時矣。巡撫高晉又請浚治潁州府屬之兩河口急三道河茨河明河淝河武家河宋湯河。鳳陽府屬之栢家河裔溝河黑濠河濕泥河。俱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十月欽差侍郎夢麟等奏。宣洩洪湖去路。並請補修堰盱一帶石工。又柴工改砌甎工。及補築子堰各事宜。上諭曰。及早宣洩疏通去路。乃要務。保護隄工。終屬下策。爾等宜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全淮俱入洪湖。而去路又以清口爲咽喉。疊奉訓旨。令每歲及早多拆東西草壩。以暢其流。臣等遵奉面加商酌。今値冬令應照例束壩蓄水之期。但向來口門只留十八丈至二十丈不等。未免收束太緊。臣等今擬酌留三十丈。較往年多寬十丈至十一二丈。則現在湖水可以暢出。其湖水多出一分。則來年可多受一分。似於宣洩之道。更爲有益。明歲正二月春汛未發之前。卽仰遵聖訓。相機早行大爲拆放。所有臣等會籌緣由。理合奏聞。南河成案。　按運口爲漕艘經由要道。必使清强黃弱。不致倒灌入運。黃水乘高而來。勢力强悍。正溜足以截淮。回溜足以倒灌。噴淤仰承指授方略。令於頭壩北壩外建壩攔截黃水。工竣挑水北趨。回溜一激自散。不能倒轉及遠。清水直抵黃水

於惠濟祠下。無復內灌。挑護實爲得力。不獨運河無虞淤墊。清水會黃歸海之勢益盛。海口日通。迎流一壩。眞有回瀾障川之用。是時大興水利。疏通濉河虞夏商永蕭碭諸水。由安河歸入洪湖。去路以清口爲咽喉。議拆東西草壩。放寬尺寸。以暢其流。向來口門止留十八丈。收束太緊。酌留三十丈。俾湖水暢出。湖水多出一分。來年多受一分之益。清水出口暢盛。力足禦黃。又有大壩挑流。既可消上游之水。更可得敵黃之力。一舉而兩益矣。河渠紀聞

是月裘曰修夢麟白鍾山陳宏謀高晉奏。上江地方。諸水開通後。皆歸安河以達洪湖。安河計長一百二十餘里。金鎖鎮劉李埂陡門間段淤淺。業經奏明挑挖。今從歸仁集以下。逐段測量。至陡門出口之路。此段蘆葦叢生。深止尺許。淤墊較前段更甚。上游數百里東下之水。至此皆爲門限所格。連年受害由此。惟是長二千一百餘丈。寬七八百丈之水面。無從扎壩。若概用罱工。不獨天寒艱於入水。亦且蘆根糾結。罱具難施。若坐待水涸。又恐交春新水復生。臣等擬將蘆根先行刨取。則淤泥一併帶出。水流泥活。便可疏通。沿河一帶漁船頗衆。用錢雇募四五百隻。幷打造鐵耙等器。人夫站立小船之上。用鐵耙刨取蘆根。兼撈淤土。俟一船裝滿。載往近河坡上拋棄。仍復回船刨取。較之扎壩罱工。難易大相懸殊。且現在即可施工。舍此無可著力。惟計船給值。計日算工。不能照土方成法銷算。須擇誠實勤力之員。專督其事。庶工可速竣。而帑不虛糜。查廬鳳道寶善驛道蔡長澐。現有潁亳宿靈虹等處工程。不能兼顧。今專委江安糧道錢度總領其事。董率試用同知富琦色卿額等。協同泗州知州陳韶。剋日趕辦。以專責成。尾閭一通。則上游水有去路。而安河河尾壅遏之患可減矣。安河河頭亦有應行籌計者。查歸仁集外。濉奎河、潼河、栢家

湖、林子河、羅家河、諸水俱入安河。來水旣衆。而咽喉尙狹。業經奏請開濬董家溝一路在案。今查歸仁隄迤下舊有涵洞穿入鮑家河。以入安河。年久淤塞。擬再開通此河。又分林子河一支。由此經行。則安河進水之地。亦有所分。可減河頭壅遏之患。奉硃筆旁批。何須狃於奏銷之常例耶。但期工歸實用。百姓受利。朕不惜費也。南河成案。

是年疏濬河南幹支各河。裘曰修胡寶瑔等言。豫省自滎澤以下。北阻大河。南則南山橫亘。諸水所經。惟以正東及東南兩面爲去路。正東則宿州之濉河。向因徐溪口等處梗塞。致豫省之巴河、響河、豐樂河。皆無去路。下阻則上淤。此夏虞商永被水之由也。東南則以潁州府之阜陽太和亳諸州縣爲出路。淮水之大本能宣洩。而兩省犬牙相錯處。淺阻亦多。豫省之水。濡滯不下。則豫省先受患。漲極而潰。奔流四溢。其患又及於上江。此開封陳州迤下歸德之柘城鹿邑汝寧迤下西平夏蔡水患之由也。今濉河已奉旨興挑。而潁亳一帶。亦次第疏導。則去路可以無阻。而後水之在中州者。可得而治也。豫省東面之幹河。在商邱則爲豐樂河。在夏邑則爲響河。在永城則爲巴溝。實則一河。而旁受惠民溝、陸鄰溝、毛家河、虬龍溝、岐河諸水。河身旣窄。深不過四五尺。亟宜大挑。東南一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爲大。卽古之潁水。見在深通。毋庸疏治。其他則賈魯河。歷祥符、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五縣。入於大沙河。自尉氏以下。宜加挑濬。又有惠濟河。在開歸陳三府之中。分賈魯河之水以達淮。向皆淤阻。宜通身浚治。又有渦河。經通許、太康、柘城、鹿邑諸縣。入亳州界。以達淮。下游淤阻。自鹿邑以上。漫口甚多。亦當挑濬。此外如永城澧溝、夏邑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河、白河、三汊河、虞城惠民溝、商水北沙河、大澗溝、鹿邑清水河、汝寧府洪河、汝河、均間段窄

淺。亦宜徧加疏濬。如此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或田間多作溝渠。以爲導引。或窪地聽爲藪澤。以資停蓄。總使有源之水。既得下注。而潰汙野潦。亦有所約束。而不至散溢。則水道治矣。疏入得旨報可。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五

淮水章牘四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吏部題。臣等會議得安徽巡撫高晉奏。安省鳳、潁、泗各屬。一切工程次第告成。所有善後事宜。分別酌擬。　一、奏稱請定水利兼銜以專責成也。地方農田水利。凡督撫藩司知府直隸州並州縣正印等官。均爲職分應辦之事。惟正印官事務殷繁。不無顧此失彼。若將守巡各道及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等官。兼以水利職銜。協同正印官稽查辦理。實爲有裨。現准部議調任河南布政使劉慥陳奏水利兼銜案內行令查議。今上江現修河道。均在廬鳳道所轄鳳、潁、泗三府州地方。請將廬鳳道並鳳陽府同知通判潁州府通判直隸泗州州同均兼水利職銜。另行分別鑄給關防。以重職守。嗣後將所屬各州縣舊有河道。並本年新修各河及隄堰橋閘。卽責成各該員協同地方官加意經理。至冬令水涸。各於境內查勘。如有淤阻汕刷殘缺。報明道府。一面勸諭附近有業村民。出夫修浚補築。一律寬深堅實。出結呈案。如有工費浩繁。民力不繼。亦卽詳請臣與督臣再加親勘。酌籌請旨辦理。如果各道府丞倅州縣實力奉行。河道溝洫完整。隄堰橋閘堅固。分別記功獎勵。三年內始終不怠。或保知府。或於計典內卓薦。以示優獎。儻有玩忽捏報。或藉端擾累。一經發覺。嚴參治罪等語。查籌辦水利地方各官。事務殷繁。若令巡道府州佐貳等官協理。則責成更專。可收實效。應如該撫所請辦理。　一、奏稱濉河宜加保護以垂永久也。宿靈虹上承豫省永夏及江蘇蕭碭淸黃諸水。全賴濉河宣洩。嗣因濉河淤塞。水分南北兩股。致泛溢爲

患。臣尋源溯流。體訪查勘。既將濉河開挖閘座以備啓閉。又將南北兩股。一併疏浚。以分其流。更於南北兩股河流匯歸濉河處所各設閘座以備啓閉。平時則上下各閘啓板聽清水分流。儻遇盛漲毛城鋪漫灘水至。則上下各閘隨時閉板俾清水各歸南北兩股本河。將濉河空出。以讓黃水獨行。一俟斷流。仍將各閘啓板。放入清水。以資刷沙此現在辦理之形勢啓閉之機宜也。夫水利河道雖與河工有間要其利害則一。河工因設專員。是以隨時相機保護。水利河道工竣。一交地方官經管。遂致有名無實。今新修各河情勢既具。機宜宜講。若不派員分管。一二年間仍歸廢棄。殊非仰體皇上永垂利賴之至意。查宿州有州同一員州判一員靈璧縣有主薄一員。請將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所有河道再西流、黃疃沙溝三閘。應交駐箚徐溪口之州同分管。其自符離集起至霸王城止。一切河道。再蒿溝、挑溝、唐溝、北山河四閘。應交州判分管。該州判向住州南臨溪集。今請於伏秋兩汛移駐村落適中之地。以便往來照料。冬春仍駐臨溪。以資彈壓。又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並一閘座。有河道四十餘里。應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仍將各員所管河道閘座。統責成宿州知州總理。不可因有分管之員。稍為歧視。但既設閘座。必得閘夫以司啓閉。應請每閘各設四名。所需工食照例咨部支銷。如此立定章程。則濉河可資保護等語。查宿州所屬濉河。經該撫挑浚。并將原有閘座修整。又添設閘座以備啓閉。第不派員分管。恐歸廢棄。請自徐溪口起至符離集止。河道並三閘交宿州州同分管。自符離集起至霸王城止。河道並四閘。交州判分管。自霸王城以達陵子湖口。河道四十餘里。交靈璧縣主簿分管。俱責成宿州知州總轄。應如所奏辦理。

一、奏稱毛城鋪應責成河員與地方官一體稽查也。濉河淤墊之故。實因毛城鋪減洩黃水過多所致。則毛城鋪

實爲濉河之關鍵。嗣後凜遵聖訓。堅閉不開。幷照奏准之案。將口門衙深溝槽填平。上建亂石壩。其口門以北之鉗口壩並口門以南之亂石壩一律修復。以節水勢。即責成蕭碭廳營加謹守護。設遇盛漲漫灘之水。仍不能不洩入濉河。令蕭碭廳先期知會宿州。俾得豫爲防範。如有漫灘水發。蕭碭廳營不立時知照。或知照而管閘各官啓閉失時。俱嚴加參處。務期上下關會聲氣聯絡。則濉河縱有停沙。亦易疏濬等語。查水性靡常。必得責成河員協同地方官一體稽查宣洩。方爲有備無患。應如所奏。毛城鋪漫灘水發。令廳營臨期知會宿州。俾經管各官。豫爲防範。如並不知照。或知照而經管各官啓閉失時。即據實查參。

一、奏稱新修水利河道隄堰閘座。宜分別官辦民修。以示遵守也。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大小三十餘道。長者二三百里。短者亦不下數十里。其間土性不一。有老土、有淤沙、有砂礓。河道工成之後。底岸堅實。可望經久。縱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卸。而工程有限。又新舊各子堰或有殘缺。均請俟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丞倅督率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一律修築。查報。不許混行動項。惟宿州之洪河、濉河。前因黃水淤墊。全是淤沙。今在淤中開挑成河。土性終屬虛鬆。雨淋則岸土坍卸。風起則浮沙飛揚。將來伏秋兩汛。大雨時行。上游水發。兩岸被水匯歸河中。難免坍卸淤墊之患。若兩岸坍卸原可聽其寬展。而河底淤墊。則水勢恐有阻礙。必隨時疏浚。庶合機宜。伏讀上年八月欽奉上諭（前已恭載）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洞鑒。誠永宜服膺遵守者也。今濉河挑淤工費既繁。民夫不繼。應歸官辦。第疏濬挑挖。要在隨時估修。必得豫撥銀兩。收貯道庫。以備急需。查江寧藩庫有匣費一項。原係歸入耗羨案內。以充公用。每年請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如遇盛漲。毛城鋪黃水漫溢。或雖無漫水。而每年清水過

後。於冬初水涸時。飭令該州將洪濉二河。有無淤墊。逐一查明。如有應挑工段。具文申報道府。親臨勘估。督州雇夫如式開挑。一面通報督撫委員查察。再加勘驗。核實報銷。所撥銀兩。如有餘剩。存爲下年之用。儻不足數。在司庫匣費內找領。或水過未淤。不許藉端糜費。儻有冒濫情弊。查出嚴參等語。查鳳、潁、泗各屬新開並疏浚修整各河。及新舊子堰等工。每年雨淋水衝。不無坍卸。自宜隨時勸民挑築。以節錢糧。應如所奏。如有前項些小工程。於冬令水涸後。交兼管水利之員。牽同各地方官查明。勸諭附近有業居民修築。至按年疏浚洪濉二河。工費浩繁。民力不繼。應准其仍歸官辦。請項興挑。所需銀兩在江寧藩庫匣費項下。每年豫撥銀三千兩。解貯廬鳳道庫備用。仍令該撫將前項銀兩。俟工部核明准銷日。於年底彙奏案內造報戶部查核　一、奏稱河道既已興修完工。而民間溝洫一應次第講求也。凡安省上承豫徐。下達洪湖之正河支河。開挑疏浚。俱經一律籌辦。從此可望水勢暢流無阻。惟每州縣之溝洫小河多者百餘道。少亦不下數十道。現在潁屬各州縣及鳳屬之鳳臺縣。因正引支河已經開通。而附近士民。有將田湖溝洫自行開挖。以達正支河者。又有修堰設橋者。此蓋勤力之士民。不待勸諭而能踴躍從事者。至宿、靈、虹、併泗州歷年被災。民多貧惰。人心不齊。現准部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宜修水土之政一案。令酌量查議。又議督臣陳宏謀陳奏。下江水利案內。上江一體照辦。臣參酌各議。悉心體察。應就安省地方。酌擬章程。以期立法必行。令鳳、潁二府。地多平衍。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瀕臨湖河。地勢低窪。可築圩圍。一州一縣中。應開溝洫若干。應築圩田若干。某處先辦。某處嗣舉。查明造册。由道府核詳立案。即交兼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多方勸諭。次第興舉。如有本地慕義急公。捐資勷事者。請照樂善好施例。分

別獎勵．既不可派累滋擾．更不可因循怠忽．務期士民踴躍從事．庶可行之無弊．仍令年終．各將辦過溝洫圩圍若干．由道府勘報．將地方官歸入前條彙銜案內．分別勸懲等語．查興修水利．首務固在經理幹河．其次則疏支渠．築圍埂．使水潦有備．而沮洳皆成沃壤．本年正月臣部議覆御史吳鵬南條奏．各省督撫．如有水利農田．應行修舉者．均令酌議具奏．又侍郎裘曰修等議覆．督臣陳宏謀條奏．上下兩江水利．事同一體．其有應行上江照辦者．奏准在案．今據奏鳳、潁二府．宜開溝洫．靈、虹二縣及泗州．可築圩圍．將辦理先後．查明造冊．由道府核詳立案．即交彙管水利丞倅協同地方官勸諭次第興舉．均應如所奏辦理．一、奏稱嚴禁居民阻水之弊．以免河道淤墊也．河底通利．則下注迅速．一有阻遏．則上面浮水雖過．而河底泥沙漸積．甚有關礙．乃有沿河無知村民．水發時．或豎立木樁．拴繫葦箔．捕取魚蝦．名曰設斷．又有於河水消落．或用草土．或用甎石．築埂中流．戽水取魚．且爲往來行人捷徑．河底層層阻隔．迨次年水發．無人收拾．衝蕩滿河．歷年既久．雖有寬深河道．亦必阻遏淤淺．臣現飭地方官示禁．倘再違犯．枷責痛懲．仍押令將阻礙處所．如式修整．以儆愚頑．併飭道府丞倅有水利之責者．一體查察．務期惡習盡除．河無阻礙．儻地方官奉行不力．一併參處等語．查東南澤國．小民多傍湖、河、溪、港而居．農隙時．或施罾布網．或下斷安籠．以收自然之利．本難禁其取攜．況間遇水潦乏食．貧民臨流採捕．亦足以資餬口．儻一概禁止．不特有妨生計．且開胥役勒索之門．應飭令地方有司及彙管水利之員．親往詳察．因時因地．善爲奉行．凡官河大港．關係蓄洩機宜．如有築埂立樁．實係阻礙河流者．應設法嚴禁．其餘溪灣汊港．無關蓄洩處所．仍聽民便．毋得委之胥役兵丁．藉端需索．恭候命下．工部行文該撫．併兩江總督．江南總河．一體欽

遵辦理可也。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白鍾山奏。初三日臣覆奏。湖口出水微弱。黃水略有倒灌搯內。欽奉硃批。運口以內雖清。而清口以內。亦不可使其常渾也。清口以內。今復如何。明白奏來。此等情形。若非身歷其地。何由深悉。欽此。仰見睿慮精詳。無微不至。伏查本年桃汛以來。淮水未發。湖水未長。致湖水出口微弱。又値東北大風。將黃水漾入清口。因而運口以內。略有倒灌。風色停止。淮水暢出。清口黃流仍卽抵回。臣前奏內止將運口以內水清奏聞。並未將淮水暢出清口。黃流抵回情形。詳悉陳明。致上廑宸衷垂詢。不勝惶悚。隨赴該處查看。現在淮水暢達清口。水色俱清。第目下大汛將臨。淮水尙未加長。誠恐清水有去無來。仍不免黃强清弱。臣率同道廳營審度形勢。將前歲遵旨所築之攔黃壩。恪遵聖訓。加幫寬長。挑清敵黃。幷於清口之東西。東水二壩。再行相機接築。務期束高清水。抵禦黃流。使清水常强。不致黃水漾入成淤。以仰副聖主愼重運道之至意。南河成案。

六月。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安徽巡撫高晉奏。宣洩湖水情形。奉上諭曰。此不過豫爲洪湖盛漲之計。然須思及去路太多。恐清口致弱。有倒漾之虞也。誌之。純皇帝聖訓。

十月。白鍾山等奏。洪澤湖全賴堰盱一帶隄工。保障全淮。蓄清敵黃。最關緊要。自武家墩以南。至蔣家壩計長百餘里。俱係甎石工程。其武家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向係土隄。每遇水大搶修。柴土搪護。乾隆二十二年。聖駕經臨閱視。陞任副總河嵇璜同尹繼善隨侍。面奉聖訓指示。應建石工。並奉諭旨。將來做工當先儘此石料。現在徐州石土各工併舉。俟將來次第辦理。欽此。仰見我皇上愼䘏重工。安愈求安之至

意。兩年以來。徐城兩岸。與舉土石工程。淮揚徐海各處。有急辦續辦水利大工。臣等欽遵聖諭。飭各工告竣。於秋汛工平後。臣白鍾山親赴該處。率同各道等詳勘查武家墩迤北至濟運壩止隄長一千六丈。正當洪湖下游。每汛水長發。風浪撞擊。原舊土隄易於汕刷塌卸。自不若改建石工。可一勞永逸。惟工段綿長。需料繁多。入山採取。路遠運艱。而堰盱各工。所存乾隆十九年分大修石工案內。餘剩石料。除陸續撥用。並於二十二年秋堰盱風暴案內。補修石工。儘數選用無存。茲復於沿湖一帶搜尋弔撈。計得面裏石塊四千餘丈。臣等與各道商酌。如普例建石。實不敷用。再四審度。武家墩南首原係甎工。擬請於該處接做甎工。其面底蓋鋪石塊。並將搜尋之石。儘數估砌。少辦河甎。通共估需銀五萬八千餘兩。既可經久抵禦。且與南首甎工接連。更得節省錢糧。從此洪澤全湖大隄。一律鞏固。永資保障。實於河防大有裨益。南河成案。

按自武墩迤北至湖口濟運壩。正當洪湖下游。向係土隄。水漲時搶修柴土埽護。風浪撞擊。易於汕刷。議將武墩至濟運壩千有餘丈之隄。改建石工。武墩迤南石工。改做甎工。即以存工之石蓋面鋪底。全湖大隄一律鞏固。防禦非不周密。而至為通堰權萬全之善策。莫如於石工外。再加碎石坦坡。洪湖石工砌高十九層至二十一層。高二丈二尺八寸至二丈五尺二寸不等。每當伏秋汛漲。風浪撞擊。動經塌卸。雖就缺處補還。究非一氣渾成。新舊不能融結。石工陡峻易傾。惟碎石坦坡足以禦之。蓋水至汕刷椿土。土漏則椿虛工危。浪拍石牆。往來掣曳。牆高則孤危難立。坦坡漸次遞下。制水而不與水抗。水來平漫而上。水退順緩而下。水即洶深。搜刷椿土。碎石隨水滾入填護。雖遇巨風大浪。可無撞卸之虞。坦坡始於靳文襄。是時止用土加椿。其實碎石工費雖鉅而耐久。視用土反省。高堰高澗侯二門古溝舊大壩諸

處。水深溜湧。先年皆外加埽工。今已不用。險更甚於前。應先擇要加碎石坦坡爲外護。卽如高澗外深潭。前經白莊敏奏築碎石坦坡。迄今無事。已有明效。無踰此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豫省黃河漫水現入潁郡渦、淝等河。江南潁壽等屬毗連豫省。今漫水既入渦、淝等河。自將由淮河滙入洪澤湖。朕前批閱河圖。早慮及此。惟奏內所稱湖水加長。必由山盱五滾壩減洩。仍入高寶諸湖等語。則下河各屬。及淮揚運河勢必均受其害。此大不可者。閱高晋所奏。亦大略相同。朕意洪湖水勢旣盛。惟有大開清口東西二壩。俾湖水暢流。庶爲急則治標之要策。况清口兩壩之設。原以蓄清敵黃。今上游黃已入清。正當就清口擴其去路。而黃河斷流之處。容納尤有餘地。看來必如此辦理。若聽其由五滾壩宣洩。則不獨洪澤湖已受黃淤。而高寶諸湖及下河一帶。豈不慮及在在淤墊耶。著傳諭尹繼善高晋。令其會同商確。速行妥辦。純皇帝聖訓。

十月尹繼善奏。高堰大隄捍禦洪澤全湖。爲淮、揚兩郡之屏藩。關係至重。本年七月內。陡起風暴。浪若排山。致將甎石等工。掣卸二千五百餘丈。石後土工亦間段掣卸。此係臨湖緊要急應修做之工。必須及早備料。上緊儹辦。於來年汛前完竣。方資捍禦。並非善後可比。除將倒卸之舊石儘數弔撈選用。不得拘用三用四之常例。多糜帑項。其有在保固限內倒卸應賠修者。責令賠修。已經剔除外。臣嚴加確核估計。甎石工程。實需銀十一萬兩零。幫築土工。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是堰盱二廳之高堰大隄。所當急辦者也。南河成案。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上諭。行在內閣。朕閱視高堰隄工。自武家墩迤北。於乾隆二十二年命建甎工以來。

整繕完緻。足資保障。惟由濟運壩至運口五百餘丈許。尚仍土隄之舊。未免間有汕刷。自宜一律接建甎工。至燒造甎塊。尤宜較前寬厚。以期鞏固。俾全湖均藉安瀾。副朕軫念民生至意。河道總督高晉。即遵諭行。純皇帝聖訓。

六月二十六日。上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伏汛水勢情形。所稱嗣後洪湖水長。即將清口東西壩以次拆寬。此係遵朕今春諭旨辦理。但今夏黃水倒漾。勢又不同。此因江南雨澤較少。湖水不能盛旺所致。此時雖力量充足。可以敵黃。而黃流一經倒漾。流沙運河。即不無淤滯。朕意與其拆東西壩。莫若於天妃閘入運之水。相機多爲節宣。令積淤盡滌。乃現在應行相機辦理者。可傳諭高晉。勘明實在情形。熟籌辦理。總期運口淤沙。既毫無停壅。而湖水勢益暢流。庶爲兩有裨益。純皇帝聖訓。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宏奏。高堰、山盱二廳。臨湖大隄。係淮、揚保障。最關緊要。比年來仰蒙皇上智炳幾先。酌定洪湖水勢。豫展清口壩工。俾湖水東注。會黃歸海。高、寶一帶下河民田。歲獲有秋。今臣赴堰盱沿隄查勘。臨湖石工。均屬堅整。惟石上眉土及隄頂隄坡。間有殘缺卑窪。當即丈明段落。確核土方。分段補塡夯硪堅實。再石工以根脚爲主。周橋一帶臨湖石工。每年經湖水撞擊。梅花樁木。間段顯露。恐淘刷日久。底樁搖動。有礙石工。查湖邊就近現在廢棄碎石甚多。若撤移露樁處所。密砌擄護。則以無用之廢石。置諸有用之地。事不煩而工資鞏固。隨將露樁段落。逐一查明丈尺。即指示廳營遵辦。又仁、義、禮三壩。壩面石塊鐵錠及三合土舌。亦有年久剝落者。並令及時修補完整。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江南銅沛廳南岸韓家堂河水漫溢。高晉、李宏奏。查口門之水。散漫下注。其勢甚緩。

由陵子等五湖滙歸洪澤湖。臣等先已飛飭下游道廳確查探報。并令加謹防範。茲據淮揚道巴靈阿稟稱洪澤湖水勢八月十五日以前因淮河水發報長一尺一寸。自黃水漫溢之後。滙注入湖。又加長九寸。緣清口東西壩已陸續拆展一十六丈。連舊有口門現寬五十三丈。宣洩甚暢。九月初二日高堰誌樁已落水二寸。連伏秋汛長水現存八尺二寸。五滾壩高出水面三寸及八寸不等。查漫水既入洪澤湖而水勢並未大長。數日後即見消落。此實仰蒙我皇上指授機宜。平時大展清口。騰空湖面之明效。臣等現飭該道住守清口。察看水勢。水消則停。水長即展。隨時妥辦。不誤宣洩。南河成案。

十月李宏奏。韓家堂漫溢之後。黃水流注洪湖。高堰誌樁僅長水九寸。滾壩並未過水。迨漫工合龍。湖水旋即消落。存長水七尺一寸。臣與督臣高晉飛飭外河廳營等將東西壩續拆之一十六丈。復行接築。留口門寬三十七丈。旬日以來。湖水又消一尺三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二尺七寸及三尺二寸不等。臣自徐州查工。於二十六日回至清口。察看湖水情形。往後有消無長。將東西壩復接做一十七丈。留口門寬二十丈。將來仍看洪湖水勢。如消落過甚。再行酌量收束。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令視五壩水誌。展拓清口。以資宣洩。使洪湖異漲。不致漫溢為災。邇年頗收其效。但啟放固當始於未然。而堵築亦不可不以時消息。蓋洪湖上承淮北諸山水易長易落。而黃流迅駛。歲以為常。若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不可不防其流弊。著傳諭高晉等。嗣後遇應展清口時。仍照舊定章程。及時妥辦。如略覺清流平緩。即速為收堵。勿稍濡滯。以符蓄清敵黃之制。高晉等務實心經理。並將現在清口情形若何。勘實奏

聞。純皇帝聖訓。

五月二十六日。高晉李宏覆奏。清口東西壩工。啓閉蓄洩。爲全河關鍵。乾隆二十七年。仰蒙欽定拆展水誌。並屢奉硃批訓示。臣等遵行。已收實效。至湖水暢消以後。誠如聖訓。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水力弱不足刷黃。恐致倒灌停淤。近年臣等俱於秋汛一過。察看上游淮河并洪湖內水勢消退。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即行接築。湖水以次遞消。清口亦以次遞收。總視湖水大小。定口門寬窄。每年隨時酌辦。上年秋汛。湖水漸消。高堰誌樁存長水七尺六寸。山盱滾壩高出水面九寸及一尺四寸不等。清口寬七十二丈。察看情形。應行收束。即於七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將東西壩接築一十五丈。至八月初三日。湖水又消一尺二寸。東西壩又接築二十丈。留清口寬三十七丈。迨十八日。黃水驟漲。銅沛韓家堂漫溢。過水滙歸洪湖。復將東西壩拆展一十六丈。至十月初。韓家堂堵築合龍。湖水日落。高堰誌樁存長水七尺一寸。隨將東西壩接築收束。清口寬二十丈。蓄清抵黃。本年湖水長發較遲。至五月初七日。長至四尺二寸。臣等即將東壩豫拆六丈。清口連前共寬二十六丈。俾資宣洩。茲蒙諭旨垂示。將來收蓄機宜。臣等益知遵守。如略覺清流平緩。即爲收堵。以期永杜淮弱黃強之患。目下洪湖水勢。自拆壩後。消落四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四尺七寸及五尺二寸不等。清水暢出。抵至惠濟祠迤下。滙黃東注。此後仍看湖水情形。再行督率道廳相機拆建。隨時奏報。南河成案。

閏七月。高晉奏。臣到清口察看洪湖水勢。因上游淮水盛大。下游仍在陸續加長。據報山盱仁、義二壩。過水二尺二寸。禮壩過水一尺七寸。東西壩工業已拆寬七十二丈。宣洩甚暢。東壩留臺十丈。西壩留臺十

丈保護崖岸無可再爲拆展但湖水既在旺盛而清口已拆口門深處雖有六七丈淺處尚止二三丈及一丈八九尺不等仍可再加撈深以資宣洩臣卽暫駐清口督飭道廳營汛用錨撈挖一律深通俾清口多洩一分則三壩可望少過一分臣料理數日卽赴堰盱一帶查勘南河成案

八月李宏奏洪澤湖水勢八月初旬漸次報消各滾壩止過水一尺二寸及七寸緣由業經具奏茲山盱廳營稟報洪澤湖內自八月十三日起至十八日陸續落水一尺三寸各滾壩俱已先後斷流查本年秋汛上游淮水節次加長正陽關誌樁連底水長至四丈三尺九寸既盛且久乃滙歸洪澤湖不致驟漲爲患山盱滾壩過水至三尺三寸卽止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得以堅閉不開此實仰賴聖明指授機宜豫爲大展清口之明效再清口東西壩本年欽奉諭旨訓示湖水暢消以後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流力弱勢不足以刷黃恐致倒灌停淤等因臣謹查本年拆壩最爲寬深洩水甚多且暢今洪澤湖內每日消退一二寸不等山盱滾壩旬日以來卽經斷流則清水易消情形已見清口兩壩卽當收束臣現在督飭道將廳營等先將西壩於八月十九日開工接築隨時查勘水勢情形相機儹辦以收蓄清抵黃之益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李宏摺奏本年清水未長水有容納是以清口東西壩仍存口門寬十六丈未經拆展等語洪湖水小不更展拓口門固得之矣但前經奏及黃河微有倒漾之象此則清水方弱不能敵黃之故朕前次南巡時令視五壩水誌開清口以洩尾閭專爲洪湖異漲而設今黃强清弱則又當收縮清口以爲抵禦如果黃水較盛卽將清口量收五六丈或七八丈俾得併力刷黃方爲有濟此等消息機宜河臣自當隨時籌酌以期妥善朕豈能一一料及豫爲指示而爲河臣

者。又豈可膠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機要。方爲辦及耶。此時將清口收小。禦黃。將來洪水或復長發。原可按度情形。再行展拓。若慮收展之間。工用需費。此又拘泥小節。而不知通盤籌畫之計。收拆縱資費用。爲數無多。若讓黃水漾入。勢必淤遏清口。漸及運河。不至大費挑濬不止。工用之孰多孰少。事體之有益無益。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著傳諭高晉李宏。卽速酌視現在情形。妥協辦理。嗣後清口收展事宜。務須時刻留心。隨宜措置。毋得稍存沾滯之見。致誤河防。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晉李宏覆奏。伏查外河清口六月初十日後。黃水盛大。清水未長。先有一二分進口。因大汛清黃水勢長落未定。是以止將挑清禦壩加鑲接築運口頭壩。相機改窄。嗣於下旬洪湖加水一尺六寸。可望抵出清口。迨交秋後。黃河又驟長四尺五寸。清水力弱。黃水進口更多。當將清口東壩接築三丈。止留口門寬一十三丈。於七月初六日會摺奏明。初八九等日黃水復長。臣等正在商酌。再加接築。乃蒙諭旨訓示。臣等更知遵行。隨將新築之東壩督飭參將廳營。上緊又加鑲三丈。連前共接過六丈。口門現在僅寬十丈。日內黃水倒漾勢減。實爲有益。奉硃批。此等機宜。當刻不可緩。千里之外。必待朕指示乎。爾等所司何事。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李宏奏。洪湖救生椿銀兩。宜核減以歸實用也。洪澤一湖。汪洋巨浸。商販連檣。陡遇風濤。每虞覆溺。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於江寧、蘇州兩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二廳。購辦椿木。在於湖邊排列簽釘。以廣救濟。於雍正八年改歸上下江藩司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節年辦理造册咨部有案。查自建設以來。已歷六十餘年。每年照額動支。遞加簽釘。其年久木植。

朽爛者。已無可查考。即近年新釘樁木。每遇風濤排擊。冰凌劃削。亦有損折漂淌。臣等詳加體察。從前救生樁設立之始。其時湖水多有旁洩。周橋及南北天然等壩尚未全閉。浩瀚散漫。舟行危險。近則全湖俱歸清口。中泓順直。湖濱多有淺灘汊港。及裴家場太平等河。在在可以停泊。就現在情形而論。惟東岸石工尚有一二緊要之處。應仍其舊。其餘俱可節減。請嗣後救生樁工。照歲搶修工程。飭委該管道員查勘。將無關緊要之處。俱停其修建。其必須存留者。將應備木植。幷修費若干。核實豫行確估。具詳發辦。工完報驗。據實核銷。如該年舊存樁工。尚屬完整。亦即詳明停辦。如此則每年可節省銀數百兩。存貯道庫。咨部歸於充公項下動支。庶錢糧不致虛糜。而工程亦歸實用矣。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李宏奏。黃河水勢。徐城誌樁。現存長水六尺三寸。較上年此時計大四尺二寸。下游外河山安海防一帶。因清口湖水抵至惠濟祠迤下。會黃東注。老壩口誌樁。仍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洪湖內上月下旬。正陽關淮水長發。連日湖水加增五寸。高堰誌樁長至八尺四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六寸及一寸不等。清口因上月二十七日黃水漾入東壩。是以暫緩啓拆。今湖長黃消。清口東西壩應須啓拆。臣即於月之初九初十十二等日。督飭該管道廳。將東壩拆去十三丈。連前口門共寬三十五丈。俾資暢洩。再目下湖水雖多。而外河黃水尚大。臣細加籌畫。山盱智、信兩壩。向俱封土。仁、義、禮三壩水至。聽其過水。現在桃汛甫過。水勢長落未定。臣稟遵皇上訓示。時刻留心體察。不敢拘泥舊制。應於仁、義、禮三壩暫築子堰。攔禦湖水。不使旁洩。仍由清口下注。以抵禦黃流。往後酌看水勢如何。再行開放。南河成案。

五月十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宏奏。洪澤湖水勢日有增長。已將清口東壩陸續開拆。至四十七丈。宣洩甚暢。其山盱仁、義二壩。現矮水面七寸。智、禮、信三壩。現矮水面二寸。因壩上俱有封土。未經過水等語。清水勢旺。其力足以敵黃。且有清口壩可次第展拓。節宣原不虞其加長。惟有隨時相度機宜。妥協經理。自於河務有益。至五壩原以障禦洪湖之水。不令溢出。所關於下河者甚大。但現在水勢較壩頂轉高。恃有封土遮攔。若水再加長。以土障水。恐不足當風浪。朕意與其年年加土。不如將壩頂石工。酌量加增。令其高出湖面。似亦一勞永逸之計。著傳諭高晉李宏。悉心籌度。如果可行。亦不必亟於鳩工。俟汛落或有以工代賑之時。酌量辦理。於事自屬兩便。若封土之制。或以防洪澤異漲。即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留此備臨時暫啓。以殺漲盛之勢。五壩石工。不便復再加高。又當詳查歷年水勢。籌及萬全。該督等務即熟籌妥酌。將該處實在情形。詳晰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五日。高晉李宏覆奏。查洪湖當夏秋水勢浩瀚。往往長至一丈四五六尺。平隄拍岸。全藉高堰一隄為障。故從前建設山盱仁、義、禮三壩。天然南、北二壩。並蔣家閘。以資減洩。以衛淮揚。迨後天然二壩。因洩水過多。遂永行堅閉。又慮出路之水不能容納。復添建智信二壩。以洩餘水。向年仁、義、禮三壩。水至八尺五寸。聽其過水。其智、信二壩。仍於壩頂封土三尺。察看水勢。次第啓除。於洩水之中。復寓節宣之制。近年仰蒙聖主指授機宜。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山盱之蔣家閘亦行堅閉。遇水大之年。止此五壩過水。洩入高、寶、邵伯諸湖。循序歸江。其高郵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數載未開。下河數州縣民田受益。本年洪湖桃汛。水長至九尺二寸。五壩計矮水面七尺二寸不等。其未封土之仁、義、禮

三壩。原應聽其自行過水。次第宣洩。因上年湖水長發較遲。黃水倒灌日久。臣等不敢拘泥舊制。是以仁、義、禮三壩。亦一律加築子堰。暫爲蓄清禦黃。本屬權宜。至壩頂土堰。水勢若僅高一尺數寸。尚可攔護。儻長水過大。不足以當風浪。茲欽奉諭旨垂詢。壩頂石工。應否酌量加增高出湖面。臣等悉心籌度。洪湖內每年霜降水落。壩頂原高出湖面八尺五寸及九尺不等。一交大汛水發。陸續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方與各壩壩頂相平。如再增長。卽屬有餘之水。應早減洩。歷查從前乾隆七年。十一年。十八二十等年。俱長至一丈五六尺。近於三十年。三十三年。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一丈一尺五寸。東西壩加展六十七丈。七十二丈之寬。清口全行啓拆。而五壩過水三尺餘寸。下注之水。由高寶河湖分洩入江。高郵一帶。尚可容納。南關、車邏等壩未開。下河各州縣屢獲豐收。今若將山盱五壩。壩頂加增。令其高出湖面。尋常水勢。原無他慮。設遇伏秋大汛。清水異漲。或値黃水同時並長。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則高堰一線縷隄。難以容受。再四熟籌。似應留此備用。臨時暫啓。以殺蓬盛之勢。其壩頂封土之外。臨湖一面。酌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每年所費無幾。如水高壩頂一尺數寸。則藉以捍禦。若再增長。則聽其分洩。仍相度啓除。庶蓄洩由人。節宣有制。水勢中小之年。固可資其收蓄。卽或異漲。清口宣洩不及。亦得備以分洩。而逐漸過水。如在三尺上下。則高郵各壩。可以不開。下河一帶。總無妨礙。臣等札商相同。嗣後惟有凜遵皇上指授機宜。將清口東西壩工。以時展拓。若湖水不致異漲。但由清口宣洩。會黃東注歸海。斷不任其輕由五壩旁流。南河成案。

十一月初四日高晉奏。外河廳清口東西壩工。前因洪湖水落。陸續接築。共長五十丈。中留口門十二丈。

總河臣李宏會同臣節次具奏。副河臣李宏進京陛見。臣接管總河篆務。駐劄蘇州。雖河工已過霜降。水落工平。而一切防守機宜。均關緊要。當經劄飭道廳參遊。加意巡防。並將黃運河湖水勢。隨時具報查核。茲據淮揚道巳靈阿稟。上月初十日探量運口黃水增長一尺二寸。正溜七分。由惠濟祠一帶東注。回溜約有三分。由清口東西壩口門倒漾入湖。湖水亦長數寸。其由惠濟祠東注之水。至中河口門亦微有漾入。臣查時已冬令。湖水日消。今黃水稍長。清口既有倒漾之勢。自應將東壩再行量爲接築。收窄口門。俾清水力資抵禦。隨飭該道暨河營參將尙義。遊擊田玉等。督率廳備上緊接築。并調撥弁兵。將通湖各引河分投疏濬。一面嚴飭河庫道嘉謨。催儹運河遲來船隻。剋日完竣。堵閉鹽河閘壩。使中河清水。悉歸楊莊運口暢出抵黃。今據該道將等稟稱。清口東壩接築四丈。裴家場天然等引河。疏濬深通。於上月二十五日一律完工。即於是日全出清口東注歸海。其河全係清水等情。除飭該道等將已做清口壩工。加謹保護。節逢小雪。黃水從此有消無長。而洪澤湖水。實爲瀦蓄。以備來春濟運。今清口東壩收束四丈。只留口門八丈。正合機宜。其各廳料運來年料物。並飭估春工。現在次第辦理。南河成案。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高晉奏。洪澤引河。例應隨時挑挖。以期宣洩通暢。緣乾隆三十三年。黃強清弱。倒灌二月之久。各引河不無淤墊。迨後湖水長發。將張福口、天然河、張家莊三道引河積淤衝刷殆盡。其太平河通湖河頭。冬春時雖淺無礙。惟裴家場引河。淤成平陸。上年冬初。即經臣與李宏。派委參將尙義承挑。據報完工。今臣自東向南查勘。該河雖照估挑挖。因湖水正在消耗。所挑河頭。尙未與湖通連。必須接續挑通。方爲有益。臣已諄飭淮揚道松齡。督同原委參將尙義。多撥兵夫。極力儧挑。以暢水勢。以

復舊制。南河成案。

六月高晉李宏奏。查東西壩迤下。平成臺一帶河道。每年清水盛時。該處水深有一二丈。原無淺阻之事。卽或黃水過盛。倒漾溜急。其河形亦有五、六尺深。可通舟楫。惟每至春夏之交。偶值清水微弱。而黃水適與清水相平。則交匯之處。平抵蕩漾。溜緩沙停。致有淺澀。然皆浮淤。黃水一退。清水加長。暢出抵黃。則淤隨水去。仍復深通如舊。不致淤積。年來屢經體驗。悉俱如此。本年四月底五月初。正江西重運渡河。喫水較深。適逢清黃相平。沙停淤積。築做兜水小壩。暫閉三閘。以資衝刷。誠如聖訓。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彼時臣等查量平成臺處水面。計寬一百七十一丈。其淤淺之處。或上或下。或東或西。本無一定。而長則不過數丈至十餘丈不等。卽擬於兩岸各紮小木龍一架。以資挑溜。因一時趕辦不及。是以中止。今蒙皇上閱視圖中。指出清黃交匯處所。應建木龍。臣等實不勝欽仰。查目下黃水盛長。倒漾溜急。該處業已刷深。而停淤事所常有。應將木植簹纜備貯兩岸。如遇清黃相平之時。察看淺處。卽於兩岸攢紮小木龍各一具。俾逼溜刷深。以濟漕運。至於濬治之方。惟有以水治水。庶事半功倍。而黃水善淤。必使清水常勝於黃。則諸病悉除。本年祇因清水力不抵黃。以致平成臺一帶生有淤灘。臣等前已節次奏明。將通湖引河大加疏治。因勢利導。以資暢洩。又將西壩收束四丈。自可收以水治水之效。而時當伏汛。所停之沙。本屬輕浮。湖水日漸加長。黃水一退。清水暢出。力足攻沙。亦可滌刷殆盡。臣等性有隨時留心察看。設法講求。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洪湖水長不消。江督高晉奏開禮壩洩水。　按是時五壩久閉。下游各河底水俱小。洪湖水勢盛滿。

議開禮字壩。保護堰工。疏稱秋汛八月以後。洪湖水長無消。清口東西壩。共寬八十二丈。除兩頭留壩根二十丈餘。全行拆除。水深二三四丈不等。溜勢奔注匯黃歸海。洩宣甚暢。而湖心尚在飽滿。高堰誌樁存長水一丈四尺一寸。全湖水勢堪虞。再四籌酌。清口東西壩業已拆足。不便再開。查山盱五壩封土。原爲蓄清抵黃。且恐高郵、邵伯諸湖。不能容納。致爲下河州縣患。今五壩數年未開。下游諸河底水甚小。此時若開放一二壩。不但儘可容納。且分入揚屬一帶河道。亦足濟運。當將禮字壩開放。壩上過水五尺一寸。寬六十丈。循序下注。下游湖水加長無多。湖水日消。蓋五壩久閉未開。下游湖面皆空。又得芒稻歸江之路。故開壩行所無事。亦惟不輕開。而開可以濟用。貴統全局審所宜也。河渠紀聞。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高晉奏。臣等於月之十五日。在山安工次。接奉上諭。據高晉吳嗣爵同日奏到。現因湖水盛長。酌將山盱五滾壩內義、智兩壩。封土啓除。聽其過水。高、寶諸湖等語。洪湖驟漲。於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自應酌啓滾壩。以資分洩。但洩下之水。歸於高、寶諸湖。未知尚能容納有餘。不致漫溢及下河一帶否。甚爲廑念。至湖水宣洩過多。亦恐勢弱不足以敵黃。於河務機宜尤關緊要。今天氣既已晴定。連日湖水並未加長。又當酌量情形。豫爲節蓄之計。即將義、智兩壩築土封門。勿令宣洩。方爲合宜。著傳諭高晉吳嗣爵相機妥辦。仍將啓壩時。高寶諸湖形勢若何。及現在作何辦理之處。迅速覆奏。欽此。伏念本年洪湖驟漲至一丈四尺八寸。較歷來水勢最大之年。伏秋盛漲。尚大四寸。堰盱一帶隄工。風浪堪虞。即清口暢開之後。勢仍未減。隨將義、智兩壩封土啓除。洩下之水。歸高寶諸湖。由邵伯湖至金灣東西灣鳳凰壁虎等河。循序以達於江。下游各河底水本小。自開壩後。已及二十餘日。節據廳營稟報。各湖

僅長水尺餘至八九寸不等。容納有餘。其高、寶運河。亦未加長。南關車邏等壩。歷年築埽。高與隄平。倘出水五六尺不等。甚為穩固。現在下河各州縣安堵如故。二麥仍可豐收。臣等業已附摺會奏。茲查旬日以來。洪湖每日消一二寸不等。高堰水誌現存一丈二尺三寸。共落水一尺六寸。智、義二壩過水亦止四尺二寸。仍有日消之勢。減洩無多。下河更可無虞。所有智、義二壩過水高、寶諸湖。容納有餘。於下河並無妨礙。至湖水宣洩過多。恐勢弱不足敵黃。欽奉諭旨令臣等酌量情形。豫為節蓄。查歷年水勢。洪湖存水八尺內外。其力即足敵黃。向設五壩。水勢在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原係有餘之水。聽其減洩。水平壩脊即行斷流。近年因湖弱黃盛。易於倒灌。是以一律封土。如遇盛漲。仍酌啓一二壩。以資分洩。本年湖水長發甚早。既驟且大。臣等前於初次會奏。啓拆東西壩口門四十丈一摺。欽奉硃批。所辦是。但長水既早。恐夏秋反致黃盛而清弱。此在人時刻留心。隨時啓閉。總以清口脥所定水誌為準。想不致大差。欽此。臣等恪遵聖訓。時刻留心。緣目下湖水仍存一丈三尺二寸。水勢尚大。凜遵睿謨。清口所定水誌。擬俟再消一二尺後。即將智、義二壩相機封築。並將東西壩酌量收束。以禦黃流。儻伏秋水長。亦即隨時啓拆。總期宣洩合宜。湖水俱由清口暢洩。既可保全下河。亦不致有清弱黃強之患。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八日。吳嗣爵奏。查吳城一帶臨湖甎工。因本年洪湖水勢浩瀚。經歷伏秋風浪。坍塌較多。盱、堰二廳甎石工。間有塌損。經大學士督臣高晉。於上月奏明。同臣委員確估。俟冬令水落。另行題請一律補修。以資捍衛。查吳城甎工。創建多年。該處內湖外黃。一線縷隄。甚關緊要。今歲湖水異漲。自伏徂秋。歷經半載。風浪撞擊。計坍卸工長五百九十餘丈。其堰盱臨湖大隄甎石工程。為淮揚保障。夏秋以來。塌卸十

餘段並有零星殘缺段落共長三百五十餘丈又義、智二壩衝損壩底均應乘時修整以資捍禦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六

淮水章牘五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高晉奏。上江鳳潁泗。下江淮揚徐海等府州屬。濱臨湖河。地處低窪。從前屢被水災。自乾隆二十二年。叨蒙聖恩。發帑興修水利工竣。奏定章程。責成專管兼轄各道府直隸州。每歲於秋冬水落後。勘明各境內河道溝渠隄堰。如有淤墊殘缺。督民疏築。歷年遵行。查上年秋冬水落後。臣通飭各道府直隸州。逐一查報。嗣據陸續勘明稟詳。臣復加確核。所有些小淤淺殘缺。俱經各州縣督民隨時疏築。惟上江潁州府阜陽縣境內。新河等八道。潁上縣境內。濟河。霍邱縣境內。東鄉等河五道。亳州境內。急三道河等九道。太和縣境內。茨河等九道。蒙城縣境內。東大路等處溝渠四十三道。均各間段淤淺。請照業食佃力例。撥夫挑挖。當即飭令確估督辦。務期一律深通。旋據具報。於正月十五日二月初二日次第興工。陸續報竣。仍飭該管道府驗明。此外尚有宿州境內。濉河為毛城鋪減洩黃水必經之道。歲有淹浸。兼承夏、永、蕭、碭諸河匯流下達。衆水所聚。易致淤淺。議定按年加修。動用司庫匣費銀三千兩。若遇毛城鋪過水較大。淤墊過甚。歲修不敷。酌用民力。茲以開放毛城鋪草壩減洩。業經五月。濉河自石澗溝漫缺。分洩下游。正河淤塞。先於石澗溝築攔河草壩截水。歸入正河。又南北股二河。亦間段淤淺。南岸沙河承豫東來水。加以黃疃閘堰工被衝。黃水串入。將巴河尾段及砂礓河淤為平陸。又沙溝閘外引渠。及宿境沱河。均有淤淺。請一律疏濬。徐溪口以上。符離集以下。兩岸殘缺子堰。並須補築。謹會同撫臣奏

請借項疏築。分年帶徵還款。仰蒙聖恩俞允。並經委員照估辦理。責成道府查催勒限三月內一律報竣。南河成案。

九月。高晉、吳嗣爵奏。外河老壩口迤下。隄工漫溢。清口黃水陡落。東西壩以內。淤墊斷流。緣本年自伏距秋。黃强清落。倒灌日久。湖唇淤灘。墊高二三尺不等。舊日五道引河。或微有河形。或平墊成陸。以致湖水不能外出。竊思清口爲運道咽喉。南北往來官民船隻要津。且回空漕船。已到宿桃境內。兼之目前撥米賑濟。運料交工。所關匪細。若必就舊日河形挑挖。倍費工力。臣等相度情形。即現在衝刷各溝槽。分段挑濬。其有嫩淤不能施工者。即多紮木筏。安設鐵篦。站立其上。拖拉疏治。因勢利導。數日以來。湖水漸次暢出。一股由運口入於裏河。一股由清口出東西壩抵黃。裏外兩河。水勢現俱深通。舟楫往來無阻。今高堰誌樁。湖水已長至一丈零七寸。本屬充裕。此後引河日濬日深。湖水自必益加暢注。足資濟運。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等覆奏估辦堰盱倒卸石工。務於來歲汛前一律完竣。一摺。自係斷不可緩之事。高晉等當遵旨妥速經理。惟是本年該督等節次具奏洪湖水勢情形。俱稱夏秋湖水微弱。因將清口草壩東西止各拆展三十丈。嗣因白露後。黃水消落。清水亦未加長。至八月間外河老壩口漫溢時。該督等亦稱因湖水力弱。不能敵黃。清口致有倒漾。是今年洪湖水勢。總未見有加長之時。較每年應倍爲安靠。何以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甎石。轉有波濤撞刷。致多塌卸之處。其故甚不可解。著高晉等將洪湖水勢。何時增長。及高堰石工因何刷損緣由。詳悉查明。即速據實覆奏。欽此。臣等查洪湖內上年原存底水七尺。清口東西壩留口門寬二十丈。本年春漸落九寸。四月內陸續長水一

尺一寸．連前長至七尺二寸．當將清口先爲起拆十丈．俾湖水循序宣洩．豫騰湖面．以納大汛．詎伏秋汛內．淮水並未長發．而黃水續長．倒灌入湖．八月初間．湖水積存八尺九寸．臣等將清口東壩．仰遵聖訓．接築十丈．以期束清抵黃．無如黃水過盛．計高湖水三四尺不等．清口仍倒灌不已．洪湖內轉因灌入之黃水停蓄加長．數日間湖水又增一尺四寸．高堰誌樁．連前共存水一丈零四寸．此淮水未長．而湖水加增．實由清弱黃強之緣由也．迨八月十八九等日．大雨狂風．外河老壩口隄工．漫溢奪溜．時清口黃水陡落六尺．口門內外及通湖各引河．均致淤墊．湖水不能外出．當將各引河設法疏濬．旬日後清水始能暢出濟運．而十八九日之風暴．堰盱甎石舊工．間被風浪掣卸．所掣工段．臣等於堵築漫工時．即飭堰盱廳營逐段搶護．祇以前掣工段．甫經收拾完備．九月初一初二日．又遇異常風暴．甎工石工復又倒卸．並皆一律摟護穩固．迨月底漫工合龍後．黃水仍大．而正陽關淮水．適又加長．匯注洪湖．長水八九寸．高堰誌樁．連前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臣等於上月初旬．將清口東壩復又拆展口門十丈．仍寬三十丈．俾湖水多出清口刷淤．其如黃水頂阻．宣洩不暢．而東西壩又未便再拆．致滋倒灌．十四五日．洪湖內連遇西北大風．甎石舊工．又多塌卸．維時臣吳嗣爵在徐查工．臣高晉在淮審案．因工關緊要．即就近專委淮揚道松齡、遊擊劉德、督同該管廳營．上緊摟護平穩．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五日．高晉奏．上江鳳陽府宿州、靈璧、虹縣境內．濉河尾閭南北股河．瀫邵等河．因伏秋汛內．毛城鋪減下黃水過多．散漫停淤．又下江淮安府山陽縣境內山子湖、漁濱河、市河．又山陽鹽城二縣境內分轄之澗河．因去秋老壩口隄工漫溢．黃流灌注．各河間段淤墊．皆緣工程浩繁．民力不繼．經

臣會同各撫臣勘估具奏。或請動支歲修積存匣費銀兩。或請動支入官充公之款。官爲挑浚。均蒙聖恩俞允。現在分委妥員領銀興工。照估辦理。責成各道查催。一俟辦完。臣再驗收奏報。此外。各州縣境內一切水利。幹支各河。及溝洫隄堰。間有淤淺殘缺。俱經各牧令督民照業食佃力例。隨時疏築。臣仍爲順道查勘。督飭官民加謹保護。南河成案

按自大興水利後。民間溝洫渠道。並照業食佃力例。以時疏治。官爲督理。惟毛城鋪石壩減下之水。溜勢湍急。下游濉河不能容納。時有漫缺。地方有司協同河員修理。安撫裴宗錫到工會議。疏稱伏汛水勢。徐城誌椿。總在一丈二尺以上。久未消落。毛城鋪引河驟難堵閉。黃流下注。歷經數月。漫缺濉河子堰。下游凌子湖尾閭間段停淤。又漫入南北股河及西流瀫邵等河。均有淤墊。兩岸堰工。亦多殘缺。亟應挑築。以備減洩異漲。查濉河各工。原定章程。歲修匣費不敷。酌用民力十餘年來。士民隨時疏築。並未請帑。近因黃水盛漲。各河淤墊。兩岸子堰刷坍。地方被淹。民力不濟。借帑興修。分作八年帶徵還款。俟徵完前項。始得再撥。茲議修築除兩岸堰工。仍照業食佃力外。其挑浚各河。仍於節省匣費項下支給。事既易集。民力亦舒。至修築後。仍應節束毛城鋪減洩之水。水勢稍定。即將引河草壩收窄。毛城鋪引河。連年所開之傅家窪河頭。已衝刷寬深。難再開放。此外。榮家壩、蔣家營、竇家寨等處。亦虞吸溜。惟向年開放之唐家灣。形勢倒鉤。祇因河頭淤高。不能進水。挑挖深通。由此開放。可期循軌下注。使濉河得以容納。當不復有衝漫之患。惟是大河底日墊日高。下游河道日刷日深。近時每經開放。建瓴直下。掣溜堪虞。是以不輕議啓放。河勢隨時變遷。治法亦須更易。毛城鋪河頭既不可用。又當別求善地。另開引河。多加鉗口壩。層層收束。否則溜水大下。毛城鋪滾壩不能截流。即旁衝四出矣。河渠紀聞

四月初七日.高晉、吳嗣爵奏.臣等接奉上諭.據高晉覆奏.高堰、山盱一帶甎石各工.其深水坍卸到底者.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打椿修砌.水深壩高.偶遇風暴.即被汕掣.因甎石未能辦運迅速.現在嚴加催儹.約計四月底可以完工等語.同日吳嗣爵覆奏.亦大略相同.高堰甎石各工.所關甚鉅.據稱二月間.始行購料.且必須築壩戽水.方可興工.安能於四月內全完.高堰界格河湖.為淮揚一帶保障.上年黃水漫隄.淮安板閘等處.民舍田廬.已多受患.若高堰之工.或有疎失.民何以堪.若不及早修築堅完.遇夏秋雨大漲盛衝嚙.恐有未便.又或工員因迫於期限.潦草趕完.致工段有名無實.其為弊更大.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將應辦之高堰、山盱一帶工程.上緊董催.實力如法修砌.務期經久鞏固.永衛民生.方為妥善.設或工程艱鉅.需費較多.轉不妨確實勘估.奏明動帑.朕愛惠閭閻.惟冀瀕河億兆.咸資安堵.即或因要工.稍有費用.亦所不靳.若高晉等不能實力奉行.惟憑工員估作.草率報完.雖存隄堰之名.而不能得捍禦之力.倘有疎虞.恐高晉、吳嗣爵不能當其罪也.將此由五百里速傳諭知之.仍將如何核辦情由.即速奏覆.欽此.復查堰盱甎石工程.為淮揚數郡保障.去歲秋冬屢遇風浪撞擊.間段掣卸.經臣等先後督飭廳營.摟護穩固.於十一月內遵旨確切估計.高堰廳屬估需銀三萬七千餘兩.山盱廳屬估需銀二萬六千餘兩.遴委諳練工程之副將徐建功、參將李永青、遊擊劉德、及廳營知縣共十一員.領銀分段承修.以期易於集事.祗以歲底新正.雨雪連綿.運料維艱.而坍卸到底之工.必須築做排椿越壩.將水戽乾.方能露底簽椿修砌.其選用舊石.亦須水中弔撈.無如湖水因引河未暢.春間高堰誌椿計存水九尺二寸.致越壩屢被汕掣.幸自三月至今.天氣晴和.湖水消落數寸.越壩補築穩固.灰木甎石到工.臣等督飭

淮揚道松齡．先將到工料物．隨時點驗．並將舊樁起盡．底土夯硪堅實．然後簽釘新樁．修砌石塊．丁順如法．務使層數無減．灰漿滿足．不容減率．臣吳嗣爵於月之二十六日親赴查勘．工員尚知踴躍．茲臣高晉於四月初三日到工．復會同前往堰盱各工．敬宣聖訓．曉諭工員．實力辦理．各工員均在工年久．明白作法．分投趕辦．臣等逐加查驗．各工內有甎石砌完．未上海漫者．有石已砌完．未加甎者．有甫經清底．釘樁砌石者．統計核算．實有五六分工程．四月內可期完工．足備伏秋趕禦．至堰盱甎石工程．通長共有一萬六千四百餘丈．今間段坍卸者．不過六百餘丈．所需工料銀兩．久經覈實估定．現在毋庸復請增估．惟本年湖水較大．防範宜慎．臣等現將通湖各引河．仍行疏治．使湖水暢出清口．則伏秋大汛．更易防守．俟甎石工完驗收後．臣等通盤相度．將善後防護事宜．另爲妥籌入奏．南河成案．

五月初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堰盱大隄．防禦洪湖．去歲秋冬．臨湖甎石工．屢被風浪撞擊．間段掣卸．仰蒙諭旨妥速確勘．上緊籌辦．當經會勘確估．堰盱二廳先後倒卸舊工五十五段．共長六百餘丈．估需甎石灰木匠工銀六萬四千餘兩．臣等奏蒙俞允．一面委員分段承修．勒限汛前完竣．嗣因春初雨雪連綿．未能速辦．復蒙兩次降旨垂詢．既恐遲延貽誤．又恐迫於期限．潦草趕完．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等往來工次．分投稽查．其不如法者．隨時指示改辦．茲兩月以來．天氣晴明．工員踴躍．人夫雲集．工程日起有功．山盱廳屬所修甎石工二十四段．先於上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報完．高堰廳屬所修甎石工三十一段．亦於二十五六七八九等日一律完竣．臣等率同淮揚道松齡．逐段驗收．所做高寬丈尺．悉照原估．甎石層數．並新舊工接頭處．均屬修砌如法．灰漿米汁飽滿．眉土尾土堅實如式．並無潦草偷減．驗收後復加相度．

各段工程雖經修整。但新完之工。灰汁未老。此時臨湖排樁越埽。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查洪湖諸水匯歸。平時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撞擊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過。間有停積。兵夫保夫。雖隨時收拾。未免有名無實。現飭道廳營汛。嗣後平時修防。固應慎重。若湖水長至九尺以上。一遇風浪。無論晝夜。務期謹守查勘。凡有眉土被汕。隄頂有水。立即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存積。至堰盱隄工。現在頂寬十丈至十二丈不等。無庸再議加幫。惟山盱廳屬之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該處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因在南北東水兩隄之間。是以該處隄工。不過寬五六丈至八丈不等。較別處稍窄。隄身亦覺卑矮。臣等面議。現在五壩每年堵閉。遵旨慎重開放。則五壩內之卑薄隄工。自應一體加高培厚。再四籌酌。應自本年起將堰盱二廳庫貯錢糧。酌量節省。逐年幫培卑矮隄工。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同日高晉奏。洪澤湖引河五道。因上年黃河倒灌日久。繼以老壩口漫溢掣溜。黃水陡落。引河淤墊不通。經臣與河臣奏明。設法疏治。旋即通流。嗣復隨時挑浚。現在太平河、張福口、天然河三道。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已屬深通。惟裴家場、張家莊兩道引河。淤灘寬廣。疏治較難。前將辦理情形。於督辦堰盱工程摺內具奏。奉到硃批。此實目今要務。令暢出否。欽此。查各引河內裴家場、張家莊兩道。水深僅一二三尺不等。尚欠通暢。正在多募人夫。上緊疏浚。前因道廳辦理春工。並催修堰盱一切工程。尚未得法。嗣經面加指示。近來日著成效。緣時值農忙。應雇人夫較少。臣與河臣商酌。各廳春修埽壩業已辦完。河兵稍閒。乘此伏水未長。在於汛簡工平各營內。抽調河兵保夫數百名。酌給飯食。此項兵夫熟習工作。一名可抵

民夫二名。屢行有益。將調到各夫。交淮揚游擊劉德。率同該管廳營。分別段落。如法撈浚。照依河營深以四尺爲度。臣等現遵聖訓。將淸口東西壩。嚴飭廳營刨挖到底。掣動湖水大溜。不獨力能敵黃。卽上游之五道引河。均可一律刷深。更爲要緊關鍵。引河交淮揚道松齡督挑。壩工交河庫道朱履忠督刨。廳營倘敢玩忽從事。立卽嚴行參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高晉、吳嗣爵奏。初九日奉上諭。據高晉等奏。高堰、山盱一帶臨湖甎石隄工。並力補修。俱於四月二十五六七八等日一律告竣。其排樁越壩。此時應暫留外護。俟灰石牢固。然後起拆。所辦甚是。至所稱洪湖水勢若長至九尺以上。每遇風浪搏激堪虞。水過隄頂。人夫不能站立。風浪過後。石上眉土多致汕掣。隄面浪泊之水。不無停積。現飭道廳營汛。加謹防守。上下查勘。隨時修補疏消。不使稍有殘缺等語。高堰隄工。原以防抵洪湖。爲淮揚一帶保障。所係綦重。若湖水過長。卽虞搧擊汕掣。則此一綫危隄。尤關險要。高晉等雖嚴飭在工員弁防查。遇有被汕之工。立卽修補。亦不過補苴罅漏之計。未能一勞永逸。且恐工員等修補之段。仍屬有名無實。設遇湖波增漲。隄堰難以抵當。不可不先事周防。期無疏虞。如所稱夏家橋一帶五滾壩之內。從前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外。各壩任其次第過水。減洩分勢等語。是該處湖水原不容長至九尺。但據稱從前如此。近日是否仍照前辦理。他處是否與此相同。未能明晰。或可酌定減洩水誌。勿使長至九尺。自不致因風汕掣。抑或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九尺以上。尙係應存之誌。又不便輕議過減。莫若將高堰隄工加高尺餘。則雖遇夏秋盛漲。不虞水長衝刷。自可永資鞏固。朕愛民念切。凡有保衛閭閻之事。從不稍爲靳費。此項隄工。加高培築。果於瀕水居民有益。卽用至數十萬或

百餘萬。亦所不惜。況現在無需復撥軍需。於籌辦湖隄之事。尤易爲力。著傳諭高晉、吳嗣爵。即速將洪湖高堰情形。會同通盤計畫。如何方爲盡善。永無後患之處。據實覆奏。該督等固不可游移遷就。亦不可畏事因循。若此時不實心籌酌。將來稍有疎虞。惟高晉、吳嗣爵是問。恐不能當其罪也。如果應加築隄工。即一面先行具奏。一面勘估奏聞。候朕降旨撥帑。欽此。伏念堰盱大隄。攔禦洪湖。所關綦重。惟洪湖爲諸水匯歸。每遇盛漲。勢甚洶湧。而治湖之法。全在蓄洩得宜。則隄工足資利賴。是以從前建築仁義禮三壩。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任其過水。又有天然二壩。徹底開放。以資減洩。乾隆十六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欽奉諭旨。以天然二壩洩水過多。下河難以容受。應行永閉。指授機宜。添建智信二石壩。以洩有餘之水。仍於新建石壩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再行次第啓放。此從前洪湖原定水誌辦理之章程也。乾隆二十七年。復蒙睿謨廣運。大展東西二壩。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其五壩仍循舊制分洩。自三十年後。因黃强倒灌。將仁義禮三壩。亦倣照智信二壩之制。酌加封土。以期蓄清禦黃。上年九十月間。洪湖誌樁雖曾長至一丈一尺四寸。仍係黃水倒灌。並非淮河來水過大。冬間陸續消落一尺餘寸。尙存九尺二寸。今春藉以禦黃濟運。而臣等又慮洪湖底水過大。將來伏汛淮河水長下注難容。故於通湖引河五道內。又將水淺之張家莊、裴家場二道。復加撈浚。並將清口東壩展寬。刨挖到底。湖水已消落一尺三寸。現存水七尺九寸。暢流下注。此現在隨時辦理之情形也。今奉聖訓垂詢。或可酌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如洪湖蓄水不宜過弱。不便輕議過減。或將高堰堰工加高尺餘。自可永資鞏固。臣等通盤計畫。竊思洪湖來源甚多。夏秋上游漲發。水勢大小難以懸揣。歷年水小則在一丈以內。水大

則長至一丈三四五尺不等。勢不能豫定水誌。勿使長至九尺。唯仁義禮滾壩石脊原係洩八尺五寸九尺以上有餘之水。水平壩脊而止。近年封土。本屬權宜。嗣後應仍恪遵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如遇盛漲。酌量開放。其仁義禮三壩。毋庸封土。俾洪湖有餘之水。聽其以漸分洩。即可稍減其勢。而下游高寶諸湖。三壩過水如在三尺以內。容納有餘。亦不致為患下河。至高堰大隄。數十年來。仰荷皇上不惜百十萬帑金。石工修整鞏固。土隄亦加高培厚。現在足資捍禦。其夏家橋一帶。在五壩以內。間有單薄之處。原係可緩之工。前經奏明於庫貯內逐年幫培。且此項臨湖甎石工。綿長百餘里。每年舊工。或被風浪撞擊。塌卸數段。歲所常有。亦不過百分中之一二。因大隄寬厚。土性堅凝。摟護即可平穩。設再高尺餘。遇有風浪。亦不免撞擊。似可毋庸通體議加。惟有將各引河疏治流通。俾湖水暢出清口。並將清口東西壩刨挖到底。使之暢注。力足抵黃。湖水不致過減。設遇盛漲。清口宣洩不及。即循照舊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以資宣洩。臣等仍督飭工員將堰盱大壩實力防守查勘。偶有塌卸段落。隨時修補。以固隄工。以衛民生。南河成案。

閏十月十一日。高晉、吳嗣爵、薩載奏。上月十一日奉上諭。據薩載奏到江省被旱地方情形。內如高郵、寶應等處。地屬瀕湖。易資灌溉。何亦一例被旱歉收。前因下河地方低窪。易致淹浸。是以令將五壩堵閉。不輕宣洩。勿致有礙民田。若當夏秋缺雨之時。稍減洪湖之有餘。以濟下游之不足。於事實為兩便。與其令湖水暢出清口。徒爾滔滔歸海。何如酌計尺寸。分潤下河之為愈乎。高晉等平日但視洪湖為敵黃之資。而不知其可為濟旱之用。故未嘗計及於此。自屬缺略。著傳諭高晉會同吳嗣爵、薩載留心籌核。嗣後或

過下河高寶等州縣。稍旱之年。應如何酌計分寸。開放閘壩。以資灌溉之處。悉心妥議。豫定章程具奏。欽此。查高寶一帶運河東岸。設有閘座涵洞。西岸設有出水港口。每年於四五月間。西岸港口雖不輕啓。而重運漕船過後。東岸閘壩涵洞全開。以資下河民田之灌溉。即重運正行之際。如河水浮送有餘。下河田疇需水。亦皆酌量洩注。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至洪湖五滾壩。應以石壩脊爲準。加高堰誌樁。湖水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壩脊與水面相平。其石脊以上有餘之水。始能洩注於高寶諸湖。由運河達江。乾隆十六年。仰蒙皇上指授機宜。將天然壩永閉不開。添建智信二石壩。仍於壩脊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以外。再行啓放。自三十年後。恐其旁洩過多。力不敵黃。將仁義禮三壩亦倣照智信二壩。酌加封土攔蓄。惟大展清口。使之會黃歸海。本年五月內因上年秋冬風浪掣損甎石舊工。復蒙降旨垂詢。經臣高晉、吳嗣爵、欽遵籌議。每年湖水大小。難以懸定。請仍照乾隆十六年欽定水誌。止將智信二壩封土。其仁義禮三壩聽其過水。由漸分洩。奏蒙俞允。此洪湖五壩先後酌定過水之限制也。從前河工習氣。遇水大之年。止知宣洩。不顧淹沒民田。水小則又拘泥蓄清抵黃。不顧禾稼受旱。久在聖明洞鑒。臣高晉、吳嗣爵仰蒙皇上諄諄訓誨二十餘年。於河工地方。斷不敢稍存歧視。祇以本年夏秋雨少。淮水未發。白露節前。洪湖水誌尚在九尺以上。不能過壩。抵黃無從分潤。下河高寶一帶運道。六七月間悉係清口倒灌之黃水。其時下河農田需水灌溉。亦曾酌開東岸閘洞分注。而一經分洩。運河重載船隻。即多淺阻。臣高晉來工。經由高寶。目擊情形。當將各閘洞輪流啓閉。期於運道民田兩有裨益。無如細流不能及遠。凡附近閘壩涵洞低田。皆車戽灌溉。得以有收。其被旱成災之田。實係東西兩鄉高阜車灌不及之區。又如常州

鎭江江寧府屬地方。支河汊港最多。今因雨澤稀少。經兩岸農車戽水。河道並致淤阻。其離河稍遠。並高阜之田。亦不免被旱。此又本年被旱較廣之情形也。伏思河工地方。相爲表裏。臣等屢奉聖訓。欽承法守。玆復仰蒙諭旨。訓示周詳。臣高晉、薩載。均赴清口。會同吳嗣爵面商議擬。應請嗣後洪湖水勢。如高堰誌椿長至九尺以上。仁義禮三壩應聽其過水。下注高寶諸湖。以爲蓄備。遇稍旱之年。洪湖水小。誌樁在九尺以下。石脊不能過水。而寶應湖水充裕。沿湖西鄉地畝。足敷沾溉。即先將西岸各港口酌開數處。灌注入運。其運河東岸。除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大壩。非遇異漲。不令開放。其餘各閘壩涵洞。均須相機啓放。分潤下河。總以運河存水五尺爲度。以濟漕運。多餘之水。則儘歸下河灌溉。如雨水調勻。即無庸開放分洩。則灌溉濟運無慮不足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高晉、吳嗣爵奏。初四日奉上諭。據吳嗣爵奏。引河五道內。惟張家莊河尾。水深二尺一二寸。又裴家場河。水深二尺二三寸。應即先爲挑挖等語。洪湖全賴引河深通。方足以敵黃濟運。今張家莊、裴家場二引河。僅水深二尺一二三寸不等。必因黃水倒漾致淤。儻聽其愈積愈深。於清口甚有關係。不可不亟籌挑挖。雖據吳嗣爵派委副將徐建功駐工督催。尚恐未能妥協。高晉自京回程。道經徐州。前往籌辦甚便。著交高晉即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上緊設法疏浚。務期一律深通暢達。切不可稍存遷就因循之見。致有貽誤。仍將如何籌辦情形。先行覆奏。欽此。伏查清口以內。通湖引河五道。上年伏秋汛內。黃水盛大。倒灌日久。不無沙積。迨白露節後。湖水加長。高堰誌樁長至一丈三尺。清水暢出清口。各引河淤處。水勢刷滌漸深。冬間隨時測探。淺者五六尺。深者七八九尺不等。其時黃水較

小。堪資抵禦。而湖水尙大。普面漫灘。難以施工。臣等商定。俟誌樁消至一丈以內。卽行疏治。今歲正月初旬。湖水消存九尺五六寸。時臣吳嗣爵親往各引河探明淺深段落。擇其水淺人力可施者。發銀督飭道府廳營實力疏浚。次第妥辦。一面奏聞。茲復上廑宸衷。恐臣吳嗣爵委副將徐建功督催未能妥協。特頒諭旨。命臣高晉自京回程。至該處會同吳嗣爵悉心籌辦。臣高晉勘過上游丁家集工程。卽遄赴清口。臣吳嗣爵於裏河墊工。搶辦完竣。亦至該處。會同察勘。將五道引河細加查探。內張福口天然引河、太平引河。水深五尺四五寸至八九寸不等。總會處水深一丈一二尺。其張家莊河尾、裴家場河身。前此水深二尺一二三寸者。經疏浚後。河尾現深四尺五六寸不等。較前寬深。惟河頭尙有二三尺之處。臣等協同道將悉心酌議。除現在各引河水深五尺以上者。難以施工。毋庸辦理。其張家莊、裴家場引河水深四尺以下者。仍應接續疏治。多添器具。或下水刨挖。或用船拖拉。或紮筏爬撈。總以水深五尺爲度。愈寬愈深爲得濟往後時時察探。如有淤淺。隨時卽辦。務期一律通暢。以收禦黃濟運之益。設該管道廳營等並承辦工員。稍有因循誤工。查出嚴參。以示懲儆。南河成案。

三月十六日。薩載奏。據淮揚道松齡稟。三月初一日。在山盱查工。是日午後。陡起西北風暴。堰盱一帶甎石工程。間有掣卸。現在確查另稟等情。臣等飛飭淮揚道松齡查明堰盱二廳甎石工程。共計掣卸若干。督率廳營汛弁上緊摟護去後。復據該道稟。初一日風暴。直至初二日酉刻方息。臨湖甎石各工。間有掣卸。尙不甚重。高堰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一百三十六段。長二百八十一丈二尺。山盱汛內零星掣卸舊工三十段。長一百三十丈五尺。各止一二層不等。其餘各工。僅刷去尾土眉土。甎石尙俱穩固。現將掣去甎石

段落。另行估修。臣查洪湖風信靡常。前項掣卸瓴石各工。亟應一律接護修整。刷去眉尾土。亦應補還。以資抵禦。現飭道廳估報。臣俟審案事畢。即親赴該二廳查勘督辦。不使稍有貽誤。南河成案。

五月初九日薩載奏。臣前於山安海防查勘黃河海口回浦。復往堰盱一帶察看瓴石各工。業經奏蒙聖鑒。茲查半月以來。洪湖內因上江壽州之正陽關。淮河節次長水。會歸洪湖。日來高堰誌樁。陸續加長數寸。連前長至一丈八寸。通湖引河五道。現在水深六七八尺及一丈一二尺不等。外河清口東西二壩。先於二三月內拆展十丈。口門共寬三十五丈。清水出口有力。直抵惠濟祠。後會黃下注。臣與督臣高晉察看情形。清口東壩。應遵欽定限制。再起拆五丈。連前共寬四十丈。俾湖水騰空。以容納秋水。往後臣仍督同道廳等。留心察看。如湖水續長。再將清口相機展寬。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是日高晉薩載奏。臣薩載前於東省行在面奉諭旨。以吳嗣爵奏黃河兩腮淤高。中間溝槽窄狹。洪湖運河。亦因連年黃水倒灌。致有淤墊。現在清口開挑引河。係帶水撈挖。恐於事無濟。又聞海口亦復沙淤。令臣薩載到任後察看實在情形。會同高晉悉心籌酌。如何能使黃水暢流。不致倒灌。分晰奏覆。欽此。遵於三月二十七日到清江任事。時因高晉在省辦事。臣薩載遵旨先赴黃河海口察勘。將看過情形繪圖貼說。奏蒙聖鑒。茲臣高晉於五月初二日到淮。與臣薩載公同籌議。以近年黃水時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引河淺阻。則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外之黃河兩腮。亦有墊高。且上年秋間。豐碭南岸之丁家集外灘民堰。刷灘溜往南趨。黃水從毛城鋪滾壩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又未免水緩沙停。此黃河運河洪湖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

十餘年.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游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無良策.惟有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沙停淤墊.人力可施處所.設法挑挖.使清水暢出.清口與黃水匯流東注.迸力刷沙.則黃水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歷年臣高晉奏明辦理.雖未能一勞永逸.此即補救一法.本年二月內.臣高晉自京回南.欽奉諭旨.引河甚有關係.命臣上緊勘籌疏治.彼時湖水較大.難以煞壩.當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五尺以上者.毋庸辦理.其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疏浚.等情奏覆照辦.現在洪湖誌樁存水一丈零八寸.五道引河.普面漫灘.無可施工.但臣等測探五道引河內.淺者已在六尺外.深者俱有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清水力足抵黃.可免倒灌.惟查向來通湖五道引河.俱各深至二三丈不等.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而湖水旋長旋消.高堰誌樁.每到冬令水落.所存底水無多.蓋騰空湖面.以爲伏秋納水之地.今則年終誌樁存水九尺有餘.此即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不能暢出.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必致倒灌.一經倒灌.則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沙.即黃運兩河淤墊.又所不免.臣等熟籌採訪.必須於冬春湖水消落.引河灘現時.照各引河寬長丈尺.兩頭煞壩.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壩基趾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城臺處建築.今按移兩壩於平成臺始此.使清水源遠流長.出口有力.再清口之西.所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水不致逼近清口.歷年以來.雖已刷去大半.著有成效.但積土凝結.驟難盡刷.相度形勢.若於陶莊迤上之積土.北開挑引河一道.使黃水遠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而二瀆並流.合力攻刷黃河兩腮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則黃河上游流行迅疾.並可不致

停淤．且洪湖無擁遏之病．即堰盱甎石工程．亦得常資鞏固．惠濟祠之埽工．更可化險爲平．如此一舉數善備焉．所謂治淮即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奉硃批．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黃淮一大關鍵．屆時妥爲之．圖內奉硃批．將所圈處．放一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此時尚未興工．正好相商也．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又奏．各廳埽壩工程．每年歲修搶修．需用柴稭木纜等料．俱於年前發銀購備．歲內到齊驗明．次年動用．惟堰盱二廳．甎石要工．因非常年應修．偶遇風浪掣塌．係隨時勘估購料興工．歷年相沿辦理無誤．第查石料木料．向在蘇州江寧等處購運．到工動經數月．即甎料厚薄尺寸．與民用大小各異．必須另行脫坯燒辦．到工亦需時日．是以甎石工掣缺後．不能及時修補．止能暫將柴草先爲摟護．設摟護不堅．復遭風浪續掣堪虞．臣前詣堰盱查工．見臨湖甎石工程．因三月初一日風暴掣卸零星一百三十餘段．雖經該管廳營逐段摟護．由道將等勘估請銀辦料．現在尚未到工．臣隨將摟護單薄椿木稀疎之處嚴諭再加收拾穩固．仍令先行築壩戽水．俟料物購到．即行修砌．並將勘過緣由奏聞．因思江省華亭、寶山等縣．沿海石塘．均豫辦存工料物．以備臨時動用．今堰盱甎石工程．綿長一萬六千餘丈．攔禦洪澤全湖．甚關緊要．臣愚昧之見．若將甎石椿木等料．豫爲酌辦貯工．遇有風浪撞掣．料物應手．即可隨時補修．不致稽遲時日．又虞續掣．且甎石木料．存貯在工．比之柴料．更爲經久．無慮朽壞．除將前掣工段．現辦各料．嚴催運工修砌外．應請在庫貯項下．酌發堰盱二廳．豫備石料銀各三千兩．甎料銀各一千兩．椿木銀各一千兩．勒限四個月辦運到工．查丈驗明．以備將來應用．如逾限採辦不全．照例參處．所貯各料．將來如有動用．准其就款開銷．仍照數買還．以足額貯．如此立定章程．則緩急有資．而錢糧仍無多費．似於要

工不無裨益。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高晉奏。查清口迤內之通湖引河。今春業已疏治深通。並非清水不能暢出。而此時未屆大汛。黃水亦不甚強。祇因本年春夏以來。黃河水勢屢次加長。而洪澤湖水並未長發。以致黃強清弱。然湖水誌樁現存六尺六寸。亦不爲小。是以惠濟祠以下。彭家馬頭一帶。黃水雖在蕩漾。淤墊尚不致倒灌入運。臣與河臣薩載。往復札商。在此時疏治之功。固應上緊辦理。而減黃助清。以水刷沙。更爲目前之要務。是以將蘇家山水線河並祥符等閘次第開放。以減黃水之勢。又將清口收束三閘暫閉。以助清水之力。漕船已通。船以水行。沙隨水去。則爛淤自可漸次刷清。查彭家馬頭一帶。與楊家莊口門相對。春末秋初。往往淤墊。亦常有之事。獨今年淤墊較甚於前。臣春間在京。所以有改移楊家莊口門之請。蒙恩允准。臣回任後。業經會同河臣商定。勘估現在開工辦理。將來工完。則清黃二道並行。匯黃入海。當不致再有頂阻淤墊之事。南河成案。

閏六月朔。高晉、薩載奏。臣等接奉上諭。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淤淺。因河面寬闊。水勢渙散。施工較難。現於該處紮枕築壩。收束水勢。一面分段派員。率領兵夫。上緊撈挖。竭力趕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薩載此摺。於六月二十一日拜發。距初四日糧船。竟阻滯未渡之期。已逾半月。尚未得挽運通行。雖今年遇閏。亦不宜過於稽緩。致誤期程。薩載務須董飭所屬。多集人夫。設法上緊挑濬。使江廣重運。及早渡黃北上。銜尾遄行。方爲妥善。至所稱淮河陸續長水三尺三寸。洪澤湖長水五寸。自係初長水時情形。未知近日湖水復得逐漸加增否。再據稱湖內連前存水七尺。較上年此時尚少四尺六寸。但上年湖水尺誌。即

係最小之時。若盛漲亦不過若此。無藉高堰五壩之減水及酌量水誌展拓清口矣。是否如此情形。著薩載查明覆奏。又清水不能暢出。因係湖水淺少之故。抑或因改開新河。未能經理妥協所致。然清黃交匯處。較前移下數里。清水尚不能敵黃暢流。若似從前未改時黃河形勢。則今年必致倒漾侵運。不可問矣。並著薩載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又該處自祈雨以來。曾否得有透雨。河淤挑挖若何。糧艘曾否陸續挽渡。並著薩載迅速具奏。並諭令高晉、楊魁、鄂寶等知之。欽此。伏查高家馬頭一帶停淤。臣高晉到工。與臣薩載同至清黃交匯處所察勘。緣今年清水弱小。黃水節次加長。是以高家馬頭上下蕩漾停淤。與新挑陶莊引河毫無干涉。並查向年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亦有淤淺。而黃水倒灌。必致直達淮揚運河。今不致倒灌入運者。實係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驗。當將實在情形。並築壩疏濬緣由。於六月二十七日覆奏。至臣薩載前摺內洪澤湖水。連前共存七尺。較上年此時尚小四尺五寸。祇就上年六月內水勢比較。溯查上年六月下旬。洪澤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六寸。雖較乾隆七年異漲時。尚小四尺。而核之近年湖水。已屬旺盛。其時黃河徐城誌椿存長水一丈一尺二寸。清黃水勢相等。清水暢達出口。直抵至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並無蕩漾停淤之事。並查清水旺盛之年。黃水不大。祇將東西壩遵照欽定限制相機拆展。以資暢注。如遇黃水並漲。清口宣洩不及。臨湖石工風浪堪虞。則將五壩酌量啓放。此歷來辦理之成規也。今歲洪湖底水原存六尺五寸。至上月中旬。上游淮水報長三尺三寸。湖水陸續共長八寸。臣等正望其源源而至。日漸加增。昨二十九日據壽州報淮水於十八日後。仍復消落二尺八寸。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七尺三寸。並未加長。清水仍未能暢出。而黃河上游寧夏萬錦灘。並沁河節據報長匯流下注。

徐城水誌。仍存長水一丈二尺。尚未消退。臣等因駐河干。督率道將廳營。於兩岸築做束水草壩。並用木筏挑溜。晝夜儧辦。使衝出河泓。復調集人夫一千餘名。儘力撈挖。並幫同挽洩。河泓水勢漸有二尺七八寸。湖南幫船於二十八日渡黃三隻。二十九日渡黃六隻。三十日渡黃三十隻。現在陸續挽渡。該處雖仍係黃水蕩漾。清水未見暢出。而河泓日深一日。糧船可期無阻。仍督飭工員竭力爬撈。務期重運銜尾前進。南河成案。

是月初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清口每經黃水倒漾。是以酌開陶莊引河。使黃水遶北而行。不近清口。而移清黃交匯處向下數里。以避其患。自引河開成後。黃水不復有倒漾之事。第因豫省自去秋至今夏缺雨。淮源漸弱。不能暢出刷黃。致高家馬頭一帶。壓長嫩淤。糧艘亦爲阻滯。恐係新開引河未善之故。曾諭詢高晉等據實直陳。及覆奏則稱向年若遇此情形。不但清口內外多有淤淺。而黃水倒灌。當直達於淮揚運河。今年祇在清黃交匯處蕩漾停淤。不致倒灌入運。皆賴上年開挑陶莊新河離清口較遠之明效。所奏雖屬實情。然現在既有淤阻。不可不爲之籌計。且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今既令黃河遠避清口。不慮倒灌。其爲利賴固大。但黃河遶北直下。駛流暢行。其旁即不免有停淤之處。又値清水力微。不能衝刷。遂致淤滯難疏。亦屬一定之理。但既知有此病。自宜設法早治之。向來清口出水。原係蓄其勢使敵黃有力。今清黃交匯處移下數里。清水出口後。其流漸緩。則力微。且昨據薩載奏。高家馬頭一帶水勢散漫。挑挖未能有效。先於灘上築壩束水。並紮木筏挑溜。是清黃交匯處。河身太寬。以致溜平波緩。不能衝刷深泓。豈能復資禦黃刷淤之力。其病似在於此。與其事後築壩紮筏補救而無速效。何如豫爲籌辦使

清水至此東流有力之爲盡善乎。著傳諭高晉薩載就該處情形悉心籌度。將如何妥辦之法。繪圖具奏。此時且不必急辦。俟秋汛過後。再行擇期興工。妥協經理。以期日久無弊。純皇帝聖訓

八月高晉奏。臣在儀封工次。接奉上諭。以薩載奏稱清水出口直達黃河中泓。會黃東注之語。不解其故。黃河自儀封十六堡漫口奪溜。舊河現已斷流。安得復有東注之水。著薩載查明覆奏。至儀封漫水。由賈魯河達淮。由淮以達洪澤湖。雖經行之路甚長。而河流濁勢。不能驟改。是賈魯及淮必有受淤者。若更淤及於湖。則所係甚大。著高晉悉心籌勘。急宜酌量疏濬。以爲善後之計。斷不可稍事因循。致滋貽誤。伏查黃河漫溢奪溜。則水歸漫口下注。舊河勢必斷流。即有兩岸灘水。歸入正河。亦必無多。薩載所稱會黃東注字句。必是因湖水暢出。拘於河工成語。未加檢點。以致錯謬。至儀封漫口奪溜下注。始則普面四散。繼必刷成溝槽。經數州縣地方。由賈魯河入海。經行之路既長。則泥沙隨處停積。迨入淮河以達洪澤湖。已非濁流。從前豫省楊橋奪溜。即由賈魯河下注淮河。洪湖並無淤墊之處。此其明驗。惟自漫口而下。經由之數州縣境內。凡有關於水利之支河汊港溝洫。難免淤墊。臣現委員循流查勘。何處淤墊阻礙。立即疏導。儻無阻礙。不過漫水淤墊。一俟大工告成。則入於歲修水利河道案內。勘明照例妥協辦理。南河成案

是年諭。高晉奏。查時和驛漫口下注之水。歷陳留、杞縣、睢州、柘城境內之黃河、康家河、南沙河、老黃河、均歸賈魯新河。下達江南亳州之渦河。儀封漫口下注之水。一由考城之盤馬寺溝入北沙河。至商邱縣之鄧濱口。由歸德府之陳兩沙河。會入渦河。一由寧陵縣之馬三河。亦會歸德之陳兩沙河。入渦河。是豫省漫水均以亳州之渦河爲總匯。如有停淤。歸歲修水利案內。一律疏濬等語。所辦未爲妥善。其疏濬工程

斷不宜照常籌辦。復滋派累。著高晉於祥符儀封合龍事竣。會同鄭大進閔鶚元沿途親行確勘。將應挑之河核實估計。具摺奏聞。候朕發帑興工。皇朝文獻通考。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七

淮水章牘六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先後接到廷寄．欽奉上諭．以豫省漫工未能速竣．伏秋大汛下注．清水必更盛長．尤當實力豫籌．今將清口東西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又高家灣旁有涸河一道．不礙田廬．儘堪分洩．淮河盛漲．或於其地建設閘壩．以資啓閉．向閘歸仁隄左近可資宣洩．未知即其地否．並命臣薩載前往高家灣．悉心履勘．如有可以分洩淮黃之水．使不入洪湖．不致加長．下河得免漫溢．即當切實估計．由驛加緊奏聞．迅速妥辦．欽此．適臣薩載赴鎮江常州一帶閱兵．途次接奉諭旨．即經來淮查勘．臣李奉翰亦即督率道將．測量地勢．展拓清口壩工．俱經覆奏．茲臣薩載於四月二十四日抵清口．與李奉翰帶同道將廳營．前赴高家灣並歸仁隄等處履勘．查淮河爲衆水所歸．由盱眙、泗州等處入洪湖．而出清口會黃歸海．淮河之內．本無支河分洩．其歸仁隄在洪湖西北宿遷、桃源境內．隄上建有利仁、安仁、歸仁三閘．爲宣洩烏鴉嶺林子民便等河之水．入安河而歸洪湖．又桃源境內舊有祥符五瑞兩閘．地勢北高南窪．止能減黃．不能出清．均非分洩淮水之路．至高家灣在洪湖之東北隅．下距清口僅二十餘里．內湖外河．中間止隔一隄．兩面皆水．本無田廬灘地．當黃水盛漲時．河水高於湖面．自上年黃水斷流後．河漸乾涸．所謂涸河者．或即此．近因清口暢出．水勢上漾．高家灣一帶．黃河內已有清水停注．且向上十餘丈．即屬高家灣埽工．若於此處挖隄分洩．則河湖相連．黃水復歸故道．一

經下注。恐難堵閉。且致黃水入湖。臣等上下相度。惟高家灣迤下。吳城甎土迤上。三堡地方。隄外有灘。離黃河邊計寬二百九十餘丈。測量河內灘水。高於河內積水三尺七寸。若由此分洩。則洪湖多一去路。今按開高家灣三堡。分洩湖漲。始此。但豫省漫水。由淮入湖。原屬偶然。今開放黃河隄工分洩。止可為權宜之計。既不便過寬。亦可毋庸建設閘壩。臣等酌擬將隄工挖寬二十丈。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絡鋪底。以免跌塘外。挑引渠形如倒鉤。達於河內。暫資分洩。上游豫工合龍有信。該處即應堵閉。以二十丈之隄面。施工尚易。所有開隄挑渠等工。臣等現督道廳確估儹辦。惟洪湖周圍三百餘里。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其去路總以清口為咽喉。五壩為旁洩。自乾隆二十七年。仰蒙聖明指授機宜。酌定水長尺寸。拆展清口壩工。釜底抽薪。宣洩暢利。其山盱五滾壩。非遇盛漲。未敢全行啟放。上年因清黃並漲。又值豫省漫水。由淮入湖。清口宣洩不及。始將山盱五壩全開分洩。今按山盱五壩全開。分減盛漲自此始。原屬萬不得已。苟能來源日減。分洩有路。在五壩當以不開為愈。今豫省漫工。若於伏汛前合龍。黃水不致由淮入湖。現在大展清口。毋庸多籌去路。儻豫工不能速竣。伏秋大汛。清水必更盛長。自應實力豫籌。清口東西壩。連壩基共寬八十二丈。臣等已陸續拆修六十丈。其餘二十二丈亦在拆刨。以資暢洩。第儘數拆展後。湖水若仍加長。又不得不籌及山盱五壩分洩之路。況各壩地處上游。淮水入湖。先經五壩。由高家灣出清口。今高家灣三堡雖已開隄。不能過寬。止可二十丈。較之五壩共寬三百二十丈。出路尚不及十分之一。目下高堰誌樁已長至一丈二尺三寸。此後大汛瞬臨。難免續長。臣等酌議山盱五壩。與其於盛漲時全行開放。莫若豫開一兩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四十一年曾經開放三壩。下流儘可

容受。今開放一兩壩。尚無妨礙。如洪湖水勢由此平定。則山盱五壩內所餘三壩。即可毋庸再開。設洪湖有長無消。五壩尚須酌放一二壩。以資宣洩。抑或下游歸江不及。則運河東壩。又必喫緊。臣等即將車邏昭關等壩。酌開一二處。使之歸海。下河州縣。不致漫淹。此皆有備無患之計。若洪湖未至盛漲。臣等亦斷辦不及此。再清口大展後。迤下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清水較上年此時已大六七尺不等。將來再增以高家灣三堡分洩之水。則清口上下水勢亦甚可慮。是黃河下游。並應豫籌去路。庶爲萬全。臣等悉心籌計。如雲梯關迤下舊有之馬港六套等處。旁洩之路。早經淤高不能開放。惟王營減壩向遇河水盛漲。開放分洩由鹽河入北潮河歸海。頗著成效。現擬將該壩一體豫備於盛漲時酌量開放減洩。以免臨時周章。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黃河內因清口出水溜急。暢流東注。河底日益刷深。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日。又消水一尺九寸。連前共消三尺八寸。老壩口誌樁現存水一丈五尺九寸。兩岸埽壩工程。鎮護平穩。其洪澤湖水亦續消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二尺四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二尺三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三尺三寸。仁義禮三壩封土防風。實力保守。加培高厚。足資捍禦。臨湖甎石工程。雖間過風浪撞擊。而隨時收拾。一律穩固。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引河。往後湖水續消。應即先爲堵閉。即清口東西壩工。俟湖水消存一丈時。亦須相機築做。以資收束。今歲兩岸壩基。俱已挖除淨盡。將來或在原處辦理。或須另行移建。俟會同督臣薩載察看情形。細加籌酌。南河成案。

是月。薩載、李奉翰奏。請將清口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奉上諭。細覽繪圖。正合形

勢。自當乘時爲之。薩載傳稿。

是月李奉翰奏。查半月以來。洪澤湖內又消水一尺五寸。連前共消三尺九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八寸。山盱智信二壩壩脊止過水一尺八寸。目下時屆白露。雖距霜降尙遠。而水勢日就消落。一切壩工應即次第堵閉收蓄。淸口東西壩籌酌移建之處。於本月二十四日先經會奏。其山盱智壩信壩。俟湖水再消一尺餘寸。水與壩面相平。即照舊封土。外鑲防風。俾資攔禦。至高家灣迤下三堡地方。分洩湖水。引河過水日減。臣察看情形。先令興工堵閉。補還原隄。月底月初。即可儹辦完竣。南河成案。

是年江督薩載奏請動項疏濬泗州境內謝家溝。及汴河淤淺。以資宣洩。以利農田。　按毛城鋪峯山閘減下之水。下游濉河承受。及楊疃等五湖之水。均由汴河尾出臨淮口。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直捷無礙。年久水過沙停。不無淤積。兼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積淤成窒。此亟應疏治者。江督薩載會同安撫農起。委員勘估詳報。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淤停沙壅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聲明籌款發辦。當查前項河道。爲宣洩河湖要路。既經淤墊。原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濬。緣該州疊被災傷。民力拮据。即以社倉餘息。變價發給息價。原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以民間積餘爲農田工用。不勞而理。此因利之道也。河渠紀聞。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今春恭逢聖駕親臨高堰武家墩。閱視洪澤湖甎石工程。令臣薩載將石工卑矮段落。確估加高。其原舊甎工均用石修砌。俾濱湖大隄。通改石工。以爲淮揚數郡捍

衞。查武家墩地方爲高堰廳工頭。裏河廳工尾。裏河自濟運壩起至高堰廳交界一帶。亦係甎工。但湖水至此由太平引河下注。並非臨湖要工。亦非犯風之所。且甎工係乾隆二十二二十七年兩次恭逢聖駕南巡閱視。指示新建。工尚堅整。又洪湖北岸吳城一帶。舊有甎工。係外河廳所屬。攔禦張福口引河漫水。此二處甎工非湖內要工。無庸改辦。以節糜費。今蒙聖駕臨幸。指示處所。應自高堰廳工頭起。至山盱廳蔣家壩工尾止。凡有石工。酌量加高。甎工改石。以爲全湖保障。臣等隨督道將等逐一確估。茲據河庫淮揚兩道。暨副將等會稟。洪湖甎石工。自高堰武家墩汛至山盱蔣家壩南工尾止。共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八丈。內石工應行加高者。九千一百三十六丈一尺。甎工改砌石工者。五千七百七十一丈七尺。連山盱廳屬澗徐二汛。隄身窄矮處加估幫培土工。共估需工料銀三十三萬二千餘兩。臣等覆勘確覈。所估尚無浮多。但再三籌酌。堰盱二廳臨湖石工。仰蒙皇上不惜重帑。大加興修。必須慎重辦理。以期永資利賴。查現在擬辦各工。工段綿長。若同時興修。不但購運石料。一時不齊。並恐趕辦工程草率。且甎工內尚有完好者。一概拆改。亦覺可惜。擬將已經朽壞應先拆改之甎工。及正當湖心卑矮應加之石工。並隄身卑薄應加高幫戧之土工。均列爲急修。計需銀十四萬三千四百餘兩。即於本年購料動辦。至甎工內雖間有朽壞。而根腳尚未搖動。及卑矮石工之不甚犯風者。均列爲次修。需銀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兩。留於明年動辦。其餘應行改石尚未朽壞之甎工。及石工稍爲卑矮。並應一律加高者。約需銀六萬四千餘兩。統俟後年修砌。如此分作三年。則修理舒徐。而工程亦得實在。臣等商定後。隨酌派委員。將本年應辦工程土工。即領銀趕辦。石工則先行領銀購買灰石樁木各料。限十月內到齊驗明。上緊修砌。如至冬寒冰

凍灰漿凝滯修砌恐有不堅即暫停工俟開正接續儹辦統限二月內完竣臣等俟開工後仍督同各道往來查催務期如式堅實以仰副聖主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

八月初二日薩載陳輝祖奏上月二十七日奉上諭薩載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酌量緩急分作三年辦理情形所辦好已於摺內批示薩載等務即督飭各員認眞修砌以期工程堅固俾得永資捍衞至披閱圖內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處引河歸入清口上年及今年湖水漲盛清口暢注各處引河自宜汕刷較前益加深通何以外間每有洪澤湖引河淤淺之說若引河果淤清口又如何暢出即嵇璜今春亦有添設船隻疏濬湖底之奏其引河是否果有淤淺該督等摺內既未奏及而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即如太平河今年朕經閱時又實無水已於圖中圈出著發交薩載等將各該處每年是否尙有淤淺之處詳悉據實奏聞並著將現在睢寧漫口水勢及辦理工程情形若何一併速行覆奏欽此並奉發硃批圈出原圖一幅臣等伏查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道引河匯出清口從前遇清弱黃強時常倒漾致各引河積淤而引河頭接連湖邊之處淤墊尤甚前督臣高晉與臣薩載每年冬令水落灘現時俱經勘估興挑展寬河身並將湖邊積淤盡力挑除至水深處而止以備水長暢注此向年辦理情形迨後遵旨開挑陶莊新河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至惠濟祠前源遠流長黃水鮮有倒漾又兼近年湖水漲盛大展清口暢洩入海誠如聖訓各引河較前汕刷益加深通今春恭逢聖駕臨幸高堰時高堰誌樁僅存水三尺九寸爲湖水極小之時五道引河兩岸各露河灘內張福口天然張家莊三道引河水深各二尺餘寸裴家場引河亦有水一尺七八寸惟太平引河河頭

僅水深一尺三四寸。是以聖駕閱視時。河內水淺見灘。仰蒙皇上指示挑濬。嗣經臣薩載告知陳輝祖。於五月內將太平引河淺窄處。逐一估挑展寬。於是月二十八日具奏河工情形摺內。聲明奏聞此段句上。奉硃批亦將不日長水矣。防之。欽此。臣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一摺。其通湖引河。係屬一事。摺內未經敍及。圖內貼說亦未明晰。實屬疎漏。查通湖引河淤淺之說。係從前黃水倒漾時之事。近年裴家場太平引河二道。較各河雖淺。觀清口暢出情形。及冬春湖水所存無多。即引河不甚淤墊之明驗。總之當湖水盛漲時。普漫而出。一片汪洋。引河已在水底。原不藉其分洩。水落歸槽。始由引河洩出。惟霜降水消後。察看情形。酌量挑浚。方為有益。今冬臣等當凜遵聖訓。留心察看。如有淤阻。再行切實勘估奏明辦理。臣等斷不敢稍有忽視。致誤宣洩機宜。南河成案。

十月初一日。陳輝祖奏。上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據福崧奏。亳州蒙城等處。因豫省考城漫口。黃水下注。田廬被淹。現已星馳前往。親加履勘等語。亳州蒙城等處。前經被水淹浸。今因張家油房漫口未能合龍。黃水下注。田廬復有損傷。殊堪憫惻。已傳諭該撫逐細查明。照例撫卹。毋致一夫失所。又據福崧奏稱。壽州鳳臺各屬稟報。七八月間雨水過大。加以上游水發下注。淮渦等河泛漲。洪湖不能容消等語。從前郭家渡漫溢時。朕即慮及洪湖水勢。不能容納。屢經傳諭該督等廣籌水路。庶不致壅遏為患。嗣據陳輝祖等陸續奏報。酌開五壩。並拆展壩工。足資宣洩。目今水已消落。何以福崧又有洪湖不能容納之語。况上年儀封十堡漫工。河已斷流一年有餘。全黃水勢。皆由渦河淮河下注洪湖。彼時尚未聞有不能容消之語。此番並未掣動大溜。何以轉盛於前。致有壅遏。其故殊不可解。著傳諭陳輝祖即行詳悉查明洪湖實在

情形。妥協籌辦。現在郭家渡已經合龍。善後事宜。辦理亦將完竣。洪湖本係南河專責。陳輝祖著即親往詳悉查明。並將湖身是否實有淤墊。及如何設法辦理之處。據實由驛速奏。以慰廑念。查本年安徽省泗州、靈璧、宿州、壽州、盱眙、鳳臺、鳳陽、懷遠等州縣。或因睢寧郭家渡漫水下注。淹及田禾。或因雨多。淮黃交漲。濱河窪地。被淹成災。先經恭摺具奏。嗣因豫省考城縣張家油房新刷溝槽。水由永城、商邱一帶漫衍而下。接壤之亳州境內。東北西北兩鄉。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秋禾雜糧。俱被淹沒。蒙城境內。渦河亦陡長水四五尺。尚未出槽。其淝河兩岸。間有漫水。悉係河灘。並無妨礙。臣體察情形。亳州被災較重。即督率該府州等速查妥辦。並恐上游來水。自淮而達洪湖。勢必甚大。自應豫籌宣洩。臣即馳赴高寶一帶。查勘湖河水勢。酌開車邏昭關二壩。以資分洩。於上月二十五日繕摺奏聞。今蒙諭旨垂詢。臣覆查洪湖內於七八月間。淮水長發。並郭家渡漫水匯注。高堰誌樁長至一丈三尺三寸。當將山盱五壩內義智信三壩。先後啓放。洩入高寶諸湖。並將清口東西壩。展寬至九十丈。暢達歸海。水勢即定。是以仁禮二壩封土未開。此湖水尚能容消之明驗也。至上月初旬。上游來水漸少。湖水已落一尺五寸。今考城縣張家油房溝槽刷寬。分溜下注。洪湖水未加長。臣因高郵邵伯兩湖水勢較盛。恐上游來水加增。是以酌開高郵車邏壩邵伯昭關壩。亦豫爲騰空湖面起見。非目下洪湖竟不能容納也。臣遵旨馳赴堰盱一帶察看湖水現存一丈一尺八寸。較四十三年水大時。長至一丈五尺一寸。已小三尺三寸。臨湖大隄石工。高出水面四五六尺不等。即再長水二三尺。儘可容納。湖身周圍二百餘里。水勢寬深。無須急辦。其太平等處引河頭。接連湖邊處所。從前間有沙停。臣於五月內欽遵諭旨。將太平引河淺窄之處。逐一勘估展寬

挑深。此時湖水暢流東注。引河俱在水底。如有淤墊。須俟冬令水消。再行勘辦。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在邳睢工次。因六月十八九日。一晝兩夜。異常風暴。並大雨如注。揚屬各工。具報掣塌危險。當與督臣薩載商定。薩載留邳睢催料防護上游險工。臣馳赴下游各廳查勘。業經附摺奏聞。茲臣於二十五日。由外河馳赴堰盱。查洪湖水高堰誌樁已長至一丈四尺一寸。臣率同副將李永吉逐細履勘。臨湖甎石工程塌卸三百三十一段。長三千五百六十餘丈。其塌卸甎石工之處。有隄頂塌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塌。頂寬五六丈。僅存臨河隄頂寬二三丈者。隄工廟宇民房。擊刷倒卸甚多。隄工雖掣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詢之本地老民。咸稱此次風暴。從來未有。臣查看塌卸工程段落過多。勢甚緊要。急需摟護。雖經道將等督同廳營縣汛分投搶辦。目下正當秋汛。風信靡常。猶恐緩不濟急。臣又添委幹員。多撥山清兩縣人夫。就近刈割隄草。趕運料物。將應行摟護處所。上緊儧做。限兩三日內一律辦竣。以禦風浪。至石工倒卸層數。並修砌年分。現在查明。如係遠年舊工。俟水消另估奏請補修。儻在保固限內。即嚴飭原辦人員。著落賠修。另起保固年限。並有上年加高案內。所估次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即歸本案確覈辦理。又外河廳吳城甎工間段塌損二百餘丈。亦經摟護。山盱義智信三壩。先經次第開放。今仁禮二壩封土。亦被風暴掣通。高寶邵伯諸湖。半月來已長水三四五尺及二三尺不等。臣與督臣薩載。前將車邏、昭關二壩。令酌啓一壩。以資宣洩。今山盱五壩、全行過水。將來高寶諸湖水日加增。恐非一二壩所能分減。臣又專委幹員住宿該處。會同廳營。於車邏、昭關二壩開後。察看水長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啓放一壩。俾

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以減漲盛。其清口東西壩。前已拆寬八十丈。撈挖到底。十八九日風暴。湖水湧出。清口東西壩又衝塌二十三丈。共寬一百三丈。清口以內兩岸土隄。亦被撞塌殘缺。兩日來水漸消退。各處工程俱已平穩。南河成案。

七月。薩載、李奉翰奏。臣李奉翰前奏查勘洪湖高堰隄工。被風暴撞擊。保護平穩情形。於本月初七日奉到硃批。覽奏稍慰。餘有旨諭。欽此。摺內隄工雖蟄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句上。奉硃批。既云蟄塌。何又云保全無虞。殊未明晰。欽此。又摺內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量啟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句上。奉硃批。此亦不得不然之計。今水勢亦定否。南關壩未開否。欽此。並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寄字內開初三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稱。誌椿長水至一丈四尺。臨湖甎石各工。塌卸三千五百六十餘丈。並有隄頂塌去。僅存後身隄頂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從隄坡後身坐塌。頂寬五六丈。僅存二三丈者。甎石各工。雖蟄塌殘缺。幸得保全無虞等語。看來前月十八九日風暴。高堰一帶情形。實屬危險。今幸得平穩。覽奏為之稍慰。但浪勢既從隄頂而過。何以臨湖隄工無妨。而隄坡後身轉至坐塌。且堰盱隄工。既云蟄塌。何以又得保全無虞。是否臨湖甎石雖有塌卸。而隄身尚屬堅實。李奉翰摺內所敘。殊未明晰。著傳諭薩載等。再將該處切實情形。詳悉覆奏。以慰懸注。至所稱五壩全行過水。恐高寶諸湖水日加增。非車邏、昭關一二壩所能分減。現在察看情形。如果宣洩不及。再將南關五里等壩酌放一壩。俾湖河之水。由范隄各閘歸海等語。此亦不得不然之計。第閘壩洩水過多。下河民田被淹者。更復不少。不知目下水勢已定否。南關一壩尚未開放否。此時伏秋雖過。而秋汛又屆。正當緊要之時。該督等務須督率工員。加意防護。毋

稍疏懈。至魏家莊漫口工程。並著卽籌辦堵築事宜。以期迅速合龍。至保護高堰之道員及河員。宜加恩敍著查明奏來。降旨欽此。臣等查上月十八九日風暴。時值洪湖水勢盛漲。高堰誌樁長至一丈四尺一寸。初係東北大風。繼轉西北。又兼大雨如注。湖浪洶湧。高於隄頂。搏擊過隄。致堰盱大勢兩面受敵。石內土隄。爲風浪汕掣。致隄坡後身坐蟄塌陷。外面臨湖甎石。旣多掣卸。裏面隄身又經坐塌。間有僅存隄工一綫。寬至二三丈處。幸此等段落。外面石工所掣。不過數層。尙資搪護。隄身未致掣通過水。故得保全。臣李奉翰親到該工查看情形。詢之官民。咸稱幸二十日早風平浪息。儻再逾數時。斷難抵禦。一應殘缺段落。現據道廳等稟報。均已用料摟護堅整。足抵秋汛風浪。至二十日風息後。水勢平定。數日來漸次消動。今據報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已消水一尺二寸。從此可望有消無長。山盱五壩過水。從高寶、邵伯、諸湖。陸續長水六七尺及三四尺不等。循序流注運河。因歸江路暢。不致壅遏。昭關壩前已高出水面九寸。近因河水稍長。該壩過水三寸。其車邏壩仍止過水一尺五寸。下游儘可容納。行據高郵州查稟。下河本在望雨。得此一壩之水下注。引河內長水不過數尺。尙未出槽。與民田無損。早稻業已收穫。中晚二禾現在長茂。不致淹浸。其下游興化等處。雖未具報。而水勢較緩。更可無虞。臣等察看洪湖水旣漸消。南關五里等壩。竟可毋庸開放。前於初四日覆奏情形摺內。已經聲明奏聞。臣等現又諄飭該管廳營。堅守保護。仍留心察看。如洪湖水消至一丈時。卽將山盱五壩內風暴掣開之兩壩。仍行堵閉。以節其源。下河民田。自可一律有收。南河成案。

十一月十六日薩載奏。高堰山盱二廳。臨湖甎石大隄。及外河吳城甎工。本年六月十八九日風暴。掃塌

段落。經李奉翰親往勘驗奏聞。督率上緊摟護。高堰廳屬護過工二百一十九段。長二千四百餘丈。覈實動用排樁料土銀二萬九千七百餘兩。山盱廳屬護過工一百一十二段。長一千一百五十餘丈。覈實動用排樁料土銀一萬二千七百餘兩。外河吳城甎工摟護工二百餘丈。動用料土銀一千八百餘兩。茲臣自清口至堰盱一帶。逐段履勘。所做摟護柴土工程。現在一律如式穩固。目下湖水消落。高堰誌樁存水四尺二寸。各工間有露出根脚者。臣復加查驗。高寬長丈。均屬相符。尚無短少不足。其塌卸甎工石工內。有上年加高案內估定次修緩修段落。仍歸本案辦理。其餘有修做未久。因舊工塌卸帶動者。仍著落原辦人員照例賠修完固。另行報驗。如不在次修緩修。實係遠年舊工。必須動項補修者。臣督令淮揚道王閭羹確估。分晰造册詳報。不使稍有混揑。俟估定另奏。至應用面石裏石及灰木等料。先已發銀豫辦。令已運工。各工現在淸底。次第築壩開槽修砌。臣嚴飭各工員務須灰漿滿足。照估如式妥辦。一經冰凍。即行停工。俟春融趕辦。以期堅固。又山盱仁義禮智信五滾壩。本年水大時。全行過水。壩底俱有衝損。亦分別估覈補修。再裏河廳屬裴家場、張家莊、張福口、太平、天然等處引河五道。爲洪湖洩水尾閭。最關緊要。屢奉諭旨。疏濬深通。以資宣洩。今水落灘見。臣逐道查勘。各河雖俱通流。而河頭緊靠湖邊一帶。不無淤滯。此內太平河爲洩水入運。及舟楫往來要道。上年雖經間段挑浚。此時湖水力弱。又露淤淺。臣現飭該廳營確估。將各河頭設法撈濬。一面將太平引河煞壩挑浚。務期一律深通。俾湖水暢注。以淸運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二日薩載奏。本年六月十八九等日風暴。撞擊臨湖甎石各工。當經河臣李奉翰親勘。運料先

行摟護。繕摺奏聞。俟湖水消落後。再行細查倒卸石工層數。並修砌年分。分別賠修估辦。嗣臣自上游徐屬料理運河洩水事宜。辦定回至淸口。卽赴堰盱查驗該二廳所做摟護工段。均各一律如式穩固。並經奏蒙聖鑒。其塌卸甎工石工。於湖水消落後。卽飭淮揚道王聞義逐一查明。內有上年加高案內豫估次修緩修段落。未經興工者。仍歸本案辦理。毋庸另行加估。其修做未久。因舊工塌卸帶動各段。覈其保固限未滿。估需工料銀二萬九千一百餘兩。仍著落原辦人員照舊賠修。不准開銷。其餘實在遠年舊工。按其塌卸層數。確估高堰廳屬共計二百一十九段。估需弔擄並添辦石料椿木灰漿夫工等銀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山盱廳屬共計一百一十二段。估需弔擄並添辦石料椿木灰漿夫工等銀三萬八千三百餘兩。又山盱仁義禮智信五壩。壩底衝刷石塊椿木。共需銀一萬八千四百餘兩。臣親率該道按段查覈估計。均屬急須修做之工。應同上年豫估次修緩修各段。一律修整。以資捍禦。臣與河臣先已分委將備廳縣。派定段落。所需石料椿木。在河庫先行發銀。飭令採辦。現在運工應需灰觔。各工員亦俱在就近盤窰燒做。令工程估定。督令各工員趕緊淸底開槽。俟春和卽行興工修砌。限四月前一律完竣。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薩載奏。安徽泗州之謝家溝。爲毛城鋪峯山閘等處下游。承受濉河及楊疃等五湖之水。由汴河尾出臨淮口而入洪澤湖分洩之路。素稱直捷。自乾隆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案內動項挑濬後。歷年久遠。水過沙淤。近因睢寧境內黃河先後漫溢。由此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汴河。復有淤墊。致濉河五湖之水。宣洩不暢。亟應疏治。上冬淤灘乾涸。據藩司劉峨前任廬鳳道基厚稟請派委熟諳估計工員。會勘籌辦。並淮前撫臣農起札商。應行挑濬。當委署淮徐河營遊擊藍珠前往會同護廬鳳道事安

慶府知府江恂、泗州知州張佩芳、靈壁縣知縣徐嘉祿等、周歷各河、逐加勘估詳報、茲據該員等稟覆、謝家溝因上年雨水過多、兼之睢寧境內黃水漫溢、由該處一路入湖、水過沙停、測量積淤較甚者一千八百餘丈、又汴河尾淤淺四百五十丈、估需土方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繪圖具稟、臣復檄行司道會覈議詳、據稱該二河自動項興修以來、遇有淤淺、例歸民辦、此次淤墊較甚、且該州積歉之區、連年被災較別州縣爲重、民力拮据、即循例借項興挑、而該州正項新舊錢糧、現在蠲緩、尚難催徵、若加攤挑河之費、勢難完納、細加籌酌、查司庫屬解社穀變價銀兩一項、原係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作之用、現計各屬解存司庫銀一十五萬餘兩、今泗州謝家溝及汴河尾、所需開挑工費銀兩、可否在社穀變價銀內動撥、以舒民力、詳請覈奏、臣查前項河道、攸關宣洩河湖要路、今既淤墊、原應照業食佃力例、督民挑浚、第泗州地方連年被水成災、民力拮据、即借帑挑浚、亦恐力難徵完、安省社倉積餘息穀變價一項、係乾隆三十九年前撫臣裴宗錫奏准、留爲民間農田水利圩壩河渠等工之用、今謝家溝汴河挑工估需土方銀、仰懇聖恩俯准、在社穀變價內動支給辦、以公濟公、民力寬舒、農田利益、臣與調任撫臣農起、札商相同、因目下已値春融、現在飭司派員雇夫、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委護廬鳳道江恂督催、工完由司驗收具報後、臣仍親往覆勘、以期工歸實在、帑不虛糜。南河成案。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惟太平河與運口最近。不但洪湖水藉資分洩、並上江鳳泗等處漕艘鹽船、由此出入、甚關緊要、從前黃水倒漾、未免淤淺、近年清水暢出、漸次刷深、但每年經臨大汛、各處山水挾沙而來。匯注洪湖、流行迅疾、尾閭一帶、普面漫灘、水行至此、下有

灘土刷動。上有浮沙蕩漾。是以河內不無停滯。雖經隨時勘辦。而水勢估礙。不過量爲挑撈。未能大加疏治。現今洪湖誌樁止存水二尺五寸。爲湖水極小之時。臣親往堰盱二廳查勘臨湖石工。順道查看五道引河。淺深不一。內張家莊、天然河二處。水勢稍淺。張福口、裴家場二處。水勢較深。以上引河四道。將來水長自能暢流無滯。此時毋庸估挑。惟太平引河。爲湖水入運要路。緊靠武家墩石岸之旁。現在河形淺窄。積淤顯露。乾隆四十五年。聖駕南巡。閱視該處。引河。欽奉諭旨挑浚寬深。是年冬雖經前河臣陳輝祖分別疏浚。但其時洪湖誌樁存水六尺一寸。較此時計大三尺六寸。止將中段河身酌量展寬。未估深挑。去冬自豫回南。薩載與臣商議及此。今水小灘現。必須一律挑深。俾湖水暢達下注。當即督同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等。逐細確估。計河長三千三百八十五丈。就現在河形高下。定挑挖淺深。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實需土方銀二萬八千餘兩。除委員分段趕辦。務期工歸實在。不使草率偷減。以仰副聖懷。再武家墩一帶隄工。外係太平河。內係二河。兩面臨水。取土艱難。是以隄頂尚未十分寬厚。今臣在工再四相商。此番即以太平河身挑起之土。幫培臨湖隄頂。既不使餘土存積灘面。易得停淤。又可使隄頂高厚。足資捍禦。亦屬一舉兩得。南河成案。　今按挑濬太平引河於是年四月八九等日完工。十九日奏報。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初十日。李奉翰、毓奇奏。初二日。臣李奉翰於常家口行在。面奉諭旨。現在清口淤淺。如在楊家莊以外。應將李家莊新河開放。以濟漕運。若係清口東西壩清黃交匯之處。即設法疏濬。使重運遄行。命臣李奉翰前往該處。會同臣毓奇勘籌料理。欽此。臣李奉翰旋即起程回南。經過徐邳一帶。順勘黃河埽壩各工。並運河水淺處所。逐細查探。初八日行抵外河清口。會同臣毓奇察看。因清口東西壩

外。清黃大小相等。致有沙埂。又因東北風鼓盪。浮沙間有停積。先經臣毓奇督同河工廳員。設法料理。集夫撈浚。現已漸次深通。重運不過量爲起剝。即可儹渡。所有二進幫船。自閏三月二十四日起。陸續出口渡黃。進楊家莊口門北上者。已有八幫。共船三百七十七隻。其在後各幫。亦俱尾行。不致遲誤。嗣後儻遇風色不順。稍有淤淺。臣等仍隨時相機辦理。至楊家莊頭壩外。清水暢出。水深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重運進口便易。並無阻礙。李家莊新河。目下可以無庸啓放。奉硃批覽奏俱悉。竭力妥爲總之得雨諸事皆順。想彼處亦未得霑足雨澤也。普爲憂望。欽此。南河成案。

十二月十一日李奉翰奏。高堰山盱大隄臨湖石工。已於乾隆四十六七等年。遵旨改建加高。而石後子堰尾工尚矮。今春仰蒙皇上親臨閱視。令將隄頂加高培厚。工程入次修辦理。嗣於八月。豫省睢州漫水下注。匯歸洪湖。應乘時加培。以資捍禦。曾經臣奏明。督飭道將等。分別緩急。次第興築。隨轉飭乘時趕辦。茲查該處隄頂。應幫尾土。應加子堰。共六十一段。長一萬三千八百餘丈。派委廳營汛員二十分。按段加培。自八月下旬興工以來。各工員均多雇人夫。實力趕辦。淮揚道師彥公駐工。催督均令照估趕築。旋於十月底十一月初。先後報完。並經淮揚道率同原估人員。先行逐段驗收。分晰詳報。今臣自豫回南。即親赴堰盱。照原估高寬丈尺。按段查量簽試。均屬寬厚堅整如式。尚無草率偷減情弊。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八

淮水章 續七

乾隆五十年四月、薩載、李奉翰奏、奉上諭、朕恭閱實錄、康熙四十年五月、泗州等處被水、諭大學士等曰、六壩堵塞、其水必然往彼、治東則西即被災、兩方之民、俱同一體、朕閱河工時、見高家堰之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淮安之水較地高九尺、今高家堰之水高於地已至一丈六七尺、豈不可危、朕日夜念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欽此、煌煌聖訓、仰見宵旰勤思、爲澤國民生求保障安全之計、疇咨深切、朕思高堰隄工、自雍正年間改建磚工、較前已爲鞏固、朕屢次親巡閱視、規畫講求、命一律建築石工、以期堅緻鞏固、並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宣洩、俾盛漲時、湖水不致闕雍爲患、立法已極周詳、而自陶莊挑放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形不同、現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尚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是否因隄工堅固、及宣洩機宜周備妥善、湖水不致爲患之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欽此、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前赴高家堰、武家墩、幷淮安一帶、逐細查探較量、目下洪湖及運河水勢、正極小之時、高家堰誌樁、此時存水二尺四寸、大隄高於水面一丈六尺六寸、高於平地一丈七尺六寸、內外比較、現在高家堰湖水、計高平地一尺、淮安運河中泓現深一丈四五六尺不等、大隄高於水面一丈三尺四寸、高於平地一丈五寸、內外比較、現在淮安隄內平地計高運河之水二尺九寸、查洪湖上承七十二山泉之水、匯爲巨浸、高家堰大隄爲淮揚兩郡保障、從

前隄身單薄。淮揚頻罹水患。康熙四十年修築高堰。堵塞六壩。雍正八年增修甎工。自乾隆十六年至今。仰蒙聖主親臨閱視。指示機宜。於十八九二十三五及四十五六九等年。不惜帑金。修築石工。數次改甎工爲石工。並將士隄子堰增培高厚。其天然壩永禁開放。仁義禮智信五壩相時宣洩。並欽定水誌。於伏秋湖水盛時。大展清口。俾湖水暢出歸海。少由滾壩洩入高寶諸湖。節宣有制。高郵、南關車邏等壩。免於啓放。下河數州縣沮洳之區。盡成沃壤。再四十二年間。挑陶莊引河後。黃水不復倒灌。運河全係清流。河身較前刷滌寬深。洪湖卽遇盛漲。不致驟壅爲患。淮揚士庶。共慶安全。而臣等身任河防。實深欣幸。惟有凜遵節奉諭旨。指示機宜。永遠遵守。以期萬年鞏固。南河成案。

七月李奉翰奏。奉上諭。洪澤湖所存底水太少。自不免湖底淤墊。萬一秋雨不時。淮水長發。恐不能容納。所有高堰各工。務宜加意防護。其清口東西壩。著照所定水誌。如應開壩時。卽行酌開宣洩。總應先事講求預備。斷不可因此時水勢消耗。稍存疎忽大意。仍著迅速覆奏等因。伏查洪澤湖上年僅存底水二尺四寸。本年春夏以來。因雨澤稀少。湖水漸消。湖身早已騰空。足資容納。前據正陽關委員稟報。淮水於七月初六日起至十二日止。已陸續長水四尺二寸。下注洪湖。又因黃河水長逾誌。臣等照例將毛城鋪峯山閘次第開放分洩。由濉河五湖下達。亦歸洪澤湖。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樁。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已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尚未暢出。而通湖引河。臣等業已派員疏浚預備。如水勢加長。迅卽將清口東西壩酌量拆展。以資暢洩。既可保護堰盱工程。更可刷深河渠。再爲隨時奏聞。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薩載、李奉翰奏。初四日奉上諭。據毓奇等奏。分派截留漕船事宜。所辦甚是。著卽照所請分

撥截留俾漕艘及早歸次受兌以免長途牽輓之勞至摺內稱淺滯在清口之饒州、永建等幫現有圈堰戽水設法推拉擬將米船全數起空俟推活得水再將米石復載原船挽回三閘守候齊幫南下等語看來現在清口糧艘淺擱來往俱不能行動殊屬不成事體清口阻滯乃淮水微弱停沙淤淺乃偶然之事自六月二十八九等日至今已逾一月何以尙形淺滯況前據薩載等奏報七月初四日以後黃水盛漲淮水亦陸續增長下注洪湖而清口仍然淺滯殊不可解該督等專司河務目擊情形豈竟一籌莫展耶薩載、李奉翰不早建閘座貽誤於前若再不設法辦理將清口疏浚深通致誤新漕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著薩載、李奉翰將清口何以淤阻如此之久究竟作何籌辦之處迅速明白回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伏查清口一帶前於六月下旬黃水陡落停淤江西幫船渡黃濡滯江西漕船一十三幫計六百二十八隻內饒州永建等幫一百二十七隻實因六月內挽出運口於東西壩內外及太平河內靠崖停泊守候渡黃不意水勢陡長陡落兩腮沙淤各船被阻擱灘中流水勢尙深大小船隻仍屬通行是以後來各幫仍出運口陸續渡黃迨至上月二十三日奉到諭旨以江西漕船於是月中旬尙淺滯清口月內必不能全行攢入東境令卽截留黃河以南其時江西船內已經渡黃者二百三十六隻未經渡黃者三百九十二隻內二百六十五隻原在水深處停泊者先令挽進運口順流南下於沿途各水次交卸回空其淤滯饒州等幫船一百二十七隻臣等帶同道將廳營等幷多募人夫在兩岸灘上圈堰戽水推拉刨挖溝槽推至深水處加夫挽洩計已挽進運口南下船七十九隻僅存江西幫船四十八隻此外尙有杭州四幫船二十隻因米石截留安省以爲賑糶之用現於裴家場引河內停泊交卸

亦有淤淺。仍設法辦理。不使久停。其清口淺阻。緣本年自伏徂秋。淮河僅於上月初旬後。長水四尺二寸。迨後有消無長。惟藉上游啓放毛城鋪天然閘峯山閘等處。洩黃助清。匯注洪湖。近日高堰誌樁始陸續加長至二尺八寸。較上年此時湖水尚小七尺餘寸。是以不能由五道引河暢出刷沙。伏思臣等前於邳宿運河內。未能早建閘座。業已貽誤於前。再不設法籌辦。將來。致誤新漕。獲咎更深。惟先將所剩淤淺之船。全行推拉入於中泓。開行南下。俾得早回水次。此時清口一帶。水勢尚深。往來舟楫。如常浮送。惟兩岸淤沙較厚。督令兵夫相機挑切。並將通引河頭煞壩。再加挑浚深通。以備湖水增長蓄高。即行啓放。以濟回空。以利新漕。而兩腮積淤。亦可滌刷淨盡。南河成案。

是日薩載等又奏。臣等正在繕摺覆奏間。復奉上諭。昨因清口淤滯。漕艘淺擱。來往俱不能行動。甚屬不成事體。已有旨諭令薩載、李奉翰查明據實明白回奏矣。前據薩載等奏報。洪湖內高堰誌樁。於七月十八九日以後。陸續長水一尺五寸。現雖尚未暢出。而通湖引河業已派員一律疏浚。如水勢加長迅速。再當遵照欽定水誌。將清口東西壩酌量豫為拆展。以資暢洩等語。淮水既有日長之勢。該督等方將拆展清口東西壩以資宣洩。何以漕艘往行。淺滯如此之久。殊不可解。至清口自本年三月以來。屢行淺阻。朕展轉思維。推求其故。或係清水微弱。不能暢出。或又因黃水倒漾。水退沙淤。以致舟行滯擱。均未可定。該督等從未奏明。是何故也。朕於此事深為懸注。該督等斷不可稍存回護。著即將清口究竟何以如此淺阻。及作何設法籌辦。俾一律深通之處。據實迅速具奏。欽此。仰見聖主廑念湖河。垂詢殷諄至意。伏查洪澤一湖。每年伏秋大汛。淮水長發。高堰誌樁長至一丈三四尺。最小亦有八九尺不等。即至冬間。誌樁存

水總有四五六尺力足抵黃清口一帶久無倒漾之事去年秋冬暨本年春夏因各處雨水稀少淮河總未發水洪湖內誌樁上所存底水二尺四寸亦漸次消落然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匯之處少停梗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直至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數日間兩腮即有停淤并驟長驟消江西幫船竟至淺擱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臣等勘明糧船淺滯情形一面奏聞一面因淮水未長每日親詣淮瀆廟虔誠祈禱并委員前赴洪湖中盱眙縣所屬龜山淮瀆廟敬申祭告虔求嗣於上月下旬淮水陸續報長四尺二寸流入洪湖誌樁上僅長水一尺五寸臣等因淮水既有加長之勢湖水或至盛大一經暢出則清口一帶浮沙即可刷滌淨盡臣等昕夕盼望湖水加增而於歷次摺內並未將黃水倒漾致淺實在緣由詳細陳奏實屬愚昧今蒙降旨垂詢曷敢稍存回護伏念淮水未發湖水之小實爲近年罕有臣等廣集衆思竊計黃水霜降後自必退落清口以內及運河兩腮浮沙無礙行舟止須量爲挑切毋庸大辦臣等往來查勘所有通湖各引河一律煞壩挑浚俟湖水長發蓄高然後開放俾得暢注敵黃刷沙惟湖內來源不旺現存之水止有此數若秋雨無多上游淮水不大則來春重運仍恐不敷浮送尤關緊要再四熟籌洪湖之西桃源境內臨黃有祥符五瑞二閘亦屬分洩黃水入湖之路本年伏秋黃河盛漲已將毛城鋪等處開放分洩此二閘尚未啓放該處入湖較近現已一體開放在黃河此時水勢尚大添此一路分減秋汛既可無虞洪湖內增此一處來源又可望其助清濟運所謂急則治標此外別無入湖之路惟盼上游水到由淮達湖則二瀆合流諸歸順境 南河成案

是月十六日阿桂奏本日由驛遞到欽奉諭旨據薩載李奉翰覆奏稱六月以前止於彭家馬頭清黃交

匯之處。沙停淤阻。黃水未經漾入清口。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始行內漾。清口兩腮。皆有停淤。江西幫船竟至淺擱。裏河內亦經黃水漾注等語。是清口淤淺。竟係黃水倒漾。薩載等前此節次摺內。並未具奏。直待朕降旨詢問。知不可掩飾。始行奏聞。此豈皆能瞞人之事。何愚至此。已於摺內詳晰批示。又據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以為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使之停沙別處。而獨流清水以助湖水之不足。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看來薩載、李奉翰於此事。竟毫無主張。智識昏瞀。幾於手足無措。必須阿桂迅速前往。代為主持。以期補救妥善。現在清口已因黃水倒漾淤淺。今歲漕運遲滯。若不力為籌辦。明歲新漕。又將貽誤。且該督等啓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入湖。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所能挑挖。關係甚大。著傳諭阿桂。不必俟秋審事竣。於接奉此旨後。即行束裝。速行啓程。直往江南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此事務期事事盡善。以資利濟。欽此。

臣前於初十日接奉諭旨後。細思江南清口淤淺。關係漕運。最為緊要。且轉瞬新漕。尤須預為籌辦。正擬奏明先赴江南查勘辦理。茲接奉諭旨。令臣即行束裝起程。直往江南清口。察省情形。臣現定十八日由京起身前往。查清口究係因何淤淺至此。薩載等久任河防。親身督辦。豈得諉為不知。若該督等此時尚不陳明。則臣初到工所。一時不能驟得其竅要。措辦仍恐未能周妥。上勞宵旰廑慮。捫心何以自安。仰懇皇上先行嚴切飭諭。令該督等激發天良。將清口究竟因何受病之處。盡行向臣告知。如薩載等詳悉言明。臣不能和衷商核。私心自用。其咎在臣。若薩載等始終隱瞞回護。以致查辦舛誤。則該督等之咎更無可逭。如此則該督等接奉嚴諭。不敢復存掩飾。庶臣得其關鍵。即可從此講求設法。熟籌妥辦。以資利濟。

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臣等前奏時逾白露。黃河異漲漸消。各工搶護平穩情形一摺內。如湖水盛漲。屆應拆展時。相機辦理句上。奉硃批。若非盛漲過誌。不可輕拆湖水之短。或舊年爾等收壩略遲所致乎。不可諱飾。據實奏來。况阿桂去必能查出也。欽此。伏念本年南河運道淺滯。有誤漕艘。遄行臣等業已獲咎。而清口黃水倒漾。臣等又未據實奏聞。上廑聖主南顧之憂。智識昏憒。實屬無以自解。至清口東西壩。荷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丈尺。查四十八年。東西壩於十月十六日興工收築。十一月十七日築竣。此時洪湖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七寸。至年底誌樁上消存水二尺五寸。舊年收東壩工。臣薩載於九月下旬自豫回南。察看湖水有漸消之勢。即督令廳營趕緊收築。做成壩工一百一十三丈。時因豫省睢州壩工。尚未完竣。酌留口門三十丈。以備宣洩。并將裏河運口迤外兜水壩工。照舊補築。十一月底臣李奉翰在豫堵築要工事竣。回至清口。復加察核。業將東西壩及兜水壩。俱令接築收窄。各留口門寬二十丈。使層層關束。俱於十二月二十三十辦竣。此時高堰誌樁存水三尺九寸。俱經奏明。迨至年底春初。誌樁上消存水二尺四寸。與四十八年存水尺寸相等。俱有道廳報案可查。臣等斷不敢稍有諱飾自蹈欺罔之罪。祇因本年春夏以來。各處雨水稀少。洪湖未曾長水。高堰誌樁上所有底水二尺四寸。又消落無存。迨後淮河長水四尺二寸。高堰誌樁長水一尺九寸。嗣又陸續長水九寸。連前共長水二尺八寸。臣等於八月初十日奏聞。原冀湖水接續加長。即可暢出刷淤。乃至今並未加長。比上年水小四尺餘寸。秋令方中。湖水未發。實由淮水來源較少之故。其清口倒漾之處。今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

南查勘。一切實在情形。目所共見。伏念漕運爲國家重務。臣等惟有盡心會商熟籌妥辦。斷不敢隱諱貽誤。有干罪戾。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四日。薩載等奏。奉上諭。黃強清弱。亦從前所有之事。卽今歲黃水漲發。較盛常年。然清口亦何至倒漾受淤若此之甚。節經降旨詢問。該督等總未切實奏明。清口淺阻。關係明歲新漕。若不將受病源委。盡行指出。從何得其受病根由。薩載、李奉翰久任河防。清口淤墊。卽伊二人始終回護所致。安得諉爲不知。著將阿桂原奏。發交閱看。該督等務須激發天良。將清口淤淺根由。據實直陳。毋得再存回護。一面迅速據實奏聞。一面抄錄原奏。迎赴途次。知會阿桂。俾阿桂得以洞悉受病之源。從此講求。設法辦理。薩載等於此事含糊掩飾。業經貽誤於前。此次降旨詢問。若再不剴切陳明。和盤託出。尙欲隱瞞回護。以致阿桂查辦時。不能得其竅要。貽誤新漕。或別經阿桂查出受病緣由。另行具奏。恐該督等不能當其咎也。欽此。臣等查清口爲淮黃交匯關鍵。從前易於倒漾。自開挑陶莊新河以後。黃流直趨北岸。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數十丈。在惠濟祠下建築。足以束清抵黃。且於運口外。復築兜水壩。使之層層關束。抵黃有力。是以近年鮮有倒漾之事。本年洪湖內因淮河自春徂夏。並未發水。交秋後共長水四尺八寸。現在正陽關淮河據報除消落外。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是以洪湖內高堰誌樁。僅存水二尺八寸。湖水既小。自未能出口抵禦黃流。以致倒灌入運。直達淮揚。是本年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病根。此在高堰及河口一帶。一望而知。該處又爲南北往來要道。臣等既不能掩飾。亦不敢回護。臣等雖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多派人員上緊疏治。但核計湖內尙須長水二尺餘寸。方可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前經奏

請開放祥符五瑞二閘。引黃助湖。原屬一時不得已之舉。而黃水入湖。誠如聖諭。難免停沙。竊查行水金鑑。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開放支河。通連湖內張福口引河等語。查清河縣舊縣。卽今之玉皇閣工。南岸腰鋪卽今之黃河南岸高家灣迤下。亦係引黃助清。再查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本在一處。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湖水浩瀚時。卽可刷盡。臣等前奏未曾分晰聲明。致蒙聖恩訓飭。伏思此事原非善策。然舍此別無增益湖水之處。統俟欽差大學士公阿桂到時。再行詳細面商。聽候妥酌辦理。南河成案。

九月初三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桐柏山爲淮水發源。特諭畢沅詳晰查勘。支流或有淤塞。卽應設法籌辦。茲據畢沅覆奏。該處發源之地。河身不甚寬廣。易於疏濬。儻有須開挖之處。卽勘明興工。又賈魯、惠濟二河。卽係淮水支河。現在一律疏瀹。其淮瀆廟已令藩司江蘭虔修祀事等語。江南洪澤湖。向藉淮水挹注。今淮水發源之處。經畢沅勘明疏瀹。將支港小河。一律濬導。該處賈魯惠濟二河。其下流歸併渦河入淮。現在亦加疏濬。俾就通暢。幷於淮瀆虔申祭告。自當仰邀靈佑。泉源湧發。衆水會歸。下游湖水日就充足。得以助清敵黃。至淮瀆廟。如果歲久未修。或形傾圮。卽應覈實勘估。動項興修。俟廟工告竣時。朕當親書扁額。用答神貺。將此傳諭阿桂等。並諭畢沅知之。純皇帝聖訓。

河南巡撫畢沅奏。賈魯河卽古汴水。發源滎陽之大周山。會京索等水。經鄭州中牟、祥符。至朱仙鎮。下達

尉氏、扶溝、西華、淮寧之周家口、商水、項城、沈邱、至安徽之潁州正陽關入淮。又賈魯河自中牟西十五里。分支爲惠濟河。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淮寧、鹿邑。至安徽亳州金陽河入淮。各計四百餘里。此河淤塞。爲開封等府屬商販民食攸關。今久經淺淤。自應及時開浚。且於水旱年時。兼資蓄洩。從之。皇朝通典。

是月初四日。阿桂奏。臣奉命徑至江南清口。會同薩載等察看情形。熟籌妥辦。臣於八月十八日自京起程。九月初二日行抵桃源。初三日清晨由楊莊運口渡黃入清口一帶察看。因黃水倒漾日久。東西兩岸淤沙闊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中泓止存數丈。河溝一道。水深三尺餘寸。輕舟往來。尚無阻滯。現在黃水日落。而測量尚高湖水五尺餘寸。就下之勢。不論遠近。此黃水倒灌、清口淤墊、實在情形也。至清口微弱之故。實緣春夏以來。河南安徽雨澤稀少。淮河並未發水。正陽關淨存長水一尺六寸。洪湖內高堰誌樁僅存水二尺八寸。本年湖水之小。爲從來未有。不但黃強清弱。至六月後清水竟涓滴無出。黃水又値盛漲。以致倒灌入運。下達淮揚。是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實爲清口淤墊之由。臣沿途察訪。到後目視。委無他故。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彭家馬頭等處。均經淤梗。或遇湖水漲發。暢注敵黃。或減黃出清。抑強扶弱。浮沙卽衝刷淨盡。現在湖內來源不旺。存水止有此數。急切難望暢出。轉瞬回空南下。明春重運經臨。若不亟爲籌辦。必致貽誤。臣殫心竭思。實深焦灼。但自清口以達淮揚。停沙數百里。若興工挑挖。則旋疏旋淤。徒費帑金。卽薩載等所籌引黃入湖。以爲濟運地步。此亦急則治標。止可取便一時。豈可行之數月。誠如聖諭。恐將來未必能收濟運之益。而湖底先受淤墊之害。設使湖底淤高。更非人力能挑。現在薩載等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丈。深止四尺。不能大有裨益。而自引河入至湖邊。

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或可不致淤湖、且任其權時開放、俟黃水消落、即時堵閉、惟有急圖收蓄、以利新漕、稍有實濟、至此外或尙有隨時設法調劑之處、容臣再行酌籌辦理、據實奏聞、南河成案、

是月初八日阿桂奏、臣接奉諭旨、據薩載等覆奏、清口淤淺緣由、稱從前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湖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皆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入湖之水、已漸澄清、今祥符、五瑞二閘、由引河入至湖邊、相距有四十里之遙、所挾之沙、亦不過停於引河兩腮及湖西邊岸等語、所奏殊屬自相矛盾、從前陳家道口漫水下注洪湖、旣因經由支幹各河綿遠、是以漸次澄清、湖中不致淤積、今祥符、五瑞二閘離洪湖不過四十里、相距甚近、所挾之沙、焉能即行澄清、不致淤墊湖底、是引黃入湖、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恐轉足爲淤湖之害、薩載、李奉翰不過因此時別無善策、爲此無聊之極思、恐伊二人竟茫無主見、以致洪湖重受淤墊、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前抵清口後、務將伊等所奏情形、悉心籌酌、爲之主持定議、方爲妥善、欽此、仰見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臣抵清口以來、業將察看淤淺情形、實因湖水極小、未能出口抵黃、致倒灌入運、及現在築壩攔蓄各緣由奏蒙聖鑒、臣初到此間、詢商薩載、李奉翰及河工員弁等、多主引黃灌湖之說、查行水金鑑內所載、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引河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岸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濬通舟、考其時並未言清水來源微弱、故略資挹注、即可利濟、至乾隆三十六年、黃河南岸之陳家道口漫溢、大溜下注、洪澤由清口而出、湖中未嘗積淤、蓋南岸漫溢、黃水俱歸洪湖、旣有大溜下注、即挾沙而行、不能停積、况當夏秋、淮亦漲發、二瀆並行、浩瀚有力、沙隨水去、是以不致淤湖、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

小。爲從來未有。現在引黃濟湖。亦非善策。臣受恩深重。荷蒙委任。殫竭心思。力求目前補救之法。與薩載等酌籌。爲今之計。惟有借已灌之黃水。以送回空。蓄積弱之清水。以濟重運。查本年二進糧艘。行入淮河。全藉黃水浮送。方能過淮渡黃。今按借黃濟運。始此。則回空時。雖値黃水消落。而空船喫水無多。設法調劑。似可銜尾遄行。至此時湖水旣不能出。自應築壩煞住。使之停蓄。不復消耗。又免黃水入湖淤墊。現奉諭旨。令畢沅派員疏濬淮河各處泉源。薩載等亦將太平河、裴家場、張福口等處通湖引河。派夫上緊挑挖。約計明春重運北上。彼時湖內自必積水稍多。卽可啓壩。下注引河。抵出清口。刷沙敵黃。庶爲有益。臣與薩載、李奉翰詳商大局。無過於此。總之清水一經旺盛暢出。不過數十日內。諸凡妥順。皆復舊觀。無如清水旣乏來源。將屆冬令。湖水止有此數。斷難望其旺盛暢出。若廣求引黃之路。俾灌注入湖。待至湖水長發。尙有半年。安保不逐漸停淤。誠如聖諭。未必能助湖濟運。而停沙淤滯。轉爲洪湖之害。薩載等亦知此事。原非善策。特不得已而爲此舉。此時所開祥符、五瑞二閘。過水寬不滿五尺。深止四尺。以周圍數百里湖面。不致爲些微黃水所淤。迨至霜降水落。卽不堵閉。亦不能過水矣。臣等籌議藉黃以送回空。蓄清以濟重運。詢訪河工大小各員弁。僉稱此事稍有把握。現在銅鉛船隻。陸續出口。回空糧船。渡黃進口。銜尾南行。毫無阻滯。卽使黃水消落。或慮口門淺阻。已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現飭工員妥辦。豫備臨時調劑。至湖水出路。自築壩攔截後。日內高堰誌椿已長水尺餘。距明春重運到淮。尙有五月之久。冀日漸停蓄。再長水二尺餘寸。卽可啓壩、下注。抵出清口。刷沙敵黃。設或不能長至四尺。臣揣度事理。亦足浮送新漕。不致貽誤。可以稍舒宵旰廑注。南河成案。

是月十五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阿桂自抵清口後。察看黃水倒灌。雖由本年淮水過弱。但豫省南岸連年漫溢。黃水悉由淮入湖。究恐湖身未免墊高。並聞盱眙、金家岡一帶淮河內有淤淺處。或淮水因之不能下達。亦未可定。當即會同薩載、李奉翰前赴堰盱一帶詳勘。查洪湖自西南斜向東北。周圍四百餘里。由清口至高堰關帝廟以北二十餘里。湖灘本高。又因六月內。黃水倒灌。五道引河。普律受淤。不見湖面。迨由關帝廟以南直抵蔣家壩一百餘里。則汪洋無際。高堰誌椿係前任河臣李宏奏定。維時湖內底水存有二丈。椿底與湖心水面相平。椿高一丈八尺八寸。與堰工尺寸相等。為湖水消長之驗。上年年底誌椿所存長水。已消落淨盡。湖水尚深一二三丈不等。並非湖高不能蓄水。猶之正陽關誌椿上現報長水消落無存。而河內尚水深丈餘。自七月後。淮水稍長。近復將湖水築壩煞住。今高堰誌椿已長水三尺一寸。太平河、張福口、裴家場各引河。亦漸次挑竣。再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到。即可開壩。下注清口濟運。又金家岡至大王廟二十餘里。因上年七月後。上游一帶未得大雨。今歲春夏久晴。該處河水止深一尺一二寸。水下均係稀淤。臣薩載委員往勘估挑。因水底難以撈濬。擬於沿河南岸灘上估挑引河一道。長三千八百三十餘丈。以備水小時重運經行濟用。適淮水旋長。未及興工。茲細加測量。金家岡迤西至打石山河水俱深丈餘。大王廟迤東至龜山。水深至二丈以外。惟金家岡至大王廟中間。水仍止深四五尺。水底稀淤深至六七八尺不等。其何以此處水勢較淺。並底有稀淤之故。臣等體察遍訪。緣淮河河身寬窄不一。所以水勢各有深淺。金家岡雖係淮河舊身。而河面寬至十餘里。久成湖汊。又值安省連年雨少。今夏更加旱暵。該處河水僅深尺餘。致重運經臨。必需起剝。而現在該處河內之水已有四五尺。普面

皆過。重運足資浮送。即從前估挑引河灘上。現亦水深二三尺不等。無從挑挖。復詢土人。僉稱淮水盛漲。往往漫過岡頂。比此時水勢相懸二丈。今年五月間淮水之小。實所罕見。然彼時金家岡河水深尙尺餘。空船仍可行走。是淮水斷不因此阻遏。其河底稀淤。用篙探試。係青灰色。並不膠粘。臣阿桂前在豫省見開挑引河。多係沙土。膠泥甚少。皆係金黃色。間有稀淤。性柔且粘。簽探不能到底。今金家岡一帶河內稀淤。深至七八尺。而一竿直可到底。隨手起竿。淤即淌卸。竿上僅存青色。爲豫省黃河所無。即詢之南河將弁。俱稱江省黃河內亦無此等稀淤。其非黃流淤墊可知。所有金家岡一帶南灘上。前估引河一道。原爲利漕起見。此時高堰誌樁長水三尺一寸。湖水又煞壩閉住。該處河身現有水四五尺。重運儘可遄行。毋庸亟籌挑辦。但該處河身爲淮水入湖門戶。鳳潁各屬漕艘必由此經行。今夏已形淺滯。設日後偶遇水落灘露。自應仍舊開挑引河。庶水小之年。重運到此不致起剝。亦屬有益。至盱眙以上淮水情形。適廬鳳道王懿德查災前來。臣阿桂面加詢問。據稱今夏因淮河水小。慮及商船阻隔。又經臣薩載委令履勘。時正當淮水極小。河內偶露一二淤淺。或中間稍淤。兩旁可以行船。或此岸微淺。彼岸仍屬深通。是以不必挑挖。目下臨淮關河內水深丈餘。即前露淤淺各處。亦已水深四五尺等語。是淮河現在水勢。一律深通。並無阻滯。毋庸大興工作。致滋勞費。儻將來水勢又形消落。露有淤淺。臣薩載即飭地方各官隨時勘報趕緊辦理。斷不使入湖之路。稍有妨礙。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臣等接奉諭旨。現在清口既已淤墊。祇可借已灌之黃水。俾回空得資浮送。俟回空過完。即當築壩。令黃水不復倒灌入湖。庶湖水日漸停蓄。以濟明年重運。阿桂即當相度機宜。迅速

妥辦。俾明歲新漕有益。欽此。臣阿桂即與薩載等商酌主持。定議將通湖太平各河築壩攔截。不令黃水倒灌入湖。俾湖水日漸停蓄。專藉黃水浮送回空船隻。俟回空船過完。將黃水築壩煞住。不使入運。亦即酌辦。臣等稽考舊法。惟應藉水刷沙。以省人力。即有疏浚。亦不至大煩工作。現在上緊趕辦。陸續奏聞。俟湖水漸高。重運經行。先行啓壩下注。刷沙敵黃。以資利濟。至截留山東回空糧船渡黃進口者。已有二百八十餘隻。銜尾南行。並無阻滯。而高堰誌椿又已長水寸餘。共存水三尺一寸。逐次收蓄。可利新漕。稍紓聖主廑念。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臣前奉諭旨。本年洪澤湖水短。或因上年清口東西壩收閉稍遲。以致洩水過多。不能存蓄。阿桂到後。應查察實在情形具奏。欽此。十四日接奉上諭。本年春夏以來。既因雨澤短缺。湖水甚小。六月後清水至涓滴無出。薩載等即應先事豫籌。將清口兩壩酌量收束。以為蓄水地步。何以並不籌及。亦並未奏及。伊等之意。不過以築做壩工。未免需費。遂爾因循不辦。不知彼時築壩。所費尚屬有限。今黃水倒灌。淤沙梗墊。始議煞壩蓄水。已屬遲誤漕運。將來清挖非易。所費更屬不貲。豈非因小而失大乎。是薩載、李奉翰於此一事。實難辭咎。著阿桂查明據實參奏。欽此。查清口東西壩向蒙欽定機宜。原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上年豫省睢工漫溢後。洪湖誌椿原長至六尺以上。九月下旬督臣薩載自豫回江察看。湖水漸消。督令廳營收築趕成壩工一百十三丈。留口門三十丈。至十一月底河臣李奉翰在豫堵築壩工事竣。回至清口。又將東西壩接築收窄。留口門寬二十丈。均經奏明。雖本年淮河上游處處被旱。湖水異常淺少。固非意計所及。而上年薩載飭令收築壩工時。在九月湖水已見消落。即不應尚留口門三十

丈．而李奉翰自豫回江時．誌樁存水祗有二尺四寸．彼時接築收窄．亦不應仍留口門二十丈．所以誌樁存水．至上年年底已消落無存．是薩載、李奉翰並未於現在情形相機豫籌．將清口兩壩再加收束．以爲蓄水地步．惟冀湖水加長．即可暢出引河濟運．及至春夏缺雨．淮水並未長發．六月以後．湖水遂涓滴無出．黃水倒灌．運道淤淺．又不隨時實奏．恭候聖明指示．其因循貽誤．辦理不善之咎．實所難辭．請交部嚴加議處．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日阿桂奏．奉上諭．從來治河之道．惟有導清攔黃．不使倒灌．今轉引黃水入清口．以資浮送．自屬下策．但該處既經淤沙梗塞．舍此別無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辦理．然其事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必須設法疏治．俾清水日漸旺盛．以期暢出刷沙．於事方有裨益．仍將現在洪湖清口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引黃入運．以資浮送．不但下策．究係無策．但當浮沙梗阻．清水弱小之時．即多費錢糧．多集夫力．盡心挑挖．亦隨挑隨淤．徒費無益．即如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四十三年清口等處均經浮沙梗阻．運閘背淤平．較目今爲尤甚．彼時亦有議施工挑浚者．而隨挑隨淤．終俟湖水長發．暢出敵黃浮沙．即衝刷無存．臣等相度機宜．惟應將湖水蓄高．俟明春重運將臨．啓壩下注．所謂清水刷沙．如湯沃雪．不難盪滌盡淨．槃復舊規．就現在洪湖誌樁存水三尺而論．亦未嘗不可引出清水．以濟運道．其所以仍擬俟重運將到時．再行啓放者．則又以自目下至桃汛以前．皆非淮水加長之時．若此時即行開放．計至明年夏間．尚有數月．恐至或形短絀．故不得不如此慎重辦理．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薩載、李奉翰奏．查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樁現存水三尺餘寸．通湖引河又次第估

挑。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臨。即可開放濟運。惟舊設清口東西壩工。蓄清敵黃。爲全河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河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下注。匯清歸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拓迤下。河面寬闊。水勢紆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四十六年冬。洪湖水小。清口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奏添兜水壩工。以爲重門關束。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等年。將兩層壩工相機拆築。尚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致黃水灌運。雖爲近年僅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倒灌之先。設法抵禦。査從前清黃交匯。即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至清黃交匯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壩。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丈。現居適中之地。但相距清黃交匯處。尚有五百餘丈。似應量爲改移。臣等相度現在兜水壩。在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東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鑲寬厚。即以此壩爲東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遇黃水過大。即將口門收窄。不使漾入。如遇清水過大。迤下兜水壩相機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東清。（今按東清禦黃分設兩壩。始此。）無論湖河水大水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似屬兩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壩。今歲本未拆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爲黃淮並行。是以該處河面寬有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過寬。清水益覺無力。本年因黃流倒漾。清口兩腮俱長淤灘。現

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即遇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敷行舟。是惠濟祠前之壩不妨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黃刷沙。再東西二壩。每年恪遵睿定機宜。酌視洪湖水勢大小。隨時拆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變通。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臣等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堰誌樁。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南河成案。

是日阿桂奏奉諭旨。阿桂籌辦清口情形。據稱擬於陶莊河尾迎溜另開口門過水。較深四五尺等語。清口既經淤淺。又若引黃灌湖。自非善策。阿桂等相度形勢。於陶莊河尾另開口門。並築兜水壩以蓄其勢。即使黃水消落。口門不致淺阻。此亦調劑補救之一法。著繪圖貼說呈覽。查陶莊新河勢既收束。是以新河內水面比迤下散漫處較高。臣與薩載、李奉翰酌量相度。擬於順黃壩尾稍上另開口門。挑倒鉤引渠一道。引黃入運。較高家馬頭口門可多過水四五尺。即冬令黃水消落。總可過水二三尺。為臨時調劑補救之一法。而現在回空船隻。仍由原口門行走。並無淺阻。現在新做口門。業已工竣。尚未啓放。南河成案。

今按下年六月諭旨內。所稱迴龍溝即此。

十一月十二日薩載、李奉翰奏。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為全河最要關鍵。本年因湖水甚小。黃水倒漾日久。荷蒙欽差大學士公阿桂來工查勘籌辦。與臣等公同相度。因時制宜。詳晰勘籌。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壩為東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如遇黃水過大。即將口門收窄。如遇清

水過大。將迤上兜水壩拆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並將東壩做長。以禦黃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禦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拆展收束。均可應手。舊有之東西壩。因黃流倒漾。兩腮長淤。應聽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繪圖具奏。奉到硃批。再無過此法者矣。又移建東西壩。分別做長收短。句上奏硃批。此法是極。欽此欽遵。當卽督飭道將等詳細確估。查乾隆四十四年移建東西壩於惠濟祠前。河面計寬一百六十八丈。水深四五六七丈不等。除兩頭築做鑲柴土壩基二十三丈。並留存口門十六丈。外計做埽工一百一十九丈。共用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移建於福神庵前。河面計寬二百五十八丈。較舊壩基址多寬九十丈。但現擬於兩頭先築柴土壩基。共長九十丈。寬以十丈爲度。兩頭再接做鐵心壩。共長六十丈。兩面鑲柴。中心填土。共寬九丈。酌留口門八丈。兩壩中間止須築做埽工一百丈。是河面雖寬。而兩頭多做柴土壩。中間少做埽工。以之相抵。約略估計。所需料土夫工錢糧核與上屆所增無多。惟清口一帶。向係行溜大河。築做東西壩處。水勢較深。本年因黃流倒漾。該處僅存河泓。兩邊俱長嫩淤。現在移建壩工。原資禦黃。今兩壩築於淤灘之上。將來清黃盛長。內外汕刷。恐有走塌之虞。非刨槽鑲築。不能穩實。然此時積淤甚厚。亦不能刨如向日河底之深。若俟水長刷沙。始行築壩。則於東清禦黃。均屬不及。自應乘此水勢未發。豫爲籌就。以資捍禦。臣等現卽酌發正雜料物銀兩。督令購集運工。驗明動用。派委員弁承辦。東西壩各卽開槽。照舊壩做法儹築。所用料物。逐日稽查。儹水勢長發。刷動積淤。一有蟄陷。卽令隨蟄隨鑲。俟蟄定工完後。再將所做工段丈尺。用過錢糧核實確估。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八日。薩載、李奉翰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為洪湖出水尾閭。因本年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六月後又値黃漲。各引河內俱有淤淺。經大學士公阿桂勘籌料理。先於引河匯總處築壩。以禦黃蓄淸。復將通湖各引河派夫上緊挑挖深通。使明春重運北上時。放水下注。以資利濟。奏蒙俞允。茲查五道引河內張福口、裴家場太平河三道。阿桂在工時。卽經接續趕辦。掣放水平。均屬通順。後復加展寬深。先後核計張福口引河共用銀九千八百三十七兩零。裴家場引河共用銀八千九百十兩零。太平引河共用銀一萬四百二十三兩零。業於十一月初旬一律辦竣。其張家莊天然引河。並經阿桂奏明隨後估挑。臣等留心察勘兩處未挑引河停淤之處。漸可施工。當委淮揚道師彥公、參將鄭永泰、遊擊田鴻謨等丈量確估。張家莊引河需土方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天然引河需銀四千五百一十三兩零。臣等督飭工員於月之十日內已趕緊挑竣。其攔湖壩外太平河尾至裏河運口。抽挑溝渠一道。以便淸水直入運河。刷滌浮沙。又攔湖壩外迤北下接舊東西壩。幷由新東西壩直抵黃河。抽挑溝渠一道。以備來春開放淸水暢注敵黃濟運。臣等又督率道將等勘估。需銀二千五百五十五兩零。挑起之土。卽以幫培東水隄工。業俱興辦。統限年內一律辦竣。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十九

淮水章 續八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奉上諭。清口東西壩。朕從前南巡親臨閱視。所定水誌。原爲平時湖水滿足而設。至蓄洩機宜。理應隨時通變。視湖水長落尺寸。以定拆收分數。如遇湖水盛漲。則亦應拆展。以資宣洩。湖水消落。則口門收束一丈。湖水即得一丈之益。操縱在人。節宣有制。甚爲良法。前年九月以後。湖水日漸消落。薩載李奉翰即應將清口兩壩酌量倍加收束。預爲蓄水地步。乃意存惜費。且不攔截收蓄。致清水益弱。黃水倒灌。停沙梗阻。運道竟成淤淺。不得已將湖水築壩閘住。借黃濟運。乃係一時權宜。可一不可再之舉。此皆薩載李奉翰因循貽悞。屢降諭旨甚明。今清口東西壩既經酌量移建。並將口門按照高堰誌樁。酌定收束尺寸。現在洪湖清水。已據該督等具奏。蓄至四尺二寸。日來是否續有增長。所蓄清水較黃水高有若干。重運經臨。啓壩放水時。能否足以衝刷淤沙。敵黃濟運。著傳諭薩載等。即將現在情形據實詳悉覆奏。至將來湖水長落。該督等務須隨時察看。一遇清水稍消。即應將口門收窄。以資瀦蓄。毋再惜費貽悞。河渠紀聞。

三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洪湖水自二月二十六日啓放攔湖壩後。一出清口。會黃歸海。一入裏河運道歸江。兩路分流順利。核計放壩以來。已經匝月。湖水無長無消。高堰誌樁仍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清水已大數尺。臣意謂可以敵黃。且淮揚運河。於開壩啓放清水後。兩邊浮沙日刷。河面河底較寬。已屬

極好機會。乃三月十五以後。黃河桃汛水發。連日加長。徐城誌樁長至六尺八寸。外河老壩口誌樁連底水長至一丈五尺四寸。清口新建東西二壩。原留口門寬八丈。臣因黃水盛長。漸次內漾。欽遵睿訓。將兩壩壩頭各接築一丈五尺。止留口門寬五丈。以期束清禦黃。奈口門愈窄。黃水愈高。復將接築壩頭拆去。仍留口門寬八丈。以緩其勢。查春初洪湖清水原高黃水二尺五寸。今湖水未增。黃水加長七尺餘寸。測量黃河水面。轉高於清水四尺三四寸。外高內低。致黃水復行倒漾。勢必漾至五道引河以內。臣相度形勢。惟有將攔湖壩工。照舊暫堵。不使灌入洪湖。俟黃退清旺。即行開放。如上年九十月間。阿桂在工察看黃水倒灌情形。公同講求。別無補救。暫藉已灌之黃水。浮送回空漕船。本屬不得已之舉。今重運正在北上。値此黃水旺盛。亦祇可仍前暫藉浮送。溯查乾隆三十三年三十六年及四十三年。亦俱如此。後經黃水消落。清水盛長。暢出清口。旋卽復舊。蓋每年桃汛長水。沙性本輕。且易消落。今春連得透雨。四五月間淮水必然加長。其時桃汛已過。黃水定消。湖水一旺。清黃卽可相抵。奉硃批。覽奏。卽遣阿桂前往。汝等熟籌而行。南河成案。　按是時河督李奉翰將攔湖壩照舊復行堵閉具奏。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桃汛長發。黃水高清水四尺餘寸。又復倒漾入口。將攔清壩仍舊堵築。此事甚廑憂慮。已遣阿桂前往。會同籌辦。詢據阿桂奏稱。現在黃水倒漾。恐浮沙漾入引河。是以復將攔清壩堵住。俟黃水長發。再行啓放等語。引黃濟運。出於無奈下策。淮揚一帶運河日久必致淤墊。實屬不成事體。但目前權宜之計。不得不藉以浮送重運。朕思毛城鋪王營減壩。俱爲秋伏大汛宣洩黃河盛長之用。若將該二處閘壩啓放。黃水自見消落。清水卽可暢出。於漕運或較有益。是否可行。此時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也。著傳諭李奉翰先

行詳晰覆勘具奏。並著阿桂酌量情形。據實奏聞。尋覆奏稱。清口一帶。前因黃水盛漲。倒漾進口。誠恐浮沙漾入河內。是以將攔清壩復堵。嗣於四月初西南大風。湧送清水。暢注引河。測量清水。又高黃水一尺二寸。復將太平引河開放。俾清水暢出敵黃。日來黃水長消無定。清水仍由太平引河分流入運刷沙。有力。察看情形。如西南風大。則清強於黃。若東北風大。則黃強於清。易於倒漾。職是之故。今蒙指授機宜。酌開毛城鋪王營減壩。期瀉黃助清。於漕運有益。查毛城鋪減水壩。在徐州以上。每遇伏秋大汛。宜洩黃河盛漲。由洪濉二河達五湖。匯歸洪澤。出清口歸海。可以減黃助清。此外如天然閘峯山四閘。祥符五瑞二閘。並桃源境內高家灣之三壩。均在黃河南岸。與洪湖毗連。各閘壩以下引河。遠近不一。若減洩黃水。迤邐入湖。水已澄清。不致淤湖。皆可助清。其王營減壩。在黃河北岸。僅能減黃。不能助清。此時清水力弱。未能會黃東注。下游山安海防一帶。河底恐未能刷深。若再分洩。既不能得助清之益。轉恐黃河下游。水緩沙停。尾閭高仰。是以未敢輕放。敬繹諭旨。若黃水已落。清水暢出。固可不必啟放。全河要領。已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先行詳悉履勘。察看黃水長落大小。將應行商辦處。俟阿桂到時。再行會籌妥酌辦理。另奏。此因時移變。亦不能執一者也。河渠紀聞。

四月。李奉翰等奏。十六十七等日。欽奉上諭二道。臣等正在會籌覆奏。復接奉上諭。以廬鳳道王懿德到京引見。面奏安徽鳳潁等屬。雨澤優渥。現在祈晴。該處爲淮河上游。淮水更當旺盛。太平河迤西之裴家場等四引河。攔湖壩工。尚復堵閉。恐致高堰各工。著重令臣等將該引河酌量於何時啟壩。現在洪湖水勢較前是否增長。與高堰各工有無妨礙之處。查明據實覆奏。伏查洪湖尾閭引河五道。原以濟運抵黃

水大全開宣洩.水小酌量攔蓄.本係隨時相機辦理.自啓放太平引河後.清水外出.已足濟運.因其力未旺.是以迤西之裴家場等四道引河壩.未即啓放.原以留待湖水盛旺時.開放分洩.以爲敵黃之計.今洪湖內高堰誌樁.前經長至四尺九寸.臣李奉翰已附摺奏聞.嗣又加長二寸.自係上游雨水加增所致.但連日淮水尙未大發.堰盱石工.計高出水面一丈三尺餘寸.即較向年五壩過水時.亦尙少三尺四寸.無虞風浪撞擊.茲復籌酌目下湖水已蓄存五尺一寸.向後若再加長至七尺以上.力足抵黃刷沙.即應將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次第啓放.以資宣洩.若所長尙在七尺以內.五壩未至過水.仍應遵照先奉諭旨.將裴家場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俾清水力旺.一放不可遏抑.於敵黃濟運.兩有裨益.兼可藉以攻沙刷深河底.臣李奉翰惟有凛遵訓諭.隨時察看.相機妥辦.以期仰副聖懷.南河成案.

是月.阿桂奏.江省淸口.因三月望後.桃汛黃河水長.高於清水.致復漾入.臣阿桂奉命前來.與臣李奉翰會同籌辦.四月初八日.自京起程時.値黃水漸次消落.仍清高於黃.臣李奉翰等於阿桂未抵江省時.已將太平引河壩工開放.俾清水外出濟運.臣阿桂於二十日馳抵桃源.次早渡黃.由清黃交匯處所.直至通湖五道引河.各處詳勘.目下高堰誌樁.存長水五尺一寸.清水由太平引河放出.分爲兩股.一股出清口會黃.清水力弱.未足抵禦.一股流入淮揚運河.流行頗疾.本年重運糧船.共三千六百六十二隻.扣至月之二十三日.已渡黃一千五百四十七隻.按日核算.五月內可全數渡竣.不復阻滯.但溯查四十八九等年.高堰水誌.三四月分止存水四尺以內.前年冬底誌樁長水已消落無存.上年五月以前.湖水尙能外出濟運.迨五月下旬.黃河水長.始形倒漾.至七月河水異漲.直灌入湖.又値湖水過弱.五道引河普律

受淤。清水涓滴不出。今年三月高堰誌樁存水四尺六寸。嗣陸續加長。共存五尺一寸。何以桃汛黃水甫長。即行漾入。此時黃水已消。而清水仍不足資禦。臣阿桂悉心體察。並與李奉翰及各道將等。將上下游水誌。逐一比較。現在徐城水誌。僅存五尺八寸。迤下邳睢宿虹各汛。存水亦不過八尺上下。至桃源即有九尺二寸。老壩工竟有一丈五尺餘寸。雖向來大河水勢。下游深於上游。而臨黃迎溜處所。埽前之水更深。老壩工誌樁。係在埽前。然亦不應該處獨多至七尺餘寸。推求其故。緣上年七月黃水異漲。倒灌入湖時。臣李奉翰等慮及湖心淤墊。壅之山海各工。在在報險。不得已將王營減壩及各處減壩啓放。原爲救護隄工起見。無如去年夏秋湖水竟未長發。是以黃水陡落。而清水無出。老壩工適處王營減壩之下。開放抽掣大河溜勢。未免稍緩。致河底稍墊。河水既高。清水益低。水爭高下。遂致易於倒漾。是以臣阿桂前在途次。業將此時王營減壩未使啓放緣由具奏。但欲治清口之病。必先去老壩工以下河身之淤墊。尤當掣低黃水。使清水暢出。以水攻沙。不勞人力而自治。目下清水尚未旺足。不足以資衝刷。現在太平引河。儘敷浮送重運。所有迤西之張福口等處四道引河。應遵照諭旨。暫行堵閉。以蓄高清水。其通湖引河。雖於上年挖挑展寬。尚當再加挑挖。俟至淮水大長。高堰誌樁存水七尺以上。彼時再將王營減壩開放。使河水掣低。隨時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啓放。庶清水全行出口。逼黃東注。老壩工一帶河身。可以大資滌刷。前乾隆三十九年黃水倒灌時。即係如此辦理。可以踵行。（南河成案。）

五月二十七日李奉翰奏。清口自開放太平引河後。清水暢注。力雖未足抵黃。而流入淮揚運河。現已衝刷寬深。重運足資浮送。惟自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內漾。長落靡定。糧船至此。遇風平水長。則渡黃

甚速。風逆水落。則渡黃較遲。查洪澤湖水。前經阿桂會奏。俟長至七尺以上。再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開放。俾清水全力出口。逼黃東注。原爲大汛抵敵之計。臣隨時查看。如黃水消落。開放清水力足抵黃。即不拘尺寸。酌量開放。浮送重運。倘清水力不相抵。仍當藉黃水以資儹運。至通湖五道引河。經阿桂奏請展寬。以十丈爲度。會總處展寬以二十丈爲度。幷將河身一律挑深。當即派委裏河同知陳太初。守備周永及幹練汛員分段趕挑。專委河庫道司馬騶就近催辦。自五月初八日興工以來。已辦有六分工程。南河成案。

六月十四日。李奉翰奏。本日奉上諭。據李奉翰奏。數日來清水尚不能抵出黃河。而黃水時長時消。更兼風勢靡常。幫船未能遄行。上年十月因回空幫船難行。曾開迴龍溝浮送。但彼時曾否續行增長。現在作何籌辦情形。據實迅速覆奏。欽此。伏查上年開放迴龍溝。借黃浮送回空漕船。因値冬令清水難期加長。黃水亦在沙輕溜緩之候。與運河尚無妨礙。然亦不得已權宜之計。誠如聖諭。以黃濟運。無異引賊入室。今當伏汛。清水可望加增。黃水正在盛長。是以未敢復開迴龍溝。致滋淤墊。茲蒙聖明垂鑒。臣益知遵守。至太平河張福口兩道引河已次第開放。水勢雖暢。奈黃河相頂。清水未能直出抵黃。風神廟至惠濟祠一帶黃水蕩漾停淤。適安徽撫臣書麟來工。臣會商籌辦。每日添夫撈浚。挽拽漕船前進。終非常策。茲自初六日以來。淮安清口一帶地方大雨時行。初八日至十二日。霪雨如注。遠近霑足。上游安徽河南二省得雨自必相同。淮水定然長發。洪湖水現在逐日加長。高堰誌樁已長至七尺三寸。淮揚運河水勢較前倍暢。兩岸浮沙刷深。江廣重運足資浮送。緣通湖五道引河。現已加倍挑深。已開之太平河張福口兩道

引河。宣洩頗暢。但黃水日加增長。頂阻清水。遂致出口少而入運多。數日以來。糧船渡黃甚少。臣再四籌維。清水刻下已旺。欲其暢出抵黃刷沙。必須先將黃水減掣。覆查前經阿桂奏明清水長至七尺以上。應開引河之時。黃水亦必加長。即應將王營減壩同時開放。減洩黃流。庶清水可期暢出。今正當其時。臣現將王營減壩開放。使黃水由鹽河減掣。併遵現奉諭旨。再將裴家場、張家莊、天然等三道引河。次第開放。既減黃水之勢。復助清水之力。清水自必乘勢暢出刷沙。重運即可遄行。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八日。李奉翰等奏。奉上諭。前據李奉翰奏。清口一帶大雨時行。洪澤湖水逐日加長。高堰誌樁已長至七尺三寸。通湖五道引河已倍加展寬刷深。已開之太平張福兩道引河。宣洩頗暢等語。是清水未嘗不逐漸增長。乃本日毓奇奏到重運渡黃情形一摺內稱。連日甘霖叠沛。淮揚運河水勢深通。惟河口仍屬黃強清弱。淤沙梗阻。會同李奉翰等督飭員弁。提集人夫及各幫水手。併力疏通。隨挖隨行。並將船上所有篷桅器具。盡行起剝。自初八日起至十七日止。僅拉過台州前幫船十隻渡黃北上等語。若以船計算。是一日止渡一隻空船。此外尚有二十七幫。計船一二千隻。如此挽渡。伊於何底。現此時清水既長。仍不能暢出敵黃刷沙濟運。推原其故。究係上年借黃水以送回空。朕即以為無異引賊入室。浮沙淤墊。河底漸高。清水頂阻。不能暢出。其受病實由於此。現已六月下旬。重運未渡黃者尚多。李奉翰等現將王營減壩開放。洩黃引清。以資浮送。未知是否有濟。且恐水分則流緩。不能衝刷浮沙。轉致河底愈覺淤高。朕心甚為焦慮。此次富勒渾等已將次解送到浙。阿桂於審辦完竣後。即速回程至清口一帶。與李奉翰等詳悉講求。為之主持定見。於事自更有益。現在作何設法籌辦。俾重運不致稽遲之處。著傳諭阿桂

熟思審計。據實奏聞。至本年有閏七月。爲期究寬。李奉翰等惟宜同心協力。設法催儹。不必心存惶懼。以致茫無主張。並將上年此時已渡黃者若干幫。未渡黃者若干幫。計算日期。比較遲早。是否無誤抵通之處。據實覆奏。不可回護。再從前陳世倌曾奏設立混江龍。爲疏浚浮沙之需。海口雖無用處。現在河口淤沙梗阻。或倣照此法。用小船往來。帶犂爬沙。令其活動。以便隨水衝刷。似亦疏通之一法。著李奉翰酌籌辦理覆奏。欽此。查漕臣毓奇前奏河口水勢及重運渡黃情形。就六月十八日以前王營減壩甫經啓拆五道引河次第開放。水勢尙未暢順之時。迨十八日後。仰賴聖主洪福。黃水漸消。湖水日長。每日長有四五六寸不等。自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共長水三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清水日旺。河底日深。重運日益暢利。共過漕船一百一十六隻。業經臣等節次奏聞。玆二十六七兩日。又連遇大雨。洪湖復長水一尺三寸。連前長至一丈一尺八寸。清水出口。更爲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東注。前此慮清水之弱。今又慮清水之多。臣李奉翰書麟在河口一帶查勘。復將新建禦黃東西壩展寬三十餘丈。其山盱五滾壩。水高壩頂已有三尺三寸及二尺八寸不等。壩頂封土。俱經加培高厚。但湖心尙屬飽滿。仍有加長之勢。臣等商酌高寶邵伯諸湖。兩年來天旱水小。存水甚少。洪湖分洩下注之水。儘可容納。現由五道引河暢出之水頗大。清江一帶運河水已充裕。與其日後湖水湧漲。開放不及。似不若乘此未盛之時。先啓一壩。使循序洩宣。以免風浪。又免下游驟湧。隨委河營參將鄭永泰馳赴山盱。將五壩內義字壩先行啓放。以資減洩。其清口內外淺滯之處。荷蒙皇上諭用混江龍最爲得力。臣等於六月上中兩旬因清黃相抵。是以卽用混江龍。及杏葉爬鐵篦子等項器具。拉浚爬撈。亦屬有濟。今清水旺盛。暢流刷滌。河身河底。日見

寬深。臣等在東西壩內外。逐段測量。淺處亦深有一丈五六尺。深處二丈八九尺至三丈一二尺不等。水力日盛。河底日深。現在水勢溜急。只須多用障鐺划船。帶領漕船。即可出口渡黃。從此沙隨水去。可期迅復舊觀。仰慰聖懷。日內阿桂自浙回程。經過履勘。如尚有應行籌辦。自當會同悉心籌商料理。南河成案。

是月李世傑等奏報。洪湖驟長水一丈五寸。拆展東清壩五十餘丈。禦黃壩二十餘丈。以暢其流。按清江河口。初以水勢陡耗。力弱。黃流倒灌。水緩沙停。隨挖隨淤。糧船不能前進。開張福口引河。並將五道引河。酌量開放一二。以暢其流。嗣於六月十三四等日湖水陡長至八尺二寸。至是又加長至一丈五寸。先後具奏。奉上諭。據李世傑等奏。二十二三等日大雨如注。洪澤湖內雨後復長水一尺二寸。連前長至一丈五寸。水勢浩瀚。山盱五壩封土。現仍實力堅守。其運口以外東清壩已展寬五十餘丈。新建之禦黃東西兩壩。共展寬二十餘丈。俾清水暢達。刷沙敵黃。漕船剋日可以渡竣等語。前因黃水盛漲。清水弱小。朕悉盈虛消長之理。知清水必有旺盛之時。曾諭令李奉翰等於高家堰一帶隄防工段。先事熟籌。慎之又慎。今湖內現已陸續增長。高堰誌樁長有丈餘。果不出朕所料。該督等更宜時刻留心。應將禦黃東西壩再加展寬十餘丈。俾清水暢流有力。既可刷滌浮沙。而又不致壅遏生患。方為妥善。不可膠柱鼓瑟。第拘泥束清之說也。至山盱五壩。雖應堅守。但上年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足資容納。朕意若將智信二壩開放。俾清水宣洩入湖。豫備將來水少時濟運。足資瀦蓄。似更有益。著傳諭該督等相度機宜。酌量辦理。不可固執。亦不可遷就也。再阿桂在浙。諒必因河口水淺。籌慮著將李奉翰等節次奏到清水長發各摺及現降諭旨。抄寄閱看。欽此。遵即加展禦黃壩。熟籌辦理。復於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二日陸續

加長至一丈三尺餘寸。奔流下注。運河水亦驟湧。復加展禦黃壩五十餘丈。開義智兩壩封土。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欽奉諭旨。謹守仁禮等壩。將清口東西壩再行拆展。俾清水暢出。刷滌泥沙。其運河東岸之車邏等壩。亦加土謹守。不可令其過水。淹及下河民田。天語煌煌。軫念民瘼。保護下河七邑百姓之生計。至再至三。有加無已矣。河渠紀聞。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李奉翰等疏稱。太平、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天然五道引河尾閭。上年因湖水過小。築做攔湖大壩。本年因新建禦黃東西壩中間抽挑引渠之後。當飭將張福口大壩開放寬六尺。使清水由新挑引渠至臨黃壩根。以備比較清黃水勢高低尺寸。旋於水勢落平後。仍即堵閉。蓄清濟運。嗣因重運漕船入境。又飭將張福口太平河二處。攔湖大壩啓放濟運。乃於三月內黃水加長。清水未發。恐漾入五道引河。復飭將攔湖壩工。照舊暫行堵閉。不使漾入洪湖。俟黃水退後清水力旺。即行開放。經臣先後奏蒙聖鑒。今據淮揚道師彥公詳稱。前項工程共估用料物夫工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册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除册圖送部查核外。謹會同督臣李世傑安徽巡撫書麟合詞恭疏具題。查裏河廳張福口太平河二處。啓閉攔湖壩工。據該督將估需工料夫土銀二千八百四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造册具題。臣部查係奏明之工。應准其辦理。但查五道引河口原築攔湖大壩一道。共長二百五十丈。至張福口太平二道引河。啓閉壩工。自應照依河寬丈尺開報。查張福口引河原挑。口寬七丈八尺。底寬三丈。牽寬五丈四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三十六丈。太平引河原挑口寬六丈六尺。底寬三丈。牽寬四丈八尺。啓閉壩工。何以開長二十四丈。册內並未分晰聲明。應於

副册內粘簽鈐印。發還該督。轉飭查照。於報銷案內據實另册具題核銷可也。南河成案。

是月初五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從前下河一帶年年被水。田廬淹浸。小民生計可憫。高斌任總河時。總以謹守五壩爲最要。而未思及拆清口之東水壩。是以有二閘之決裂也。朕於壬午年南巡。指授機宜。立定水誌。山盱五滾壩非遇盛漲之年。不可啓放。以保下河民廬田畝。上年因五十年春夏亢旱日久。高寶諸湖俱經乾涸。是以令該總河等酌量情形。或將智信二壩啓放。俾清水宣洩入湖。以備將來水小時濟運之用。嗣因湖水盛漲。各處隄工漫溢。經該總河等將五壩全行啓放洩水。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本年江南各屬春夏之間雖雨水稠密。河湖水勢俱有增長情形。朕意應將清口東西壩口門再行拆展。俾湖水東注。暢達歸海。其山盱五壩。仍應謹守。今據李奉翰奏。豫啓一二壩。使湖水循序下注。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等語。啓壩後。若湖水果由高寶諸湖入運歸江。上游自可免驟漲之患。此雖一時權宜之計。但萬一淹及下河民田。其害甚大。非所以仰體朕軫念民依之意。著傳諭該督等。此時應再將清口禦黃東清二壩。大加拆展。以資暢注。山盱五壩封土。究以不可輕易拆動爲是。如果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可不啓放一二壩之勢。該總河等臨時再行酌量情形。奏聞辦理。純皇帝聖訓。

是月十四日。李世傑、李奉翰覆奏。查山盱五壩分洩湖水。與下河民田實有關係。從前只知啓放五壩。並未思及拆展清口。全湖多爲旁洩。運河東岸南關車邏等壩。又復常開。致下河州縣。年年被淹。自乾隆壬午年恭逢聖駕南巡。立定洪湖水誌。如湖水盛漲。大展清口。使會黃東注歸海。不令旁洩。二十餘年以來。下河民田豐收。成效屢著。實出聖主睿謨廣運。臣等欽遵恪守。上年初因五十年被旱。高寶諸湖乾涸。暫

洩湖水分注。繼因洪湖異漲。各隄漫溢。下河不保。遂將山盱五壩。全行啓放。誠如聖訓。實爲萬不得已。本年湖水加長逾誌。臣李奉翰遵照限制。先將束清禦黃二壩展拓。因湖水有長無消。復將兩壩全行拆除。幷委員住工。會同廳營將壩身一律刨挖深通。俾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歸海。其山盱五壩。原令謹守勿開。下游運河東岸之南關車邏及五里中壩昭關等壩封土。更令倍加防護。迨五月望後至今。大雨連綿。各處山泉暴發。匯歸洪湖。水長未已。恐其驟壅。不得已將五壩內之智字壩開放分減。臣李世傑、書麟到工察看湖水未定。高堰誌樁漸長至一丈二尺七寸。湖心猶在飽滿。由運口而入裏河。水大勢不能容。復將禮字壩開放。核計兩壩過水無多。下游高寶諸湖。尚可容納。現由邵伯以下入運歸江。甚屬通暢。其南關車邏五里昭關等壩。封土未動。幷嚴飭廳營。加謹保守。不使分注下河。此實一時權宜之計。就目下情形而論。五壩雖開兩壩。於下河民田實無妨礙。今蒙聖明嚴切指訓。臣等惟有將仁義信三壩加謹保守。若湖水從此平定。卽或再長。不致盛漲。亦斷不敢啓放。務期下河民田免淹。以仰副聖主念切民依之至意。

南河成案。

是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李世傑等奏。洪湖因十五日西北風暴較大。兼之大雨如注。湖中浪如山湧。信壩已被風浪掣動過水。仁義二壩尚未刷通。風息雨止後。趕緊補築等語。湖水驟漲。下游高寶諸湖雖尚可容納。但山盱五壩。封土不可輕動。今既將智禮信三壩。先後開放。所有仁義二壩及車邏等壩。務須敬愼保護。倘或湖水盛漲。宣洩不及。實有不能不啓放之勢。須隨時酌量。相機啓放。下游一帶民田廬舍所關甚大。不可不豫爲籌及。或先行曉諭該處民人。早爲遷避。並將秋禾及早收割。以防淹

浸。該督等務實力妥辦。以副朕軫念民依至意。純皇帝聖訓。
七月十一日。李世傑奏。洪湖湖水自豫省睢州下汛漫溢後。由淮入湖。日漸加長。前經遵旨將束清禦黃兩壩。全行啓拆。刨挖到底。清水由清口暢出。歸海甚速。此時清口以下。黃河全係清水。雖兩岸舊壩。時有刷塌。均已鑲護平穩。外河之湯董莊。山安之莊家莊。海防之馬起營迤下新工。外鑲埽壩。內澆裏戧。俱已修做全完。一律穩固。惟湖水逐日增長。前將山盱五壩內之智禮信三壩開放以來。湖水未能消減。連日據安省亳州、蒙城、鳳陽、五湖、盱眙等州縣稟報。豫省漫水下注。初尚安流。近漸出槽漫灘。濱河邨莊被淹。幸早準備。居民已遷高處。不致傷損。並淮河東河臣蘭第錫。撫臣畢沅札知豫省黃河。因上月上游節次長水。又兼異常風雨。睢州漫口。日漸刷寬。大溜全注口門。正河內僅存水一分。是漫水來源較大。安省亳蒙一帶。水勢難望驟消。由淮河以達洪湖。亦必有增無減。臣等察看湖心俯滿。節經風暴。堰盱一帶石工。已有掣卸段落。現在派員會同各該廳營分投搶護。此後西風當令。風浪堪虞。仁義二壩。實有不得不開之勢。臣等謹遵聖訓。不敢拘泥。現即相機開放。以保堰盱工程。至下游高寶諸湖。較上年盛長時。水小二尺餘寸。俱由三溝閘以下。金灣、東灣、西灣、鳳凰、壁虎及灣頭、芒稻等處滾壩閘座。暢達歸江。其運河東隄之南關車邏五里中壩新壩並昭關等壩。俱已加高培厚。臣書麟於七月初六日。親查各壩封土。現在高出水面者。尚有三尺餘寸。是高寶湖河內。多此洪湖兩壩分洩之水。尚可容納。其下河各州縣。早稻現在刈穫登場。惟晚稻雜糧。尚未成熟。臣等督率各該廳營。並委員分段巡防。將南關車邏等壩。加謹保護。不輕開放。諄飭下河州縣。再行遍諭農民。俟晚稻雜糧成熟。即趕緊收割。其安徽鳳潁等屬。臣李世傑、書麟

前委藩司陳步瀛馳看情形.量加撫卹.俟該司勘報到日.臣書麟卽親赴各屬.督同辦理.決不使一夫失所.以期仰副皇上懷保如傷之至意.南河成案.

十月十三日書麟李奉翰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東清壩.每年啓閉機宜.爲全河關鍵.本年六月.因淮水盛漲.幷豫省睢州漫水.匯注洪湖.當將東清禦黃二壩.連兩頭壩基.全行啓拆撈深.俾暢洩入海.迨八月下旬.睢州漫口收窄.來源日減.湖水漸消.臣等將東清禦黃壩.督飭廳營早爲趕築.俟口門收至三四十丈時.再行相機辦理.節經奏聞.茲查禦黃壩已築二百餘丈.現存口門寬四十餘丈.東清壩已築八十餘丈.現存口門寬三十丈.臣李奉翰前往清口.相度湖水.高堰誌樁.雖現存七尺六寸.較往年充裕.而冬春湖水.多蓄一分.明年抵黃濟運.卽多受一分之益.隨又督飭裏外兩廳.再加儹築.將東清壩留口門寬十二丈.禦黃壩留口門寬二十丈.以資收束.南河成案.

十一月阿桂、李世傑、李奉翰奏.查高堰山盱二廳工程.曾於乾隆四十五年改甎爲石.間段興修.該工已在保固限外.嗣後惟五十一年擇要修補一次.所修之工.高堰止七十丈.山盱一廳止二百九丈五尺.此內現共塌卸四十三丈.因保固未滿.業經臣李奉翰等著落原辦之員賠修.均已於請修冊內開除.卽行派員分段承辦.限於明春桃汛以前.一律報竣.俾資抵禦.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書麟、李奉翰奏.洪澤湖前因水勢接續加長.將清口東清禦黃二壩.先後拆展.騰空湖面.而上游正陽關淮水雨後復發.湖水每日加長.勢甚旺盛.臣等屢蒙聖訓.不使湖水由五壩旁洩.以衞下河民田.今湖水盛大.清口東清壩一百一十五丈.已全行拆去.而禦黃壩展寬一百六十丈之後.尚

有兩頭壩基九十丈。未經全拆。隨督令廳營。一併啓除。刨挖到底。俾湖水暢達出口。數日來湖水仍長無消。高堰誌樁已長至一丈二尺六寸。湖水仍前飽滿。不惟臨湖大隄。風浪堪虞。即由清口暢出之水。會黃東注。滔滔歸海。勢甚湍激。下游外河山安海防各廳。兩岸埽壩工程。亦俱著重。臣等復加籌酌。山盱五壩。從前全放過水之年。高寶一帶。致難承受。若酌開一壩。下游增水無多。而洪澤湖湧盛之勢。實可稍減。今年高郵寶應邵伯諸湖。存水較上年計小六七尺不等。儘可容納。臣等當此萬不得已之時。又不敢稍存粘滯之見。現將智壩封土。啓放過水。其餘四壩仍加培高厚。委員住宿巡防。實力保守。不敢輕議開放。現在天氣晴爽。湖水已有消動之勢。一切工程。搶護平穩。南河成案。

十月二十九日。李奉翰題。外河廳清口禦黃東西東水壩工。水大拆展。以資宣洩。水小收束。以濟漕運。每年酌看清黃水勢大小。隨時相機拆築。上年六七月湖水盛漲。奏明將禦黃東西兩壩。次第拆展。共寬三百五十丈。後因水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成二百三十丈。留口門二十丈。以資收蓄濟運。今據淮揚道成汝舟詳。前項壩工共估夫工料物土方銀九萬九千六百七十七兩五錢。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蘭第錫奏。外河廳禦黃壩。裏河廳東清壩。每年啓閉。爲全河最要關鍵。秋汛後水勢漸消。臣督飭廳營。早爲接築收束。十月初旬。禦黃壩做成一百餘丈。東清壩做成六十餘丈。業經奏報。嗣又察看水勢。次第接築。口門寬四五十丈。時因回空漕船銜尾渡黃。恐兩壩金門過於收窄。水勢湍急。難以挽曳過壩。是以暫停。至本月初間。空運全數渡黃。又督飭廳營儹辦。茲於二十二日禦黃壩連前做成二

百三十丈．口門寬二十丈．東淸壩連前做成一百三丈．口門寬十二丈．洪湖內高堰誌樁存水五尺八寸．較上年此時存水大小相等．來年抵黃濟運盈縮合宜．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奉翰奏臣從淸口前往堰盱履勘臨湖大隄石工．一律鞏固．其年遠舊工．間有面石脫落石縫歪斜處所．乘此水勢未長．即令補砌．不使糜費．其隄頂眉土尾土風浪搏擊之處．俱隨時修塡完整．至仁義禮智信五壩．封土所加防風．尤關緊要．若鑲做不堅．易於掀揭．臣指示工員務令鑲修堅實．以資抵禦．洪澤湖水．去冬臣將淸口禦黃東淸兩壩．恪遵聖明指授機宜．早爲接築收束．禦黃壩口門留寬十八丈．東淸壩口門留寬十二丈．多蓄湖水以濟新漕．高堰誌樁現存水三尺五寸．較之上年．盈縮合宜．淸水出口有力．直抵彭家馬頭迤下．會黃歸海．情形暢順．南河成案．

四月初六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石工．至盱眙縣蔣家壩逐細察看．大隄計長一萬七千餘丈．臨湖石工．仰蒙聖恩．不惜帑金．加高修砌．現俱鞏固．內有遠年舊工．或面石脫落．或石塊掣卸殘損．先經河臣李奉翰勘明．同督臣書麟飭令補砌．臣按段查驗．均係亟應修築之工．嚴飭該廳趕修．以禦風浪．幷飭營汛督率兵夫巡防．其石後尾土．遇有掀揭．隨時塡補．至仁義等五壩．例有封土防風．查驗春修高寬如式．臣令該管廳營加意修護．非遇盛漲．不得開放．以保下河民田．目下高堰誌樁存長水四尺四寸．較每年大小最爲合宜．湖尾五道引河．均極深通．出口甚屬有力．南河成案．

閏五月初九日．蘭第錫題外河廳淸口禦黃壩工．每年酌看淸黃水勢大小．隨時拆築．上年伏汛．因湖水加長．河臣李奉翰奏將禦黃東西兩壩拆展．共寬二百五十丈．嗣因水勢漸消．隨飭道廳接築兩壩．共築

成二百三十二丈口門寬十八丈以資收蓄先後具奏抄摺咨部嗣據淮揚道成汝舟詳稱前項壩工共估料物夫工土方銀九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兩二錢詳請題估河臣李奉翰調任未經具題將估册移交臣復委員查丈勘驗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初七日蘭第錫奏南北運河及清口以下黃河河身今年大水後衝刷甚深流行甚速臣等將東清禦黃各收束如式復於高堰通湖五道引河匯總處添築攔湖壩二道以期儲蓄充盈今誌樁存水四尺六寸較上年此時所存底水尚屬充裕今得雪澤各處倍加灌輸明春濟運更可有盈無絀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二廳臨湖石工奏請補估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稱高堰廳應修石工二十二段長四十丈三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一千三百八十七兩三錢零山盱廳應修石工二十四段長七十七丈九尺估需料物匠工土方銀六千一百七十七兩九錢零細核無浮造册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蘭第錫題高堰山盱裏河三廳因上年湖水盛漲七八月內疊次風暴堰盱石工並裏河運口臨湖甎工時被風浪掣塌經臣督令道將廳營分投摟護得獲平穩並先後具奏抄摺咨部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高堰廳摟護高堰汛堰字第九號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九十八兩三錢山盱廳摟護洞徐二汛盱字第二號等處石工共用料物土方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兩二錢裏河廳摟護運口汛臨字第三號臨湖甎工共用料物土方銀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各工程動用銀兩勘驗確核委無浮冒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八月十七日上諭軍機大臣等福崧奏查明靈壁宿州被水情形及籌辦撫卹疏消各事宜所辦俱好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至福崧奏稱濉河隄岸民堰漫缺之處地方官以為民修之工迄今尚未堵築現今親往查出勒限知州姚繼祖等星夜賠修上緊補築所需工料不許攤派閭閻所辦亦是濉河民堰漫缺寬至十餘丈及二十餘丈不等分溜下注勢尚湍急自當及早堵築完竣俾下注之水斷流堵塞則下游田畝即可早為涸出以便趕種春麥此係緊要工程乃該知州等視為民修隄堰並不上緊築辦甚屬玩誤所有應需工料即著該員等自行出資補修毋許攤派小民以示懲儆但濉河一處如此恐此外民修隄堰地方官從而效尤亦漫不經心不能及早堵塞所關非細孫士毅務須悉心履勘如有似此玩視之員亦即罰賠速修不可稍為姑息又據韓鑅蘭第錫奏往來蕭碭一帶目覩被水田畝俱已涸出惟毛城鋪滾壩因外灘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過水之處未能即時斷流現在五壩內智字一壩即行拆啓等語王平莊臨黃民堰漫缺之處尚未斷流該處雖係民修之工但現在被災之區民力不繼自應官為經理俾得即時施工補築以期堵截下流惟此處隄堰向係民修由來已久若因此次官為辦理即援以為例
國家經費有常其端亦不可長所有補修隄堰各工事竣後仍將所用工料銀兩覈明數目分年帶徵完款但不可使官吏藉此浮冒開銷若該處民力實因被災之後不能稍有蓋藏無力分年完繳屆期該督撫等即行據實奏明候朕降旨加恩寬免又高堰誌樁連舊存長水已至一丈三尺束清禦黃兩壩早經全行拆除到底而洪湖水勢未消自不得不於五壩內酌開智字一壩以資減洩但高郵寶應等湖是否足資容納關係下游一帶民田不可稍存大意務須敬慎辦理若有淹及田畝即予賑卹且既開放智字

一壩。將湖水分洩高郵等湖。務須導令歸江。不使稍有阻滯。其南關車邏等壩。亦須嚴飭工員加謹防護。毋使稍有疎虞。以保下河民田。此爲最要。純皇帝聖訓。

九月初十日。蘭第錫題。裏河高堰二廳。洪湖尾閭。上年十二月。將東清壩接築收束後。復察看機宜。河身衝刷甚深。流行甚速。當經飭將張福口太平引河二道。各築柴壩一道。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趙載元詳。築前項東水壩工二道。內張福口引河兩壩共築長四十六丈。中留口門寬四丈。太平引河兩壩共築長二十九丈。中留口門寬二丈。據實確估。共需料物土方銀七千七百九十三兩七錢零。細核無浮。造册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具題。南河成案。

十二月。蘭第錫題。裏河廳頭壩外東清壩工。乃重門收束。兜攔湖水。利漕濟運。實爲最要機宜。本年伏汛內湖水盛漲。隨經奏明。飭道將廳營將東清壩次第拆展。口門共寬一百一十五丈。至秋汛後。湖水漸消。隨飭道廳相機接築。兩壩共築長一百三丈。留口門寬十二丈。以資收蓄。今據淮揚道谷廷珍詳。接築前項壩工。共估需料物夫工土方銀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兩二錢零。並無浮冒。造册繪圖詳請題估。臣復核無異。謹合詞恭疏具題。南河成案。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書麟、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大雨時行。五月以後。逐日增長一二三四寸不等。截至六月二十日。高堰誌樁共存水九尺五寸。山盱廳屬周橋地方舊石工。因初八十七等日。西北風暴。掣卸兩段。高堰廳屬九堡舊石工。亦掣卸一段。臣等當飭該廳營摟護穩固。應俟秋汛後再行補還。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蘭第錫奏。河口東淸禦黃兩壩。先於十月內。即經接築完竣。臣復親加量驗。禦黃壩共築長二百三十二丈。留口門寬十八丈。東淸壩除壩基外。計築長九十二丈。留口門寬十二丈。其臨湖引河內各壩。亦俱築做如式。層層收束。洪澤湖高堰誌樁。現存水四尺五寸。較往年有盈無絀。足資敵黃濟運之用。南河成案續編。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書麟蘭第錫奏。臣等於七月十三日。接據淮揚道谷廷珍稟。堰盱石工。因六月二十九三十兩日風暴。多有潑損。甫將石後土隄摟護。又於七月初七日亥時起。至初九日戌時止。兩晝夜異常風暴。堰盱臨湖石工。風浪掣卸更多。其裏河、外河、揚河、轄石等工。亦有掣卸。臣等起抵河口。及堰盱一帶。會同查勘高堰廳屬掣卸石工。六十八段。長一千四十六丈零。山盱廳屬掣卸石工五十九段。長八百七十三丈零。有將面石掀揭。石工掣去數層。椿脚未動者。有石工全行掣卸。並石後土隄塌去五六丈。僅存後身隄頂寬二三丈者。有浪過隄頂。隄坡後身亦被淋塌。僅存隄身一綫者。詢之官弁兵民人等。僉稱初七日晚間。先起東北大風。頂過湖水。湧注西南。迨至初八日寅刻。陡轉西風。猛烈更甚。全湖之水。復湧注東北。至高堰及運口誌樁。陡長四五尺。湖內浪高二三丈。潑過隄頂。是以石工既被掣卸。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風暴既大。且爲時稍久。實近年未有。幸石工後土隄堅凝。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盱五壩。雖被浪掀衝塌。該廳營委員竭力搶護。得保無虞。臣等查看之餘。悚惕莫名。查現在高堰誌椿。湖水存一丈一尺九寸。秋汛風信靡常。亟須摟護。該道將廳營等。雖已分投搶辦。但工段過多。臣等又添派幹員。並飭山淸兩縣。多撥大船運料。臣等駐工。漏夜督催。現已摟護堅實。至裏河廳運口臨湖石工。

掣卸六十一丈四尺。外河廳吳城甎工。並惠濟祠一帶臨湖甎石工。掣卸七百四十五丈。及掀掣海漫腰洞淋刷土隄。亦俱分投督飭摟護。現督道廳逐細確查。分別舊工新修。俟霜降後另估具奏辦理。南河成案。

八月初十日。奉上諭。據蘭第錫等奏。高堰山盱地方。於七月初七等日。晝夜風暴。臨湖石工多有掣卸。湖水潑過隄頂。廟宇兵堡房屋。亦多淋塌。幸石工後土隄堅固。未致掣通過水。所有山盱五壩護隄。雖被掀揭。該廳營委員等。竭力搶護。得以保護無虞。覽奏以手加額。本年夏間雨水較多。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均有被水地方。今高堰清口一帶。幸得保護無虞。此皆仰賴神明默佑。化險為平。特發去藏香五十枝。交蘭第錫等於禹王廟、關帝廟、天仙廟、湖神各廟。敬謹祀謝。至該河督等。前因防護伏汛工程穩固。業經降旨。俟奏報秋汛安瀾。一併交部議敘。今據奏此次高堰山盱等處工程情形。係屬湖水湧注。該河督等分投督飭搶護平穩。甚為出力可嘉。蘭第錫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工出力之文武員弁。亦著該河督等查明。一併咨部議敘。南河成案。

九月。蘇凌阿、蘭第錫奏。會看山盱滾壩。及臨湖甎石各工。掣卸摟護處所。查自白露後。湖水已漸消動。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所有七月掣卸石工。摟護各段。以次查勘。簽釘排樁。鑲築護埽。尚俱如式。間有因風汕掣處。工次儲料充裕。該廳營等隨時修護。至風掣石工。欽奉諭旨。令即勘估興辦。此時湖水尚大。石隄半在水底。所塌之工。究係若干層數。無從確核。必俟霜降水消。在塌卸處所。圈築排樁越壩。戽乾塘水。露出石工根腳。再行按層估計。庶工料得歸核實。惟所需石料甎灰等項。採購程途較遠。自當先

行發銀購辦。此次堰盱兩廳。計塌卸之工。長一千九百餘丈。加以裏河、外河、揚河等廳。掣損應修之工。需用銀兩較多。河庫歲修錢糧不敷支放。請照乾隆五十二年補修甎石工程例。仰懇聖恩在淮揚兩關庫就近撥用。如蒙允准。臣等酌定豫辦料物銀數。先爲撥給承辦人員趕緊購運。仍俟秋深水落後築塌戽水弔撈石塊。按實在塌卸層數丈尺。確核估計。需銀細數。另行具奏。並分案造册送部查核。再此次補修石工。工程較大。河工人員不敷調派。臣等酌商。擬委附近洪湖各州縣印官分段承辦。以期呼應較靈。工程迅速。臣等仍督同淮揚道駐工查催。務令石料寬長堅厚。灰觔明亮膠粘。全數貯工。由臣等驗明再行興工。剋期如式完竣。不任工員稍有草率冒混。以仰副我皇上保衛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今按此摺。部議照准。

十一月初四日上諭內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本年風損石工。段落較多。委員勘估。而石工下數層皆在水中。是否根脚整齊。抑或間有蟄裂。未能確切估計。現飭將應築越塌。即於此時先行圈築。趕戽底水。俾石工根脚顯露。以便驗明確估等語。此非深知河工之言。甎石各工。體質沈重。如果根脚損壞。則上面甎石必有閃裂陷下不平。或致傾倒之處。何待根脚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先行圈築越塌戽水。高堰石工數十里。皆築壩乎。必無是理。若築壩至底。根脚並無蟄裂。則此項築壩戽水之費。豈非虛擲。況湖水浩瀚。非一二尺淺水可以車戽者。彼水中築壩。又從何處安樁立脚施工。此不過河員因無可開銷。故慫恿興工。以爲冒銷地步。或南北情形又有不同。著派慶桂韓鑅前往。會同督臣蘇淩阿確切履勘繪圖貼說。據實速奏。若果應修。即時興工。以歸核實。而杜冒濫。純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四日慶桂、韓鑅、蘇凌阿奏。臣等奉命。會同履勘堰盱兩廳。本年風損石工。自高堰武家墩起至山盱蔣家壩止。共計石工長一萬七千三百十四丈。高十層及十六七層不等。每石一層計一尺二寸。今歲湖水異漲。風浪間段掣卸。共塌損一百二十七段。其間相距有一二十丈者。有四五里至十餘里者。塌甚之處。隄頂現存二三丈不等。詢之居民及防工人等。僉稱實數十年來未有。幸西北風暴止息。得以乘時用埽擰護。臣等察看誌樁存水七尺。較上年十一月分水大一尺四寸。較臣蘇凌阿等委淮揚道等勘估時。已消六尺有餘。所塌石工。根腳俱露。今查應行加高者。共五十二段。塌卸倒底者。共七十五段。其應加應拆各工。形蹟顯然。無需戽水打壩。查驗河臣蘭第錫所奏委員勘估時。水勢尚大。估計恐有不實。因將先行築壩。再爲確估具奏。不思築壩戽水。原爲做工而設。非因估工起見。誠如聖諭。如果根腳損壞。則上面甎石。必有閃裂傾陷。何待根腳顯露。始能查驗。若如蘭第錫所奏。則此項築壩之費。豈非虛擲。在工文武員弁。僉稱凡臨湖拆修到底。石工自應先築越壩戽水。但係春融方可動手。未便太早等語。河臣蘭第錫亦稱。前奏實不明晰。惶悚難名。臣等細勘風損各工。屢經委員估計。高寬丈尺。及工料銀十八萬二千八百餘兩。按册確核。尚無浮揑。內除年遠保固限外者。應令動帑興修。其在保固限內者。計工四十八丈。責令賠修。再查禹王廟前侯二門兩處石堰。挺入湖心。甚屬緊要。臣蘇凌阿前會商河臣蘭第錫。委令淮揚淮徐二道籌辦。嗣據稟請於隄後擬築越堰。以作重門保障。估需銀二萬餘兩。臣蘇凌阿奏明。俟揭曉後。會同河臣履勘再奏。今復與臣慶桂、韓鑅、暨河臣蘭第錫會勘。該道康基田等原估越堰。共長五百一十丈。今相度情形。尚可收小。實應築長三百五十丈。較原估減去一百六十丈。足資防禦。計減去銀五

千二百二十餘兩。實估需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餘兩。以歸節省。如蒙俞允。卽令及時興工。督河二臣。現在催令打撈塌卸石塊。趕運各料。臣蘇凌阿、蘭第錫卽照册親驗。俟春融勒限開工。至河臣蘭第錫前奏並不將該工塌卸打壩。係間段情形。分別聲敍。致上煩宵旰。咎有應得。應請旨交部議處。以爲陳奏不明者戒。南河成案。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八日。蘇凌阿、蘭第錫奏。堰盱等廳。應修風損臨湖石工。前經欽差尚書臣慶桂。侍郎臣韓鑅。會同臣蘇凌阿等。逐細勘估。奏明飭辦。經臣蘇凌阿、蘭第錫遵照撥用淮安揚州兩關庫銀兩。酌派河工地方丞倅州縣人員。先行購料。勒限運工。俟春融興辦。節次奏明。自上年十一月中旬。臣等嚴催工員購運木植甎石各料。卽據報源源開運。嗣因時屆沍寒。河口一帶。船行阻凍。而揚州江口迤南購辦太湖石塊石灰等項。仍可次第儹運。臣蘭第錫上下提催。不任延緩。玆正月下旬以來。春融冰泮。所運各料。已接續到工。臣率同淮揚道逐一查驗。均照估如式。現在湖水有消無長。石工根脚益復顯露。亟宜乘此春初水弱。將應行修砌到底之工。照例趕築越壩。攔住水勢。及時淸底刨槽。簽釘樁木。立定脚根。然後逐層修砌。以期堅實。現飭承辦各員。於二月初十日普律開工。臣蘭第錫卽親駐高堰工次。周巡查看。每砌一層。驗明甎石尺寸。務令豐厚。灰漿尤期飽滿。儻有絲毫偸減工料。立卽嚴懲。押令翻築。不任稍有草率。南河成案。

四月十五日。蘇凌阿、蘭第錫奏。高堰山盱等廳。修砌石工分數。幷湖河水勢情形。節經臣等奏報。自上月初旬以來。仰賴聖主洪庥。天時晴霽。土石各工。均得乘時儹辦。臣等親赴各工。催查幷嚴立勸懲。加之鼓

勵。工次料物。既已應手。人夫又復踴躍。自二十日後。次第報竣。所有堰盱兩廳屬補修石工一百二十七段。同應築石後尾土。應補大隄後坡殘缺。及侯二門禹王廟前兩處圈築越堰等工。於二十八日普律修築完竣。其揚河裏河外河等三廳。補修臨湖甎石各工。委員分投督催。屢次親赴查驗。一律認眞修砌。亦俱報全竣。臣蘇凌阿現赴安徽寧國一帶查閱營伍。並會辦江蘇省秋錄事竣。即由彼赴工。會同臣蘭第錫再行挨工驗收。至洪湖水勢。自桃汛後並無長落。高堰誌樁仍存水三尺四寸。由清口暢出黃河。自桃汛後。水勢旋長旋消。隄埽工程。一律平穩。南河成案。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

淮水章牘九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六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因上游河南、安徽。五月以來。得有大雨。高堰誌樁自六月初一日後。每日長水一、二、三、四寸不等。臣當經飭令將河口之東清、禦黃兩壩。全行拆展拉撈深通。俾湖水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匯黃東注。所有山盱五壩封土護埽。均培築高厚。前因五月二十九日暴風大雨。高堰廳境之七堡。山盱廳境之高良澗越隄。及六堡沈家西等處地方風浪掣卸甎石舊工五段。長二、三丈至二十二、三丈不等。臣接據報文。親身往查。實係遠年舊工。已飭令隨時摟護穩固。足資抵禦。應俟秋汛後。再爲勘估補砌。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蘭第錫奏。洪澤湖水自七月初八以後。漸次消動。旬日以來。消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七月初六、七兩日。西南風暴較大。臨湖石工多有掣卸之處。臣已飛飭該道廳先行趕緊摟護。俟秋汛後。確切查明新舊工段。分別著落賠脩。不任稍有冒混。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蘭第錫奏。臣赴高堰、山盱一帶查看。高堰誌樁現存水二尺四寸。由清口暢出。直抵彭家馬頭以下。敵黃有力。漕船隨到隨渡。甚爲遄速。所有堰、盱兩廳境內。上年六、七月風掣石工。前經節次奏明。又山盱五壩內。智、信兩壩。壩底因節年啓放過水。衝刷樁木。衝淌底石。脫落損壞。有跌成坑塘之處。亦應一律修砌。臣率同該道和騰額及淮安府王秉韜。逐細勘驗。風暴掣卸各工內。除五十九年

新辦工程在保固限內者。原辦之員多在江省。俱已自認賠修外。其遠年舊工。查明原建年分。實在保固限外者。按工計料。逐細核算。以杜虛冒。欽遵諭旨。嚴飭委辦各工員所用石料。務按定例寬厚一尺二寸長至四尺以上者。方准入用。不准以短小者充數。專交淮揚道駐工督辦。並派委誠實之員監視。灰漿總期灌注飽滿。次第晾乾。再砌上層。以期凝結鞏固。不任稍有草率遲誤。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四日。蘇淩阿、蘭第錫、費淳奏。臣等奉上諭。向來湖水盛漲之時。清口拆展丈數。並無一定。曾於南巡時親臨閱視。於壩口定立水誌。每水誌增長一尺。即令清口拆開十丈。展拆丈數。悉令准此爲式。以誌椿水勢之長落。驗湖水之贏縮。從此節宣有度。藉資敵黃洩漲。至今永慶安瀾。近年以來。拆展清口。是否仍照舊定章程辦理之處。查明迅便據實覆奏等因。伏查清口爲湖河關鍵。壩工收束拆展。最爲緊要機宜。乾隆二十七年。恭逢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測驗洪湖高堰五壩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寸不等。清口口門現寬二十丈。以此酌定成算。如再增長三尺。清口不必議展。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即將清口拆展十丈。以後水勢每長一尺。拆展十丈。以次遞展。總以上壩增長一尺之水。下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聖謨洋洋。實爲千秋金鑑。近年俱係遵循辦理。各衙門均有報案可稽。是以清口並無倒灌之虞。本年三月內高堰、五壩存水五尺四寸。正值江西重運糧船。將次渡黃。當經臣蘭第錫飭令道將等。按照舊定章程。將東清、禦黃兩壩。分別拆展。大加拉撈。湖水流行愈暢。敵黃有力。既使重運糧船暢順渡黃。兼可騰空湖面以資容納。茲江西尾幫渡黃全竣。毫無停滯。嗣後湖水再長。自當恪遵欽定章程經理。以期清黃順軌。永無倒灌閼塞之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三年十月。李奉翰、康基田奏。豫省睢工漫下之水。匯歸洪澤湖。逐漸加長。尚不猛驟、據報截至十月二十二日。高堰誌樁共存水八尺七寸。臣等已飭令將河口東清、禦黃兩壩相機拆展。沿湖甎石隄工。不致著重。十月初五、六等日。偶因風暴掣損舊石工數段。亦已卽時摟護。一律穩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李奉翰奏。臣行次清口。查勘東清、禦黃兩壩。已大加拆展。湖水暢達下注。足資宣洩。所有高堰、山盱。十月初間因風暴掣卸石工數段。共長三十九丈二尺。實係遠年舊工。業經該道將等搶鑲摟護。一律穩固。湖查從前豫省南岸漫水歸湖之年。盛漲時。高堰誌樁曾長至一丈三尺餘寸。酌將五壩分別啓放。洩水歸江。現在高堰誌樁存水只八尺四寸。差查上游正陽關一帶。睢工漫下之水。漸次消落二、三寸。現屆冬令正水勢歸槽消減之時。洪澤湖水既由清口暢達歸海。自可毋庸啓放五壩。以衞下河農田。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四年七月十九日。康基田奏。初四、初五等日。高堰、山盱一帶。陡起西北暴風。陣雨傾注。繼轉西南狂風。湖中巨浪如山。潑過隄頂。官弁兵夫不能駐足。至初六日酉刻。風勢始息。計高堰廳掣卸石工三十五段。長二百十三丈九尺。山盱廳掣卸石工二十二段。長八十七丈五尺。並有將石工下層搪埽搜掣尾土之處。其五壩護埽封土、及隄頂廟宇碑亭戲臺。多有被浪淋坍。臣聞報。當飭淮揚道和騰額。星夜往督廳營分投動料。先行摟護。仍俟秋汛後勘估補砌。茲據該道稟。所掣石工已摟護完竣。並據報。是日湖中風暴陡作。商民船隻多遭覆溺。幸賴救生樁扶救得生、並經該道廳撥船救起男婦三十二名口。卽於大隄搭棚棲止。已捐廉撫卹。未致失所。現在高堰誌樁存水一丈一尺五寸。查向來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卽應

於山盱五壩內酌啓一壩分洩俾循序歸江臣察看五壩下游之高郵、邵伯等湖底水不大而金灣等閘壩歸江之路亦俱通暢如果湖水加長再行相機酌辦洪湖來源旣減水勢漸消摟護各工不致著重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八日康基田奏洪湖堰盱一帶石工於七月初三、四等日晝夜暴風掣坍石工三百一丈五尺摟護穩固業經先後奏報茲臣費淳會同臣康基田勘明碭汛漫工情形具奏後正在分投督辦撫卹堵築各事據淮揚道和騰額稟洪湖自啓放智、信兩壩以來已陸續消水二尺高堰誌樁仍存水一丈三尺雖水勢漸減而風信靡常八月十一日寅刻陡起西北暴風徹夜連朝至十二日酉刻始止湖中浪如山擁直拍石隄堰盱兩廳又坍甎石工五十二段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仁、義、禮三壩埽戧及前經摟護之工多被風浪掀掣督率廳營連日搶護深更風急兵夫倉忙落水計淹斃堡夫張有得張宜二名當飭將淹斃堡夫從重賞恤一面將掣坍各工段星夜用料摟護密釘排樁並添委葦蕩營參將汪德前往幫辦臣等商酌現值西風當令湖水來源未截必須廣籌分洩查乾隆四十四年大汛期內因豫省黃河南岸漫水匯歸洪湖曾將桃源縣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自應照辦已飭該道廳卽相機開放導清入黃俾湖水分洩而淮揚一帶歸江各路輕減下河農田不致有礙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三日奉上諭據費淳等奏洪澤湖於八月十一日陡起西北風暴浪如山擁直拍湖隄山盱、高堰兩廳境內又掣坍甎石工五十二段計長三百五十四丈一尺現已將掣坍各工段用料摟護密釘排樁

並將淹斃之堡夫二名。從重賞卹等語。洪澤湖高堰、山盱一帶。前有暴風掣坍石工之事。正在籌辦堵築。茲復因風暴掣坍甎石各工三百五十餘丈。經費淳、康基田星夜趕緊摟護。自應如此辦理。該督等務須加意慎重。倍臻鞏固。毋得稍有草率。惟所稱從前曾將桃源縣境高家灣迤下之吳城地方。洪湖與黃河一隄相隔處所。開通宣洩入黃。此次仿照辦理之語。固為分洩水勢起見。但上游多籌洩水之區。下游即多有被淹之處。今該督等既有此奏。想不肯以鄰國為壑。貽害田廬。此時水勢漸消。如高家灣地方。可以無需開通。固屬甚善。儻必資分洩。該督等自能經理各處一律熟籌。此係朕思慮所及。該督等自能經理妥協。兩有裨益也。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吳璥奏。查從前黃河漫工。如豫省之楊橋、馬家店、張家油坊、睢州下汛、十三堡、五堡。及江境之陳家道口、周家樓等處。皆係南岸漫溢。歸并洪湖。其時尚在秋汛盛漲。經前河臣等啓放山盱五壩。並疏導歸江各路宣洩。既暢。淮揚獲保無虞。此次漫水所注。雖係昔年舊路。但南岸漫口不下十餘次。今距高斌任河督時已相隔六十餘年。湖底漸淤。勢所必然。防守尤宜慎重。若不早計。淮揚一帶。所關非細。查黃河漫水。經由宿州、靈璧一帶。孟山、崔家等湖。瀠紆而下。始入洪湖。由清口暢出。專力攻沙。海口轉收刷滌之益。惟聞歸江各路。多有淤墊。亟宜疏浚。石工尤須修築。其黃運兩河。下游隄埽工程。亦關緊要。因各廳辦工銀款。俱經康基田借動。提赴大工。現在料物等項。尚未購齊。均須趕緊籌辦。督臣費淳仰蒙聖恩。仍令兼管河務。臣諸事既得會商。而一切呼應較靈。現在費淳已赴高堰查勘石工。臣即兼程前往。惟有會同費淳悉心籌畫。以保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費淳、吳璥奏.高堰石工.臣等先後到彼會勘.並與道將等虛衷籌畫.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甎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湖邊存底水三尺二、三寸.石工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湖查歷年盛漲時.湖水長至一丈二三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石工即出水無多.全藉一綫長隄捍禦淮、揚兩郡.去秋邵壩漫口.全黃歸湖.本年尤須設法豫防.臣等察看湖底.雖不免淤墊.而比較石工出水層數.尙堪容納.前河臣高斌所議浚船梳爬淤沙.固屬補救一法.第湖面寬闊數百里.祇可逐年緩辦.況水中施工.亦恐費多無益.此時自以廣籌疏導.使分洩旣暢.則漲滿自消.似爲要策.查洪湖設有山盱石滾壩五處.壩脊高九尺.向來上加封土攔禦.盛張時始啓除開放.由高、寶湖洩入下游各支河.歸海歸江.以減湖漲.臣思五壩全開.下游恐難容受.祇可於五壩中酌啓兩壩.但俟盛漲水高.再啓封土.過水未免湧驟.莫若將封土豫行啓除.俟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於石壩脊上自行過水.則循序漸進.下游旣免湧注.而湖面豫爲騰空.亦不致漲滿.再桃源縣境內.吳城七堡地方.湖河僅隔一隄.前遇湖漲.曾開引渠二、三十丈.使洩入黃河東注.亦可分減暴漲.今擬照辦.將引渠酌爲展寬加深.使由黃河故道歸海.則入黃之水多一分.即存湖之水少一分.而桃源至順黃壩一帶.河身轉可收淸水刷滌之益.且湖內不至過漲.即五壩不必全開.又可保護下河農田.如此廣籌疏導.高堰石工.似不至過於著重.至補砌石工.已做五六分不等.臣等刨挖查驗灰漿.均屬飽足.復據道將等稟.脫落一兩塊舊石之腰洞甚多.又臌裂舊石工長八丈八尺.續卸舊石工十六丈五尺.並智、信二壩石底.尙有殘缺三十八丈.估工時尙在水中.是以俱未估辦.嗣因長水落盡.始行露出.均應修整.臣等沿隄細看.所稟屬實.但處處拆修.未免多費.現令分別補砌.用灰鉤抿.可無妨礙.至

隄頂量寬八、九丈十丈不等。間有寬六、七丈者。須加幫培。其隄上子堰殘缺。亦應加足。庶可抵禦。並擇緊要處所。購貯柴料。以備臨時搶護。臣等現赴下游。再將歸海歸江各支河查明挑浚。務使暢流下達。如此層層籌辦。既固其隄防。復導其去路。似不致有壅漲之虞。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十二日奉硃批。河工之事。朕實不知。全在卿等盡心籌畫。以衞民生。湖內既難施工。止須下游各支河實力刷沙。莫使淤墊。下不壅則上不潰。自然安瀾順軌。朕乃據理而言。未知是否。卿等審地度勢。妥協慎重為之。南河成案續編。

閏四月初三日。費淳、吳璥奏。查洪湖石工長一萬七千餘丈。上年場卸。奏明補砌各段。共長七百餘丈。其仁、智、信三壩。石底衝刷損壞。亦經奏明補修。自開工以來。臣費淳屢經往查。飭各員認眞修築。臣吳璥到任後。復經會勘查催。茲據各工員具報。已於四月一律完竣。由該道和騰額查驗。轉報臣等。即往驗收丈尺敷足。刨挖甎石。內所灌灰漿。亦俱飽滿。甎後尾土。拌用石灰素土。潑水行硪。均辦理如式。沿湖舊石工內。另有脫落腰洞。並臌裂續卸。及壩底續有殘缺等工。亦經分別補修。夠抿完整。再堰盱大隄。臨湖一面俱係石工。堅實可靠。但偶遇風暴巨浪撞擊。難保無間段掣卸。所恃隄身高厚。土性膠粘。急切斷難塌透。惟查丈隄頂寬窄不一。自五丈、六丈五尺。至八九丈、十丈、十一丈不等。臣等率同道將等察看。五壩以南隄邊漸見淤灘。即盛漲水亦較淺。風浪至此。其勢漸輕。該處隄工。雖有三百餘丈頂寬僅五丈者。而形勢不甚喫重。自可無庸多幫。以節糜費。至五壩以北。湖寬水深。內除隄寬十丈、十一丈者。固極寬厚。即八丈、九丈者。亦足捍禦。均可不必加幫。其間有不及八丈者。究覺單薄。現俱逐段估幫。總以頂寬八丈為度。又

高堰以北。裏河廳臨湖隄工。係湖尾引河。水面窄狹。情形較輕。祇擇其卑矮處所。酌爲加築。如此分別籌辦。工費不多。而全隄可資捍衛。再隄上舊有子堰。風浪撲上隄頂時。賴以攔護。頗關緊要。內多卑薄殘削。並應加築襯平。俾一律完固。其石工面上眉土。係蓋護石縫。以免浪湧灌入。歷經風浪掣刷殆盡。現亦確估興修。臣等督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委候補道沈啓震。往來工次。嚴督工員核實妥辦。臣等亦時往查驗。凡一切工程。統於大汛前普行完竣。俾資保護安全。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吳璥奏。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京師自入春以來。雨澤稍稀。交夏至後。甘霖連綿。極爲深透。因思南省正值大雨時行之際。河湖水勢。自必增長。現在邵壩漫口。未經堵合。大溜全注洪湖。高堰石工。最爲險要。節經降旨。令該督等豫爲防護。不啻至再至三。吳璥現因查審河工積弊一案。在淸江浦會同岳起辦理。但此案有岳起督同孫曰秉在彼。足資審辦。吳璥係河道總督。自當以河工爲重。著卽親赴高堰。於洪水未漲之前。妥爲辦理。實力守護。以期一律穩固。至洪湖宣洩盛漲。向來全恃開放五壩。惟五壩既開。則下游民田。必多淹浸。亦非萬全之策。費淳與吳璥總宜彼此熟商。設法疏浚。俾湖河之水。去路暢順。高堰石工。不致十分著重。方爲妥善。不可徒恃開放五壩。置下游民田於不顧。以鄰爲壑也。著將該處石工情形。及近交大汛。如何宣洩防守之處。卽行迅速具奏。以慰昕夕廑注。欽此。臣查江省自春至今。連緜多雨。臣於料理黃河上下游各隄埽工程之外。卽專心以籌辦高堰爲要務。三四月間。臣會同督臣費淳。並與淮揚道和騰額。悉心商議。凡隄工卑薄處。均酌爲幫培。隄上子堰。又經加築。歸海歸江各路。亦俱疏浚。並於隄上多設堡房窩鋪。鍬鍤雨具巡籤等項。遴派文武員弁二十餘員。分段率領兵夫晝

夜駐守。又添委候補道沈啓震幫同該道和騰額常川赴工經理。並委副將許世德、參將汪德。協力守防。臣仍不時親赴查勘節經於月之十三日及二十六日奏聞。茲查正陽關稟報自閏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月之十五日止。淮水日逐增長。較上年六月水大五尺七寸。又據豫省稟報萬錦灘黃河長水二尺。沁河長水三尺。俱匯注而下。現在湖內截至二十八日止。共存水七尺八寸。較上年今日水大一尺九寸。是來源不能禁其加增。而去路必須使之暢達。查湖水去路有二。一由東清壩、禦黃壩入黃河。出雲梯關歸海。計洩水十之七、八。一由運口折東。經三壩三閘入淮揚運河歸江。計洩水十之二、三。此湖水常行之正路也。至山盱五滾壩。前人創建以分減盛漲。查五壩俱係石底。即過水亦不能刷深。且所減之水。由高、寶湖穿入運河。一出瓜洲口歸江。一出金灣六閘由下河歸江。均有水道攔束。而行原不致泛淹民田。惟五壩石脊。計高湖底九尺。向來上加封土。俟異漲時水高。始行開放。轉致湧驟泛漫。臣與費淳。暨道將等籌議。五壩中只可酌啓智、信兩壩。竟無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即聽其於石脊上陸續過水。則下游無暴注之虞。而湖水可資漸減之益。亦經會同費淳奏明。臣現復遵旨通盤熟籌。湖河洩水去路。總以東清、禦黃兩壩爲扼要之區。交夏令後。即督飭道廳等。將該兩壩大加拆展。現在測量水勢。東清壩刷深幾及四丈。禦黃壩深至六七丈。由此入黃河故道。直達海口。實屬深通迅駛。其由運河歸江一路。河身亦甚通暢。是以夏至以來。長水雖驟。而高堰新舊石工。尚高出水面九層十層十餘層不等。每石一層計高一尺二寸。是堰頂高於水面。尚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尚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各工穩固。但目下已屆伏汛。兼之風雨時作。水勢必更增長。臣實朝夕凜畏。現又親往該工。督飭該道等添紮埽枕。以防風浪。

或竟撲及子堰．可資攩護．一面購土添料．以備臨時搶護．並飭分派駐工各員弁．勤率兵夫．按段巡查．再清江至高堰．僅三十餘里．自高堰至蔣家壩工尾亦不過百餘里．臣時常赴工．現雖會同岳起辦案．而高堰一帶．仍不時就近往勘．河務係臣專責．斷不敢顧此失彼．聞督臣費淳．已由江西安徽回抵江寧．即日可抵清江．臣當再與熟商．一切惟有倍加敬慎．實力防範．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九日奉上諭．吳璥奏．湖河水勢加長．高堰石工現俱穩固．並宣洩防守各情形．覽奏稍慰．本年湖河水勢增長．比上年較大．高堰石工．最為險要．節經降旨令吳璥等加意防護．設法疏通．今據稱夏至以來．長水雖驟．堰頂高於水面．尚有一丈以外．五壩石脊．尚高出水面一尺二寸．並未過水．但現在正當伏汛．大雨時行．下游水勢稍長．尚易為力．若黃、沁上游暴漲．匯注下趨．則該處石工．必至十分著重．吳璥惟當倍加小心．督率河工員弁．實力隄防．隨時疏濬．以期固工衞民．萬全無弊．不可稍存懈忽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璥奏．伏查洪澤湖平險情形．全視風信．緣湖面寬至四百餘里．無風則波平如鏡．遇風則浪湧如山．而新舊石工．俱在湖之東面．是以西風尤為著重．本年自夏至以及交秋．雖風雨連綿．所幸多係東南風．尚於石工無礙．迨立秋以後．金風司令．六月二十三、四及二十六、七等日．風勢較大．浪亦較猛．七月初三半夜間．忽起雷陣．風烈異常．屋瓦皆震．浪乘風湧．直撲隄頂．臣等督同道將．並分段守隄之文武弁兵．無不虔敬悚慄．益加竭力巡防．數刻間暴風漸息．臣等遍查湖隄一萬七千餘丈內高堰廳所管石工一律鞏固．毫無掣動．山盱廳屬湖心寬闊之處．石工亦並無衝激塌損．惟徐壩汛楊家灣蔣壩工尾有

乾隆十六年所築舊石工四處。椿底朽壞。間段被風掣卸。計共長三十三丈二尺。該工在洪澤湖之西南隅。本係沿邊淺水。並非湖心喫緊處所。當即督飭廳營用料摟護穩實。隄身仍寬有七八丈不等。不致再爲風浪刷塌。俟冬令水消運石補修。需費亦屬無幾。旬日來。洪澤湖共落水一尺九寸。現祇存水八尺八寸。天氣亦已晴爽。極爲風靜波恬。節近白露。可冀水消工穩。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六年五月。費淳、吳璥奏。據正陽關稟報。洪澤湖上游之淮河。自五月初旬以來。陸續共長水七尺七寸。臣等已將河口之東清等壩。預行拆展暢洩。湖面騰空。儘足容納。高堰石工。現尚高出水面十一二三層不等。惟山盱廳境之徐壩汛黃璟寺古溝等處。遠年舊石工。底椿已朽。因五月十八日風雨撞掣。坐蟄數段。該處地居湖尾。尚不著重。業已摟護穩固。應俟秋汛水落。再爲拆修。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七年六月。吳璥奏。查洪澤湖。因淮河上游。冬春雨雪甚稀。僅存底水二尺五寸。而本年黃水長發。較早且大。以致倒灌淤滯。迨至五月下旬以來。各處澍雨渥沾。據安徽正陽關具報。淮河長水六尺九寸。匯注洪湖。高堰誌椿亦即每日長水一二寸不等。無如河口黃水。五月二十以前之長水。尚未全消。復於五月二十七八九及六月初三四五等日。又長水五尺餘寸。是以仍前頂托。清水不能下注。臣等日夕籌畫焦急倍常。復經率同淮揚道和騰額。並廳員將備等。公同熟商。清水已有日旺之勢。必須將河口一帶。凡有淤沙停聚處所。先行抽溝疏浚。庶清水到時。導引有路。始能衝刷得力。因即多集人夫。或用鐵勺撈挖。或用混江龍鐵篦子爬梳。將河泓內淤淺之處。逐段疏浚。以待清水下注。至初八九日黃水漸見消落。高堰誌椿湖水長至七尺五寸。臣等察看情形。清水已可敵黃。復令將運口三閘。全行閉板擎蓄。並將運口

各草壩收束。不使湖水多分入運。清水得以蓄高。立時外出。刷沙暢注。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費淳、吳璥奏。安徽正陽關前次稟報長水六尺二寸之後。復據報六月初三四至十一日。淮水共長二尺四寸。連日洪澤湖復長水一尺七寸。高堰誌樁已存水一丈一尺一寸。山盱五滾壩內之智信兩壩。前於嘉慶五年。經臣等奏明毋庸封土。俟湖水長至九尺以上。聽其逐漸自過。則潮漲既可分減。下游亦無虞湧驟。今智信兩壩壩脊過水二尺。由高、寶、邵伯等湖循序歸江。甚爲平順。高堰石工尚出水七八尺不等。均極穩固。其河口之禦黃、東清等壩。及三四月間漕船渡黃時所築高家馬頭挑水壩。俱已拆除撈盡。使清水會黃。甚爲迅暢。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八年九月初五日。陳大文、吳璥奏。洪湖因八月杪及九月初二三等日。西南大風。晝夜狂猛、湖中浪湧如山。潑過隄頂。將高堰、山盱境內石工掣塌二十五段。並將伏汛期內原經掣塌石工摟護埽段。全行掣去。其山盱五壩護埽封土。亦俱掣動。臣等督同該管道將廳營。逐段勘明。分投用料摟護。計高堰廳六堡至十二堡。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八十九丈三尺。山盱廳高澗汛頭堡至禮壩南。掣卸石工十段。共長二十一丈五尺。又撞掣腰洞尾土蟄陷。共二十八處。五壩護埽掣塌平蟄。共長一百七十七丈五尺。業經分委各員。漏夜補鑲塡築。現已完固。足資抵禦。查高堰誌樁湖水現在一丈九寸。此時雖距霜降不遠。而湖水尚大。仍應酌備料物。小心防守。俟湖水再消二三尺。另行勘估補砌石工。不任稍有混冒。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吳璥奏。奉上諭。封邱隄工蟄陷。掣動大溜。上游既經漫溢。下游水勢乾淺。轉恐有停淤之患。回空漕

船。行走有無妨礙等因。臣查河口淸黃交匯處所。自八月下旬以後。黃河盛漲。積久不消。倒灌沙停。淸水不能外出。當經多用混江龍鐵篦子。竭力梳爬。無如旋挖旋淤。漕船難於過埭。迨九月十六七八等日。黃水消落三尺餘寸。淸水甫經外注。方冀通順遄行。至二十一二日。黃水復陡落五尺六七寸。共落水九尺餘寸。水係陡落。沙亦陡淤。以致淸黃交匯一帶。悉成乾灘。外肩高仰。淸水愈不能下注。臣等督率道將廳營等。調集弁兵。多雇人夫。晝夜挑挖。自禦黃壩以外。直至彭家馬頭。計長九百餘丈。將淤沙挑去五六丈。一面將運口各草壩口門。儘力收窄。各閘亦全行封閉。擡蓄淸水。逼令全力衝刷。並於新挑河槽內。酌看形勢。築做大小草壩十一道。逼溜刷泓。始得通流下注。惟淸水微細。且係建瓴直瀉之勢。不能擡蓄長河。水深處尙有二三尺。其淺處僅止一尺四五寸。幫船仍未能暢渡。所幸洪澤湖目下尙存水一丈一尺三寸。可敷接濟。臣等復察看河身廣闊處所。水面鋪寬。更易淺澀。飭令趕緊築壩收束。則水勢既可擡起。而溜行遄急。自必刷滌漸深。卽可暢行無阻。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九年二月十四日。吳璥奏。洪湖水勢因竭力收蓄。不致過於消耗。現存底水六尺七寸。較往年尙大三尺餘寸。足資濟運。惟洪湖存水較旺。去冬今春西風時作。於上年十月初二三日。及初十十一二十四等日。並二月初二三等日。山盱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九段。原長八十八丈八尺。又牽連帶卸長三十丈六尺。並高澗頭堡至蔣壩工尾止。間段倒卸舊石工二十二段。共長七十四丈四尺。計石十一層至十七層不等。又高堰廳境。掣卸舊石工二十四段。原長一百二十三丈五尺。又牽連帶卸長十四丈。並於六號至十八號止。間段倒卸舊石工十四段。共長六十一丈六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不等。又脫落腰洞石

塊二百二十六處。共長一百二十五丈五尺五寸。均在保固限外。其宣洩漲水之智、信兩壩。因湖水較大。汕激日久。上年十一月間衝損智壩石底長六十八丈九尺八寸。信壩石底長四十八丈二尺。並零星缺石寬六尺至十丈二尺不等。去冬已飭該道廳購料。現在上緊補築。另容核明長寬高深銀兩。再行開單具奏。現在河口一帶水勢充裕。漕船遄行。如再有消落。即將湖尾五道引河口門。酌量收窄。俾資蓄水。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高堰一帶石工關係緊要。聞年來因湖水汕刷。竟有倒塌之處。其智、信兩壩基。亦被衝損。甚爲可虞。吳璥既已查明丈尺。購備料物。務即認眞經理。趕緊補築。總須於伏秋大汛之前。一律齊全。永臻鞏固。其石工長寬高深銀兩各細數。並即一面開單奏聞。以備查核。不可稍有不實。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十一日。吳璥奏。清口湖水較大。力足敵黃。並未倒漾。惟向來湖水長至丈二尺外。即將山盱五壩酌啓一兩壩減洩。因今歲情形微有不同。正需清水全力刷河。未便輕議分洩。是以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三尺八寸。仍竭力防守收蓄。尚未啓壩。並將河口各束水壩展拓寬深。俾清水暢注。現抵彭家馬頭以下。匯黃歸海。可資攻刷淤沙。近日雷陣較多。雨勢尤大。六月初一日初二日及初九日。陡起風暴。高堰廳境內掣卸石工十五段。共長四十四丈六尺。山盱廳境內掣卸石工十一段。共長二十五丈六尺。內有高堰廳新工共四丈六尺。山盱廳新工共七丈二尺。緣修築甫竣。灰漿未甚乾老。卽遭風暴所致。又七年分所修保固限內工七丈五尺。照例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並責令先行購料摟護。不准動用工料。以示懲警。其

餘所掣遠年舊工。飭廳動料分頭摟護。山盱五壩封土護埽。爲風浪所掣者。亦照舊補鑲如式。臣派委中軍副將汪德。督同搶辦。均已一律完固。（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七日奉上諭。吳璥奏高堰廳境內因風雨猛烈。間有掣卸石工。飭令分投摟護。其在保固限內者。並責令原辦之員賠修示儆。覽奏殊爲幸慰。向來黃水倒漾。總因清水力弱之故。今清口湖水力足敵黃。不致倒漾。河水得以順軌安行。而運河亦無淤墊之虞。最爲安瀾吉兆。此時伏汛盛行。轉瞬卽屆秋汛。各處水勢旺盛。吳璥尤當加意敬愼。會同陳大文督率將備工員。奮勉巡防。協力守護。其高堰境內掣卸之工。速令補鑲如式。應銷者准銷。應賠者著賠。務期工堅料實。該督等俟伏汛過後。著先將各工平穩情形奏報一次。俟秋汛安瀾後。再行飛章奏報。朕當發香虔祀河神。以答靈佑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陳大文吳璥奏。洪澤湖水由清口分注入運。自清江以達揚州。是爲淮揚運河。其實應汜水汛以下。至江甘汛金灣六閘。計一百八十餘里。運河之西。卽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甓社、邵伯諸湖。僅以一隄爲隔。其運河東岸下通興化、泰州等七州縣地方。建有南關、五里、車邏等五壩。與山盱之五滾壩。上下相應。蒙高宗純皇帝欽定機宜。視山盱五壩過水大小。分別啓放。俾水由興化、鹽城、東臺等縣境內各閘分洩歸海。將原奉諭旨勒石。永遠欽遵辦理。本年洪湖水長至一丈五尺。甚爲浩瀚。臣等與道將等公同籌議。先後酌啓山盱信、義兩壩。以資分洩。七月初五日復因異常風暴。將仁、智二壩亦掣通過水。由高、寶諸湖泛漲入運。七月二十日以前。臣等察看運河水勢雖大。尚堪容納。且下河農田將屆成熟。刈穫是以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堅守未啓。而山盱各壩。湖水稍落。卽應堵築。以截來源。臣吳璥帶同江蘭並

候補道田自福、中軍副將汪德。前赴堰盱查勘籌辦。臣陳大文率同淮揚道曹恆、遊擊包宗堯、赴高寶一帶相機防守。正在分投酌辦間。接據安徽正陽關呈報。淮河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長水三尺。洪湖水復加長。寶應以下運河西岸湖河相連。東岸隄工節節危險。兼以七月二十三四日兩晝夜。西北大風。揚河廳永安汛之清水潭、蔡家堰、小二堡、張家溝、九里鋪等處。揚糧廳江甘汛之周家溝、蔡家潭、夏家直等處。或水潑隄頂。汕刷殘缺。或隄坡蟄塌滲水。當經臣陳大文督率道將廳營並府州縣等分投幫戧。加高趕鑲護埽防風。漏夜搶辦。幸俱保護無虞。而河水仍有長無消。溯查運河水勢。以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長至一丈三尺七寸。曾將南關車邏等四壩全啓洩水。今本年河水已長至一丈六尺九寸。較是年尚大三尺二寸。其勢斷難容納。儻西風大作。必致他虞。而下河早稻中稻業已刈穫。晚禾亦將收割。且各壩下本有各支河。可以循軌入海。是以公同熟酌。於七月二十八九兩日及八月初一日。循照舊制將南關車邏等五壩內酌啓三壩。並飛飭將下河范公隄沿海各閘全行啓放。俾河水暢注歸海。以免壅遏漫淹。自啓壩後。河水漸消。百數十里隄工。得以保守平穩。至山盱各滾壩因湖水過大。溜勢洶猛。將壩底石塊衝擊翻起。刷成溝槽數道。臣吳璥察看情形。不能徑直鑲埽。必須由壩內越灣進築。而兩面皆湖。購運料物倍費周章。因酌派廳縣汛員分投購料。並令江蘭設法督催。雇船由外湖及二河轉運。始得到壩一面督率道將廳營等趕緊進築。於七月二十九日先將智壩堵竣。隨即趕築信、義兩壩。於八月十三二十等日。亦即堵合斷流。僅餘仁字一壩過水。現在跟手趕辦。亦可尅期堵閉。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二日陳大文吳璥奏。洪湖石隄長一萬七千三百十四丈。本年五六月間。淮水疊次長發甚大。兼

因風暴時作。高堰、山盱兩廳石隄。間被掣塌。至七月初四五日。又遭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掣塌工段尤多。並有塌及隄身丈餘及二三丈處。又外河廳屬吳城臨湖甎工、裏河廳屬運口臨湖甎工。均因疊遇風暴掣塌。當經分投用料摟護保守。至揚河廳屬運河西岸。即係寶應、白馬、汜光、高郵、甓社等湖。臨湖一面。亦係甎石工程。本年洪湖異漲。山盱各壩減洩之水。歸入高寶諸湖。西岸湖河連成一片。隄工浸泡水中。風浪掀掣。坍卸較多。甎後土隄。亦皆汕刷殘缺。節經臣等具奏。查各廳掣卸甎石工程。關係緊要。均應補築。向須霜降後估定。先行購料。一亦春令。即趕緊興辦。於汛前一律早竣。始得灰漿乾老。足資堅鞏。本年掣卸臨湖工段既多。所需石料灰甎等項。採購程途較遠。尤須早為估辦。臣等於湖水消落時。即飭淮揚道曹恆、參將張永盛、遊擊包宗堯等。逐段測探樁腳。細查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臣等復加勘驗細核。所塌工段內有新修尚在保固限內者。即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請銷錢糧。其實係遠年舊工。久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不任絲毫新舊牽混。並飭令弔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風浪擊撞鬆裂者。並應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又外河吳城甎工尾迤下。舊有土隄單薄。本年河水盛漲。掣泡隄身。汕刷堪虞。亦應接築甎工。並將該汛卞家汪一帶舊工酌量加高。裏河運口汛甎工。亦有應行加砌之處。俾資抵禦。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本日姜晟等由四百里馳奏。運道已通。糧船挽渡一摺。覽奏欣慰。本年江南清口一帶。間有淤淺。回空糧船。在彼阻滯。前後已屆兩月。朕心時切焦廑。節經降旨。令尚書姜晟會同該河督等設法疏通。朕於宮內齋心望空叩禱。仰祈神佑。特親頒藏香。前往令姜晟等分往各處河神廟虔禱。茲

據奏稱。初三日禱祀之後。是日申刻至初四日卯刻。黃水頓消。清水高出五寸。旋即啓放引河。適風轉西南。清水乘風外注。大形通暢。一面督令幫船趕緊挽渡。至本日戌時。已過船一百零八隻等語。叨沐神庥。如響斯應。朕叩感之餘。倍深兢惕。特發去大小藏香各十枝。著姜晟等卽虔詣各處河神廟祀謝。以酬靈貺。河渠志稿。

是月二十日奉上諭。姜晟等奏治河之法。以蓄清敵黃爲上策。此語誠是。至以減黃助淸爲中策。朕看來竟係下策。淸水所以敵黃。自應瀦蓄深暢。方足以資刷沙之益。若恃減黃以助淸。必致洪澤湖底逐漸停淤。久且成爲黃水瀉注之所。成何事體。若將來淮黃不分。又借河水衝刷淤墊。凡事須念及久遠。不可祇圖目前。朕聞今年春夏間。黃水盛漲。灌注入湖。湖底本已淤高。不能容納。是以當淸黃並漲時。高堰隄工。幾致危險。陳大文等乃始議開信、義等壩。權宜補救。今姜晟等籌辦各工。欲請加培高堰。試思湖底若未淤墊。又何必將堰工增高。卽此可爲黃水入湖之明證。至祥符、五瑞兩閘。摺內稱距洪澤湖四十餘里。瀉水建瓴。逐漸澄淸。無慮流沙墊及湖身。兩閘金門。不但無庸堵閉。仍於西閘牆迤上土隄。展寬五六丈。盤做裏頭。另挑引渠。俟明春察看情形。再爲啓放等語。祥符、五瑞二閘。若長時開放。不行堵閉。設水勢建瓴而下。黃河大溜。或爲所奪。湖身豈能容受。且黃水經由之處。亦豈能悉行澄淸。不使挾沙入湖。設此四十餘里內。泥沙停滯。漸將引渠淤淺。塡爲平陸。則水仍無處消納。況兩岸皆有民田廬舍。亦豈能無被淹受害處所。伊等此議。自係專爲明春重運經行起見。但朕意此二閘長時啓放。究屬不妥。仍著姜晟等愼重籌畫。妥爲經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大學士慶桂等奏。據欽差尚書戔成、兩江總督陳大文、江南河道總督吳璥、護理河東河道總督徐端等奏。詳察河身受病之原。會籌應辦各工情形。開單呈覽等因。臣等查洪澤一湖。係江南水櫃。臨淮一帶。甎石土隄。為淮揚兩郡保障。最關緊要。其運口及束清、禦黃、順黃等壩。賴以蓄清敵黃。為利濟運漕最要關鍵。今該尚書等請將清口大挑疏浚。以備重運經臨。清口河寬處所。添束水壩。逼溜刷沙。清黃交匯處所。於順黃壩河尾接築柴壩。挑溜東注。運口頭壩外。現築挑清蓋壩。收蓄清水。永為定制。高堰、山盱兩廳石隄。請再加高。高堰、山盱石工後土隄。請一律加培。山盱五壩壩底殘損之處。請一律修補。並將封土培築高寬各等款。查係為收束洪湖水勢。濟運敵黃。及捍禦黃流。束水刷沙起見。應如該尚書等所奏辦理。其高堰、山盱石工後土隄。一道長百餘里。需費五六十萬。俟經奏明。緩商。應毋庸議。（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二日。陳大文、吳璥、徐端奏。臣等接廷寄。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本年河口淤淺。漕船阻滯。仰賴河神默佑。通流濟運。目前幫船得以暢行。自可無誤歸次。但清口之淤。實由六月間。陳大文等因湖水長發。先將信、義兩壩啓放。至七月內仁、智兩壩。又被風暴掣通。每壩約開寬六十丈。共有二百數十丈。似此奔騰傾注。宜其一瀉無餘。且壩工若果堅實。何至一遇風暴。即被掣動。可見壩根必有鬆浮之處。是以未能捍禦。又禦黃、束清兩壩。所以蓄高清水。抵禦黃流。不使倒灌。設法最為良善。近來黃水浸入。清口清水未能暢注刷沙。黃強淮弱。看來該處壩工。竟不能得力。自係歲修工程。有草率偷減情弊。著陳大文、吳璥實力妥辦。務使一律堅固。能資蓄清敵黃之用。現上游淮水。今年並無異漲。何以洪澤湖身。不能容納。輒至泛溢。自因黃水灌注。停沙。以致湖底淤高。而倒灌清口之弊。尤顯而易見。總由海口一帶。尾閭不暢。下

游高仰．乃全河受病之原．陳大文、吳璥、徐端等．尤當設法熟籌．為一勞永逸之計．切勿再有因循．致有貽誤．至啓閘減黃．係權宜辦法．前月姜晟等籌開天然閘．朕聞銅山縣民人環籲攔阻而止．其有礙民舍田廬可知．今所有祥符五瑞等閘．是否業已堵閉．該處下游有無被淹處所．昨已降旨查詢．該督等遵照查明．如有應行撫卹者．即據實具奏．毋稍隱飾．欽此．查洪湖周圍四百餘里．波濤汹湧．惟賴一綫長隄．為淮揚兩郡保障．關係甚鉅．康熙以前．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向本無隄．前河臣靳輔始行補築．仍留減水土壩六處．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因六壩堵塞．題建南北中三石壩．其天然南北兩壩．仍係土壩．乾隆十六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天然二土壩．永禁開放．另建石壩二座．並南北中三石壩．共為五壩．以仁義禮智信為次．仁、義、禮三壩．照康熙年間舊制．高堰誌樁長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聽其由石脊過水．惟智、信二壩．於石面上加築封土．嗣後仁、義、禮三壩．一併封土．高不過四尺．寬一二尺．仍照向定章程．長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機啓放．至今永垂法守．本年洪湖上游．淮河據正陽關報．自三月二十三日起．日見增長．至八月間．共長水二丈七尺八寸．高堰湖水誌樁長至一丈五尺．較比十數年來水勢．實為異漲．先於六月十四日．湖水已長至一丈四尺以上．臣陳大文吳璥據道將稟．水勢久逾．向來啓壩定制．隄工在在危險．亟請宣洩．始令酌啓信壩．而水勢尚在加長．迨七月初三日．長至一丈五尺．不得已又將義壩啓放．水僅平定．至初四五兩日．忽起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潑過隄頂．遂將仁、智兩壩．封土掣通．水始漸消．彼時堰下村民．及淮揚士庶．咸以風掣兩壩．方得保全高堰．為幸．至請加石隄．實因湖水現存一丈二尺三寸．比盛漲時僅落二尺七寸．而較上年底水已大三尺．現在已形旺盛．明歲汛水長發可虞．不得不請

幫寬土隄。並請加石工一層。庶可多收尺餘之水。以備敵黃。而長隄亦藉資保護。至洪湖承受七十二山河之水。年內必有沙淤。但湖身甚大。波流甚湧。亦非一時所能淤高。即歷來黃河南岸漫口如豫省之楊橋。宋堂大壩睢工。江南之魏工陳工司工周工邵工。皆全黃歸湖。而湖身未見甚淤。蓋因漫水紆回數百里。泥沙沿路停留。及至入湖。其色已清。是以未甚停淤。至徐屬毛城鋪滾壩。天然閘峯山四閘。建設已閱百數十年。每年必啓放兩三處。以洩黃漲。而洪湖亦未見淤。其故因各閘壩分減之水無多。且自上而下。與湖水順流而行。沙隨水去。非如倒灌之兩相頂阻者可比。現在所開之祥符五瑞兩閘。雖距湖較近。亦係順流並下。是以不致受淤。惟歷來黃強淮弱。河口倒灌之患。黃水一高。即勢不能禁。且與清水相頂。故易停淤。然亦祇能淤至太平引河武家墩一帶。湖尾二三十里而止。其數百里之湖身。斷無灌滿之理。自前明迄今。河口倒灌次數。難以更僕數。而太平河一帶。清水得出即通。歷來從未淤斷。水年四五兩月倒灌之水。亦漾至武家墩以南。至六月初一日後。清水暢出湖尾之太平引河等處。即已刷深。現委員弁測量湖水。其近隄湖邊湖灘。存水六七八尺。至丈餘不等。湖身則深二三四五丈不等。龜山一帶湖心更深遂難測。湖中鹽米商船。以及漁船往來甚多。並經確切詢問。所言相同。是現今湖底尚不爲淺。如果實在淤墊。臣等自當據實入告。至祥符五瑞二閘金門。僅寬三丈六尺。且土性堅凝。臣等前於啓放時。復在閘外築鉗口壩二道。兩閘並做裏頭。皆用料盤護。十分穩固。不致有奪溜之患。惟減黃助清。究係一時權宜。誠如聖諭。長時啓放。究屬不妥。現在回空過竣。自當欽遵諭旨。將該二閘堵閉。來春重運到時。清水尚旺。黃水未漲。亦可毋庸啓放。儻淮弱黃強。不得不藉以減洩。再當奏明。暫行啓放。以資浮送。至東清禦黃兩

壩．爲蓄清敵黃緊要機宜．查未改清口以前．原祇有束水東西壩一道．定制視湖水大小．以定口門寬窄．如湖水加長一尺．則拆展十丈．湖水漸消．亦漸次收束．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後．勢遠氣寬．清水外出無力．束清壩一道．不足以資收束．於五十年．前大學士公阿桂奉命查勘．添建禦黃壩一道．亦視黃水大小．遞相拆築．以禦黃流．頗爲得力．但水勢總爭高下．各該壩雖能節宣．亦難免倒灌．惟有設法節節收束．使之逼溜刷沙．不致過於寬緩散漫．再十一月十九日．西北大風狂猛．湖水勢大．波浪掀騰．石工復多掣坍．臣陳大文吳璥督飭道將等查勘．高堰廳境內掣卸石工長十四丈四尺．山盱廳境內掣卸石工長一百四十四丈七尺．除保固限內新工十六丈八尺．著落賠修外．其餘皆係遠年舊工．均應一律補砌．又揚河廳境內臨湖甎石工．亦被風浪掣卸二丈．查本年秋汛風暴．掣卸甎石各工．業經勘估奏明．派員分段承修．所有此次續掣工段．亦應勘明丈尺．一併俟春融派員補砌．統俟工完．併案造冊具題核銷．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一

淮水章牘十

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二日陳大文、徐端奏。臣等奉上諭。據汪志伊馳奏。請將高堰石工。循照舊規辦理一摺加築堰工一事。前據該督等奏到時。朕本以爲於蓄清濟運事宜。無相關涉。卽欲加培增築。似非目前急不可緩之工。據奏採辦石料運工。如此艱難。自屬實在情形。徐端著卽迅速馳赴新任。會同陳大文、汪志伊悉心籌度。究竟高堰石工。是否可以緩辦。其採辦石料。應如何酌量辦理之處。卽行據實妥議具奏。勿稍回護。欽此。臣徐端前在東省。奉到諭旨。當將高堰石工。亟須加高蓄水濟運緣由。先行奏覆。臣陳大文旋卽赴工。因無臣汪志伊未見該工情形。商同徐端。屢次咨會汪志伊前來會勘。方可遵旨籌度。以期利運衛民。茲准汪志伊咨稱。以諭旨無會勘字樣。現在催漕搭運。難以分身札復。若再往返咨商。急切難以定議。臣等復赴堰盱一帶。履勘實緣淮揚兩郡。全憑此隄保障。兼需蓄水濟運。從前黃河較深。湖水誌樁存水八九尺。卽能外出。現因黃河底高。湖水需一丈以上。方能暢出刷黃。目前湖水尚蓄存一丈一尺數寸。百里長隄。已形單薄。卽再消一二尺。一經伏秋盛漲。水過隄頂。勢未可定。臣等前同尚書姜晟議請將石工原舊卑矮者。加高一二三層外。復普律加砌一層。原爲蓄水不得不加隄之故。至採辦石料。檢查乾隆十八年舊案。係購辦石料二十萬餘丈。是以分三省採辦。此次估工止需石六萬一千四百餘丈。河員俱已委辦要工。勢難令其分投購石。且石匠船戶亦呼應不靈。是以議令本省產石各府屬地方官分

辦。易於集事。並照例價。加倍津貼。不致賠累。因上冬會議。爲期已促。未及與撫臣往返熟商。致上煩聖慈訓飭。曷勝惶悚。茲臣等欽遵諭旨。公同悉心籌度。現距桃汛不遠。爲日已遲。斷乎趕辦不及。惟有卽照徐端前奏。先將卑矮舊石工。補砌一二三層。首先儹辦。計需石七千餘丈。爲數既少。購運亦易。現再咨明汪志伊。卽飭屬趕緊購辦。於三月內交工應用。並將石後土隄。原議加高幫寬土工。遴派多員。卽行儹辦。並購儲柴料。以備伏秋盛漲。藉資摟護。仍一面將仁、義等壩。壩底衝損之處。趕爲修補。如果水勢長至一丈五尺上下。卽相機啓放減洩。庶洪湖不虞漲漫。而清水常旺。河口可收刷淤之效。至普面加高一層石工。且至本年大汛時。臣等察看水勢。確按隄面出水高低。如可無庸加砌。自當就勢節省。不敢糜費。儻實在需辦。當於霜降後。再購運石料。次第興辦。俟屆期另行具奏。再現辦土石各工。已據投效人員來工踴躍呈請領辦。除另摺請旨外。毋須調派州縣。其甎灰米鐵等項料物。爲數雖多。仍責成工員就地購辦。如此各任其事。庶要工易舉。於地方官亦毫無苦累。緣撫臣汪志伊未經來工會同籌議。不便列銜。謹就臣等所見。據實會議具奏。再查河口另挑引河。經臣徐端奏明。再普律展寬三丈。加深二尺。督令儹辦。一二日卽可全竣。臣陳大文到工。查看形勢。頗爲順直。挑挖亦俱如式。現在清水高黃水二尺五寸。計日重運行抵運口。亦經開放。可期暢行。並藉以衝刷積淤。幫船浮送。裕如無虞阻滯。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徐端奏河口疏挑引河一千七百餘丈。經前河臣吳璥奏辦。臣到任後。悉心籌度。復普律展寬加深。業經具奏。旬日以來。臣督率道將各員。駐工嚴催。加夫漏夜儹辦。工完。臣復逐細量驗如式。於正月二十七日啓壩放河。清水暢行外注。自交春令。黃水雖略長數寸。而洪湖所存底水本大。仍高黃水二尺。足以

敵黃衝刷。測量新河。中泓水深八九尺一丈不等。大江以南之鎭江。後幫漕船業於二月初七日行抵河口。即由新河遄渡挽進楊莊。其後幫各船。已派委員弁照料督催。務令隨到隨渡。不任稍有停滯。仍將仿照混江龍。另製之揚泥車。多雇夫船。在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所。上下梳爬。更可刷滌深暢。至清口一帶河面本寬。湖水至此。溜緩無力。上年冬。臣會同姜晟等議奏。應於裏河東清壩以下。至外河惠濟祠以上兩岸各築束水壩二道。藉資逼溜刷沙。現飭道廳等分投集料。照估築做。以資收束。其東清壩工。本爲收蓄湖水關鍵。去冬因湖水過大。經吳璥奏明。俟湖水消動。再爲接築。茲啓放新河後。湖水宣洩既暢。計算重運經行。爲日方長。亟當力圖逼束。查舊壩固能擎蓄湖水。但建在運口迤北。相離不遠。未免兜溜入運。臣與吳璥率同道將廳營等。於清口上下。細勘形勢。不如於運口迤南。湖水匯出之處建築。較有節制。擬於挑清壩外。築做東清東壩。其東清西壩。在對岸張家莊地方。盤基築做。今按改束清壩於運口南。始此。該處湖面量寬一百七十餘丈。兩壩進占。舊制束清壩口門收窄至十二丈。係專束入黃之水。今連入運之水。一併收束。未可仍照舊制。收窄時酌留口門。寬二十丈。仍俟湖水大小。隨時收束拆展。如此量爲移建。則箝束湖水。更爲扼要。不致入運者多。敵黃者少。並可爲挑清壩外護。實屬兩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二日。徐端奏。高堰大石隄。原議普律加高一層。因石料運辦不及。同前督臣陳大文會議。奏蒙允准。將幫培加高土工。先爲趕辦。臣當即確估土方。劃分段落。遴委投効人員。雇夫漏夜興辦。並細按工程做法。示以規條。督令按坏行硪。實力夯築。旬餘以來。儹辦已有二三分工不等。隨時簽試。尙俱堅實。汛前定可全竣。其舊工卑矮。應擇要加砌一二三層處。亦已派員購集甎灰各料。所需石塊。經撫臣嚴催採購。

已報起運。臣現委員迎提。趕緊到工。次第砌築。不任遲誤。至上年秋汛期內。高堰、山盱、裏河、外河、揚河等廳。臨湖甎石各工。風暴掣坍較多。經吳璥勘估。派委廳營五十餘員。分段承辦。臣即嚴催購料。陸續運工。乘時儹辦。惟洪湖存水既大。所有掣坍應修工段。下數層俱浸水中。現督各工員按段趕築越埽。戽水清底。然後施工。務令根腳穩實。以資經久。仍俟灰漿乾老。逐層慎重加砌。不准簡率。查山盱五壩。下游高郵、邵伯諸湖。現存底水亦大。必須豫籌宣洩。以爲大汛容納地步。臣現將高堰土石工程做法。交明江蘭及檄調來工。督催知府譚祖綬等。上下查催。臣即由高寶運河。前赴邵伯迤下。湖水歸江之人字河芒稻閘等處查勘。如有淤澱壅遏。設法疏濬。以期宣洩通暢。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六日奉到硃筆密諭。徐端知悉。河工至要。民命攸關。須悉心講求。務求至當。集思廣益。不可自恃。今河口淤沙。竟至千餘丈地面。去年雖挑引河。不過濟目前之急。非久安長治之策。總由河底墊高。清水雖強。尚不能抵禦。故議加高蓄清。使成建瓴之勢。以去淤滯。立意甚善。然淮揚保障。亦須籌算。宜擇險處。用碎石坦坡。以緩水勢。柔能制剛。亦爲上策。他如混江龍木龍等項器具。皆古人之成法。不可不講求也。聞汝新製揚泥車鐵篦子。親身試演。果能如此用心。朕復何憂。實蒼生之福。東清壩改於河口。可收七分禦黃之效。所辦甚好。又聞禦黃壩去秋被淤。似應向下游稍移。更爲得力。此係朕偶見及此。是否可行。不必遷就。雲梯關以上。河身宜窄不宜寬。寬則散漫。窄則湍急。散漫則沙必淤。湍急則沙可刷。現挑俞家灘引河。使水勢直下。誠善策也。凡此數端。皆可試辦。總不必存惜費之見。況隨時整理。永除水患。所省實大。若因循不辦。較量錙銖。一朝有患。所費倍多。再察弊去其太甚。不可過於搜求。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

生枝節。關係匪淺。汝不可不深思熟慮也。勉力爲之。毋忘朕諭。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七日。鐵保、徐端奏。三月二十一日。臣等正在河口催儹漕船。是日卯刻。陡起西北暴風。河內水勢湧高數尺。督飭河口催漕將備各員。將待渡漕船。多加錨纜防護。幸俱平穩。至二十二日丑刻。風勢稍息。旋據淮揚道暨堰盱廳營稟。是日湖中浪湧如山。直潑高堰大隄。浪高隄頂丈餘。將石工掣揿數十段。山盱義字一壩護埽掣通十餘丈。兵夫搶護落水。臣鐵保先赴高、寶下游。查辦歸江各路。臣徐端馳赴高堰直至山盱五壩。逐細查看。高堰廳境上年秋汛及冬令。原因風暴掣坍石工七十五段。長四百七十一丈四尺。山盱廳境上年原掣石工八十七段。長四百八十三丈七尺。俱經吳璥勘估奏明。派委通工各廳員分段承修。今此次風暴。高堰廳境又掣坍舊石工三十段。長二百七十五丈六尺。山盱廳境掣坍舊石工三十九段。長三百一十二丈四尺。不但輒石掣卸。並塌及石後土隄。有僅存寬二三丈者。兩廳境內掣卸海漫腰洞。脫落石塊甚多。計有二百餘處。隄工舊有堡房及承辦工員搭蓋棚廠。並加高之土工。多被浪淋殘塌。其補修石工。所釘排樁越壩。全行衝刷。木植漂散無存。隄頂所貯石塊。亦多掣落入湖。山盱之義字壩護埽掣去十一丈。該汛弁兵在壩奮勇搶護。有目兵趙鳳鳴被浪擊入壩後。跌傷腰腿。又防壩力作夫被浪掣去二名。撈救未獲。詢之附近居民。僉稱是日湖心浪高數丈。沿湖停泊之鹽米商販各船及工員裝運甎灰船隻。碰損沉溺四十餘隻。實爲非常風暴。幸石後土隄。土性堅凝。未致掣通過水。而山盱各壩護埽。經該廳營等竭力搶護。亦掣坍無多。湖水未致過於旁洩。臣查義字壩本係減洩漲水。此時掣通過水無多。壩下邵伯等湖。容納有餘。並未淹及民田。現在高堰誌樁存水一丈二尺四寸。雖洪湖飽滿。

而河口一帶正藉以抵黃刷沙未便遽議減洩所有義壩護埽應先漏夜補築其餘掣卸各段石工亦亟須摟護已添派幹員並飭山陽清河盱眙等縣撥船購料協力趕辦務臻穩固惟此次掣坍石工五百八十餘丈需料較多計算購石燒甎爲期已迫勢不能於大汛前趕砌且恐灰漿未曾乾老遇浪即坍臣等會商並同道將等虛衷籌酌惟有多備柴料樁木妥爲摟護堅實派員防守俟過大汛從容補砌以期經久其上年風暴所掣各段工員原辦石料業已到工者仍令補釘排樁趁壩趕緊砌築不任藉詞延緩至原坍段內此次有續掣丈尺加寬之處並飭淮揚道逐段量驗補給工價銀兩一手領辦亦不使過於苦累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八日鐵保徐端奏洪湖高堰石隄應須加高蓄水濟運本年正月臣徐端同前督臣陳大文欽遵諭旨悉心籌度分別緩急會議具奏仰蒙俞允將卑矮舊工應砌一二三層者首先辦理並將石後土隄普律幫培淮令候選人員投効承辦又堰盱等廳境內上年秋冬風暴先後掣坍各段石工經前河臣吳璥暨臣徐端節次奏明派委通工承倅各員儧辦臣鐵保嚴飭各工員分投儧緊砌築查該工段落既長而由湖轉運石料灰甎節節盤壩挽運維艱二月下旬至四月初風雨不時湖水驟長大隄內外無土可取辦理尤爲棘手臣徐端嚴立期限分別勸懲竭力催儧並經江蘭晝夜在工督儧自六月初旬後陸續據報完工臣等會同親赴堰盱逐工勘驗查此次修築各工內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石工共長二千六百五十二丈劃分十一段又普律加幫大隄土工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九丈劃分四十段遴派投効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州同等官五十二員領辦又補砌風掣石工八百一十八丈四尺自三層至十七層不

等。係調派通工各廳員承辦。臣等挨段查驗簽試。石工灰漿。尙俱飽足。土工亦俱夯硪堅實。除由盱義增幫培土工。因該壩過水較大。隄坡水佔。應俟堵閉後。另行補築。其餘各工。俱已完竣。至原議高堰普律加高一層石工。前經臣徐端會奏。俟大汛時察看水勢。再行酌辦。數月以來。悉心訪察。江寧蘇州所屬各由石料。實係採鑿維艱。而淮揚京口一帶。運河大汛時。逆流挽運耽遲。迨秋末春初。又値重空漕船。往來擁擠。勢不能不封雇民船轉運。封船過多。則商販裹足。亦多未便。本年所辦間段加高。僅採石七千丈。於例價外。加倍津貼。各州縣辦理。已甚竭蹶。今統計普律加高。需石五萬四千四百餘丈。購辦尤爲不易。臣等再三商酌。並檢查册檔。高堰一帶。從前本有甎工。能資攔禦。若將加高一層之工。改用河甎砌築。上加石塊。以爲海漫。則需石較少。採購稍易。而土堰仍得包護。計可節省工價銀數萬兩。臣等體察既確。不敢因具奏在前。拘泥辦理。應請將此項石工。改砌甎工。所需添購海漫石料。毋庸再令地方官採辦。致滋藉口賠累。應即同河甎石灰等項。一幷責令工員採辦。仍照依姜晟等原奏。加給津貼。俾資購運。於霜降後興工。限明年春汛時砌築完竣。再臣徐端前蒙諭旨。令將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法。擇險處試做。臣欽遵籌辦。當查外河廳吳城甎工尾。舊有土隄。經吳璥葉摺奏請接砌甎工二百八十丈。該處外臨洪湖。若將該工改塡碎石偎護。既足驗坦坡是否有益。且毋庸格外多費錢糧。隨飭工員如式拋塡。月餘以來。湖水鼓盪。未見激動。已有成效。所用錢糧。亦較原估甎工價値爲省。惟該處湖水較淺。不若高堰之深。現在委員採購碎石。擬在高堰深水處所。試辦一兩段。如果偎護得力。容臣等通盤籌計。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閏六月初十日奉上諭。現在洪湖水勢減落。各工平穩。但秋汛方長。更須加意防護。不可稍有懈怠。高堰

加高石工。及補砌石隄。加幫大隄土工。均經鐵保等督催各廳官。及投効各員。上緊修築完竣。逐段查驗。工程堅實。其新修之工。仍責令投効辦工人員協力防守。俟秋汛後。察其勤惰。再分別。河工地方。咨部掣籤。加捐分發。所辦均屬妥協。至高堰普律加高石工。鐵保等以江省採運石塊。辦理竭蹶。請改用甎工一節。此事鐵保等既稱體訪確實。著照所議。將加高石工。改用河甎砌築。上加石塊海漫。一應料物。俱責令工員分投採辦。並加給津貼。以資購運。勒限興工修築。但須嚴飭各工員認眞辦理。甎料務極堅實。日久不至酥減。灰漿照依做法。一律飽足。毋令衝刷脫落。方能抵禦洪流。該督等不時留心察訪。秉公勸懲。使人知奮勉。工不虛興。此爲至要。又高堰大隄。用碎石坦坡之法。徐端已於吳城土隄。試做有效。著再擇深險處所。如法拋塡。如果更試一二處。於隄身俱護得力。該督等據實具奏。做照辦理可也。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七日。鐵保徐端奏。臣等先後接奉上諭。鐵保等奏全漕渡黃。比較遲滯。自請議處各摺。已明降諭旨。將鐵保等交部議處矣。但總須將湖河受病之源。設法疏治。以期利運速漕。方爲有濟。否則徒請議處。亦於事何益。看來蓄清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該督等惟當酌量情形。會同速辦。以期河流暢順。不惟漕船挽運迅速。即往來商賈船隻。亦不致淺擱阻滯。方爲妥善。現在該督等因重運渡黃遲延。交部照例議處。不過稍示薄懲。若再不及早籌辦。或致回空船隻。到彼停阻。不能依期歸次。必將該督等治以貽悞之罪。欽此。伏查河口爲咽喉重地。漕運要津。年來因河底淤高。倒漾爲患。受病本非一日。上年回空阻滯時。已淤成平陸。中挑引河。始得行船。實屬權宜補救。若淸水不能旺注。雖多挑引河。亦復無益。誠如睿訓。惟蓄淸敵黃。刷沙濟運。最爲要著。臣等博訪輿論。海口既非人力能施。黃河又萬無挑挖之策。惟有愼閉

五壩。加培高堰。以蓄湖水。修復惠濟等各閘。節宣有制。使湖水少入運口。並補築中河之縴隄。使運中河之水。亦全力外出。助以刷黃。凡此皆為疏治河口起見。於上月二十八日分別各條具奏。現在河口淤高河底。按順黃壩誌樁丈尺計算。較乾隆五十八九年間實已淤高丈許。現自七月初十日至十二日。河水復長二尺餘寸。比清水較高四尺。是以由禦黃壩倒漾。而入清江運河。悉係黃水流行。深四五六尺至二三丈不等。官民船隻通行並無阻滯。現飭將禦黃壩口門趕為收窄。慎重防守。不使過於內灌。並將山盱義壩漏夜價堵。斷流以蓄湖水。敵黃實緣河口受病已深。設法疏治。非旦夕所能奏效。須俟明春將各閘壩修建如式。方能漸復舊規。目下籌濟回空。為第一急務。臣等籌計。指日回空入境。如果黃水未消。則藉黃流濟送。萬一秋深黃水消落。清水可以外注。即設法導引使之暢出。並啓放祥符、五瑞二閘。以助其力。彼時秋水涉輕。亦不致有淤湖之病。總期於回空無悞。仰慰聖懷。奉上諭。本年自閏六月後。水勢旋長旋消。各工極為平穩。茲於七月十六日。節交白露。水勢漸消。各廳埽壩工程。一律安恬。覽奏甚為欣慰。現距霜降雖尚有數旬。計接奉此旨後。為期已不及一月。鐵保等不可因刻下秋暑已退。水力益紓。稍涉大意。仍當督率廳汛各員。倍加敬慎。實力防護。俟霜降後奏報安瀾。再行降旨加恩。又據另摺奏籌辦疏通河口。並現在黃河倒漾情形。據稱現在河底淤高丈許。自七月初十日以後。黃水復長。比清水較高四尺。由禦黃壩倒漾而入等語。黃水高於清水。雖船隻暫資浮送。究恐清水淤墊。殊有關係。至借黃濟運。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實非常策。此時總以疏治清口。為第一急務。若清口不能通暢。雖多挑引河。亦屬無益。至多備剝船起運。更不足恃矣。目下糧船陸續回空。銜尾南下。鐵保等務當趁此水勢消落。各工平穩之時。

迅速設法。蓄高清水。使其力足以敵黃。俟黃水消落。清水外注。河口暢行無阻。方爲一勞永逸。切勿僅事目前補苴。以致每屆漕運往來之時。辦理棘手。此爲最要。至義字壩現在是否業已堵閉。清水誌樁所存之水。究有若干丈尺。並著隨時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大學士慶桂等議覆。鐵保、徐端原奏兩條。一奏稱。山盱義字壩。本年三月。洪湖風暴猛烈。掣通過水。壩底掀掣。跌塘寬深。應須圈築越壩。攔截水勢。方能堵築。該壩內外皆水。取土維艱。已於六月內遴派幹員。豫於有土處。用船裝運。並分投購運正雜各料。堆積備用。臣等現在親督道府。趕緊築壩堵閉。所需錢糧。即於河庫動墊等語。臣等查洪澤湖周圍幾及四百里。勢甚浩大。向設五壩減洩盛漲。原屬保障淮揚最要機宜。但盛漲時固須酌備分減之路。以保隄工。而水落時尤宜早籌收蓄之方。以利清口。本年三月間。風暴掣通義壩。衝跌寬深。不特下河農田被淹。亟應堵閉。俾得及早涸復。而回空漕船。現已陸續南旋。若宣洩過多。或致清口淤阻。所關非細。該壩早堵一日。則蓄水多一日之功。湖水多蓄一分。則刷黃多一分之益。所有錢糧。應如所奏。於河庫內動支。工完奏撥還款。一奏稱。洪澤湖之水。蓄多則石隄著重。不能不籌減洩。以保高堰。查仁、義、禮、智、信五壩。建自康熙三十九年。及乾隆十六年。皆歷年久遠。每遇啓放過水。或衝跌殘損。不過零星粘補。並非普律全修。上年冬間。雖經前督河二臣會議。奏明修補。亦祇就殘損處補砌。而通體灰漿脫落之處尚多。除義字壩壩底本年衝揭過甚。俟堵閉之後。另爲補建外。其餘仁、智、禮、信四壩。應請一并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臣等核明實需工料銀兩。於原估外。酌量加增。以期鞏固。惟查五壩。必須於湖水勢難容納後。方議減洩。水高則力猛。若不大加防範。究恐難免衝跌之虞。臣等牽

同道將各員悉心籌議。應請在五壩下游。南北東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擎托。庶啓壩時。水有節制。不致宣洩猛驟。則壩底無虞掣刷。而下游高郵、邵伯一帶。循序歸江。亦免於漲滿等語。臣等查上年十一月。臣姜晟在江南時。曾會同前任督臣陳大文等奏明。五壩壩底。惟禮壩尚屬完整。其智、義二壩灰漿脫落。石塊殘缺。仁、信二壩。衝跌坑塘。石塊掀揭。應一律修砌完固。今據奏請另行勘估。普律拆修。自更可期堅實。至五壩下游南北東水隄之中。添建碎石滾壩一道。爲重門擎托。則宣洩之中。仍有節制。洵屬兩有裨益。均應如該督等所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三日。鐵保、徐端奏。本年三月風暴。高堰、山盱兩廳。掣卸石工。閏六月風暴。高堰廳山盱廳掣卸石工。均經隨時查勘奏報。茲大汛已過。應即勘估。分段派員領辦。當飭淮揚道閻學淳、署河營遊擊劉重等。逐段測探樁橛。細量應修丈尺層數。確切估算。開單呈送。臣等復親赴堰盱。公同勘驗。細核所塌工段內有新修。尚在保固限內者。仍著落原辦之員賠修。不准估報錢糧。惟實係舊工。在保固限外者。方准動項辦理。並飭吊撈石塊。照例湊用。以節工帑。其遠年舊工內。有因年久戧裂者。並確估拆修。免致塌卸。實計高堰廳屬應修掣卸舊工。長三百一丈八尺。應拆修戧裂工。二十丈七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三百二十四處。山盱廳屬應修掣卸舊工。五百八十一丈一尺。應拆修戧裂舊工。三十八丈八尺。又應補海漫腰洞。共二百六十七處。確按層數。撙節估計。共需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兩。派委通工各廳丞倅。分令承辦。向來估砌石工。總須於霜降後。購辦石料燒熬豫運貯工。一交春令。即趕緊興辦。於汛前完竣。方能灰漿乾老。一律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本日據戴均元奏到。履勘運口水勢情形。繪圖貼說。甚屬明晰。而自禦黃壩迤南至迤東一帶。滿幅皆係黃水。可見倒灌益甚。據稱自八月堵築義字壩後。迄今三月有餘。清水較高黃水未及一尺。距明春啓放。僅有兩月。盡力收蓄。諒不能及二尺。初放時或可暢注。日久勢弱。兩水頂阻。或遇汛水漲發。仍恐不免倒灌。所慮甚是。但據稱再四商酌。如遇兩水相抵。不能不暫開峯山等閘。用減黃助清之法。此則非是。蓄清敵黃。原係治河良法。乃自上年回空阻滯。經姜晟吳璥等籌啓祥符、五瑞等閘。掣減黃水。權宜濟運。本年回空。則全係借黃濟運。似此年復一年。黃水所到之處。在在停淤。日久竟成平陸。全河受病。關係非輕。今若再開峯山等閘。仍係上年掣減黃水辦法。必致淤及下游。殊非正辦。仍著鐵保、徐端會同戴均元。悉心商酌熟籌良法。務使來年重運。可以通行無阻。而黃水不致仍前倒灌停淤。爲一勞永逸之計。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前日戴均元奏。查勘義字一壩。因本年風浪。臌開壩底。全行掀揭。此時跌塘之水。深至三丈。勢難革厚修復。若僅恃柴壩。又難保護。請改建隄工等語。經降旨允行。連日再四思維。五壩之設。由來已久。溯從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創建之後。乾隆年間。復屢蒙皇考高宗純皇帝親臨相度。指示機宜。設立誌樁。以時啓閉。命河臣永遠遵守。誠以敵黃刷淤。全賴洪澤湖之水。而湖水盛漲。不能無所節宣。今若減去一壩。既與定制不符。且近來湖水盛漲時。高堰隄工處處著重。而義字一壩過水之處。竟至壩底俱被掀揭。跌塘水深三丈。看來該處地勢較底。水惟趨下。是以連年以來。此壩更爲喫緊。此時改建隄工。將來盛漲時。新築之工。恐未足資抵禦。且跌塘之處。總需塡實。隄工方免汕刷。亦未可輕率從事。著

再公同相度通盤籌畫．或照舊築建義壩．如勢難復建．祇能改造隄工．亦當於大隄之外．另行添築月隄坦坡之類．爲重門保障之計．較爲得力．計其工費又共需幾何．時日又共需幾何．是否於明年大汛以前．均可完畢．卽行會商妥議．迅速奏聞．候朕酌奪．睿皇帝聖訓．

嘉慶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戴均元奏湖河水勢已定．各工摟護平穩情形一摺．覽奏益深凜惕．此次清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爲從來所未有．幸黃水開放減壩後．消落至三尺餘寸．清水得由河口暢出．現高黃水四尺有餘．宣洩順利．自十四日後．亦已消落二寸．漸見平定．又連日並無西風．各工得以搶護平穩．此實仰賴天恩神佑．寅感之餘．倍增乾惕．看來清口淤沙刷滌．竟是南河一大轉機．不可思議．然人事必當籌其萬全．前經該督等．將堰盱大隄．加築子堰．並將各處湖河消落．預爲疏浚深通．此時得資宣洩．卽伊等盡心人事之效．至智、禮二壩開放之後．水勢已定．所有信字一壩．旣可暫緩啓放．自當力爲固守．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戴均元、鐵保、徐端奏．伏查洪湖水勢．追溯百餘年來．惟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高堰誌椿長至一丈六尺二寸．其次則乾隆四十三年及嘉慶九年．曾長至一丈五尺一寸．本年五月初旬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實爲從來所未有．臣等驚心駭目．博訪周諮．如湖水淤墊之說．傳聞已久．從前豫省及豐、碭等處黃河南岸．屢有漫溢．濁流蕩漾．徑由洪澤湖下注．其迤西一帶．自多積淤．但湖面周圍數百里．甚爲寬廣．詢問年老弁兵．及附近士民漁戶人等．僉稱湖心及老子山等處．水尚極深．足資容納．又積年黃水倒灌．沙噴湖口．向抵武家墩而止．此二十餘里內．本有淤淺．今自清水奔流暢出．至淺處已刷深八九尺

至丈餘不等.並無阻遏.細求異漲之由.實緣上游河南、安徽山水大發.正陽關來水.據報長至一丈四五尺.湍流匯注.又值大雨連緜.晝夜不止.以致湖水擡高.非常暴漲.若非此大水.亦不能將湖口河口多年淤積.刷滌一空.洵爲遇險得濟.此時淸水尙高黃水三尺有餘.河口下注旣暢.又開各壩分洩.上游水勢一定.湖水不患不消.玆查截至二十八日止.高堰已落水一尺二寸.即二十五日以後.連日風雨.每日仍落寸許.已見消動之機.似不致再虞增長.惟二十七日子時.風轉西北.勢甚猛烈.湖浪捲高.掀擊隄頂.高澗汛頭堡禹王廟前臨湖外越隄工.掣卸八丈.幸越隄後本有大隄圈攔.水勢灌平即止.現已加築子堰.培固堅厚.即將越隄補還.以資重障.前因湖水消動.已飭將信壩停止開放.同日風雨鼓浪.致將信壩護埽封土掣通過水.計寬十丈.惟前放兩壩.已足分洩.再開一壩.恐下游難以容納.現趕集稭料.將信壩先行堵閉.俾有節制.至摟護各工.此次風浪撞擊.續有蟄塌.已飭各員迅速補行摟護.俟查明丈尺.另行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據御史徐寅亮奏.近年洪澤湖底淤.高堰工卑薄.一遇淮水漲發.極爲危險.及今之計.應於堰頂殘缺甎工內外.鑲砌石工.卑矮處所再加數尺.並即加築碎石坦坡.以資護衞.趕在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等語.所奏不爲無見.本年湖水盛漲異常.僅恃數尺子堰.保護平安.安知明年大汛時.湖水不又似此浩瀚.關係甚鉅.此時當先辦碎石坦坡.培護堰工.爲最要.等因.伏查碎石坦坡作法.係將碎石拋護隄根.斜鋪水中.底寬十丈.逐漸出水.頂與堰平.約計護隄一丈.需石一百方.此項石料.須在皖省澗溪等山隔湖採辦.用船裝運.每船一隻.僅裝石一二方.候風渡湖.不能剋期而至.又工段

袤延、分屬高堰、山盱兩廳、共長一萬七千餘丈、計程九十餘里、湖水盛漲時、不能施工、小船貨船、俱不能運石、計冬春二季、往返裝運、竭一歲之力、計可辦成坦坡三千丈爲率、亦非二三年所能集事、是以臣等酌定分作五六年次第辦理、若必於明春桃汛前一律完竣、勢所不能、至堰、盱現在情形、舊有石工十數層不等、上加甎工、甎工之上、加海漫石一層、海漫之上、外加眉土、內襯槽土、隄面寬八尺、上加子堰、子堰舊高四尺、新加二尺、頂寬四尺、本年甚漲、得力在此、今擬用碎石坦坡幫護隄身、則堰工益臻鞏固、是碎石坦坡、靠臨湖石工之外、而非在石工之上、該御史稱桃汛前一律竣工、及甎工內外鑲砌石工、再加築碎石坦坡、實未灼見、與現在情形不符、礙難照辦、臣等公同熟議、應請將甎石各工掣損之處、嚴催工員、於限內補築完竣、即在商捐項下、先提銀五十萬兩、擇其頂衝最要處所、先作坦坡、以備盛漲、其餘工段、仍歸明年接辦、查本年既得子堰之力、應請於舊築子堰六尺之外、再加高二尺、共高八尺、加寬培厚、高堰土性堅實、足以防意外之虞、成功亦易、不虛糜帑項、轉致顧此失彼、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十日奉上諭、鐵保等奏籌議碎石坦坡章程、據條款內稱高堰五堡至工尾止、長一萬四千餘丈、三面當衝、應全行拋砌碎石、以資培護、又稱分限六年辦理、本年先擇其地勢尤險、最爲犯風之處、先爲拋砌、儘五十萬兩爲率等語、坦坡工程、原非隄岸可比、但亦必有憑藉施工之處、若竟於洪波巨浪中、將碎石拋落、不獨將無限料物、輕於一擲、且亦無從稽核、偷減草率、諸弊易滋、斷無此辦法、條款內即稱水中施工、易於滋弊、可見該督等亦自知查察爲難、究竟應築坦坡處所、是否靠隄水底、舊有坡形、可以順勢依傍、漸次施工、抑竟憑空堆垛、從前自必辦有章程、該督等當詳細檢查、酌核辦理、以期工歸實濟、並

繪具圖樣呈覽。至所稱另派大員。分定界址。駐工督辦。分段稽查。並酌給薪水飯食銀兩之處。統俟將辦理章程奏定。再照議行。睿皇帝聖訓。

十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伏查黃運湖河隄工。凡用土築做者。皆有坦坡。底寬頂窄。惟甎工石工。則係層累築砌。並無坦坡。形如壁立。洪澤湖高堰大石工。每遇風浪撞擊。易於坍卸。從前河臣靳輔。卽有應築坦坡之議。因工鉅費繁。迄未築做。乾隆年間。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因徐州城外石工險要。間用碎石保護根腳。並砌做碎石。挑壩抵禦。著有成效。臣徐端前在徐州道任內。體察情形。在於銅沛南岸之郭汛北岸之茅家隄等處。按其迎溜處所。依隄拋填碎石。層層加高。以護隄工。均經詳報有案。上年籌議保護高堰石隄。奏明試做坦坡。當於高堰石隄之外。淺水處築成土坦坡二段。深水處築成砌石坦坡二段。並試做中填土心。外包砌石坦坡一段。經臣戴均元勘明。會商在於最險之處。添築較長坦坡數段。查所築之坡。俱頂寬五尺。底寬八丈。高一丈五尺。計五收。歷經本年伏秋大汛。節次暴風巨浪。並未掣動。已有明驗。臣等公同察看。中心用土。易於蕩滌。漸至低窪。不如純用碎石。較為穩實。先按四收拋築。如果水深處根腳塌寬。隨時加展。以期節省。其做法係依靠隄根。將碎石拋下。漸壘漸高。則下腳自然漸寬。並非棄石湖心。憑空堆垛。蓋緣高堰石隄。係層層直砌。壁立二丈之高。是以一經風浪擊撞坍卸。今將壁立之長隄。護以斜鋪之碎石。石隄與坦坡互相倚藉。表裏為用。石碎則水到無力。坦坡則浪激不高。夷險頓殊。足資永久。現在浙江海塘。亦間用碎石以為坦坡者。臣等公同熟籌。實止此一法。可資保護。惟工員偷減浮開之弊。不可不嚴定章程。預立丈量測探之法。擬飭將所購碎石。先貯隄頂。驗明方數。然後填入水中。編記號數。

於未抛之前。查量丈尺。於既抛之後。並專派大員駐工督辦。先就易衝處施工。有弊必懲。總期工歸實濟。俾高堰長隄。萬年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今按此籌議碎石坦坡之始。

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江境堰盱長工。爲淮揚保障。上年該督等屢經籌議。砌築碎石坦坡。並分限動項興修。藉資捍衛。曾經降旨諭令分限十年。陸續築做。該督等自已遵照辦理。但此項工程。其說不一。有謂坦坡勢本欹斜。碎石非整段完堅者可比。適遇湖河盛漲之時。風浪擊衝轉。可因坡形平衍。石勢蕩漾。不致湍激。迨至水勢消退。坦坡穩固如舊。而隄根永保無虞。此抛砌有益一說也。有謂碎石本不堅實。一經湖水汕刷。便易拆卸。及水落後。而碎石已漾入湖中。不惟湖底淤墊。難以疏浚。兼恐鑲築隄樁無從安置。此又無益有害一說也。該督等親涖河干。目覩情形。自有定見。究竟於堰工是否有利無弊。現在已做若干。未做若干。所做之工。係在何處。約於何時可以完竣。業已動用帑項若干。尚計需費若干。若果無益。不妨中止。不可迴護前奏。若實有益。即銳意辦理。勿爲浮言搖惑。一一詳細據實覆奏。

七月鐵保、戴均元、徐端奏。奉上諭。看來坦坡竟未必有益。且洪湖工段縣長。又焉有如許經費辦理。此等工段仍著鐵保等查明。現在已做坦坡若干。未做若干。如果無甚大益。竟須中止。切勿迴護前奏。等因。伏查碎石坦坡。本係前人成法。臣徐端前經委員在於淺水深水及險要處所。屢次試作。累經風浪。並未掣動。是以臣等會商具奏。以商捐銀三百萬兩。作爲經費。分限六年。又因各工林立。欽奉諭旨。酌籌緩急。將坦碎擇要施工。分作十年陸續辦理。自議辦以來。外間利害之說。實不一其辭。臣等審度情形。以壁立單隄。有此斜坡外障。果能剋期完工。則根腳偎護鞏固。石隄可無掣坍之虞。惟查此項工程。原指商捐銀兩。

分年興辦。今商捐三百萬兩。已作減壩挑河。及堵築郭工之用。此時無款可動。即或籌有款項。仍如原限完工。亦必十年之久。始可一律觀成。茲當錢糧緊要之時。以數百萬金錢。責效於十年之後。已屬緩不濟急。且此十年中。風信靡常。仍須隨時補苴。不能靜待坦坡。權其緩急。實有不能不中止之勢。查現在於險要處所。已做成並應補塡完竣者。共二十一段。計已發過銀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兩。臣等悉心妥商。既知曠日難成。何敢迴護前奏。勉强興辦。惟是洪湖之險。人所共知。坦坡既不能猝辦。則必須幫寬大隄。加高子堰。以爲保護之計。本年湖水甚小。可保無虞。容臣等於秋汛安瀾後。相度機宜。另籌簡便易行之法。再奏。請皇上訓諭遵行。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長麟戴衢亨奏。臣等前赴高堰、山盱一帶。逐處履勘。查洪澤湖周圍數百里。水面寬廣。僅恃一線長隄。爲之捍衛。現在湖內誌椿存水一丈二尺四寸。勢已浩瀚。再值伏秋長水之時。風坡掀騰。隄工處處著重。高堰舊工。閱年久遠。嘉慶十年接築甎工。已多酥墄脫落。據該督等議請。於隄後加築高坡。查堰盱隄工。內石外土。頂寬八丈九丈十丈不等。從前遇有風浪。將石塊掣卸。遂將土工刷進六七丈。設有疎虞。淮揚一帶保障。關係匪輕。今石工既不足深恃。自不得不加築後戧土坡。以資抵禦。爲暫救目前之急。原估加寬頂四五丈。底十二三丈。需銀一百五十餘萬兩。工費未免過多。臣等會同履勘。酌量情形。加寬頂二三四丈。足資防守。計需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可以及時培築。至欲保護石隄。以添砌碎石坦坡爲上策。前於十一年曾經議辦。用過銀四萬餘兩。拋成數段。後因工鉅費繁。奏明停止。臣等詳勘湖堰形勢。洪湖匯汝、潁、渦、汴衆川之水。乘勢東趨。從前初建高堰時。聞堰下現有灘地。今則洪流直逼

堰根。水石相擊塌卸。歲所不免。且遠年舊工。並間有欹向湖心形勢。若非加以保護。實難穩固。查十一年所拋碎石段落。已歷二年風浪。石塊並未漂淌。蓋緣坦坡迤邐漸低。雖怒濤衝擊。可以盪之使平。其碎石亦多係尺許石塊。並非若零星石子。隨水漂流。以之保護石工。可期永遠得力。惟是坦坡工段緜長。計運石拋成。爲期總須七八年。核計工費。總需銀三四百萬兩。一時難以猝辦。此項工程。應暫從緩議。又山盱五壩規制。自周橋沿河向西南。依次排立仁字、信字二壩。久未啓放。壩基均尚完好。義字壩於十年跌成深塘。不能簽樁修復。現於外層圈築柴壩堵閉。其智、禮二壩。十一年啓放後。將壩基壩底俱已衝損。現該督等議請修復。並請將壩底加高。欽奉諭旨。以各壩規制相同。何以必欲加高壩底。著臣等詳細籌度。考五壩舊制。原係滾水石壩。水漲聽其自洩。水落則止。厥後黃河之底日高。必須加蓄湖水。方能暢出敵黃。原設壩基。遂形卑矮。於是將壩基封土。蓄水愈高。一遇開放。建瓴下注。輒將壩底衝壞。而下游之被淹浸。尤不可阻遏。今請修智、禮二壩。若仍因其舊。恐啓放時一洩無餘。不得不加高壩底。使水有節制。臣等悉心籌議。應統較數年水勢。酌中定制。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察看湖水漲滿。即以時宣洩。不至一往莫禦。而壩基既高。蓄水有力。苟非堰工危險。總令固守勿啓。使清水蓄洩合宜。下游州縣亦不至頻年被浸。查向年諸壩同時並啓。事所罕有。仁、信二壩。既未損動。仍令固守。從緩修治。南河成案續編

閏五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洪澤湖本年底水較大。自五月下旬以後。又値皖省雨水過多。灊山發蛟。各山漲水。悉歸淮河。據壽州正陽關馳報。其長水二丈餘尺。奔注洪湖。而沿湖一帶。連日濃陰陣雨。湖心益見飽滿。雖將信字壩啓放。而湖面寬廣。一時不能見消。閏五月二十六、七兩日。又長水九寸。高堰誌樁

共長水一丈七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異漲之水。僅小數寸。高堰、山盱石隄舊工。皆浸水中。湖尾山盱蔣家壩之隄工較矮者。水上隄面僅賴一綫子堰攔禦。一遇西風。倍形危險。在工之廳營將弁等。無不人人凜懼。竭力搶護。臣等復添派候補道葉觀潮率同幹練廳汛多員分投。一面將子堰幫培鞏固。一面於隄面趕做馬鞍埽工。以資擋護。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運口臨湖甎工。係嘉慶九年。姜晟會同吳璥、徐端籌辦。今猝遇盛漲。掣通至一百餘丈之多。自係當日籌畫未能周妥。除疎防之道將廳營。由該督等查明題參。照例分賠外。其加砌一層甎工。係姜晟、吳璥、徐端會議。不必專令徐端一人認賠。即著三人分賠。以示懲儆。現在河水雖旋長旋消。但秋汛方長。江境地處下游。各處隄堰埽壩工程。均關緊要。鐵保等當督率道將廳汛各員。加倍小心。晝夜防護。務保安瀾。至刻下儹辦各工。需費孔急。所有兩淮運庫應行解京之湖北罰項銀四十萬兩。准其移知兩淮鹽政。先行解工應用。仍於商捐項下趕緊催交。如數歸款解京。毋得遲延。致滋牽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查嘉慶十一年。洪澤湖非常異漲。高堰誌樁長至一丈八尺四寸。是年淮水來源僅長水一丈四尺二寸。今年因灊山等處蛟水驟發。正陽關淮水陡長至二丈二尺八寸。來源本極旺大。是以自山盱信字壩啓放後。湖水並未見消。二十九初一等日。又長水一尺。高堰誌樁已長至一丈八尺五寸。較嘉慶十一年非常之漲。尚大一寸。彼時因清口頗有減壩掣消。故落水較速。今自河口以下。別無旁洩之路。是以倍形漲滿。吳城一帶臨湖隄工。汕刷殘缺。趕鑲護埽抵禦。如萬不得已。即於禮、智等壩

內。再啓一兩壩宣洩。以保隄工。查智字壩口門較寬。素爲得力。惟一經啓放過水。下河難免淹浸之患。昨與康基田等面商。皆以得守且守爲宜。正在封揷間。高堰湖水。因本日風雨頓長五寸。連前共一丈九尺。石工處處漫水。勢甚危險。臣等不敢拘泥。已劄飭委員即日開放智字壩。以資分洩。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鐵保、徐端、那彥成奏。奉上諭。此時南河全局。高堰最爲著重。前長麟、戴衢亨奏請將加培堰盱隄後土工。於明後兩年分段興辦。今先其所急。著改於本年堵築各工完竣時。儘先興辦。再碎石坦坡。既係保護高堰必應辦之工。亦當早爲籌備。其如何分年儹辦。約計幾年可以辦成。並撙節估計。實需銀若干之處。並著妥速籌議奏聞。伏查保障淮揚兩郡生靈。以高堰、山盱隄工爲最重。自應及早籌畫。多得一段工程鞏固。即多收一段捍衛之益。此次洪湖異漲。危險情形。萬分惴慄。惟有將此項工程。儘先趕辦。擇其最窄最險之處。不必拘定山盱高堰。總以明歲大汛前辦成一半。較可放心。又五壩中之智、禮二壩。應加高壩底。以免過水跌損。漫無收束。原請加高四尺。仍於其上略爲封土。今臣等悉心籌議。湖水高至一丈四尺。已極充足。應將該兩壩規仿舊制。通作大石滾壩。俟水長至一丈四尺。即令過水。水落即止。竟不必再爲封土。庶節宣更合機宜。而水力由漸而出。不能衝跌。可期久遠穩固。至碎石坦坡。偎護隄根。固屬應辦之工。惟因工段縣長。需限至七八年。計費三四百萬。且與各鑲工同時並舉。非惟採運石料。倂另籌款項。皆非一時所能猝辦。臣等查高堰以五壩爲重。該處隄身單薄。取土維艱。而距老子山產石之地。湖面較近。今欲爲未雨綢繆之計。莫如俟智、信兩壩堵合後。即將該處頑石各工。先用碎石偎護。以昭慎重。通計不過三四千丈。尙可剋期就緒。容臣等招商採運石料。議定價值。酌派大員按方收驗後。如法拋砌。以免

舜混。其餘長隄工段。俟土工辦竣。如有別款可籌。再分年擇要陸續辦理。庶籌款不至竭蹶。而要工亦無歧悞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四年正月。吳璥奏。河湖現在情形條款。　一洪澤湖水。不能多蓄敵黃。由於山盱五壩石底未修。大隄石工。亦未能一律鞏固也。山盱五壩。原爲分減湖漲。以保堰盱大隄。立法至善。但舊制係滾水石壩。高九尺五寸。上有封土。湖水長至九尺五寸以上。始酌啟分減。而過水仍有限制。由高、寶、邵伯諸湖。循序宣洩。是以民田不致受淹。而湖水亦不過耗。其力仍足敵黃。近年壩底衝成深塘數丈。一經啟放。下游必淹。黃水亦必乘虛倒灌。然堅守不放。必致湖水漲滿難容。堰盱大隄設有潰溢。其害更大。是本年盛漲時。勢不能不仍行酌啟分洩。先救大隄。而下河受淹。運隄受險。皆在所難免。且宣洩過多。則敵黃不足。倒灌亦係必然之勢。不但運河恐致淤淺。其清口以下。黃河河底。必更加淤高。是修砌五壩石底。實爲節宣至要之務。但連年無暇籌辦。現在爲時已遲。即有經費。而石料亦採購不及。祇好秋冬再爲籌辦。辦成後尚須俟灰漿乾老一年。方可於次年啟放。現今一兩年內。總不能即還舊制。既無啟閉之方。安有善全之道。至保固石隄。惟碎石坦坡可期一勞永逸。如果石隄堅鞏。始能儘力蓄清。現亦未暇籌及。應行先將甎石工場卸段落。趕築補修。並加築子堰。備料摟護。以爲目前防守大隄之計。此洪澤湖五壩機宜。及臨湖石隄。現無力保萬全之策之實在情形也。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鐵保、吳璥、徐端奏。分別未能即辦要工各款。　一山盱五壩。壩底必應加高修整。以收啟閉節宣之益。五壩本係石底。湖水九尺五寸以上。始能過水。向來大汛時。啟放可免漲滿之虞。而水有節制。不致多

洩。湖水之力、仍可敵黃、原屬最要機宜、上年經欽差協辦大學士長麟、戴衢亨覆勘議定。應再加高。俾得多蓄淸水。秋汛後確估興辦。無如上年六月以後。運口運河。漫工疊出。至本年二月。荷花塘合龍後。各處堵築工程甫竣。所餘錢糧。祇可先儘運口隄壩堰盱甎石工。及黃運河隄工之用。且石料椿木。皆須赴遠地購辦。不能剋期集事。須俟本年秋汛後。趕緊先修兩壩。以備明年啓閉。而現在尚不能籌辦之實情也。

一堰盱碎石坦坡。本屬經久良策。然須俟有餘力。方能分年辦理。查高堰石隄。年久根腳鬆動。一遇風暴。動輒倒卸。每年修補。所需不下一二十萬兩。以一年計之。數已不少。若以十年數十年計之。則所費不貲。臣等數年以來。試驗體訪。凡有碎石偎護之處。雖經風浪。並無掣塌。前經奏旨飭令籌辦。何敢再事因循。惟統約需銀四五百萬兩之多。且連年各工。費用已繁。實無暇兼顧及此。應請俟本年秋汛後。工帑稍有寬餘。每年酌撥銀數十萬兩。次第辦理。爲得尺得寸之計。約計十年之內。亦可一律告竣。而現在尚不及籌辦之實情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吳璥、徐端奏。竊照洪澤湖大隄。用大石層累砌成。形同壁立。創自前明。加修於我朝康熙年間。迨雍正乾隆年間。又經加高補砌。但歷年久遠。椿木糟朽。灰漿脫落。根腳既鬆。下層石塊即不能穩實。一經風暴。輒多倒塌、每年掣卸自數十丈至數百丈千餘丈不等。所需修費一二十萬兩及三十餘萬兩不等。年復一年。工費竟無底止。臣吳璥前在南河任內。即與文武各員悉心講求。並採訪輿論。僉稱碎石坦坡。實堪經久無患。惟緣該隄長一萬七千餘丈。工鉅費繁。且須隔湖採取石料。用船裝運。按工計日。須至七八年之久。方能普律辦竣。未免曠日持久。迄未定議興工。茲通查堰盱兩廳臨湖石工。實難持久。惟有塡

築碎石坦坡。沿隄偎護。則雖遇西北暴風。湖浪隨坦上下。水力不能撞掣。以柔制剛。良法無以逾此。所有試辦築成坦坡各段。已閱數年。屢經風浪。皆屹立未動。此即明效大驗。洵爲一勞永逸之策。況近年黃河河底日高。非大蓄湖水。不能敵黃外注。而湖水收蓄愈大。則石隄愈爲喫重。不得不急籌保護之計。以免事生意外。再四思維。與其逐歲補苴。何如計圖經久。該工需費固繁。而分年修砌。尙易籌畫。現有各鹽務加價一項。似可每年酌量盈絀。多則撥銀五六十萬兩。少則撥銀三四十萬兩。另款存貯。專辦此項工程。雖計期似覺紆緩。然辦成一段。卽護一段之益。得尺則尺。自可日起有功。擬先儘湖心著重之處。趕緊塡築。以次辦至兩三年。收效已可過半。此後再逐段興修。統計六七年。亦可一律告竣。則石土永無坍卸之虞。以目前工價計之。所費雖多。而以數年後。石工無需修費合算。則節省不可勝計。該工旣關淮揚保障。且石隄鞏固。始能儘力蓄淸。實於河防全局大有裨益。嗣大學士慶桂等議覆。應如該河督等所奏。將湖內著重之處。先行築做。其餘酌量情形。以次興辦。仍令將堰盱境內臨湖隄工。統計若干丈尺。編列字號。以一百丈爲一字號。以十丈爲一段。先行造册送部備案。其每年做過工段。卽於估報册內。聲明字號段落丈尺。以憑查核。所需銀兩。應令該河督在於附近之兩淮鹽斤加價項下。按年將需用銀數。專摺具奏。俟覆准後。再行動撥。並將用過銀兩。於工部准銷之日報明戶部查核。奉上諭。此事工鉅費繁。時日又久。該河督等務當認眞經理。以期按年修築堅實。爲一勞永逸之計。切勿輕聽工員虛糜帑項。爲人受過也。愼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五年四月。吳璥、徐端奏。修復舊制條款。一洪澤湖原議塡砌碎石坦坡。應改辦培築土隄。以收

速效也。查河口欲除倒灌之病。必須儘力蓄清。而儘力蓄清。又必須堅守高堰大隄。及山盱五壩。但非妥籌堅守之策。則大汛盛漲。高堰石隄岌岌可危。勢必不能儘力多蓄。且該處石隄。建築年久。根腳鬆動。一經風浪動輒掣卸千百丈。實屬可虞。迴非數十年前可比。是以臣等仿照前河臣靳輔築做土坦坡成法。填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分年砌做。以爲得尺得寸之計。現在兩淮撥項未到。尚未興辦。因思此項工程需費過繁。且工程約需八九年。勢難久持。查高堰大石隄之後。舊有二隄一道。長一百餘里。係前河臣靳輔築做未完之工。現高五六七八尺不等。較大隄尚矮丈餘。惟有將此隄幫寬加高。與大隄一律相平。再加高三尺。則大隄雖遇非常風浪。有此二隄。以爲重障。淮揚兩郡士庶。俱可高枕無憂。即湖水盛漲時。亦可儘力收蓄。毋庸輕啓山盱五壩矣。此項工程約計需銀二百萬兩上下。如次第趕築。剋期兩三年即可告成。較碎石坦坡工簡而效速。如蒙俞允。容再確估需用實數具奏。　一大汛期內。儹堵河口禦黃壩。亦可暫杜倒灌也。查黃水少一日倒灌。即少一日淤墊。上年重運渡黃後。即將禦黃壩堵閉。使黃水專力歸海。清水暢注運河。頗得其益。惟近年江廣重運幫船。行抵清江。已交大汛。且船身重大。挽運維艱。全數渡黃。往往在六月以後。堵壩甚遲。受淤已厚。臣吳璥前任倉場侍郎時。曾有全漕盤壩剝運之請。因需費繁重。勢不能行。若專剝江廣漕糧。似尚易舉。現在會同督臣漕臣催儹全漕趕早渡黃北上。儻彼時清水高於黃水。聽其暢出敵黃。固屬甚善。如黃水高於清水。即將禦黃壩相機堵閉。俟回空南下。再行開放。數月內。以黃刷黃。以清刷運。則黃水全力趨海。不致溜緩沙停。清水暢達歸江。運河藉資刷滌。是亦暫杜倒灌之一法也。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初八日。徐端奏。十月初二三兩日。陡起西北大風。甚爲猛烈。工次棚廠。悉被掀揭。查本年洪湖存水旺大。堰盱石隄。最爲著重。當卽多派員弁。飛馳前往。協力防護。旋據堰盱兩廳營稟報。自初二日子刻陡起西北大風。狂猛異常。至初三日辰刻。尚未止息。洪湖巨浪。直湧過隄。石工處處危險。高堰隄上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已被衝倒。山盱之義壩舊埽。亦掣通過水。臣連夜兼程馳赴高堰。督率搶護。於途次復又據廳營報。初三日酉刻。風仍未息。山盱仁、智兩壩。封土護埽。皆已打通。臣加緊前進。初六日到工。逐細查勘。緣本年湖水來源本旺。前吳璥遵旨專駐巡防堅守五壩。並經督臣松筠派員協力防守。高堰誌椿。水勢長至一丈七尺二寸。秋汛期內。西風未作。獲保平寧。自八月初將河口禦黃壩啓放後。清水暢爲宣洩。迨節交霜降。洪湖消水四寸。高堰誌椿仍存水一丈六尺八寸。大石隄僅高出湖面二尺餘寸。一遇西風鼓盪。浪卽上隄。臣令在隄頂擇要鑲做馬鞍埽。以資抵禦。前經奏明在案。十月初二三兩日西風過猛。至初三日亥刻。始行停息。經歷兩晝夜。隄頂浪如山湧。官弁兵夫。不能站立。致掣塌工段甚多。並刷及石後土隄。查該處隄頂。節年培築寬至九丈。此次巨浪掣刷。窄處僅存二三丈不等。高堰廳之六堡山盱廳之夏家橋古溝等處長隄。尤爲危險。高良澗之外越隄。掣通四十餘丈。該處尚有裏越圈隄一道。廳營等分投竭力搶護。俱保守無虞。僅將仁壩護埽及義壩舊埽。掣通過水。該處本係減洩之路。下有南北東水隄攔束。匯注寶應、高郵各湖。容納有地。得以藉資減洩。於大局無礙。其智字一壩。本年加高修砌。甫將完竣。尚未加築封土。所有圈堰護埽。經此次風浪湧注。普漫而過。不能搶護。壩脊亦登時過水。臣逐一查勘。仁、智兩壩。皆有石底擎托。過水究屬無多。惟義壩前於嘉慶十年衝壓。跌有深塘。現在掣塌口門寬五

十餘丈。過水較大。已飭下游揚河、揚糧兩廳。速將金灣六閘以下歸江各閘壩。並高郵車邏大壩。豫行開放。俾水勢循序下注。以免壅漲爲患。臣現同道將等商酌。權其緩急輕重。洪澤湖現存水一丈六尺四寸。義壩掣通處。應將兩頭盤護。不使塌寬。暫留口門減洩。一面先將仁、智兩壩趕堵斷流。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其時料物齊備。再將義壩相機儧堵。惟冬令西北風多。所有掣塌石工。所存土隄窄狹處。亟應用料首先摟護。計高堰廳屬共塌甎石工長一千七百餘丈。山盱廳屬掣塌甎石工長三千餘丈。段落繁多。現於海口工次調員星夜來工。幫同該廳營分投摟護。並逐段查明。內有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原辦人員賠修。其實係保固限外舊工。估定工料銀數。容臣另摺具奏。撥項購料。春融即行補砌。其隄上衝塌之禹王廟關帝廟廊房圍牆。需項無多。臣同該管道員捐廉修葺。現即專委淮揚道葉觀潮。同原派駐防之候補道裘世璘。督率妥辦。臣仍赴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儧催挑河築壩各工。俟辦有分數。再回高堰工。往來督儧。不任稍有草率遲延。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三日奉上諭。本日徐端奏。高堰山盱兩廳。風暴掣塌石工。兼仁、義、智三壩。掣通過水。現在勘明儧辦緣由。高堰爲淮揚保障要工。今衝塌甎石各工。多至四千餘丈。越隄過水。固由湖水旺發。風暴猛烈。人力不能救護。但其受病根由。總非一日。此時運船回空。爲第一要務。前日因寶應王家莊隄岸衝決。不得已繞湖行走。今徐端又恐白田鋪南窯兩處口門。湖水由此入運。飛飭先行堵閉。仍令回空由正河行走。是否正河實可行船。無虞耽滯。其河口禦黃壩一帶。日內有無淺阻。回空能否照常儧渡。著即據實奏聞。現在該河督已將下游歸江各閘壩。並高郵之車邏大壩。悉行開放。俾免壅漲。其衝塌壩工。擬先將仁、智

兩壩趕堵。將義壩暫行裹護兩頭。仍留口門減洩。相機再行儹堵。其餘一切隄工。春融補砌。此時工段繁多。處處緊要。自應權其緩急。次第儹辦。但工程浩大。一切撥帑購料。俱屬不易。是否如期均可應手不誤。徐端祇委之道員葉觀潮等辦工。殊不足資經理。著將海口工程交馬慧裕一人在彼督辦。徐端應即回至高堰、山盱一帶。專辦新場各工。此次隄壩衝溢。非尋常疏失可比。本應將徐端革職治罪。但伊轉得置身事外。姑念伊究係熟手。暫從寬交部嚴加議處。責令辦工。若伊再不知愧知奮。盡心籌辦。或致漕運貽誤。各工草率遲緩。必從重懲治。恐伊不能當其罪也。凜之。至其餘疏防各員。著即查明參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九日。徐端奏覆。伏念高堰、山盱兩廳隄工。爲淮揚兩郡保障。本年湖水收蓄過旺。臣未能先事妥籌。致隄壩猝被風暴掣塌。自問罪無可逭。仰蒙皇上逾格姑容。不即革職治罪。僅交部嚴議。感激涕零。倍增愧奮。前於十月初七日。將堰盱兩廳。風掣各工勘明後。即調派文武員弁。將所掣智壩趕先儹堵。隄工分別摟護。飭將寶應東岸廟灣缺口。趕緊進占收束。啓放正河。以利空運。當派淮揚道葉觀潮。淮安府知府胡克家等。分投經理。臣馳至海口工次。會同臣馬慧裕。將挑河築壩。催有分數。復馳赴堰盱督辦。於十四日先將智字一壩。搶堵斷流。其餘應行摟護甎石工段。四千餘丈。各廳營汛。及委員等。共知工關險要。無不奮勉。將緊要處所。漏夜趕辦。已摟護十之六七。惟柴土須由湖運。遲速難定。現在加緊籌催。俟料物齊集。即將仁、義兩壩。次第儹堵。至寶應之白田鋪南窰兩處口門。因恐湖水下注猛湧。由此入運。則寶應上下隄工。著重。是以飛飭趕先堵閉。一面飭令將東岸廟灣缺口。進占鑲築。據報截至十三日。口門僅存

寬五丈餘尺。正河水已擡高。隨將攔河壩啓除。放水行船。所有行次寶應之鳳常等幫回空糧船。即由正河遄行南下。並無阻滯。仍將寶應上下隄埽補鑲完固。計旬日內。即可將口門堵閉。至高郵之車邏壩業已啓放。據報壩脊過水一尺有餘。似此循序下注於下河地方田廬。尚無大礙。連日高堰湖水消落。現存水一丈四尺六寸。河口禦黃壩黃水漸形內漾。尚不致於淤淺。回空幫船照常挽渡。銜尾遄行。可期無誤歸次。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徐端奏。河口禦黃壩黃水已漸形內漾。俟回空幫船全行渡竣後。自應仍將禦黃壩堵閉。免致倒灌日久。河口受淤。明歲清水。又不能暢出。其堰盱各工。智壩現已堵合。湖水落至一丈四尺六寸。著即剋期將仁、義兩壩上緊堵築完固。並將掣塌甎石各工段。一順擴護平穩。毋得再有疎虞。該河督係獲咎之人。務宜知感知愧。勉圖自贖。盡心籌辦為要。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五日。徐端奏。臣承准廷寄內開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馬慧裕徐端奏報海口疏挑堵築各工分數一摺。海口興辦各工。固屬緊要。現在山盱仁、義、智三壩。掣通過水。下游民田。均被淹灌。其情形尤為著重。昨已有旨令徐端馳回高堰一帶督辦。徐端雖尚未奉到。獨不思海口工程。尚有馬慧裕在彼督理。伊將三壩新工。僅委道員葉觀潮等。豈能應手經理。殊屬不知緩急。徐端著即遵前旨速赴堰工。籌辦一應事宜。不可遲誤。再前據徐端奏稱先將仁、智兩壩趕堵斷流。俟河水消至一丈五尺內外。再將義壩相機儹堵等語。本年三壩齊開。清水所洩必多。明歲刷黃濟運。恐又形力弱。並著徐端作速籌畫。究竟義壩何時可以堵閉。不致多洩清水。奏明妥辦。欽此。伏查三壩猝被風浪掣通。臣親履勘。督飭先將智壩趕緊

堵合。連日催集料物。率同在工各員。將仁壩進占築做工程。已有五分。約計旬日。卽可堵閉。至義壩口門較寬。已無壩底。水深溜急。較仁、智兩壩。辦理稍爲費手。現已盤住裹頭。南岸已先出占。鑲成埽工二十丈。俟仁壩堵合。更可全力注於義壩。一面籌催料物。剋期應手。務於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至本年湖水收至一丈七尺二寸。過於旺盛。原冀刷黃濟運。自八月下旬。啓放禦黃壩後。源源外注。漕船經行順利。運河刷滌深通。迨霜降後。湖水已消落七寸。今三壩雖減水較多。現在高堰誌樁。尙存水一丈三尺二寸。但壩工未經堵合。再有消落。誠如聖訓。恐來歲刷黃濟運。又形力弱。豫應籌計。洵查向年洪湖存水。總在一丈以內。嗣因黃河河底墊高。湖水亦因之擡蓄。如十三年冬。洪湖存水僅一丈三尺。次年漕船。仍照常儹運。就現在情形。較十三年水勢。尙屬充餘。而先事豫防。自當熟籌儲蓄。臣已飭裏河廳將束清壩口門。大加收束。俟回空漕船渡黃完竣。卽將禦黃壩趕緊堵閉。使清水全注運河。黃水不致內漾。庶於漕運河務有益。現在禦黃壩內外至淺處。尙有二尺七寸。回空幫船。足資浮送。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徐端奏。儹堵仁、義兩壩。並豫籌明歲濟運事宜一摺。洪湖壩工。爲蓄淸緊要關鍵。前日正降旨催令趕辦。今據徐端奏。仁壩已有五分工程。旬日內可以堵閉。其義壩現在籌催料物。俟仁壩堵合後。更可全力注於義壩。務期十一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等語。義壩口門較寬。又無壩底。現在水深溜急。自較仁、智二壩。措手爲難。但口門一日未經堵閉。則湖水一日不能存蓄。此時存水祇一丈三尺二寸。若再有消落。恐來歲刷黃無力。淸口又致倒灌。辦理不可刻緩。徐端請俟仁壩堵合。再辦義壩。須本月二十日內外。方可竣工。已覺耽延時日。該河督自應分飭工員。趕堵仁壩。一面先將義壩儹辦。能於

本月十五日以前堵閉斷流爲妥。若因趕辦過急。工料不能堅實。則又貽誤將來。所繫匪淺。又當於迅速之中認眞經理。至工員等若再於此等要工。忍心害理。偸減工料。希圖侵蝕帑銀。則是喪盡天良。必遭天譴。其弊自斷無不破之理。任伊等多方掩飾。而上蒼默牖朕衷。必能隨處覺察。彼時大加懲辦。恐伊等不能當此重咎也。愼之。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徐端奏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諭。前因山盱三壩。掣通過水。石工塌卸數千丈。河工處處著重。特降諭旨。詢問吳璥。茲據吳璥縷悉覆奏。其所論甚屬切要。朕詢問在廷諸臣。卽不諳河工者。所言亦大略相同。此時自應以速堵義壩爲緊要之務。據前日徐端所奏。仁壩日內自已堵合。水勢專注義壩。該處塘深水急。堵築斷不可再遲。徐端前奏期於本月二十日內外堵閉斷流。已有旨令其趕早數日。務當上緊儧辦。尤須工堅料實。若再有滲漏。湖水外洩日多。河口倒灌益甚。明歲刷黃濟運。將何所恃。徐端不可不愼之又愼。勉力辦理。至高堰石工。塌至四千餘丈。隄身狹窄。情形自爲著重。總須於明年大汛前一律補砌全竣。以資保障。其隄工石料。被風浪掣卸。仍不過沈落湖濱左近。損失不致過多。著卽著落該廳員等按段打撈。核計不足。應行購補者。今冬卽上緊採備齊全。毋誤春融興工。剋期蕆事。其海口挑工。吳璥以爲黃水暢出。則洪湖河口之病悉除。徐端隨時咨會馬慧裕。嚴飭工員實力挑挖寬深。毋得稍有偸減。吳璥覆奏摺著抄寄閱看。欽此。伏念近年黃河河底淤高。非竭力蓄淸。不能敵黃。而洪湖蓄水過多。則又隄壩著重。每遇風暴。卽易於掣卸。患實相因。現蒙諭旨。務令堵閉義壩。尤爲目前收蓄湖水最要機宜。臣駐工。漏夜儧辦。該壩所掣口門。原寬五十餘丈。除先做成二十三丈外。本應存寬三十餘丈。惟因金門跌

有深塘。施工匪易。必須圈越築做。雖壩工稍爲加長。而工程穩實。欽遵恩訓。慎之又慎。固不敢片刻延緩。尤不敢因求速草率。計自仁壩堵合後。即以官弁兵夫。全力專注。又經築成二十九丈。連前共築成五十二丈。截至十五日止。緝量金門尚存寬二十五丈。雖現當西北風司令。間遇風勢較大。兵夫未能著力。一經風色稍定。仍即督飭儹辦。不遺餘力。務趕數日內堵合斷流。得早一日堵竣。即早一日上紓聖廑。至洪湖水勢。自堵合仁壩後。續消無多。高堰誌樁現尚存水一丈一尺四寸。較十一二三等年。所存底水相等。其堰、盱兩廳掣卸石工段落。臣於搶護工完後。就近督飭廳營逐細量驗。此次風暴所掣工段。丈尺雖多。而掣卸層路到底者少。所掣沈石塊。在湖濱左近。臣查定例補修石工。所用石塊。俱係選用舊石四成。添用新石六成。現飭廳營汛弁。雇夫弔撈。務令儘數撈起。擇其未經跌斷破碎者。全行配用。統計堰、盱兩廳補砌石工。添購石料。並河甎灰漿錠鍋夫工等項錢糧。除保固限內新工。仍著落承辦之員賠修外。共約需銀十五萬餘兩。又裏河廳臨湖甎工。並揚河、揚糧等廳甎石工段。前此風暴亦間有掣卸。均應於春融一律補砌。所需錢糧約在五萬兩內外。此項工程應購石料灰甎。必須年前採辦齊全。歲內爲日無幾。所需錢糧亟應早撥。溯查向年修砌高堰石工。皆奏明動撥淮關及兩淮運庫之項。仰懇皇上俯准。就近在關庫運庫撥銀二十萬兩。次第解工。以爲修砌各廳石工之用。俾歲內派員趕緊購石燒甎。俟春融即行興砌。趕大汛前一律完固。以資捍衛。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十一日松筠、蔣攸銛奏。臣等接據徐端來信。由盱義字壩工。自初一日後。趕將北壩上下水加鑲邊埽盤壓。並於南壩捲下大埽前進。漏夜補築。現於初十日巳刻合龍。加緊追壓。是夜即已斷流。堵築穩

固。現趕做二壩。以資擎托。查該壩工程。水深溜急。儹堵極難。徐端感激鴻慈。勉力儹辦。茲已堵築完固。水無旁洩。上紓宸廑。所有該壩善後。應接做二壩。塡築深塘等工。現仍札屬徐端盡心籌辦。妥爲儹築。以期一勞永逸。俾資鞏固。至河口之禦黃壩。先經臣松筠督催儹堵。運口通湖各道引河。應行疏挑處。督飭廳營分段挑挖。現俱將次竣事。容再與臣蔣攸銛。公同籌商妥辦。務令挑濬兼施。以備宣放湖水。接濟重運。

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此時扼要機宜。全在蓄清敵黃四字。湖水得蓄高之效。始能全力敵黃。黃水無旁洩之時。自必迅速達海。如此不但以清刷黃。並可以黃刷黃。將來湖水匯黃東注。奔流湍急、河槽愈刷愈深。則黃水永無壅滯之虞。湖水永無泛濫之虞。即運河之淤墊。更當不挖自除。而其辦法全在隄堰堅固。多蓄清水。實爲至要關鍵。陳鳳翔惟當力遵朕訓。勉之望之。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初九日陳鳳翔奏、上月二十九日奉上諭。陳鳳翔所奏急辦各條內。加培高堰、二隄一事。前經吳璥條奏。發交廷臣集議。未經准行。高堰保障淮揚。自須加意籌辦。從前碎石坦坡一事。屢經議辦。並曾試做有效。祇緣臨湖取石甚難。錢糧不無多費。是以有分年辦理之說。今欲改築二隄。該隄形制。本屬單狹。近年來又殘缺過多。恐一時取土更難。尤非可迅速集事。著陳鳳翔再詳悉體訪。是否應仍辦碎石坦坡。抑二隄籌辦土方。尚可不致棘手。通盤籌畫。奏聞定議。欽此。伏查河口蓄清敵黃之策。首在堅守高堰大隄。惟大隄年久。一經風浪鼓盪。動輒掣卸。是以吳璥等疊經奏蒙恩准。仿照前河臣靳輔土坦坡之法。塡砌碎石坦坡。以資保護。並擬分年次第辦理。緣此項工程需費鉅繁。且曠日持久。自嘉慶十年創議。今逾六

載。迄無端緒。上年春吳璥徐端等。復同道府各員議改辦二隄。以收速效。經大學士等議駁。臣調任南河。即先赴高堰。詳悉查看。將風浪掣塌工段。逐細丈量。分派員弁趕緊購料修砌。俾得蓄清敵黃。並同道將各員。虛衷諮訪。僉稱塡砌碎石坦坡。隔湖運石。按工計日。非十年不能竣事。且拋石中水。稽查既難。易滋弊竇。每遇風浪撞激。碎石亦不免掣坍。加以歲修。則經費更大。前經試做碎石坦坡處所大隄。上年亦曾坍卸。自應因靳輔之二隄。加高培厚。以作高堰重門。淮揚保障。而錢糧亦省費三百餘萬。且可剋期成功。按土量驗。易於查察。亦不致有侵冒之弊。較爲切實而有把握。臣查洪湖寬廣。水勢本平。惟遇西北大風。浪如山湧。撞擊堪虞。萬一大隄過水。則淮揚兩郡。皆成巨浸。是以靳輔創築二隄。法至善也。儻湖水至二隄。河面不寬。其勢已弱。風力即不能鼓盪。如乾隆五十九年。嘉慶十一年。及上年十月高澗汛之禹王廟前大隄。曾被風浪掣卸三次。因後有越隄攔截。均未塌通。此即二隄足資抵禦之明驗也。臣遵旨復加體察。現在二隄高四五六七尺不等。殘缺單薄。緣大隄節次加高。二隄愈形卑矮。且近年高堰誌樁。湖水收蓄至一丈二尺以上。方能出清口外。注敵黃。洪湖收水愈大。則高堰大隄愈形著重。非將二隄一律加培。方資捍衞。該隄附近土性甚堅。取土亦易。辦理不致棘手。除加培外。尚須接築千有餘丈。共約需土方工價二百萬兩上下。酌分二三年築做。則稽查易周。錢糧亦可應手。又不致冒濫侵肥。較之碎石坦坡。實屬工簡效速。此隄若成。則洪湖之險無足慮。淮揚士庶。可以安枕無憂。而蓄清敵黃之策。實惟萬世永賴之利矣。南河成案續編。　今案。此停辦碎石坦坡。籌議增築二隄之始。

是月十八日奉上諭。陳鳳翔覆奏。體訪培築高堰二隄情形一摺。高堰大隄。一經風浪鼓盪。動行掣卸。必

須熟籌經久之策。從前吳璥等先請建築碎石坦坡。嗣又請加培二隄。迄未定議。今閱陳鳳翔所奏。其云加培二隄。比之碎石坦坡錢糧可以節省之說。尚在其次。朕因保障民生。年來頒帑已至四千餘萬兩。若果碎石坦坡有效。豈復惜此區區。惟所稱現在有坦坡處所大隄。仍不免塌卸。而有越隄之處大隄。可以無虞。是二隄之勝於碎石坦坡。具有明驗。朕面詢初彭齡。伊亦稱在清江時。曾親履閱看。採訪輿情皆云修築二隄。比碎石坦坡更爲得力。此次若發交廷臣集議。懸揣臆度。仍未能定議。勢必往返詢問。徒延時日。既據陳鳳翔所奏如此。該處衆論僉同。著即照該河督所奏辦理。惟二隄在大隄之外。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使可收重門保障之益。該河督尤當認眞辦理。至培隄必須好土。摺內稱附近土性甚堅。取土尚易。此二語是否確實。全在該河督留心查察。勿任工員等朦混塞責。其估辦二隄事宜。著該河督詳悉查明妥議具奏。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初八日。勒保奏。臣由東清壩前赴堰盱各工查勘。望見湖口一片淤灘。實因連年黃水倒灌。又上年仁、義、智三壩坍卸。湖水耗洩太甚。是以水勢弱極。雖太平等引河挑挖深通。此時不過涓涓細流。須俟夏間湖水漲發。方能暢達清口。臣與河臣連日相商。應將張福天然張家莊裴家場等引河展寬加深。俾將來水發時。勢若建瓴。其力猛盛。而後可以敵黃。彼此意見相同。現已派員趕辦。臣復沿隄細察堰盱坍塌石工。形如鋸齒。或數丈或十數丈。或數十丈。雖層數深淺不一。均須補砌完整。方能捍衛洪湖。收束清之效。河臣陳鳳翔前於到任後。分派員弁發給經費。購運料物。並委候補道裘世璘專駐堰盱查料監辦。以

專責成。其賠修工程。均係承辦之員。自行購料。現已次第開工。汛前均可完竣。臣當經面諭各工員。必須辦理堅固。儻有草率偷減情弊。定行據實嚴參。臣又同原任河督徐端。赴五壩詳加履勘。仁、智兩壩。均已妥辦。惟義壩尚在澆築土戧。查該壩上年合龍。係用柴土鑲埽堵閉。復加土戧。更資結實。第石土壩基業已衝刷深坑。礙難修復舊制。而柴土工程。究難經久。臣與陳鳳翔商酌。擬於秋後相度形勢。補築石隄。庶一勞永逸。今案義壩改隄。始於是年。此時尚有仁、智、禮、信四壩。足資宣洩湖水盛漲。意見相同。臣即由堰盱二隄。回至清江。看得二隄較正隄矮至一丈數尺。高下懸殊。若將此隄加培高厚。實為淮揚保障。且該處土性膠粘。取土亦易。再於二隄以東。開一便河。即以挑河之土。補足隄工。河內運料運鹽。各得其便。且向時鹽舫運至盱泗。皆由湖心行走。一遇風浪。損壞船隻。漂沒鹽舫。事所常有。今一開此河。俾鹽運免風波之險。更有裨益。將來辦理時。不過將所挖民田。給發價值。豁免錢糧。為數亦屬無多。二隄之舉。較碎石坦坡。實為事半功倍。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陳鳳翔奏。奉上諭。蓄清敵黃。係前人一定之法。但隨時啓閉機宜。亦應酌量辦理。該處設立五壩。原為宣洩盛漲而設。上年湖水過旺。因堅守五壩。未經稍為啓放。以致湧漫。掣塌多工。從前佘家壩千根旗杆等處。漫工亦因各壩未經早放所致。設使早為酌起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是宣洩正所以資儲蓄。該河督惟當相時酌辦。無得膠執成見。致有貽誤為要。臣查蓄清敵黃。固為古今不易之論。然當時設立五壩。原為啓閉而設。水大則啓。以資宣洩。水小則閉。以為儲蓄。是以定有誌樁。總以蓄水一丈三尺為度。如逾定誌。則啓一壩。或再增長。則啓兩壩。以湖水之淺深。定啓壩之多寡。並非專主堅守之說

也。若但堅閉不放。則五壩竟成贅旒。古人又何必多此一舉。上年湖水長至一丈七尺數寸。而一壩不開。遂至蟄裂三壩。清水耗洩過半。湖水悉露淤灘。是意在儲蓄。而轉致消耗。不獨不能敵黃。仰且不能濟運。誠如聖諭。設使早為酌啓一壩。俾水勢稍減。或不致別生工段。宣洩正所以資儲蓄。天語煌煌。實為萬世不易之準則。臣等惟有敬凜恪遵。相機啓閉。斷不致膠執成見。以蹈前轍。南河成案續編

閏三月十九日。陳鳳翔奏。臣於月之十五日。由河口察看水勢情形。甚為平穩。糧船行走順利。即赴堰盱按段查察。修砌坍塌觔石各工。共長四千二百七十餘丈。均已砌出水面四五尺至六七尺不等。以後湖水增長無礙。現在加砌上層。易於辦理。大汛前一律可完。或坍塌層數無多。原估祇就坍處估計。臣細察根腳浮鬆。即令其將未坍一二層折卸。築做越壩戽水。清理根腳。簽訂木樁。其承辦之員。有能認真出力者。根腳結實。石料方正。灰漿滿足。背後戧隄層土層硪。可期鞏固。亦有一二員積習未除。雖不敢減料偷工。而辦理草率。究未能免。臣即令拆卸另砌。總以堅凝為要。如蹈前轍。定當嚴參治罪。臣復乘小舟沿湖查看未坍舊隄。根腳整齊者固多。而傾損露樁者。亦復不少。亦尚不至傾欹。若概行拆修。經費浩大。祇將空虛之處。填塞結實。殘缺海漫。收拾整齊。中間腰洞。補砌鉤摟。以資抵禦。至水深處。隄身難以查看。而隄間石料平正。灰縫不裂。自屬穩固。又查石工雖未坍塌。而背後土戧掣刷甚多。若不補還。再遇風浪。必致淘刷深溝。單隄壁立。殊於可慮。現飭候補道龔世璘將應行補砌補築各工。核實估計。仍令辦理石工各員。就近分投趕辦。限汛前完工。經費尚屬無多。而於要工實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奉上諭。陳鳳翔奏查催修砌洪湖石工。並補砌腰洞海漫。及補築掣刷土隄一摺。覽奏俱

悉。本年糧船行走尙爲順利。但藉黃水浮送。究非正辦。總須將湖水瀦蓄充盈。得能暢出清口。刷黃濟運。方爲妥協。而蓄清機宜。全在高堰。現在陳鳳翔查催上年坍塌石工。俱次第補修外。復據查有土隄掣刷之處。請一并派員趕辦。欲使石工後有倚靠。自應如所請辦理。但金湯之固。全在大隄。該督等總當隨時查勘石工。如石工有須補築之處。立加修砌。勿稍怠慢。庶保障更爲得力。可以多蓄清水。不慮旁洩。至近日該督等奏報漕船度黃摺內。總未將清水蓄高幾何奏聞。殊爲廑念。前經降旨飭查著。即將清水增長情形。隨時奏聞。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南河關鍵。總以清水暢出敵黃。不使黃水涓滴入運。方爲全善。本年漕船。仍係黃水浮送。目下雖已全數挽出江境。但黃水經過之處。河身不無淤墊。是於漕船目前有益。於河工轉多妨礙。恐來年漕船。未必能如今年之迅速也。且現在伏汛經臨。一切隄岸。在在均關緊要。該督等不可存自滿之見。出自滿之言。以全漕業已出境。遂可安然無事。如該督等所稱。從此禦黃壩年年得於汛前堵閉。豈年年必須用黃水浮送耶。若將來併黃水亦不受節宣。豈竟束手無策乎。此時禦黃壩業經堵閉。所有運河淤塞處所。即宜趕緊疏濬。以備空運經由。切勿又致淺阻。其黃河兩岸及海口一帶。亦須加意保護。無少疏虞。至洪澤湖清水。節次增長。誌樁現深一丈二寸。固可瀦蓄清水。但本年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恐伏秋汛內。雨水較多。湖水過盈。亦足爲患。該督等尤須於啓洩機宜。隨時斟酌。不可稍存大意。河渠志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二

淮水章牘十一

嘉慶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百齡、陳鳳翔議覆清水治法條款。　一移置東清壩一條。查舊東清壩、在運口之北。相機收拆。以爲節宣機宜。嗣因黃河之底漸高。清水不能暢出。恐一經收窄。湖水入運更多。而入黃轉少。是以嘉慶十年、移建湖口。若湖水盛漲。不若仍建於運口之北。克收捷逼之功。而上年因湖水過弱。曾將該壩堵閉蓄水濟運。本年亦將該壩收窄。湖水始得蓄高。目下黃河之底未深。此壩未可遽行廢棄。惟舊東清壩亦應修復。庶清水出湖。層層關鎖。外可攔黃。內可蓄清。俟清水旺盛時。兩壩俱應拆展。使清水暢出刷黃。似宜兩存其制。隨時相機。以收操縱之效。　一堰盱土坦坡一條。前河臣靳輔行之有效。載在成書。惟現今湖水必須蓄至一丈數尺。始能敵黃。則極於深水施工。辦理殊非易事。誠如聖諭風浪衝激。不能經久。轉恐坡土卸入湖心。日久淤墊。應毋庸議。臣陳鳳翔曾於嘉慶十六年、奏請補還堰盱二隄。以爲重門保障。恭奉上諭。該處保障。究恃大隄。若大隄不能得力。則二隄又豈復可恃。此時欲辦二隄。自應將大隄殘缺之處。一律補築齊全。使屹然爲金湯之固。然後再將二隄築辦如式。始可收重門保障之益等因。臣等公同酌議。二隄既以費用浩繁。一時驟難辦理。坦坡復以蓄水過大。急切難以施工。而堰盱兩廳恃一線之長隄。爲淮揚之保障。風浪撞擊。刻刻堪虞。莫若將築做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添做後戧。需土不及坦坡之半。所費較省。既可藉資捍衛。又能經久。無虞風浪刷衝。如蒙俞允。再行確估奏辦

南河成案續編。今按此以土坦二隄。均非善策。籌議幫培大隄。

六月二十八日。百齡奏、近日洪湖水勢。自開放智禮兩壩後。仍復有長無消。禮壩於初八日衝損三合土舌。漸次衝壞關石木樁。將石脊跌損。加以連日大雨。水勢愈猛。至二十三日。將壩脊塌穿。臣即馳往閱看。所塌石脊缺口。約二十餘丈。洩水甚為湧激。當飭道將等於兩頭盤裹摟護。作為蓋壩。以保兩面之金剛牆。及未衝之石脊。庶水有鈐束。不致潰塌過大。洩枯湖水。並往勘智壩。見壩下浪花翻濺。恐土舌亦有損傷。臣思五壩關係節宣。為洪湖橐籥。仁義信三壩。久已廢壞未修。今禮壩復被塌穿。惟餘智壩為分減之路。若不趕緊保全。明年設遇清水盛漲。即無可籌策。且近接揚河、揚糧廳營稟報高郵、甘泉一帶湖面水勢增長。自應速將智壩封閉。既免洩枯湖水。並杜下游水漲。當與道將等籌商。刻下禮壩業已塌損。過水已多。即封閉智壩。洪湖亦不虞漲滿。隨督令在工各員。將智壩用料土封堵。皆時惟有力蓄湖水。留以敵黃。計回空糧船。七月內即可抵江南。維時河口黃水如再消落。清水蓄高。即啓放禦黃壩。俾得并力外出刷黃。方為正辦。近年每以借黃濟運為長策。殊不知河以倒灌而分流。以分流而底墊。南河痼疾。莫甚於此。本年黃水順軌暢行。已大有起色。若任聽洩枯清水。仍以倒灌回空。是經歲籌畫底定之功。廢於一擲。臣不諳宣防。涉歷河工未久。雖不敢言必有成效。斷不敢稍存苟且遷就之見。現駐清江。察看河湖水勢增減情形。隨時酌量奏明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八日。百齡奏、洪湖清水。自禮壩塌穿石脊後。洩水較多。亟須堵閉。以期蓄水敵黃。前經具奏。飭令趕辦。乃自六月下旬。河臣陳鳳翔、派令淮揚營遊擊陳佁、督率備弁等。進占鑲堵。計圈越石壩外。測量

口門寬一百餘丈。截至七月二十二日。動工月餘。該遊擊僅令備弁等。捲做小占小埽。尙留四十餘丈未堵。經臣嚴飭疊催。仍以水急做工費手爲詞。不肯多進占埽加增丈尺。現在回空糧船。已報入境。陸續南下。若再不將禮壩速堵。任聽湖水久洩。不但下游農田被水。且瞬屆開放禦壩過船之時。必致黃流攔入清口。諸多窒礙。屢奉聖謨指示。以蓄清爲緊要機宜。而南河大小文武。總以洩枯清水。尙可借黃濟運。沿循痼習。河臣陳鳳翔。前自山盱回浦。又遠赴海口。查看水勢。臣隨於二十二日。復馳赴山盱。將聽從遊擊陳岱遲延之守備等。在壩前棍責。並將陳岱撤回清江。另派參將劉亟、及河標中軍副將汪德。在工督令捆下大埽。晝夜趕鑲。限月內完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於二十三四兩日。兩壩趕進六埽。已成十丈。現在漏夜堵築。剋期完竣。查該壩做工。現已收窄口門。水勢猛急。自撤回遊擊陳岱各備弁等。即能較前多做丈尺。可見從前淺水易於做工。祇用小占小埽。耽擱時日。並非力不能爲。實由陳岱不認眞辦理所致。似此玩延糜帑。若不嚴參示懲。實無以挽南河工員詐肆之風。應請旨將淮揚遊擊陳岱革職。以爲玩誤要工者戒。再臣往查時。據報高堰誌樁。存湖水一丈三尺一寸。親自測量。僅存水一丈二尺七寸。不勝詫異。當即面詢看守誌樁之効用王如據。呈出該廳營諭單。令其每日少報消水。是以自七月初六日至二十二日。共少報四寸。復詢問該廳通判唐文睿、守備劉俊。據稱恐報水消落過多。上司著急等語。查各工設立誌樁。原以驗水勢消長。隨時籌辦。最關緊要。若不據實查報。必致失機誤事。今該廳營竟敢有意朦混。諭令兵丁短報消水。使上司知存水尙多。冀緩堵口。以附和該管遊擊陳岱遲延做工。實屬欺玩。查諭單雖係守備劉俊所寫。而通判唐文睿扶同弊混。咎亦難辭。應請旨將署高堰守備之千總劉俊革職。署高

堰通判唐文睿摘去頂戴。以示炯戒。該二員均在禮壩掌管進埽。現當堵築緊急。未便令其置身事外。仍請責令在壩効力。俟工完後。再行奏辦。臣與道廳各員籌商。現將運口頭壩外之鉗口壩及東清壩。俱行收攏。並於三閘相機下板。以資擡托。計禮壩合龍後。清水尚可多蓄。並設法挑逼。且每年節交白露。即黃水漸消。將來開放禦壩過船時。或不致黃流倒灌。以冀仰副蓄清刷黃之睿訓。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全淮匯入洪湖。以清刷黃。為治河良藥。惟清水非豫為瀦蓄。則力弱不足以敵黃。而蓄清之道。全在保護高堰。欲保護高堰。則必須修復五壩。使宣洩得宜。操縱在我。方能收湖水之益。而不使為害。今五壩已壞其四。惟餘智字一壩。而禮壩跌穿之後。洩水過多。下游高寶一帶。已受其患。現在該督擬將禮壩速行堵閉。收蓄清水。所見甚是。昨有旨令修復五壩。即使工費浩繁。不能同時並舉。本年當先擇何壩最要。先行修整完固。其餘再以次遞修。務令全復前人舊規。然後治河關鍵得有把握。清水治而黃水益治。實係全河至要機宜也。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五日奉上諭、百齡奏報秋汛後各工平穩。及勒限堵築禮壩緣由。內將玩誤要工之遊擊陳岱等參奏懲處。所辦甚是。已明降諭旨。分別照所請辦理矣。南河文武官員欺詐成風。冀圖興工縻帑。藉以漁利飽橐。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試思河工設立官弁兵夫。歲給俸餉。原責其實力防守。俾河工安全無事。乃伊等視俸餉為故常。轉冀大工屢興。不但可以侵肥獲利。並藉為陞遷捷徑。甚至援引親友。濫邀官職。種種惡習。不可枚舉。非如百齡之大破顏面。不避眾怨。不能力挽頹風。但百齡既將各劣員嚴參懲治。尤當加意防閑。恐伊等不得遂其牟利之私。心懷恨怨。或陰謀詭秘。計圖報復。甚至私挖隄埽。以為陷害地步。

百齡等當存之於心。密派妥幹可靠之員。隨時查訪。如查有偷決私挖等事。立即嚴拏、從重辦理。不可稍有疏懈。至堵閉禮壩。爲蓄清敵黃最要關鍵。該督現派員趕緊堵築。可以刻期完竣。俟堵合後。將湖水認眞收蓄。將來開放禦黃壩時。不致黃水再灌入清口。方爲妥善。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百齡奏。臣前奏河湖情形一摺。曾附驛將禮壩堵閉遲延。勒限完工。并將玩誤遊擊陳岱參奏。嗣因接據淮揚道黎世序稟報。八月初一日連値風浪。壩工難以著力。致古埽游走。河臣陳鳳翔前往督辦。又經附片奏明。茲於初六日復據黎世序稟。該壩於初三日將走失之埽補還。初四日黎明。卽督率弁兵鋪捲大埽重下。而壩工日漸收攏。口門溜激非常。忽然繩纜全斷。所補之埽又走。現在趕緊搶護。臣因連日秋汛盛漲。各工報險。河臣復在山盱。不能不親往清江。督率防守。並接據桃南通判沈植蕃稟稱。該廳所屬王家莊等工。自七月二十七日後。至八月初四日。共長水三尺一寸。照上年伏汛盛漲。已大五寸。現在竭力防守等語。因思禮壩、現有河臣駐工。而黃河秋汛漲水。大於伏汛。各工緊要。必須該管道員往來策應。隨遣標弁札調道員黎世序回浦。以便督飭廳營、防禦秋汛各處險工。並派令熟悉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烺、及原任裏河同知繆僑、前往禮壩。督同堵辦。旋據該道黎世序來浦面稱。禮壩口門尙存寬二十丈。因收窄後。愈見刷深。現在測量水勢。已在五丈外。初七日又走一埽。埽門之水。上下高低一丈二三尺。陡急異常。壩臺稍狹。古埽纜橛。難以舒展。經河臣與在工文武各員商酌。若寬邊埽。再行趕堵。須遲數日。始得竣工。查清水因禮壩分洩過甚。現止存一丈有零。今復不能堵壩。自必日漸消減。轉瞬回空。定不足以資濟運。而河臣坐視清水大耗。曾無一札與臣籌及。查黃水連日大長。順黃壩誌樁、已至三

丈六尺餘寸、為數年所未有之盛漲、各工員全力守禦、雖有危險之處、而全河捍衛無虞、現已於初七日、兩日消水尺餘、白露汛期已經搶過、實賴聖慈福庇、河神効靈、黃河南北岸千里臣民、無不同聲感頌、若清水不致如此過洩、則海口通利、黃水日見消退、計至本月下旬開放禦黃壩、挽回渡空軍船、定可暢出敵黃、河身大資刷滌、如此至順至美之氣機、誠為十餘年所未有、今以禮壩之失、至敗全局、凡在官吏士民、罔不歎惜、臣實不勝愧憤悚惶、查禮壩跌穿洩水莫制、若果因湖水過大、風浪撞掣、尚可委之天時、今查智禮兩壩開放時、係在四月下旬、湖水僅止一丈四尺餘寸、何須亟亟開壩減洩、乃河臣並不先商之臣、遽爾開放、已屬失算、迨放後一月有餘、河臣近在清江、亦並不親往察看、迨道廳稟報跌動土舌、及關石椿木。猶不馳往督令堵閉、仍復安坐遲疑、不解何意、若謂開壩之後、恐湖水漲滿、致堰盱石工涉險、如嘉慶十三年、衝開佘家壩、十五年、掣通義壩之患、其勢實不相侔、案查十三年、安省上游大水、淮河源旺、湧注入湖、兼之徐州屬天然峯山二閘之水、乘盛漲汛期、分減歸湖、更增兩路添水之源、又未開放山盱一壩、為之宣洩、湖水但增無減、安得不致潰決、十五年、亦係淮河長水、天然峯山二閘直至十月未堵、亦不開一壩分減、收水至一丈八尺餘寸、彼時秋盡冬初、西風猛競、始有掣塌義壩之事、本年五六月間、淮水僅長五六尺、鋪至洪湖、不過增水數寸、且天然峯山二閘又未開放、更少兩路添水來源、迥非昔比、若即堵禮壩、止留智壩宣洩、則水勢來路既少、宣洩有門、當盛長之時、並無西風、何所顧慮、即使收水至一丈八九尺、亦斷保無虞、乃急於開壩於前、復遲於閉壩於後、以致全河大局辛苦經營一年有餘、極好氣象、變為棘手情形、實堪痛惜、至此時回空軍船、行入中河者、已有十餘幫、此月下旬即須開壩挽渡、而黃

高於清丈餘。即逐日消退。恐禮壩堵閉過遲、清水益難收蓄。臣現雖督同裏外河同知、設法挑逼。並將頭二閘下板。終難擡高頂黃。查黃河歷年受病之由。實因倒灌。斷不可蹈前車。仰蒙皇上指示周詳。屢頒睿訓。臣久已宣示通工。豈敢復蹈此戒。且本年情形。非往年可比。往年下游揚河一帶。水勢不大。故黃水灌入運河。尚能徑下。然已不免停淤。今高郵迤下。河水猶形漲滿。設使黃水倒灌。下游頂托難消。必致淤塞運河。不久即成平陸。而本年運河經清水刷深至二三丈。大為順利。僅被黃淤。匪僅回空難渡。而明年重運。又恐無策圖維。此臣所以謹守蓄清之見。萬不敢輕為搖惑者。為今之計。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之法。以濟回空。查減黃之途。有天然閘、峯山閘、祥符五瑞閘二處。天然峯山二閘下游河道久已挑濬。即可啓放。惟查徐州一帶黃河。本年於李家樓未經堵合之先。已大加疏濬。該處土性沙鬆。此次歷經大汛刷盪深通。大溜迅急下注。若下游之桃南、桃北一帶。土性膠淤。難即刷盪。汛水流行。較上游稍緩。是以現在徐屬水誌。較之桃源迤下轉小。若開放天然峯山二閘。係由水小處分減。必致分掣正流。黃河正流分減一分。則河底少一分攻刷。即停一分淤泥。自徐屬以至河口。河長三四百里。若停淤而下。實為今河增病。且該處分減。距湖太遠。非二三十日、不能使清水增高。不若開放祥符五瑞之近捷。向來河水盛漲。至桃南始大。即從大漲處分洩。止普漫之游水。不致分動正流。而過閘十餘里。即入洪湖。可期朝發夕應。查嘉慶九年、回空糧船。及十一年、辦理重運。俱增開放。見效甚速。所慮者、黃流灌入湖內。不免停淤。然該閘下即近張福口引河之尾。縱有淤澱。亦止在此河之中。來年清水蓄高。即可刷去。設或未能全刷。將此河重為挑濬。費亦無幾。第查該處外高於內。幾及二丈。勢若建瓴。必須於閘東另開引渠百十丈。於渠外加築鉗口

柴壩三條。俾資約束。斯減水始有節制。現在閘內入湖之引渠。亦皆淤塞。必須開挖深通。臣已委員勘估。約需銀五萬餘兩。辦理二十餘日可期竣事。此閘係南河分減要地。黃水盛則減以助清。清水漲則洩以刷黃。最爲便捷得力。原屬河工善後應辦之事。儻禮壩即日堵合。黃水大消。毋庸分減。則修理此壩。亦係有備無患。不爲虛費。臣因慮黃水倒灌。力籌助清濟運。與熟諳之文武各員悉心籌酌。均屬意見相同。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百齡奏禮壩急難堵合。現在清水宣洩過多。籌備減黃助清一摺。據稱禮壩口門。連日收窄後。尚存寬二十丈。壩門水勢陡急。堵閉尚需時日。惟有籌畫減黃助清。以濟糧艘回空。河臣陳鳳翔、急於開壩於前。遲於閉壩於後。以致辦理棘手。請旨嚴加議處。並自請議處。將不能匡正之河道黎世序、一并議處等語。本年李家樓壩工合龍之後。河流順軌。海口深通。黃河兩岸大隄。又俱保護平穩。溜勢直走中泓。再能清水暢出刷黃。則全河積病漸除。實爲南河極好機會。乃陳鳳翔不知守蓄清定見。於本年四月下旬。湖水並未旺長之時。即開放智禮兩壩。並不商之百齡。迨開放至一月有餘。禮壩土舌樁木。俱已衝動。猶不親勘堵閉。自李家樓回署之後。數月安坐衙齋。直至百齡前赴山盱工次。始往察看。行至高堰。距禮壩咫尺。仍不親督籌辦。僅委之遊擊陳岱、在彼堵築。而陳岱任意遲緩。以致清水大洩。下游被淹。禮壩口門、愈刷愈深。亟難堵閉。此事陳鳳翔怠玩乖舛。貽誤全河大局。殊堪痛恨。前日百齡具奏壩工情形。並未將陳鳳翔直參。經朕看出。降旨將陳鳳翔革職。罰賠。續又責令查辦災務。今伊罪狀昭然。褫革尚不足蔽辜。著百齡於奉旨之日。即傳旨將陳鳳翔在禮壩工次。枷號兩月示衆。如禮壩剋期堵合。再

移任他工。限滿疎枷。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俾通工大小員弁。共知總河大員。一經貽誤。尙如此重懲。庶怵目驚心。羣知炯戒。已革遊擊陳岱派辦要工。心存延玩。著在工次枷號四月。滿日發往伊犂。充當苦差。百齡辦理河工事務。盡心籌畫。此次自請議處。原可寬免。但伊不早將陳鳳翔參奏。至事機已誤。始行查參。究屬遲緩。百齡著交部議處。黎世序在淮揚道任內。見總河開放禮壩錯誤。不能力爭匡正。亦著交部議處。伊現在署理河督。當以前任爲鑒。於一切河工緊要機宜。認眞講求。知愼知懼。勉副職守。至此次回空糧船。業已南下。黃水高於淸水。卽趕緊堵閉禮壩。設法挑逼。亦未必能使淸水暢出敵黃。所有百齡奏請開放祥符五瑞閘、以資減黃助淸之處。著卽照所請。會同黎世序迅速妥辦。其下游被淹各處。並著百齡迅速派員查明撫卹。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臣等以禮壩堵閉之工。已經五十餘日。尙未合龍。甚關緊要。臣黎世序、前在山盱工次。馳回外河北岸。督搶險工完竣後。仍卽趕往山盱。接印辦理。臣百齡、以河臣甫經更換。恐在壩文武。少有懈弛。亦卽親往督辦。查該壩自六月下旬塌穿之後。過水猛急。又因陳岱等、堵閉遲延。以致壩門愈刷愈深。溜勢日加湧急。嗣於八月初一、初三、初六等日。連走三埽。在壩文武各員。惶懼莫能措手。臣等卽選派素諳工程之外河北岸通判嚴烺、及已革原任裏河同知繆儁、前往該壩。督率弁兵。相機辦理。據該員等到工察看形勢。實由壩工圈越太遠。致逼起湖溜。刷汕壩門。壩前水勢已深至五丈以外。且高下懸殊。竟至一丈五六尺。湍流倒傾陡急。是以占埽入水。不能穩實。臣等商酌。惟有於壩內幫寬邊埽。加長壩臺。卽於邊埽之上。捆下大埽。庶得讓過深水。易於著力。卽飭各該員趕辦。自八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始

將邊埽做成。十三日後。兩埽對捲大埽。相機下壓。仰仗皇上洪福垂庇。進埽並無游走。至二十三日、兩埽僅存金門寬四丈餘尺。正在跑買柴土。加高埽臺之際。是夜驟起西風。湖浪如山。直撞埽前。甚是危險。經該員等督率弁兵。連夜搶護。埽工竟無損動。至二十四日午時風緩。即乘時挂纜追壓柴土。於二十五日午刻合龍。並無涓滴滲漏。又於埽內、督令趕澆土戧。以期堅久。現查山盱黃墠寺前誌椿。僅存湖水九尺四寸。已飭裏河同知徐承恩、將東清埽早爲收攏。並將運河頭二兩閘、下板攔蓄。又將越河築埽堵斷。庶使湖水毫無去路。計餘日後仍可增長。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松筠、初彭齡奏。臣等欽奉上諭。百齡等奏籌辦河湖全局善後緊要工程。據稱現在河底尚高。必須收蓄清水。以期暢出敵黃。而高堰石隄。不如從前之可靠。惟有先行趕緊築二隄。以資重門保障。其二隄之外。請另挑二河一道。以通鹽柴運行之路。事關重大。此時是否能一律興辦。辦成後啓埽放水。下游州縣、能否全免淹浸。著松筠、初彭齡二人前往該處訪察民情輿論。一并奏聞。再行降旨飭辦。臣等遵即先由清口至高堰、山盱一帶。詳加履勘。復向年久河兵王德榮、及沿途土著年老文生陳芳、老民張國富等、虛衷訪問。據稱高堰大隄。實爲根本。臨湖建砌石工。隄身年久。土性膠堅。本屬穩固。若再培厚加高。添築後戧。栽柳蟠根。隄土更可堅實。若另築二隄。土性不如大隄。儻或大隄不固。即有二隄。亦不中用等語。是土人所言情狀。已先在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曷勝欽佩。查高堰、山盱兩廳。所屬大隄。縣亘百餘里。臨湖石工。自上年陳鳳翔督修以來。尙俱完整。間被風浪衝刷。隨時補砌。並無妨礙。現在海漫高出洪湖水面八九尺不等。惟大隄子堰東首土坡年久殘損甚多。通東隄頂低於海漫石者、一二三四尺不等。俱應加

築修理。督臣百齡等、先請臨湖築做坦坡。旋請將坦坡之土、移之加培大隄。漸築後戧。茲又稱先行加築二隄。以防意外。臣等現與署河臣黎世序公同履勘。悉心籌酌。惟有將大隄子堰東首、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高培厚。以資鞏固。計新加隄頂高於現在水面一丈三四尺。以湖水最大之年而計。隄頂尙高水面六七尺。以之捍禦盛漲。較爲得力。並於子堰前後。栽埽排樁。即可蟠根護土。設遇風浪上隄。亦得以資保護。其百齡等原奏、請於五壩南旁、加築東水土壩。原爲保護壩工起見。自應一律築做。所有幫築大隄。自東清壩尾東首起至信壩迤南東水壩根止。估計土方。總於二隄迤東十丈之外取土。一切夫工等項。通共需銀七十九萬八千四百餘兩。栽埽排樁價值夫工。需銀一萬四千二百餘兩。核計該督等原奏、加築二隄、格隄、銀一百七十餘萬。可節省銀八十餘萬兩。二隄格隄。俱毋庸築做。其二河、亦毋須另爲挑挖。查上游、高堰以大隄爲根本。大隄堅實。則二隄無庸添築。二河更無須挑挖。著照松筠等所議。將大隄子堰東首單薄之處。分別培築。並將子堰栽埽排樁。蟠根護土。以資保護。至五壩急需修復。即著以次估修。俾淸水得有關束。不致泛濫爲患。著黎世序遵照妥辦。不可再爲浮言惶惑。輕議更張。南河成案續編。

今按此條止增築二隄、宜與加培大隄條參觀。

嘉慶十八年、三月初十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五壩。收蓄湖瀦。東出淸口。刷滌黃流。南洩盛漲。保衞淮揚。洵爲南河最要關鍵。近年黃河因河底墊高。淸口不能暢出。曾將智禮二壩。擡高壩脊。以期多收湖水。俾與黃河形勢、高下相等。方可東注刷黃。乃以壩身陡立。水勢擡高。危險更甚。屢經開放。衝缺頻仍。壩外既有深槽。壩基愈多損壞。上年曾奉有訓、飭令趕緊修復。實爲至緊至要之工。臣等督同道將廳營。並在工

年久熟諳情形之原任徐州道、候補通判張鼎。河營參將劉重、確加履勘。親爲諮訪。知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即底土亦跌成深塘。而塘之上下。又皆刷有深槽。若就原處修復。工鉅費繁。且舊基受病過深。即使修復。亦難經久。惟查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質堅實。以之移建。費省工倍。堪以經久。該處臨湖均係坦坡。若開挖引渠建立滾壩。其壩底與內外渠底相平。既免懸溜衝刷。而相離舊壩引河。亦復不遠。仍可引合一處。匯達高寶諸湖。形勢極爲穩便。應請將仁義禮三壩。均於該處建立。計三壩齊築。並挑挖引河三道。今按此改仁義禮三河之始。通共約估需銀七十餘萬兩。而現在桃汛已屆。同時興工。非剋日所能竣事。臣等再三籌計。必須不誤本年大汛之用。方爲周妥。惟有先挑三壩引渠。一面派員辦料。將仁義兩壩儘先改建。並將應行移建之禮壩暫爲緩辦。俟引河挑竣。先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本年宣洩。仍俟仁義兩壩建成。灰漿堅結。再將禮壩一律補建。如此次第辦理。即遇汛水漲發。亦可有備無患。刻下先建兩壩。並挑渠三道。計需費五十餘萬兩。一時籌撥難以應手。查加培堰盱大隄。尚可擇要興辦。擬於原估隄工八十萬兩內。先行分撥應用。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確勘仁義禮三壩必須移建一摺。並繪圖貼說。朕詳加披閱。當即召見扈從之軍機大臣、及松筠指畫酌商。山盱五壩。爲宣洩洪湖盛漲保護堰工而設。康熙年間、靳輔原議建仁義禮三壩。乾隆十六年。皇考高宗純皇帝特命建智信兩壩。迄今歷有年所。其地形水勢。自必斟酌盡善。今該督等奏稱、仁義禮三壩。近年屢經開放。衝跌壩基損壞。刷成深塘。難以修復。即修復亦難經久。擬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之處。移建三壩。並挑引河三道。儘先改建仁義兩壩。將禮壩地基築做草壩。以備

本年宣洩。計需費五十餘萬兩等語。三壩既不能就原處修復。該督等斟酌情形。奏請移建。但詳閱圖內、舊壩之下、所繪民莊。相距甚遠。現擬移建之處、界畫引河三道。兩旁民莊鱗次。則其間田畝廬墓。自必繁庶。所挖引河淺狹。水必泛溢。若挑挖寬深。恐所傷實多。且該處地勢既高。啓壩放水。究能宣洩若干。引河須挑至若干丈尺。若干里數。原摺亦全未敍明。難以懸斷。其舊有三壩。既不開放。則與堰隄無異。必須填砌堅實。與石隄聯爲一體。方足以資捍禦。隄頂處所。並應添建鋪房。派駐弁兵防守。方可保無疎失。合計各項需費。恐該督等所估銀數。以之興辦。尚不敷用。事關謀始。不可不詳細酌核。朕意或於蔣家壩地方。先行改建一壩。本年試爲啓放。若水勢順利。足以消減盛漲。並於附近田廬無傷。再議續改二壩。著該督等再行詳議。是否可行。並統計引河寬深丈尺若干。工費若干。另行籌度。繪圖貼說具奏。再降諭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二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伏查山盱五壩舊制。其西則對隔湖之淮河口。遠接來源。其東則入寶應之白馬湖。順利直達。在從前建設時、地形水勢。誠爲斟酌盡善。臣等何敢議改舊章。輕率興舉。惟因時因地。既形勢之不同。而籌蓄籌宣。實今昔之迴異。從前湖水收至八九尺。即可外出敵黃。嗣後盛漲。竟長至一丈二三尺。是以誌樁一丈以外。即須啓壩。以免堰盱隄工著重。近年黃河底漸淤高。湖水即收至一丈四五尺。亦不能暢出禦壩。衝刷洪流。迨盛漲長至一丈七八尺。不能不亟爲啓放。而水面僅經擡高一經放壩勢如懸瀑。猛力下注。壩下河底。跌成深塘。跌塘過甚。堵閉遂難。操縱無權。傾瀉有弊。下游水患。實由於此。儻全湖無分洩之門。則堰盱百里長隄。在在危險。設有疎虞。淮揚兩郡、先受其害。是分洩之路。必不

可少。然舊日三壩跌塘。皆深至三四丈不等。原思逐一修復。再四講求。不但錢糧浩大。所費甚鉅。且用土塡實。卽加以夯硪。而新舊土性相參。必不能膠凝堅固。勢難經久。殊屬無益。此臣等察看情形。不得不亟圖移建之原委也。查設立滾壩。首重壩基。必須地高土堅。方免刷滌寬深之患。卽如徐州天然峯山等閘。皆就山脚建設。至今開放。並不跌塘。此其明驗。五壩一帶。臨湖東岸。在前明時並未建築石隄。緣其地亦係蔣家壩以下山岡。餘氣所結。比周橋迤北。土性稍堅。地勢亦覺稍高。我朝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因淮泗水發。湖源過盛。始於周橋以南、接築石隄。以資捍衛。並請建滾壩。定制蓄水至九尺以上。卽聽其滾洩。今洪湖蓄水。較從前益增。必須隨時由壩減洩。始保隄工。若壩座地勢不高。誠恐水溢旁潰。基土不實。又恐力猛跌深。舊壩難於修復。則臨時啓閉之機括。竟無把握。此又臣等詳核形勢。不得不移於蔣家壩山坡以下地方建設之實情也。臣等復先後親詣蔣家壩以南、建壩之處。逐細覆勘。地勢由西南老子山一帶。向東南迤邐而下。甚爲高亢。建壩可期穩固。現在估建三壩。內仁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過水。義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外過水。禮壩石底、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外過水。均係照舊壩近年過水丈尺分別核定、壩身各寬六十丈。合計三壩過水。已寬一百八十丈。將來按誌次第開放分洩。自屬靈便。其壩下引河三道。各按地勢挑挖。長自七百餘丈、至八百丈不等。計四里有餘。底寬自三十丈至四十丈不等。深自四尺至一二丈不等。河底均與壩底相平。洩水至大不過數尺。其引河下洩之水。仍匯入舊壩引河所洩之叉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且順勢平瀉。不似舊三壩下之直掣。水以紆徐而溜緩。河身足資容納。斷不致湧溢出槽滋患。並於北面地勢稍低之處。接築攔堰一道。隄頂一律相平。更足防護。

該處南北村莊。半在高阜。距引河兩岸尙遠。並無妨礙。雖頭二道河身內、間有民塚。爲數無多。該處居民、亦因移壩可免水患。情願遷避。臣等均酌量捐給遷費。並無抑勒。其兩岸不必遷移之塚。地勢甚高。河槽之水。不致漫及。所有河身佔用之荒熟地畝。仍卽勘明、照例題豁咨部查核。臣等竊以如此斟酌辦理。所有湖水宣洩之機宜。引河匯流之處所。均與舊制相符。屢經詢之南河年久文武員弁、及山盱一帶老民。亦皆稱爲穩便。惟本年大汛屆臨。信壩現未完工。僅有智壩一處。接長石底。雖可啓用。究不能十分放心。此時亟宜豫籌宣洩之路。但現擬移壩處所。事屬創始。計須萬全。誠如聖諭先建一座。試看本年過水情形。以昭詳愼。臣等酌議、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以備宣洩。復思洪湖水勢。難以懸定。並將擬建仁壩處、盤做草壩。其壩下引河一道。亦乘時挑出。多一路洩水。庶盛漲時、更覺有備無患。一面備集料物。俾資臨時應用。臣等未敢拘泥。現卽委員分投挑築。其改建之禮壩、及壩下引河。均暫緩辦理。俟秋汛後、察看該壩洩水情形。再行奏請訓示遵辦。至舊有三壩。旣不開放。自應塡砌堅實。現在各該壩均加有柴土後戧。尙爲寬厚。可資抵禦。從前本有弁兵堡房。督令加意防守。此時毋庸添設。俟新壩建成後。再爲補築石工。與通工石隄。聯爲一體。益增鞏固。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初一日奉上諭、百齡等奏、遵旨覆議移建山盱仁義禮三壩一摺。山盱三壩。近年疊經啓放。跌塘過深。計有三四丈不等。勢難修復。卽修復亦必不能經久。自不能不議改建。將家壩地勢高亢。逼近山根。土性堅實。壩基可期穩固。新挑引河。仍可歸舊壩引河宣洩。於該處民居、亦無妨礙。該督等旣覆加履勘。審度情形。力稱穩便。著卽照所請改建。本年先將義壩、趕建石壩一座。挑挖引河一道。並將仁壩地基先行

盤做草壩。挑出引河。以備宣洩盛漲。所有趕做壩工。務須於大汛前一律辦竣。引河尤須挑挖寬深。俾水勢無旁溢之虞。如本年節宣得力。則三壩分年遞修。可以永資保障。而工費從容措辦。亦不致形支絀。至舊壩既不開放。尤須填砌堅實。該處爲歷年水勢所趨。經行已熟。且外有數丈深塘。根脚不固。必須夯硪堅實。使與石壩聯爲一體。大汛時仍須多派弁兵。不分晝夜。住宿防護。勿稍疎懈。是爲至要。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議覆御史程贊清陳奏一條。　查堰盱石隄。歷年久遠。下層石塊不能穩實。皆由底樁均已朽爛。加以近年湖水。較從前收蓄既高。遇有倒卸。石工難於清底。即就水中摸砌。根脚不堅。前河臣吳璥等、試做碎石坦坡數段。偎護石隄。經歷風暴。比石工壁立之處。水淺波平。實爲籌維保護起見。然碎石工、宜於黃水。而不宜於清水。緣碎石拋擲水中。不能用灰漿抿砌堅結。於黃水偎護埽段隄身。凡有空隙之處。泥沙灌入成淤。頗爲得力。且止須照二五收分。足資估辦。亦可久站。即如徐州銅沛廳近山之處。前河臣蘭第錫、康基田、吳璥、徐端、戴均元。皆用碎石。於埽前拋護。經歷數年。尚多完整。較之埽工歲歲加鑲。所省實多。至堰盱大隄之外。皆係清水。拋填碎石。不能合縫。一經風浪掣刷。易於卸動。溯查從前曾試拋數段坦坡。係照五收估辦。比黃河所做坦坡。寬至加倍。爲時未久。業已塌入水中。即不能久站之明證。雖現在根底尚存。擁護未嘗無力。而歲歲加修。所費甚大。如須拋築堅實。則必加寬七收八收。計每隄一丈。須用碎石一百餘方。即以一百里長一萬八千丈計之。已須碎石一百八十餘萬方。每方例價、照三兩至四兩不等、計算。即須銀六百餘萬兩。所費實屬繁鉅。且隔湖採運。全憑風力。不能剋期到工。例價既恐

不敷。完工又難豫定。況於水中拋擲。若放坡過寬。其分收之丈尺。用石之多寡。丈量驗收。殊難考究。即使石料到工。先行委員點驗而工段太長。經時太久。查察難周。迨拋砌完工之後。每年風浪掣卸之處。尚須添補增用錢糧。仍非一勞永逸之策。是以雖經奏奉諭旨。而再三計議。不敢輕易興工。現在奏明幫培大隄。以資堅守。所有砕石坦坡。並非無所裨益。實屬不易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十三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仁義禮三道減水石壩。經臣等勘議、在將家壩迤南、地亢土堅處所。另行改建。奏奉諭旨。已恭載五月朔日。欽此。臣等欽遵睿訓、即經派委文武員弁、分投趕辦。並因所挑引河。地近山岡。土帶砂礓。雖挑挖工鉅。將來啓壩放水。可免跌塘之虞。惟河底土性既如此堅結。原估寬深丈尺。恐分洩未能通暢。祇承聖明指示機宜。引河尤須挑挖寬深。復將仁壩河底。加深一尺。義壩河身。展寬十丈。俾減下之水。不稍旁溢。再查兩道河尾形勢。尚有平衍之處。並經接估抽溝。以資通順。其兩岸應築東水攔水土隄。俱經派員分辦。即專委淮揚道徐承恩住工督催。節據各工員具報完竣。臣黎世序親詣該工。將各員承辦之引河。並東水攔水隄壩等工。逐細勘量如式。並無偷減。仁字壩盤做草壩。亦已鑲成。仍用重土追壓。義字壩有底工程。現亦上緊趕辦。查洪湖水勢。自交夏至節後。陸續共長水一尺一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三尺三寸。較上年盛漲。計小二尺餘寸。察看現在情形，湖面寬廣。足資容納。無須啓壩減洩。即續有長發在一丈五尺以內。總擬極力堅守。以收蓄清敵黃之益。兼使下河普慶豐登。儻長至一丈五尺外。再有續長。即行相機酌啓壩工分減。計時已在秋成之後。於下游可無妨礙。本年黃河水勢較上年盛漲。亦小至三尺有餘。仰托聖主洪福。河底日刷日深。秋後水落。則清高於黃。湖水可冀暢出刷

黃濟運。以除倒灌之患。漸復舊制。實爲臣等至願。至舊減水壩五道。內仁義禮三壩。上年已將埽戗後內塘、塡築寬厚。足資抵禦。智壩接長石底之工。現已砌竣。信壩陞高壩底工程。亦已興砌。臣等飭令照估趕辦完工。五壩外首護埽。間有風浪掣蟄段落。節經隨時補築完整。現俱一律堅鞏。堰盱兩廳臨湖大石隄。亦俱平穩。石隄後尾土。因連次風浪。間段掣刷溝槽。均已勘估塡補。其加幫土工。現亦擇要派員分段興辦。務期處處籌備縝密。上慰聖心廑念。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二十八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本年交秋後極力收蓄。存水一丈五尺。底水本旺。自月之初旬。豫省睢州、漫工奪溜。全黃南注。由安省鳳、潁、渦、淮等河。徑達洪湖。來源湧急。並據河南具報。萬錦灘及沁河兩處水勢。月初仍在加長。甘肅寧夏府、於九月初四日至十一日。接續共長水九尺一寸。各處長水匯流下注。添波助流。是以洪湖水勢。於十九日起、至二十八日。連接增長。高堰誌樁。現長至一丈六尺八寸。極形浩瀚。前經拆展禦黃東清兩壩。並將外南廳吳城七堡啓放。原冀淸水暢出刷黃。連日以來。湖水仍屬增長。尚不足以資分洩。督臣百齡、於帶領各處官兵赴徐防禦。前自浦起身時。臣卽將湖水接長。現屬西北風。當令必得多籌減洩之路。以保平穩。向督臣面商。意見相同。並據淮揚道具稟、啓放山盱壩工。分洩漲水。臣卽於二十二日、督飭道廳、將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並智字壩。先後啓放。查蔣壩迤南仁字壩引河頭柴壩。業於七月間鑲盤堅穩。義字壩石底工程。亦經委員趕集料物。尚未興砌。現將該壩引河頭鑲做柴裹頭。以資鈐束。一體啓放。至智字壩底接長石舌。亦經工員於五月間辦齊灰漿已老。茲各該壩啓放過水。均極平穩。不致跌塘。山盱舊仁義禮信四壩護埽。前因風浪撞掣。雖已隨時補鑲完整。但湖

水日長。現又一律加高。俾資抵禦。裏河廳臨湖隄工。逼近湖面。風浪堪虞。臣飭該廳、趕加子堰。並酌鑲馬鞍埽。埽後塡築土坡。務期高大堅實。運口蓋壩接長之工。亦已鑲成。現仍將頭二三壩及各護埽、一律加鑲高厚。其運淸平三汛隄埽工程。及揚河廳兩岸各工。均經分別鑲修。凡有掃灣處所。添鑲護埽。隄身窄狹段落。並卽估幫戧工。裏河雙孔涵洞、柳園頭、草閘、揚河竹絡壩、白田鋪俱經相機啓放。水勢匯注高、寶諸湖。由鳳凰橋等處水口。循序歸江。高郵車邏等壩。仍在竭力防守。非十分緊要不肯輕放。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三日。黎世序奏。洪湖水勢。自分啓各壩後。仍日逐加長。截至十月初七日。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七尺九寸。緣本年湖水、收蓄充足。加以豫省睢州漫口。全黃下注。來源過盛。是以雖經啓放減水各壩。仍在有長無消。堰盱兩廳石工。高者僅出水一二層。卑者將與水平。情形喫重。九月三十日、及十月初七、初十日。西南西北風大。湖浪撲隄。勢甚險要。堰盱石工。間段塌卸。各一百數十丈。各舊壩護埽亦間有蟄塌。臣督率道將廳營、竭力搶鑲摟護。幸保平安。惟湖水尙在有長無消。勢難容納。堰盱隄工。爲淮揚兩郡民生所繫。往後西風正多。急應分洩。以資保護。據該管道將廳營等、逐細查勘稟稱。減洩之路。除已放各壩外。惟有舊仁義禮信四壩。而四壩之內。仁壩石底已經跌通。南金剛牆、亦經塌卸。且該壩逼近北東水隄。設有衝損。關係亦重。義壩底後前跌塘深至四五丈。久經塡塘封閉。斷不可啓。信壩修砌尙未全完。難以啓放。惟禮壩石底、雖亦跌損。而僅寬三十餘丈。刷深不過三丈。比仁義兩壩、情形較輕。且係上年新堵之工。埽壩尙多完整。於中間啓拆四十丈。南北兩壩、尙可盤頭裹護。以資鉗束。將來堵閉較易。錢糧較省。臣以

禮壩亦經跌塘。上年堵閉。頗爲費手。未可輕議啓放。與道將等再三辯論。復據稟稱、若尋常湖水長發。來源計日可消。跌損之壩自不敢率行啓放。今豫省睢州漫口之水。全黃匯注。洪湖患其漲滿難容。不患其宣洩過甚。情形不同。臣復帶同道將廳營、查勘現在湖水盛漲。前經拆展禦黃東清兩壩。並啓放吳城七堡及智字壩。并將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分路減洩。不爲不暢。無如黃淮兩水、並注歸湖。來源過大。實非尋常湖漲可比。不可不再籌分洩。而舍禮壩外別無分洩之路。自應權其利害輕重。相機啓放。未便稍遲。臣於勘定後。知會督臣。即令啓拆。於初八日啓放過水。壩身並未掣動。洪湖添此分洩之路。連日水勢雖未見消。已不復見長。可期漸次消減。堰盱裏河等處、隄埽工程。可期平穩。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初九日。黎世序奏。上月二十三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本日召見吳璥。據奏睢州漫工。此時即趕緊興辦。已恐明春桃汛以前。不及合龍。桃汛後水勢日增。即不能施工。從前江南邵工。即係嘉慶四年漫溢。因是年趕辦不及。於次年秋後興工堵築。旋即合龍。此次睢工堵築事宜。亦祇可於明年秋汛後興辦。惟是漫工未經堵築之前。全河匯入洪湖。恐湖心不能容納。關係綦重。邵工亦係南岸漫口。彼時全黃入湖。賴清口通暢。黃河灌湖出口。得以暢達尾閭。此時清口情形。非嘉慶五年可比。亟須豫爲疏濬寬深。以防明年盛漲、等語。睢汛堵築工程。此時辦理已遲。不得不俟之明年秋汛以後。但漫口一日未經堵合。則黃流一日不歸正河。以全河之水悉注洪湖。清口去路不暢。隄堰必愈形喫重。月餘以來。據黎世序奏、將減水各壩悉行啓放。堰盱工程。尚有塌卸者。當此水落歸槽之時。情形尚然險要。況明年汛水長發之候。堰盱工程。豈可不慮。著黎世序趁此冬令閒暇之時。速即履勘清口一帶。應如何闢展口門。或挑挖

引河。啓除淤墊。俾湖水得以暢出。衝刷河身。直注海口。不致旁洩。該河督卽遵諭妥籌。先事綢繆。務保萬全。欽此。伏查全黃匯歸洪湖。惟有導之全出清口歸海。則下游長河。得資滌刷之益。山盱各壩。得免旁溢之虞。實爲至當不易。本年睢州漫口。湖水陡長。臣督令道廳、先拆展束清禦黃兩壩。隨又啓放吳城七堡。原期水勢全出清口。無如現在情形。誠如吳璥所奏。迥非昔比。雖竭力展關。湖水未能暢出速消。不得已遂開放山盱新挑引河。智壩水仍有長無消。復奏放禮壩。乃一時權宜之計。若睢州漫口。來年汛前不及堵合。大汛水發。淮黃並注一湖。其漲滿尤非本年九月內情形可比。若不豫爲籌計。必致堰盱增險。臣等溯查從前湖水出口入黃。河道寬有二百餘丈。下游出海河道。比今低至丈餘。以故湖中不致漲滿。自豫省衡工。江境郭家房等處、節次漫溢。河底墊高。湖水卽不能暢出。運口一帶。倒灌日甚。不但下游長河、較前高至丈餘。卽湖口以外。清水入黃之處。兩岸漸淤高灘。現在河身窄處僅存寬二三十丈。比舊日河身。不及十之二三。是以嘉慶十六年、李家樓漫口。黃水歸湖。清水不能暢出。另於清口以上。開放吳城七堡。而洩水仍不暢速。復開放山盱仁壩。以資分洩。是年吳璥在工目擊。深知實非嘉慶五年可比。現在清口情形。仍與十六年相似。至下游長河自李家樓堵合以來。雲梯關下至海口。雖漸刷深。而關以上舊淤尙存。本年上游漫口。不免又淤。所以禦黃束清兩壩及吳城七堡。悉照十六年全行展關。而湖水仍未暢消。臣焦慮萬分。已將禦黃壩迤上順清河一道。挑挖深通。並將去冬於惠濟祠前挑挖新河一道。一律啓放分洩。茲復與道將等、再四體察。但於清口關展。而大河高仰。自雲梯關以上、至清口以外。計二百餘里。卽水勢攻刷得力。亦難旦夕奏效。挽救實無全策。爲今之計。惟有將清口一帶河身淤窄之處。加挑引河。使

湖水多出一分。則湖中少一分漲滿之虞。大河即多一分刷滌之力。逐處估計。自東清壩起。至禦黃壩外大河邊止。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二百四十餘丈。底寬十二丈至十六丈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並將東清西壩再行拆展。口門寬至八十丈。連吳城七堡。口門寬七十丈。共計出水口門寬一百五十丈。其禦黃正二鉗口各壩。亦一律闢展。趁此水小。妥爲挑挖。來春早爲啓放。以期湖水多出清口。刷滌大河淤墊。得能漸臻深暢。即有吸川東下之勢。湖水亦可速消。但恐來春大河尚待刷深。而汛水已先長發。當淮黃分道之時。尚難容納。況兩水同歸一湖。若遇匯流並漲。即清口深通。亦恐不及宣洩。必須妥籌分減。庶可有備無虞。查舊仁義兩壩已斷不可開。禮壩石底衝塌跌塘。本年開放。出於萬不得已。現在趕堵。來年亦斷難啓放。惟智信兩壩及蔣壩迤南、新挑仁義兩壩引河。可爲分洩之路。其兩壩石脊。因籌蓄湖水。比舊壩擡高二三尺。兩處引河。因創始時不敢過求寬深。恐致衝跌爲患。昨經啓放過水兩月。現已水落斷流。土性極堅。分毫未動。惟洩水無多。尚應加估寬深。趕爲挑辦。以備來年之用。此四處分洩。均有節制。如明年汛水不大。即此四處亦應得守且守。不輕啓放。俾湖水專注清口。以收刷河之益。如水勢盛漲。但期就此四處次第分洩。即能平減。則堰盱大隄不致著險、高寶等處亦無虞洩水過大。至堰盱二廳石工倒卸段落。現在確估。於明春水小時。趕爲補砌。以禦大汛。南河成案續編。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三

淮水章牘十二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奉上諭。吳璥奏、查勘清口引河工程。據稱黎世序擬將束清、西壩、順清河、吳城、七堡、禦黃正二壩一律關展。並於河身淤窄之處。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一百十六丈、原估自底寬五六丈至十六丈八尺不等。今又量加酌減。計需銀三萬二千餘兩。此外尚有關展各壩、切灘抽溝、零星各工。所費僅數千兩等語。清口爲宣洩湖流正路。本年雖工不能早堵。全黃注湖。前經黎世序奏請。於河口淤窄之處。估挑引河。當降旨交吳璥覆勘。茲據奏稱、均係必應辦理之工。需帑計祇三萬餘兩。著照所估剋期興辦。早一日辦竣。即早得一日之益。百齡等務當督飭工員。認眞經理。將應挑處所。一律疏挖深通。俾湖流暢出。不特汛水長發時。藉減洪湖盛漲。兼可增刷河之力。如查有草率偸減情弊。即行嚴參示懲。此外關展各壩、切灘抽溝各工。一併核實妥辦。南河成案續編。

閏二月二十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南河本年情形。黃淮二水。匯於洪澤一湖。高堰誌椿。上年十二月底存水一丈八尺。自本年正月至今。陸續長水一尺六寸。誌椿現存水一丈二尺四寸。清口以下黃河及淮揚運河水勢。漸長二尺餘寸。至三尺餘寸不等。湍流消洩。歸海歸江。而湖口所出。總不敵湖中之所長。是以不免停積。現在時交桃汛。已屆汛水長發之時。急需暢洩。方無漲滿之虞。仰蒙聖明。恩准加挑清口一帶引河。及禦黃壩下減壩。對岸毛家嘴南岸等處。挑切灘嘴。俾資湖水暢出。臣黎世序、於奉旨後。遵即派員

分工發銀趕辦。茲於月之二十五日。業已一律完工。親爲查驗。均屬照估如式。查宣洩之路。早放一日。則湖中之水亦早消一日。而大河刷滌之益。可早得一日。是以卽於二十六日將各引河全行開放。湖水外出。頗形順暢。南河成案續編。

三月六日奉上諭。百齡等奏、清口一帶挑工完竣。啓放宣洩。並湖河水勢情形一摺。覽奏俱悉。洪澤一湖。本專注淮瀆之水。今加以全黃匯注。勢益浩瀚。此時甫屆桃汛。而高堰誌樁長水尺寸。已日見加增。計湖口所出之水。不敵湖中所長之多。此後伏秋大汛。長發更甚。時日又長。豈不更虞漲滿。下游百萬生靈。朕心垂廑綦切。且淮南爲財賦所出。儻致商民失業。又將何以撫綏。此事關係甚大。現在引河雖已開放。伊等又於南龕等處、修建閘座。以資宣洩。其隄工保障事宜。尤屬緊要。更當加意講求。朕今以淮揚百萬生靈。付交汝等。一切應行籌備之處。皆當未雨綢繆。思患預防。此時國帑不能寬裕。自應力爲撙節。但實有應辦之工。亦不可因小失大。欲省轉費。所有籌辦修守事宜。該督等盡心擘畫。務保萬全。仍隨時具奏。以慰廑注。南河成案續編。

四月初六日。百齡、黎世序奏。查勘東清壩以下新挑引渠。探量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前已刷深一二三尺。並刷寬一二丈不等。其吳城、七堡、順清河等處。溜勢亦極通暢。局勢大覺開展。旬餘以來。湖水僅長一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三尺五寸。時屆夏至。而湖蓄轉不見增盛。自係出路漸暢。是以隨長隨消。不致多爲停積。並查據下游廳營稟報。山清、海安一帶長河。按旬測探。水深一丈一二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其雲梯關外。自八套以至海口。均深一丈五六尺、至二丈不等。灘高水面。尚有四五尺。

大溜歸槽。日刷日深。較上年已深二四尺。指日大汛屆臨。水力增旺。刷滌自更深透。而湖水東注。亦必倍暢。臣等仍卽由高堰至山盱。查勘上年歷次風暴、掣塌各段石工。修砌多已完竣。其稍有未竣者。亦剋期可完。舊仁義各壩埽工。間被本年風暴掣卸之處。均經該道廳、補鑲完整。信壩修砌石底。亦已竣工。灰漿漸次乾老。大汛時卽可啓放。至智信二壩以下深塘。均一律塡平。盤築堅實。其上年堵閉禮壩後戧。亦將次完竣。惟埽壩外水面寬深。恐被風浪掀揭。且南北壩尾。均與石工交接。恐不能合縫。已飭令添築撑壩二道。並於撑壩內塘。用土塡實。益期穩固。所有將家壩仁義二道引河。續估展寬加深。亦經趕辦完竣。俟至大汛時。湖水長至一丈四尺。卽將新挑仁義二道引河。先行啓放。以漸舒其勢。如再長至一丈五尺。以上。續將智信二壩。次第啓放。則各壩下注之水。循序有節、下游揚河一帶。或不致陡漲滋患。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九日。百齡、黎世序奏。自九月二十七日立冬後起、至十一月初八日。月餘以來。湖水又續消一尺三寸、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四尺二寸。山盱智信兩壩。奏明俟湖水消至一丈五尺。卽行堵閉。臣等督令該道廳等、如期進占。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一月初二日。先後堵合。現在趕澆裏戧。以期堅穩。其仁義兩引河。卽次第興堵。由安啓放李工。於九月下旬水勢漸消。而海廚存鹽。亦經運完。卽令照舊堵合。現在趕澆裏戧。俾水勢全力刷滌正河。揚河廳屬水勢。自智信兩壩堵合後。業已漸消。車邏南關等壩。現令堵閉。河口一帶。自霜降後、至今水消溜急。刷滌益形深闊。順清河口門。逐漸刷寬六十餘丈。水深四丈餘尺、至六丈不等。堵閉霜時、臣等督飭道將廳營、先爲興辦現已兩壩進占。吳城七堡、隨後亦卽趕堵。禦黃東清兩壩。收束工程。臨時察看趕築。上月內、西南西北風較多。堰盱兩廳石隄。間有掣卸之處。五壩護埽。亦

間被掣墊。現飭各該廳營。分投摟護補鑲。本年啓放智信兩壩。均屬平穩。惟信壩近土舌處。不免損動。今於堵閉後詳看。實緣壩底比舊制擡高。下注之水。勢如懸瀑。以致易於衝跌。查前年智壩土舌衝損。當經奏明接寬石底。本年啓放。所接石底。並未損動。已有成效。今信壩情形。正與智壩相同。自應亦照智壩辦法。將石底接寬。現令確估趕辦。以期無誤來年啓放。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年、三月。百齡、黎世序奏。自外河廳境起。本有清水流行。黃水到後。報長四尺餘寸。下至海口。僅據報長二尺餘寸。臣等猶以爲初放引河。水未全注。俟雎工合龍之後。水勢必更加長。迨經數日。各工水勢。不但未報續長。並據報陸續消水一二尺不等。探聞雎工合龍。業已穩固。黃流全歸正河。暢行入海。愈至下游。長水愈少。而流行愈駛。自係下游河道、及海口通暢之故。外河廳順黃壩誌樁。爲南河水勢考較最準之處。現存水二丈四尺九寸。較比嘉慶十七年二月內。蕭南李家樓合龍後。順黃壩誌樁長水至三丈三尺。計小八尺餘寸。以節氣水勢而論。均當桃汛以前。現在黃河下注之水。並非比嘉慶十七年二月較小。實緣河口以下。經兩年清水暢行。刷滌河底。比前寬深。此爲明驗。現在洪澤湖高堰誌樁。存水一丈一尺二寸。計高於黃水數寸。暢出敵黃。清黃交匯之處。直射至彭家馬頭以下。足徵湖水勢強。尚可敵黃。在工官民人等。目覩情形。均稱近年罕見。積年淤墊。現在已刷去十之三四。從此再能愈刷愈深。即可全復舊規。平成永慶。所有河口禦黃束清兩壩。業已趕爲收窄。以期箝束。順清河口門。趁此黃水頂托溜勢稍平。即督飭上緊堵閉。南河成案續編

六月。百齡、黎世序奏。竊照黃河自交夏至後。即屢次長水二三尺不等。尚屬旋長旋消。不致漲滿。惟淮水

於五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初六日、洪湖陡漲水四尺一寸、藉以敵黃濟運、甚為得力、初六日後、至十四日高堰誌樁、現存水一丈七尺、接據正陽關水報、該處自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三日、共長水二丈四尺九寸、緣淮河上游、大雨連旬、各山泉匯歸擁注、實為多年未有之事、此後來源多少、尚在未定、不可不速籌宣洩、查河口禦黃壩、從前舊制、湖水長發、即行拆展、以洩湖漲、而助黃刷沙、自近年河底墊高、雖湖水盛大、亦不能外出、徒有倒灌之害、是以於重運全行渡黃之後、即行堵閉、本年清口以下、河底比前刷深數尺、現在黃水雖在增長、而清水尚在暢流出外、自當因時制宜、將禦黃東清兩壩、並行拆展、以減洪湖盛漲之勢、而助黃河刷滌之功、如此後湖水漸消、黃水較大、再將禦黃東清兩壩、相機收束堵閉、期於宣洩鉗制機宜、均無貽誤、至山盱仁義兩引河、智信兩壩、專為分洩湖水而設、現在湖水雖然暢出清口、一經黃水見長頂托、即宣洩無多、所有山盱引河滾壩、即飭令全行啟放、本年五月以後、陰雨連綿、高寶諸湖及下河各州縣、前已據報低窪田畝被淹、再益以壩水下注、誠恐田畝被淹稍重、臣等與道廳等通盤籌計、現當洪湖水勢長發之際、堰盱長隄、關係甚重、與其坐視漲滿、設有疎虞、為患滋深、不如預為啟壩宣洩、究有節制、其歸江歸海各閘壩、均飭令早為啟放、使水勢循序分消、不致過於壅積、南河成案續編

五月二十三日百齡奏、臣自十七日到浦、察看黃水節次長發、漾至禦黃壩內、清水僅存一丈三寸、雖能頂托黃水、不能衝黃直出、現在禦黃壩、及新築之鉗口壩內外、因清黃相抵、水無溜勢、漸至停淤、測量壩上下水深自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尚有至淺一段、僅深一尺九寸、至二尺二寸、計三進漕船、尚有江西、湖南各幫六百餘隻、未經渡黃、現雖押令全行起剝、而船身笨重、即全行卸空、猶喫水二尺三四寸、刻下

節逾夏至。大汛已臨。黃水難期驟落。湖水向於此時、亦從無大長。似此內外頂托。平衍無溜。若不設法挑逼。必致河道愈墊愈淺。恐難即日暢通。或致稽延重運。所關甚鉅。臣察看情形。十分焦急。隨督同道將廳營、詳悉籌議。查向來河槽淤墊。惟有築壩逼刷。呼應較靈。今已於壩內外添築接長至五十餘丈。並又趕紮木把逼溜。而溜勢仍屬遲緩。緣禦黃壩內外。從前本窄。故行溜易形迅駛。自上年大闢清口宣洩湖漲。致將河身刷盪過寬。水即緩而無溜。所以黃水稍為內漾。即形溜淺。而壩內河面闊大。竟同止水。前雖築壩。亦難見功。現在重運急須渡黃。惟有急則治標之計。速分其頂托之勢、庶克收挑逼之功。現又將禦黃壩以內兩岸。相度形勢。於寬闊處所。加築挑束各壩二十餘道。先澆土尾。用柴裹護。無分疎密。務期刷出水泓。並將該處兩道分汊河形堵合。免其分溜。仍飭用鐵篦船隻。在淤淺處往來爬疏。俾令沙鬆易行。一面將東清壩進占收窄。使湖水溜勢掣動。自能刷出河槽。設或黃水意外多消。清水格外加長。亦可循壩外出刷黃。實於河身有益無損。臣與河臣相商。亦稱舍此之外。別無善策。業已飭令趕緊築做。剋日告成。

南河成案續編。

七月初五日。百齡奏。臣於上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年洪湖盛漲。為近年罕有。現在清水暢出。會黃東注。原屬最好形勢。但大汛正長。黃河亦值漲盛之時。恐黃清並漲。一切宣洩修防。均關緊要。其各閘壩啓放後。察看情形。應堵之時。即迅速堵閉。勿令宣洩過多。下游州縣。低窪田畝被淹。百齡亦即委員確實查明。奏請撫卹。欽此。查湖河自上月望後。同時並漲。全工無不危險。臣與河臣督率文武、隨機策應。竭力搶鑲。幸黃水漸退。各工俱臻平穩。惟湖水雖連日報定。間日亦或報消。而漲滿情形。驟難即減。洩水各壩。此時

倘不能議堵。已嚴飭山盱廳、俟湖水消至一丈六尺五寸。卽行堵閉。庶完工後、倘可蓄水一丈五尺餘寸。以備回空抵黃之用。一面先期貯料。以備臨時辦理應手。現在各藩庫關庫奉撥之銀。均已陸續到工。臣已諄屬河臣、隨時發給各廳。趕辦料土。以資險工防禦。庶大汛雖長。有備無患。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五壩。宣洩洪湖盛漲。保衞淮揚。爲南河最要關鍵。而値黃河水長。必須多蓄湖水。方能暢出敵黃。湖中水勢擡高。由壩身陡瀉。其勢過猛。是以屢經開放。衝跌頻仍。舊仁、義、禮三壩。不惟石底無存。卽底土亦跌刷成塘。深至五六丈不等。若就原處修復。勢難經久。是以於嘉慶十八年。臣等奏請於蔣家壩以南。附近山岡。地勢較高土性堅實之處。另建仁、義、禮三壩。先爲挑挖引河。是年將仁義兩引河挑成。原估先築仁字壩底。嗣因錢糧支絀。經欽差吳璥到工。會同察看。土性尙堅。可以將壩底暫緩築做。先行啓放宣洩。亦經奏明。自十八年以來。洪湖疊經盛漲。隨時啓放引河宣洩。俱保平安。是山盱新挑引河。甚爲得力。較之啓放舊壩。已有明效。惟查仁字引河。歷經過水。河底堅土。有衝刷之處。堵閉頗難。且恐年年開放。愈刷愈深。則堵閉錢糧。益滋糜費。亟應遵照原擬建築石壩。以爲經久之計。第仁字河、建築石壩。工程繁重。非計日可成。辦成後。亦須俟灰漿乾老。始敢啓放。本年湖水漲發。卽少一宣洩之路。設湖漲大汛。經臨堰盱石工。益增危險。必須先將禮字引河。於大汛前趕挑。以備異漲。節宣庶蓄清敵黃。機括順利。而全湖汛水。亦克無虞。計現挑禮字壩引河一道。先築仁字石壩一座。約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至義禮兩壩石底。仍可暫緩。俟將來隨時察看情形。如必須添建。再爲具奏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十二日。奉上諭。百齡、黎世序奏請將改設山盱滾壩引河工程。擇要挑築。并懇將本年修防工需未撥銀兩。照數撥給各一摺。此項改設引河滾壩各工。既據該督等、奏稱自新挑引河以來。連年啓放。著有成效。著照所請。准其將禮字壩引河一道。仁字石壩一座。趕緊興修。以爲本年節宣之備。所有估需銀二十五萬餘兩。即於備防工需款內動撥。核實報銷。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初九日。黎世序奏、洪澤湖水勢。自義字河智信二壩啓放之後。即漸見消落。下游高寶諸湖。因本年早啓歸江各壩。是以長水不致甚驟。比之上年盛漲。尚小尺餘。臣與各道將籌商。下河正當早中稻收穫之時。晚稻尚未登場。若早堵山盱壩河。能使高郵車邏南關二壩。無需啓放。實於民生大有裨益。而現在河口清水。比黃水較高數尺。外出之勢甚暢。能於多留湖水。專出清口。衝刷下游黃河。亦實爲最好之事。是以於湖水消至一丈六尺餘寸。即督飭道廳、將山盱洩水較多之信壩。先行堵閉。於七月二十八日斷流。現在湖水尚存一丈六尺。俟再有消動。即當將智字壩、義字河次第趕堵。俾水勢全注清口。敵黃刷沙。東清禦黃兩壩口門。亦先爲籌備料物。俟水勢大消。隨時收束。以資瀦蓄。堰盱兩廳石工。及各壩護埽交秋以來。疊經西北風暴。間有掣塌。並刷去尾土之處。均經隨時摟護鑲填。一律堅固。高寶、揚州一帶。湖河水勢。自山盱信壩堵合以後。來源減少。近日已報消落數寸。車邏南關二壩。竟不可放。下河晚稻、可獲全收。實爲歷年少有之事。南河成案續編。

八月二十一日。百齡、黎世序奏。山盱各壩河啓放之後。即飭發錢糧。預備堵閉料物。迨高堰誌樁消存湖水至一丈六尺以外。即將信字壩。先行堵閉。次即堵閉仁字河。跟手將智字壩、義禮兩河。分頭趕堵。數日

之內。一律完工。現查誌樁尚存水一丈五尺二寸。止由清口一處暢出敵黃。湖瀦實爲充足。黃河水勢自七月下旬以來。有消無長。現在外河順黃壩誌樁僅存水二丈六尺八寸。河口清水。現高黃水三尺餘寸。東清禦黃兩壩口門。均趕爲收窄。以資擎蓄。惟清水外出過暢。壩門愈窄。刷滌愈深。現在東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以外。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以外。禦黃東壩舊埽本已黴朽。並因淘刷過深。掣動游漲。不能存站。以致壩身蟄塌。而東清壩、亦因禦黃壩掣溜過急。隨見游蟄。並即隨時趕緊補鑲。以資收束。現在河口清水暢出。河底日益刷深。溜勢奔騰下注。疾如建瓴。海口去路。十分通暢。惟東清禦黃兩壩。隨時拆展接築。不無需費。但關係全河機要。自應用所當用。不敢圖省目前帑費。致失宣洩之宜。臣等惟有督同該管道廳、妥籌撙節辦理。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奉上諭。前據孫玉庭等奏、禦黃壩口門。因本年清水暢出。刷深至八丈餘尺。若仍就該處進占收束。不特錢糧過大。壩工難期穩固。且口門過深。即去水較多。難資收蓄。從前禦黃壩、本在裏首。逐漸移出。今清水暢出過黃。仍應內移。改建於舊二壩地方。庶工程穩固。錢糧不致多糜、等語。朕披閱所奏。因思近年河工平穩。甚賴清水出口有力。足以敵黃。若將禦黃壩口門內移。恐致水勢出口散漫。或滋黃水倒漾之虞。當交戴均元、吳璥會議具奏。本日戴均元等覆奏。亦以舊二壩地平。距清口尚有五六百丈。清水出壩。行至清口會黃處所。已屬強弩之末。恐入黃之力較弱。議准將禦黃壩另建於舊二壩地方。仍請將現在之禦黃壩、裏頭守護。中間酌留口門三四十丈。以資過溜刷黃。禦黃壩、爲清水敵黃最要關鍵。近年向外移建。已漸見成效。該督等仍欲內移。不過因節省錢糧起見。恐誤聽工員之

言。欲興工作。一有失誤。所關匪細。即治汝二人之罪。事已壞矣。况汝二人皆非河員出身。何所見而必欲改移。殊屬輕率冒昧。戴均元等所議。亦不免調停兩可。現在禦黃壩基。既爲得勢。自不如仍其舊貫。不必改弦更張。著孫玉庭等、仍就原壩跟鑲進占。務期堅固得力。以收一勞永逸之效。事關全河大局。不可靳惜小費也。臣等查南河最要關鍵。惟在蓄清敵黃。而清水之能否敵黃。惟較湖河水面之高低。不關築壩之遠近。前此禦黃壩之設。專爲攔禦黃流倒灌。宜於外挺。俾內河少停淤之患。堵閉時亦無入袖之虞。若清水外出之時。則以收蓄湖水爲主。禦黃壩、即與東清壩、爲重門攔束。宜於口門不深。兩壩可以收窄。庶鉗蓄得力。使清水常高於黃。方能出口敵黃利運也。溯查乾隆四十一年、以前黃河由順黃壩、直至惠濟祠前、爲清黃交匯之處。是時風神廟前、東清禦黃。共止一壩。嗣陶莊引河告成。順黃壩堵閉之後。於乾隆四十四年、始建禦黃壩於惠濟祠前。五十年、因黃水倒灌。又移建於福神庵。即今之黃大王廟前、所謂舊禦黃壩也。嘉慶九年冬間。黃水倒灌。漕船淺阻。奏明於順黃壩迤北、清黃交匯之處。接築柴壩挑溜。次年即就挑壩接長。築作對頭柴壩。名爲新禦黃壩。離福神庵之舊禦黃壩、三百八十丈。每年漕船過竣。即行堵閉。十六年、因洪湖水枯。黃水愈灌。復於該壩裏首、添築二壩。外首添築鉗口壩。逐層擎托抵禦。迨十九二十年後、河底漸深。黃水倒灌之勢漸減。清水外出之日居多。不但漕船過後、禦黃壩無庸堵閉。且清水常年暢出。大汛時與東清壩一同拆展。俟秋後水落。與東清壩一體收窄。作重門關鎖。名爲禦黃。實亦爲蓄清之用。迨至去歲湖水外出益暢。將禦黃壩內外多年淤沙灘嘴、一洗殆盡。實爲極好情形。惟東清壩口門、刷深至五丈餘尺。禦黃壩口門、刷深至七丈餘尺。收束之時。東鑲西蟄。大爲費手。所用錢糧。已屬不

費、隨復上緊搶鑲。並於壩工上下、趕幫寬大邊埽。幸免蟄失。本年清水外出之勢。比上年更暢。各壩口門、均比上年又刷深丈餘。東清壩口門現深六丈有餘。禦黃壩口門、現深八丈有餘。臣等原擬均就該壩進占收束。於八月後即將禦黃西壩。就水勢稍淺處。先爲接築。茲又竭力進占。現已收存口門寬二十二丈八尺。無如東清、禦黃東西各壩。新舊埽工、紛紛蟄塌。跟鑲補鑲。日不停手。臣等查淮揚道徐承恩、淮海道張文浩。均由河員出身。於工程素稱諳練。河營參將盧順、遊擊張兆、向稱椿埽能手。歷次堵築大工。均合機宜。何至常年收束壩工。竟至棘手。臣黎世序與道將等、推求考究。據稱歷次堵築大工。止於口門收窄之時。河底刷深。均即晝夜搶築。合龍斷流。即得穩固。今係鉗束壩門。非堵閉大工可比。須於水深流急之中。日久屹立。該壩從前外移。本係舊日河脣。底土鬆浮。當黃水倒灌之時。到處停淤。愈灌愈淺。不患其深。今清水暢出。數年積久。刷深至八丈餘尺。該工捲埽約寬二丈。捆鑲進占。亦不過寬三丈餘尺。以二三丈寬之占埽。直下於八丈餘尺急溜之中。形同壁立。篙籤繩橛。均難得力。追壓未能到底。必至走失。徒費錢糧。於事無益。是壩門既不能再爲收窄。復不能禁其不深。所洩之水。倍於尋常。難資收蓄。本年山盱各壩堵閉較早。收存水一丈五尺餘寸。不爲不多。至霜降日、尚存水一丈四尺六寸。乃自霜節至今。每日消水寸許。現僅存水一丈二尺餘寸。此後凌汛。黃水日消。湖水無所擎托。出口更速。目前距來年重運。尚有四五月之久。勢必大爲消耗。且洪湖情形。非東省微湖可比。微湖有閘洞、可以關閉。洪湖則全恃壩工收束。現在東清禦黃兩壩口門。均刷滌過深。此時有出水過暢之虞。來年必有清水不足之患。設至漕船淺阻。關係非輕。是以再四勘籌。惟禦黃內二壩地方。河面較窄。水勢稍淺。土性堅實。就該處重壩一道。將口門

收窄。過水即可較少。束清禦黃兩壩之間。添此一層鉗束。內可擎托束清壩。緩其掣溜之勢。外可節制禦黃壩。減其暢洩之流。兩壩工程。均免著重。庶幾節宣應手。緩急無虞。此臣等籌請另築一壩之源委也。因未經詳細上陳。致蒙聖明指飭。臣等實深慚悚。總之清水原貴暢出。惟冬令又不可使之太暢。恐如高堰建瓴。一洩殆盡。轉致無力敵黃。如果就原有之禦黃壩、可以設法收束。臣等何敢靳惜小費。另作他圖。實緣過於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壩、亦因掣溜太急。難期穩立。不得不添建重壩。以資擎束。實係廣詢博採。所見皆同。不敢少爲拘泥。致悞事機。所有原設之禦黃壩、現已收窄。照舊修守。並非聽其廢棄。謹將籌辦會議緣由。據實瀝陳。奉上諭孫玉庭等奏、新禦黃壩口門刷深至八丈有餘。捆埽進占。難以施工。自係實在情形。著即照所奏。迅速興工。妥協辦理。惟是該督等既再四酌籌、移建此壩。務期於蓄清敵黃機宜。實有禆益。儻建壩之後。或不能收效。則錯誤之咎。惟伊二人是問。彼時不但將所用錢糧全行著賠。仍必嚴懲不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二十日。吳璥奏。臣查明蕭南廳王平莊民堰情形。業於十一日具奏。十六日行抵河口。連日詳加履勘、臨黃之舊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三十丈五尺。測量水深六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新添之禦黃壩口門。現存寬二十丈。測量水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東西兩壩身。計各寬八丈。仍於下水幫寬邊埽。益資穩固。較量清水。現高於黃水五尺有餘。迅駛東趨。極爲暢順。臣細詢河臣黎世序、添建新壩之故。因嘉慶十九年後。清水暢出。積年淤沙刷滌殆盡。本年清水外注。比上年更暢。臨黃舊壩、刷跌過深。八月間收窄至二十二丈八尺。溜勢愈急。新埽復經蟄塌。該廳趕緊賠補。而愈刷愈深。斷難再行進築。徒資靡費。當與道

將等熟商。不得已於舊二壩地方。添建新禦黃壩一道。方可鉗束清水。免致多耗。十一月。奏蒙俞允、趕緊興工。現已收存口門二十丈。尚可再爲收窄。清水自不致宣洩過多。舊禦黃壩、亦已遵旨盤頭裹護。仍照舊修守。以資重門擎托。不特清水得有節制。即或大汛時、偶值黃水倒灌。仍可將舊壩相機收窄。藉以攔禦。臣親加查勘。均屬實在情形。委係添建重壩。尚非輕改舊章。所添新壩。鉗束頗爲得力。至東清壩、乃湖水蓄洩關鍵。最爲緊要。十九年後。清水暢行。清口刷深。海口通暢。爲十餘年所未有。惟時屆冬令。該壩正應儘力收蓄。方可爲來歲禦黃之計。臣紬量口門、尚存寬二十六丈五尺。水深五丈至六丈餘尺不等。湖水尚難多蓄。因向河臣細詢未能收窄之故。緣本年湖水流行更暢。日見刷深。且河底衝跌。高低不平。十一月間。口門已收至二十丈。掣溜愈急。新埽走失。口門復塌寬至三十餘丈。所塌新埽。河臣已令該廳賠繳。仍竭力補進兩占。趕帮寬大邊埽。收口門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因該壩衝跌愈深。河底又不平整。新埽尚須盤壓。未敢急於再進。轉致閃失。但湖水現存一丈一寸。自此時至四月以前。俱在湖灘消耗之時。東清壩口門、尚未能趕緊收窄。湖水仍不免多洩。將來黃水長發。恐難抵禦。必須另籌收蓄之法。以備敵黃。庶可稍有把握。因思湖水由五道引河。匯注東清壩。滔滔外出。若得來源稍減。則去路自輕。詢之河臣黎世序、引河頭設法堵截之計。亦曾與淮揚道徐承恩、並參遊等籌議及此。茲復會同詳勘。東清壩既不能剋期收窄。自應從上游設法。以減來源。俾清水存蓄稍多。即可預爲敵黃地步。此係全河最要機宜。所關甚鉅。尤須廣思集益。詳慎妥籌。臣查徐州道嚴烺、淮海道張文浩、並原任河南下北同知張協鼎。俱係在工年久。最爲諳練明幹之員。臣札委各員先赴河口。一面會同河臣督率各員逐細履勘湖內引河

五道．共寬一百二十丈．流行湧盛．匯歸東清壩外注．是以該壩倍形喫重．今擬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共寬五十五丈．悉行堵住．祇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僅寬四十七丈．則匯注東清壩之水．計可減少一半．上游既減其來源．而禦黃新壩再酌為收窄．又得節其去路．湖內出水較少．自可存水較多．蓄清多收一分之功．即敵黃多得一分之力．且東清壩來源輕減．壩工亦不致過於著重．尚可相機再為收束．臣等再四講求．目前急圖收蓄之計．舍此更無良法．各引河水勢較淺．易於堵截．僅需料一百餘垜．費尚無多．而東清壩新埽可期貼穩．即再進築．亦可無衝塌之虞．所省實多．來年湖水長發時．即將引河埽壩起拆．亦不費事．仍可暢流無礙．事關緊要．未可稍有稽遲．河臣已督令道將廳營等迅速集料興工．旬餘即可趕竣．臣暫住工次．俟引河堵截後．察看湖水壩工．大局妥定．再據實具奏．起程回京．恭復恩命．奉硃批、依議辦理．蓄清敵黃．實屬最要．勉力籌畫．毋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九日．黎世序奏．河口新添禦黃二壩工程．臣奉到諭旨．飭令趕辦後．遵即兩壩分投晝夜進占．至上月底、趕辦將完．適蒙欽差刑部尚書吳璥來工．臣迎赴蕭南．會同查勘王平莊、隄埽工程後．即同至河口．查看情形．新添禦黃二壩．業已完工．照向來定制．收窄口門二十丈．探量壩門水深三丈七八尺．比舊禦壩口門深至七八丈以外．尚不及半．過水減少．鉗束甚為得力．其舊禦黃壩．霜降後收窄口門至二十二丈八尺．兩壩尚屬穩立．東壩因水勢過深．新埽復經蟄塌．臣責令該廳賠補．趕緊盤頭．收存口門三十丈五尺．以資重門擎托．東清壩、霜降後收束口門至二十丈．因水勢過深．掣溜愈急．西壩新進占埽走失．亦責令該廳賠補．再為趕緊幫寬進占．欽差尚書吳璥到工時．收窄口門．存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

但該壩衝決太深。河底高下不平。新埽尚須盤壓。急切未能進占。經吳璥詳查遍詢。均屬實情。因與臣率同該管道將、並吳璥檄調在工年久各員。悉心籌商。擬將東清壩內五道引河。酌堵四道。以減清水之來源。並將新添禦黃二壩口門。再爲收窄。以減清水之去路。使不致多洩。即與收窄東清壩口門無異。一切籌辦緣由。業經吳璥奏聞。臣即督令道將廳營、星夜趕集料物。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分投興築。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悉皆堵截斷流。止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出口。並將新禦黃二壩、接前一占。計長四尺。現存口門寬十六丈。亦一律完工。現在洪湖高堰誌樁。存水一丈。比上年冬底存水。尚大數寸。較高黃水五尺餘寸。臣查高堰湖水。十一月內、每日消落一寸。自新添禦黃二壩收窄之後。至今兩旬有餘。僅消水三寸。鉗束尚爲得力。轉瞬交春。正冰融水長之時。湖水有所擎托。不致再爲消耗。似足敵黃濟運。堪以仰慰聖廑。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吳璥、黎世序奏。查蓄清敵黃。爲全河第一關鍵。而蓄洩機宜。總在東清禦黃兩壩互相節制。自嘉慶十九年後。湖水暢出。匯黃東注。幷力攻沙。清口深至七八丈。海口亦深至三四丈。大河一律加深。實爲大好氣象。惟從前水淺溜緩。兩壩易於施工。近年衝刷日深。倍形著重。禦黃舊壩因水深難以鑲築。業經臣黎世序、會同督臣孫玉庭奏蒙恩准添建二壩一道。足資擎束。但黃水倒灌。則以外禦爲先。清水暢行。尤以收蓄爲急。東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更爲喫緊。查該壩自嘉慶十年建築。已歷十餘載之久。近年金門、水勢愈刷愈深。河底高下不平。致壩工屢鑲屢蟄。現將湖內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收束二十二丈。以減來源。湖水無虞多洩。惟思該壩現在水深六丈餘尺。進占已甚棘手。迨

至大汛。勢必衝跌更深。恐秋冬鑲築。尤非易易。因與諳練之員講求。僉稱束清壩、於水深溜急中。孤懸力薄。若專靠該壩收束。不特費多。且難穩固。必須添建二壩一道。鉗束水勢。鑲做工程。方有把握。查束清壩迤北、迤口蓋壩迤南、相距五十丈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水深三丈。上下形勢。頗爲扼要。擬請於該處建設二壩。雖新壩另需土料錢糧。而水淺底平。進占得占。費用較省。且舊埽得此擘托。祇須量爲盤築。所省亦多。合計銀數。仍與往年用項相做。不致格外多糜、等語。臣等親勘熟籌。現在之束清壩、衝跌過深。實難倚恃。儻收束不能得力。必致湖水不能敵黃。所關非細。自應添建二壩。以作重門。多一鉗束之工。卽多一收蓄之效。至所擬新添二壩。如春間趕緊做成。一交大汛。卽須拆展。轉致兩次勞費。應待春融。鑲盤裹頭、酌進數占。留存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漲發。暢行宣洩之路。俟秋冬察看湖水大小。再爲接長收窄。如此層層關束。若能清水長高。則禦黃兩壩、卽同爲束清之用。設黃水偶漲。而束清兩壩、亦可助禦黃之力。彼此相爲表裏。宣節得宜。似於蓄清敵黃。大有裨益。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吳璥奏。臣暫住河口。籌辦收蓄湖水事宜。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先將大概情形具奏。查張福口等處、引河四道。經河臣飭道將廳營、分投趕辦。於月杪先後堵閉。並澆築裏戧。甚爲妥實。因所留天然引河一道。水面尙寬。復於東西兩灘崖。築成柴土壩二十二丈。祇留河面寬二十五丈。新禦黃二壩。前已收存口門二十丈。今又收窄四丈。僅存口寬十六丈。該兩處工程。亦俱以次辦竣。臣會同河臣親往各工。逐細查看。一律穩固。並較量引河各壩。上水高於下水五尺。是湖水擡蓄、已有明驗。高堰誌樁。旬餘並未落水。其爲外洼水少。顯然可見。查嘉慶二十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二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三次。每次

不過三四日。黃水見消。清水仍即暢出、二十一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五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一次。僅止二日。黃水見消。清水旋即暢出。茲查二十二年冬底。湖水高存一丈。近日黃水又落數寸。清水較高黃水六尺有餘。以此計算。比前兩年。黃水底又加深。清水勢更建瓴。且引河既減其來源。禦壩又節其去路。湖外出水較少。湖內存水自多。不特桃汛時、黃河長水不大。固無慮其倒灌。迨大汛黃水旺盛。湖水亦必加長。即偶有倒灌。祇須黃水略消。清水即可暢注。似不致有淤淺之虞。運河亦經清水刷深。兩岸隄高水面丈餘。土埽工程。俱屬穩實。臣留心察看。全河順軌。由於海口刷深。而海口深通。又由於清水暢出。河順。則漕行亦順。其利相因。是束清禦黃兩壩。實為全河最要關鍵。必須蓄洩合宜。並將上下游各工勤愼修守。自可永慶安瀾。江境各府屬、臘雪頻霑。豫卜豐收。民情歡忭。均堪上慰聖懷。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十日奉上諭。吳璥等奏請於束清壩外添建二壩。以資收蓄一摺。束清壩為湖水匯出之區。近年湖水旺盛。溜勢湍急。壩口河底。衝刷過深。以致壩身著重。自應先事綢繆。著照所請。准其於該壩迤北。運口蓋壩迤南。添建二壩一道。俾作重門鉗束。先於春融、鑲裹進占。俟秋冬間再將口門收窄。以收蓄清敵黃之效。南河成案續編。

二月十八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束清禦黃兩壩。近數年來。湖水暢出。該兩壩金門刷深至六七八丈。收束難以施工。上年霜降後、經臣等奏蒙恩准添建禦黃二壩一道。以資擎托。而束清壩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收蓄尤關緊要。進築埽占。屢鑲屢墊。經欽差刑部尚書吳璥來工。會同臣黎世序、並調集年久諳練道將等勘籌。先將湖內五道引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築壩收窄。以減來源。再添築束清二壩一道。

以資重門鉗束。並勘定建設之處會奏。飭令於春融鑲裹進占。俟秋冬再將口門收窄。欽遵在案。茲臣孫玉庭、自蘇來至清江。復會同臣黎世序、率同道將等勘估。查該處河面寬一百二十丈。東岸陡崖。西岸灘寬十八丈。水深自一丈、至三丈八尺不等。應於西岸先築壩尾。然後兩壩盤頭進占。除將來收窄時。應留口門二十丈外。兩壩共築長八十二丈。水深溜急。進占後河底難免刷深。壩身應築寬十丈。方可跟鑲穩立。今先就目前水深估計。共需料六百餘堆。現已酌發錢糧。督令該廳集料興工。先進數占。留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長發。暢行宣洩。俟秋冬間應行收蓄時。再為收窄。南河成案續編。

是日孫玉庭、黎世序奏。山盱廳屬舊設減水五壩內仁、義、禮三壩跌塘太深。不能修復。另於蔣家壩迤南。挑河三道。築壩以資分洩。所有舊仁、義、禮三壩已屬無用。應與長隄一律補還石工。查山盱舊仁義兩壩。從前堵閉。均於臨湖一面、外越圈築。現在補築石工。應與兩頭石隄一律取直施工。內仁壩金門原寬七十丈。於嘉慶十六年啟放。將裹頭衝塌。並帶塌後身石工二十餘丈。今連北裹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九十七丈。義壩金門、原寬六十丈。北首石工。從前啟放時。塌卸四丈餘尺。今連南北兩裹頭、迎水斜長改直接築。共長七十四丈。至禮壩金門、原寬七十丈。嘉慶十八年、啟放復堵。因外面跌塘已深。係舊壩下圈越堵閉。現在埽外卽係深塘。難以取直補築。該壩南北舊金剛牆。尚皆堅整。就勢退後、圈越補築。與兩金剛牆下裹頭相接。計長九十七丈。統計三壩補築石工。共長二百六十八丈。惟各壩金門均有衝跌深塘。辦理實屬不易。臣等督同道將、反復籌估。各段高深不一。在老土未經刷深之處者。砌石十六七層不等。在刷深跌塘之處。雖經塡築新土。究恐未能堅結。酌估加深層路砌石。自十九層、至二十四層不等。面

石均與上下大石隄、一律相平。其石層加深之處。裏石襯甎。亦遞行加增甎石灰步尾土之下。多用長大樁木簽釘。以期新填底土克臻堅實。並將各舊壩不堪選用石塊。在於石工外塘深之處。疊砌擁護。其石塊毋須估用錢糧。惟護石之外。酌釘關石木樁。所費無幾。而工程倍臻穩固。其補築石工及接連舊壩裹頭之後。應行補築土隄。地勢河身深淺不一。除填補窪塘外。築高自一丈八尺、至二丈三尺餘寸不等。與上下大隄相平。一律頂寬九丈。底寬照收分估築。從此捍衛無虞。一勞永逸。南河成案續編。

十二月。懷遠縣知縣孫讓稟。懷遠依淮為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為患。而莫有治淮之策者、以黃河南徙。與淮為敵也。治黃者藉黃以濟漕。且藉淮以刷黃。於是高堰不免多為開壩。以資收束。淮之下游。不能暢遂。則上游濱淮州縣之水無所歸。而淮不可治。歷稽往歲。自夏徂秋。淮水長多消少。自霜降以及冬蟄。日就消落。水之入淮者。時或高出於淮、方得相機。議浚邑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為恬靜。所患淮水倒漾。若淮漸歸槽。即無需人力。洛河、窰河、芡河被淹處所。尚與淮平。若欲疏浚。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即日可以施工者。惟天河入淮處之禹村溝、淝河入淮處之抹河口。計天河斜長四十餘里。漫淹之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其入淮故道。舊由葫蘆繫。現經黃水淤塞。今春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役夫已不能容足而止。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向有水溝。月前尚作涓涓細流。請於該處熬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後。俟淮水消落。啓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淮長倒灌。趕緊辦理。縱二麥無及。尚可播種秋糧。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照地畝出錢。以錢給夫食、及購料熬壩等用。

擇鄉人之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淝水入縣境、行一百三十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之抹河口。本年來源不大。居民於抹河口築壩一道。是以淮水雖長。未至倒灌。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抹河口五六十里之間。迄今一望瀰漫。以淤塞不能挑挖之故、查抹河口外水深一丈八尺。口內半里許。有土壩一道。壩內之水。高於壩外一尺。計自抹河口至朱家臺。二里許。水勢順遂。自朱家臺、至蔣家岡、三里許。水深一二尺。淤深四五尺。又自蔣家岡、至陳家橋、長九里、寬二三里、至七八里不等。水深二三尺。淤深五六尺。又自陳家橋、至靈璧之八塔集、長十五里。寬二三里、至八九里不等。水深三四尺。淤深四五尺。又自八塔集、至懷遠之大三岔、長二十里。寬二三四里。水深五六尺。淤深二三尺。以上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淝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陶令、曾在朱家臺。集夫挑挖。乾淤未盡。人夫已不能容足而止。情形正與挑挖天河之葫蘆繫相類。是該處人力既不能施。而又無從改道入淮。龍亢主簿屠慕曾、商陳蓄水刷淤之法。請於抹河口內、將土壩暫行堵閉。而於蔣家岡、陳家橋兩處。各築攔河壩一道。留金門以逼溜。雇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帶揚泥車。船傍人執伐泥器具在淝河原身內。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將口內之壩。與蔣家岡所築之壩。同時並啓。人夫船隻。乘此建瓴之勢。用以排淤。無難通暢。再於八塔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壩一道。亦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查屠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如以爲可用。即飭該主簿專司其事。所有工役畚揭之需。惟各處守土之員是問。事亦可成。惟是購買工料。打造成器。及雇集人夫船隻等費。約需五千兩。又須於一月前、預爲籌畫。惟抹河口以內五六十里。自十八年、至今

六載。顆粒不收。民力拮据。非請帑不辦。合并陳明。懷遠縣冊。

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孫玉庭奏安省鳳陽縣抹河係洩淝河之水。又懷遠縣天河、莿蘆繫。係洩東南諸山之水。匯歸淮河。遞達洪湖。該二河年久淤塞不通。每遇山水長發。散漫無歸。淹及民田。前據該二縣以各該處農業人等。屢籲勘估興挑。以資利導。飭據鳳陽府知府倪思淳、督同確勘。實在河淤。幾成平陸。必須及時挑挖。俾上游來水暢行。匯達洪湖。庶免漫溢。撙節估計。鳳陽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七千五百五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懷遠縣應挑河道。需用土方工費銀三千四百六兩四錢七分五釐。請於本省水利工程典息銀內、發項趕挑。造冊由該管廬鳳道惠顯。核勘加結。移司。經安徽布政使嵩孚。覆核。實係應挑之工。現在收貯工程典息銀兩。原資疏導水利之需。所估工費。應請即於此款動用。因民瘼攸關。必須及時趕辦。已先酌發銀兩。飭令上緊興挑。詳請具奏。臣等查抹河、天河、莿蘆繫年久淤塞。必須挑濬深通。俾水利民生。大有裨益。所估土方工費銀兩。節經該司道府核勘無浮。應如所請。即於水利工程典息銀內動用。事竣覈實造銷。該司因工程緊要。先已發銀領辦。除飭趕緊挑濬。務期一律深通。俟工竣報委驗收。不使稍有草率虛冒。懷遠縣冊。

八月十一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黃河漫溢。大溜趨注洪湖。臣黎世序、馳回清江。督辦減洩湖水事宜。於初六日奏明。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初三日。奉上諭。昨據葉觀潮奏。東河黃水異漲。舊隄普律平漫。南岸蘭儀境內。現有漫口。掣動大溜等語。本年黃水盛漲。較之往年多至丈餘。現在東河既有漫口。該處地當上游。已經奪溜。南河各工。自必平穩。惟東河南岸漫水下注。必係歸入洪澤湖。湖內驟添盛漲。恐

高堰甚爲著重。著孫玉庭、黎世序預爲籌備。應如何宣洩水勢。保護高堰之處。會籌妥協。先行由驛覆奏。以慰廑注。欽此。查臣黎世序自聞蘭儀漫溢之信。星夜馳歸。督率道將廳營、拆展禦黃束清兩壩。該處夏初因黃水倒灌。兩壩上下。均有停淤。當即集衆興挑河道。拆展壩身。於初三日過水。至初八日溜勢漸暢。湖水消落一寸。臣黎世序、察看形勢。咨商臣孫玉庭、必須將該壩再行展寬。方洩盛漲。因將原估拆展四十丈外。再展寬二十丈。共計六十丈。又將嘉慶十六十八兩年。曾經啓放之順清河。亦挑挖寬深。以備啓放。庶洩水更形得力。此時洪湖誌樁。存水一丈六尺五寸。比十六年李家樓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二尺。計大四尺五寸。比十八年睢工漫溢之先。湖內存水一丈四尺五寸。計大二尺。是本年洪湖收蓄底水本大。不能多納。現據安徽州縣來稟。黃水由渦河下注。於二十七日行至亳州。二十八日。即至蒙城。長水一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計旬日內外。水頭即當由淮達湖。以全河不能容納之盛漲。專注一湖。且距霜降尚有月餘。難保來源不再加長。是本年高堰之著重。較之前兩次上游漫溢情形。更爲喫緊。所幸山盱五壩。業已修齊。現經啓放仁禮二河。並智字壩。湖水前已消落六寸。正陽關淮源、亦報落水。並未同時並漲。山盱尚有壩底最深、洩水最暢之信壩。及義字引河。現在壁收未放。臣等趁此湖水尚未見長。先儘河口極力疏洩。以期湖水多由禦黃壩外出。俾下游黃河。藉此清水。多收刷滌之力。如將來湖水接長不止。清口宣洩不及。再將山盱信壩、及義字河啓放。以減湖漲、而保堰盱石隄。且節令已過秋分。下河一帶、早稻已收。所種晚稻無幾。即啓放歸江歸海各河壩。於民田無所損傷。臣等現已飭行下河各州縣。出示令農佃早爲收穫。並增培圩堰。以期有備無患。並隨時察看斟酌啓放。俾水勢紆徐下注。不致過猛。民間

圩堰亦易於防護。至堰盱甎石長隄。臨湖壁立。西風司令。時刻可虞。已飭廣貯土料。遇有風暴掣塌。隨時摟護。加派幹員分段修守。裏河、揚糧、江防各廳。隄埽工程。亦趕緊加鑲培築。以資抵禦。此臣等會籌宣洩湖漲、保護堰盱隄工之情形也。臣孫玉庭料理地方應辦諸事。即馳赴清江督同修守。臣黎世序現駐清口督辦挑浚拆展事宜。此時全河專注洪湖形勢最爲緊要。臣等身當其任。惟有竭力保全。以冀仰副皇上衛護民生之至意。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二十六日孫玉庭、黎世序奏。查洪湖水勢。自十二日報長起。每日計長一二寸。並有長至三寸者。截至二十五日止。已增長一尺九寸。連底水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勢極浩瀚。堰盱石隄高者出水尚有尺餘。低者已與海漫石岸相平。目覩情形。不勝慄懼。東清壩前已拆展六十丈。復又展寬二十丈。共計八十丈。深至四丈四五尺不等。過水極暢。禦黃壩、並順清河兩處。已刷寬至一百餘丈。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不等。山盱信壩、義字河亦同時啓放。過水七尺、至八尺不等。加以智壩、及義禮兩河。分洩之路。不爲不多。而湖水猶逐日加長。尚未平定。緣自七月二十二日蘭儀漫缺後。豫皖二省。水勢鋪寬數百里。同時下注。已屬浩大。現又接據正陽關馳報。淮水於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亦陡長五尺八寸。淮黃二瀆同時漲發。是以洪湖雖數處分洩。水勢仍積長難消。臣孫玉庭趕至清江、會同臣黎世序督率道將廳營、分駐堰盱長隄。加派兵夫。廣集料土。分段防護。石工平水之處。趕鑲馬鞍埽。其隄身單薄。趕幫裏戗。又加築子堰。計現在土隄高出海漫石面。尚有四五尺。如果西風不作。現在尚無妨礙。八月二十一日午後。陡起西北大風。登時浪潑土隄。石工即有掣塌數段。幸旋即風止。查保守土堰。必須先護石工。臣等現派留工防汛熟悉

河務之知府閻學淳、知州許乃來等、會同文武委員。晝夜巡防。遇有掣卸。立時摟護。統俟水勢稍定。查明新工舊工。分別賠修。石後汕刷溝槽。分用土石。隨時塡築。夯杵堅實。庶石工後靠。免致空虛。一面多集人夫。分投積土。間段堆貯。並分貯錢文、雨具油燭、稭石以備臨時搶辦。裏河、揚河、揚糧、江防各廳。承受運口、及山盱壩河下注之水。飭將迎溜埽段。普律加鑲。幫培隄堰。高郵南關壩、亦啓放分洩。江防廳回瀾壩、徐家牆等處。係減水入江之處。酌拋碎石。以免塌卸。其湖水由禦黃壩、順清河歸海之處。清水尖利。埽前尤易刷深。已飭山安、海防、海安、海阜各廳。加緊修防。南河成案續編

九月初四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九月朔日止。湖水仍日長一二寸不等。誌樁積存一丈九尺二寸。浩瀚汪洋。實從來未有。八月二十七八兩日。晝夜西南大風。石工間段掣塌。石後槽土。爲風浪擊衝。隨塡隨卸。情形十分險要。臣孫玉庭、黎世序親督員弁。鼓勵兵夫。分段趕鑲馬鞍埽。加築子堰裏戧。竭力搶護。幸仗聖主洪福。二十九日風靜波恬。克保平穩。伏思現在東清壩、已拆展八十餘丈。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順清河共刷寬一百餘丈。過水深二三丈不等。暢注入河。是去路實爲通暢。無如來源日盛。據安省蒙城、太和等縣稟報。黃水自八月初十日、至十四日。續長水五尺餘寸。又據懷遠縣具報。淮水八月初五日、至二十日。積長一丈三尺餘寸。是淮黃二瀆。同時並漲。致湖水有增無減。臣等悉心籌議。十八年湖水盛漲。曾啓放吳城七堡。以資分洩。本年雖禦黃、及順清河關展。而湖水積長不已。因即派員將吳城七堡、趕緊挑通。數日以來。水注黃河。已刷寬四十餘丈。過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仍逐日加展。溜勢所注。日就深通。多此一路分洩。湖漲可期漸減。惟入黃之路雖多。而黃河舊身已形漲滿。順黃壩

誌椿。現與伏汛相仿。逐節頂托。湖漲仍屬難消。臣等再三籌畫。趕將王營減壩啓放。俾河水由鹽河下注。以期分洩。至山盱兩壩三河。業已全行啓放。洩水不爲不多。而湖漲尚不能減。臣等親詣山盱。與道將逐處履勘。查有蔣家壩舊開河一道。即與三河相近。地處山岡。土性堅實。係昔年洩水古制。惟與蔣壩街市民居切近。現飭淮揚道趕築盱堰。以衞居民。又將壩門豫做裹頭。刻日啓放。水由開河下注。數百丈外。即與三河之水會合。下達高寶諸湖。添此數處分洩。九月初三日。洪湖水勢始定。臣等查嘉慶十三年。洪湖水勢長至一丈九尺。已啟開臨湖甎工。衞佃余家壩。連口一帶。即致普漫。南北兩岸。決口十數處。本年湖水已長至一丈九尺二寸。比十三年水勢更大。每一思及。憂惕萬分。所幸近日隄工。較之十三年、培築堅厚。即埽壩碎石等工。亦積年籌補堅實。是以湖漲非常。工程尚可支持。現距霜降不過數日。淮黃來源漸減。而分洩之路。較前加增。自可望其日漸消落。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初七日。孫玉庭、黎世序奏。豫省蘭儀漫溢。匯入洪湖。積長至一丈九尺二寸。實爲從來未有。經臣等先後拆展東清、禦黃新舊兩壩。挑展順清河、吳城七堡。並啓放各壩河。分途宣洩。至九月初二日。水勢甫定。當經會奏。臣等因淮黃並漲。匯注洪湖。堰盱石工。已有平水入水之處。節經添派員弁兵夫。廣貯土石稭料。晝夜修防。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加築子堰。隄身單薄處所。趕幫裹戧。漲水幸未平漫。初六七兩日。西北大風。激浪上隄。石工間有掣塌。在事廳營、並各委員奮不顧身。分投搶護。幸保平穩。惟山盱壩河分洩之水。下注高寶諸湖。匯入運河。揚河、揚糧各廳。水勢日長。兩岸隄工十分喫重。現經淮揚道孫承恩、常鎭道王逢源親督廳營。於西岸卑矮石工。趕鑲馬鞍護埽。東岸隄埽各岸。卑矮單薄之處。分別加鑲、培

築堰戧，臣等查揚河廳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揚糧廳之壁虎、鳳凰各橋壩及人字河等處。均已啓放。而水勢猶有長無消。固由來源太盛。亦由各壩河下注之水。不能暢洩歸海。致壩下之水。僅低大河數寸、及尺餘不等。緣下游高郵、甘泉、鹽城、興化等州縣。因近年洪湖水勢不大。下注之水無多。止開南關、車邏一兩壩。並有未經開放者。壩下居民。培築圩岸。將近河兩旁圈佔。並有將分流支河堵截者。本年水勢盛漲。節節爲民堰攔阻。不能通達下注。是以高郵啓放三壩。未能分減漲水。查民間築堰、保護田廬。原屬地方應辦之事。但正河已形逼窄。並將支河堵截。水無去路。亦不能不酌量拆除。以利宣洩。現已劄飭府州查勘。分別應啓應存。妥爲經理。務使水道田廬。兩無妨礙。並又將揚河廳之南關新壩、揚糧廳之昭關壩一概啓放。中河廳屬、鹽河兩岸舊埽。多年未修。經減壩水勢下注。間有刷蟄。均經隨時酌鑲完整。隄頂卑薄處所。亦酌量加培。並啓放莞瀆壩河。以期洩水益暢。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雖未見消。亦未見長。茲於初九日水落一寸。似各路分洩。與來源足以相抵。今節令甫逾霜降。漲水已消。以後來源自應日減。可期消落。

南河成案續編。

是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洪湖非常盛漲。九月初十日。甫見消動。揚河、揚糧又形漲滿。業將防護宣洩各情形。於初十日會奏。臣於十一日。躬詣揚河一帶。率同淮揚、常鎮兩道。會督廳營將各閘壩存留封土。趕緊拉撈兩岸隄工。分別鑲築。十三四日、西北大風。甎石各工。間段掣卸。當即摟護平穩。南關壩下舊有官河。名瑪蠻子溝。向係洩水河道。年久淤閉。經淮揚道督同府州、查明挑浚啓放。壩水由溝下注。分途歸海。盛漲日落。高郵、寶應城市保全。下游田禾。早經收割登場。村堡圩圍。修防堅鞏。車邏、五里、南關、昭關各壩。需

做裏頭外戧等工。均經臣親歷確估。分投趕辦。洪湖水勢、日落一寸。截至二十日止。消存一丈七尺。石工已高出水面尺許。即遇北風。不虞平漫。揚河、揚糧湖河水勢。亦日消二三寸不等。自裏河運口以致高寶運河。前因黃水倒灌停淤。今經清水刷滌。悉已深通。空重漕船。益得遄行。順清河已刷寬百餘丈。東清壩展寬八十餘丈。均過水深四丈餘尺。禦黃壩、吳城七堡過水深二丈餘尺、至三丈餘尺不等。湖水暢注入河。海口益形深暢。俟洪湖再消水尺餘。即將王營減壩、莞瀆壩並山盱蔣壩趕緊堵閉。俾清水由大河入海。以收刷滌之益。南河成案續編。

十月二十五日。黎世序奏。本年七八月間。洪湖蓄存底水本大。加以豫省蘭儀漫溢。全黃匯注。湖漲非常。高堰危險。節經奏明。闢展東清、禦黃等壩。啟放吳城七堡、順清河並山盱兩壩三河及蔣家壩。分途宣洩。湖水甫見消動。嗣因黃河北岸、武涉縣漫隄。掣溜奪河。洪湖來源驟減。仰沐聖明指示。趕將減水各壩河堵閉。收蓄湖水。以濟來年重運。並蒙添撥工需銀兩。臣當即飭派人員。集料鳩工。分投趕辦。查山盱廳智信兩壩仁義禮三河。歷年啟閉。辦理無難。惟本年因來源過盛。一時宣洩不及。添啟蔣家壩河。係數十年來未經啟放之處。壩下河身最深。堵閉不易。此時趕辦。自應先其所難。臣親駐工次。督率淮揚道徐承恩及參游廳營等、相度形勢。向外圈越。立定壩基。捲埽進占。逐步收窄。並鑲邊埽。於十月十四日合龍穩固。其智信兩壩並仁義兩河。亦於二十日前後堵閉。尚有禮字河。接手趕辦。數日亦可完竣。外南廳吳城七堡洩水口門、亦經堵閉斷流。並將東清禦黃各壩。照舊收窄。湖水外出。已屬無多。惟查順清河土性沙鬆。現已刷寬至九十餘丈。深至四五丈不等。前兩次堵閉口門。均刷深至八丈以外。所用料物錢糧不貲。本

年下游大河。經清水刷滌深通。又無黃水擎托。堵築尤為不易。且東清壩仍須收窄。是因一處工程。而兩處用料。糜費較多。且查現在湖水消存一丈二尺九寸。雖不為少。然距來年二月重運。尚閱三四月之久。即將東清禦黃各壩收窄。而冬令水枯。上無來源。下無黃水頂托。湖水仍不免虛耗。誠恐明歲桃汛前。武涉大工合龍。黃河挽復。不免倒灌。臣與道將等、悉心籌酌。莫如乘回空漕船全數渡黃後。趕將東清壩堵閉。順清河用土堵築。外鑲護埽。並將禦黃壩外。亦築堰攔截。再將東清壩酌啓口門。放水下注。以通淮揚運河。俟明春重運經臨。始將禦黃壩啓放。以利船行。如此辦理。既免水勢虛耗。而節帑實多。施工亦易。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南河成案續編。

十一月十日奉上諭。黎世序奏、洪湖減水壩河。次第堵閉。並籌堵東清壩、以備漕運一摺。武涉漫口。全掣黃河大溜。江南境內。黃水斷流。自河口至楊莊運道。全資黃河出口之水浮送。必當預為瀦蓄。現在馬營壩口門。業已興工堵築。期於桃汛前合龍。但正二月間、重運即源源北上。其二三進漕船跟蹤前進。該河督不可心存其時業已合龍之見。總當預為部署。屆時俾令挽運綽如。不致稍有阻滯。方為妥善。此時冬令水涸。正當撙節湖流。不使虛耗。所有東清壩、俟回空全數渡河後。即照所奏。先為堵閉。再將順清河用土填築。亦可節省帑項。俟禦黃壩外築堰攔截後。再酌啓東清壩口門。以通淮揚運河。至明年重運經臨。再行啓壩放船。務各籌備周妥。以裕河瀦而利漕運。南河成案續編。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奉上諭。吳璥等、奏查勘洪湖水勢工程及運河隄岸。會籌宣洩事宜一摺。上年豫省北岸、馬營壩漫口。黃流下注。不及江境。本年北岸堵築合龍。而南岸儀封。又奪溜南趨。全黃水勢、匯注洪

湖。雖湖面寬闊。每年夏秋之間。淮水漲發。尚形盛滿。今又納全黃之水。自必倍常浩瀚。該督等現與吳璥、那彥寶會籌。將東清御黃各壩。拆展寬深。並將吳城七堡、於啓放四十丈外。再加展寬以八十丈爲度。又於桃源高家灣地方。啓放洩水溝六十丈。就此時汛水未大。自足宣洩。轉瞬伏秋兩汛經臨。爲日方長。該督等總當慎之又慎。刻刻留心。事事周防。萬不可恃爲有備無患。稍存自滿之見。其山盱兩壩、三河、及蔣家壩等處。得守且守。若能停止減洩。保護下河田廬。固屬甚善。然亦不可拘執。設遇湖心湧漲。則又當以保衛高堰爲重。其緩急機宜。該督等隨時相度。亦不能豫存成見。務期保護萬全。是爲至要。此後湖水偶有增長。宜防悉臻平穩。不必頻頻入奏。若值盛漲之時。或又須拓展開壩。分籌歸江歸海之需。該督等分別輕重。再行具奏可也。睿皇帝聖訓。

十月。孫玉庭、黎世序奏。河口爲淮水匯黃要區。空重糧船必經之地。裏河廳設立東清壩。外河廳設立禦黃壩。嘉慶二十二年。又奏准各添二壩一道。遇伏秋湖水漲發。則兩壩一同拆展。以資暢洩。冬令水落。一同進埽收窄。多蓄湖水。爲來春敵黃濟運之用。機宜最關緊要。惟從前黃河底低。冬間洪湖存水二三尺。即足敵黃利運。是以壩工不甚喫重。迨後河底逐漸淤高。湖水亦因之擡高。盛漲之時。高堰誌樁。牽長至一丈八九尺。即冬令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敵黃。水高溜大。壩門易至刷深。埽壩難期穩立。是以近年收東壩工。較之從前難易迥殊。歲費亦較前增倍。且收東壩工。較之堵閉大工。情形尤難。堵閉大工。口門收窄時。日夜進埽。一氣呵成。不致過於刷深。至收東壩工。則口門收窄。日夜淘刷。壩頭屹立水中。經歷半年之久。一經跌有深塘。則埽壩因之蟄塌。自上年秋後。豫省蘭儀漫溢。黃水匯入洪湖。歷今兩年。淮黃

俱由河口暢出。兩壩口門、衝刷日久。實較從前深至一倍。本年春夏之交。惟以籌洩湖漲爲要。臣黎世序卽慮秋後水落收蓄壩工。大爲棘手。因思近來黃河險工。遵用成法。於埽前拋護碎石工程立見平穩且石質堅重。歷久不壞。一埽拋石。上下各埽。均倚以爲固。實爲河防經久良策。南河自埽工拋石以來。頻歲安瀾。錢糧撙節。已著成效。歷經奏明。因思碎石既可用於埽前。卽可用於壩底。壩門刷深至五六丈外。先以碎石拋填深塘之內。以後不致再爲淘深。所進占埽。立於堅石之上。較之立於沙土者。自屬穩固。臣黎世序、當與臣孫玉庭、面爲講求。並劄飭道廳、早爲籌備。該道廳以埽前用石。雖有成效。而壩底用石事屬經始。所議未能合一。臣等以該道等、爲愼重起見。亦不便相強。迨至七月下旬。湖水日消。該道廳請發收束壩工錢糧前來。臣等業已照例批發。該道將督同廳營、趕爲進占。十月初旬。臣等正以湖水日耗。壩工趕進不前。時切焦思。乃據裏河廳稟報、東清壩收窄口門至二十餘丈。溜勢益大。口門刷深至六丈餘尺。該西壩塌去十二丈。臣黎世序趕至工次查看。並同該道將廳營、再四講求。據稱清水頻年暢出。迥非向年情形可比。雖該壩擇於底平之處。另行築做。然二壩水勢刷跌過深。非用碎石拋填。斷難存立。且拋填碎石。每壩須費不過二萬餘金。以後年年築壩。俱免淘深之患。所省實多。且占埽不至蟄塌。工員亦免賠累。再碎石拋填深塘之內。石上留水。仍深四丈。亦不至阻礙湖流。反覆籌商。有益無弊。衆議僉同。合詞具稟請奏。臣等查南河情形。清水力能敵黃。則百事俱順。若收蓄湖水。不能應時。黃水倒灌。則百病日增。欲籌經久之良法。既於收蓄應時。又得歲費撙節。則除壩門拋填碎石之外。別無良策。今據該道等合詞請奏。臣孫玉庭、臣黎世序又復反覆札商。意見相同。除東清壩已失占埽。著令裏河廳張棟照例賠出。不准

開銷外。謹將東淸禦黃各壩現擬抛塡碎石緣由合詞具奏。南河奏稿。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十四

淮水工程

外南廳.吳城縷隄.自高家灣界起、至張福口止.長三千五百五十八丈五尺.北臨黃河.南臨洪湖.乾隆四十四年、河南儀德漫工.黃水由亳州懷遠達渦河、歸洪澤湖.湖水盛漲.在舊三堡迤下開隄寬二十丈.宣洩湖水入黃.兩頭用料裹護.中以竹簍鋪底.旋親補缺還隄.嘉慶十年、於北面隄尾、斜至舊西壩築隄長五百六十丈.隄南舊四堡至七堡.乾隆十二年、協辦大學士高斌、總河顧琮、勘建甎工、長一千丈.十八年、又自舊七堡至十堡.接建甎工、長一千二百二十丈.俱高八尺四寸.嘉慶十年、間段加高一二三層.經歷年久.甎多酥碎.十三年、湖水異漲.間有揣塌.十四年、於甎工外首.間段包築五段.淤土坦坡.仍存甎工一段.長三百六十三丈.　甎工尾.嘉慶十年、接築碎石坦坡.工長二百八十丈.十二年又接.上至夫九堡築碎石坦坡.長六十二丈.

吳城七堡埽工.長三百十六丈五尺.嘉慶十一年後、歷年接建.埽外間段拋護碎石.工尾下首碎石土壩.嘉慶二十三年築.

張福口縷隄.尾起至舊西壩止.在風神廟前對岸.臨清隄一道.長五百二十八丈.康熙三十七年築.接下、自舊西壩根起.至新河南岸隄尾止.乾隆四十四年築.

臨清束水隄一道.長六百九十二丈.嘉慶九年、又於前隄之東、自舊西壩起.至河尾止.重築臨清束水隄

一道。長一千五十丈。外南廳冊。

裏河廳。運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湖來源。下至運口外張家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天賜、爛泥淺引河二道。久經淤閉。現存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天然引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三十八丈。裴家場引河一道。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三岔今名太平。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四十丈。以上引河。歷經淤淺疏濬。乾隆五十三年奏准。每冬令湖水消落。於各河內築壩攔截。收束湖水。或酌留口門。或徑行堵塞。隨時察勘辦理。

臨湖隄一道。自運口頭攔壩起、至濟運壩止。長一千四百七十八丈。乾隆八年築。又於二十四年、自濟運壩東、臨湖撐隄頭起、至高堰交界止。隄長七百七十丈。臨湖一面建甎工。長七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二十七年、自濟運壩西起、至太平莊止。翠華南幸臨視。諭令接築甎工。長五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寸。又於三十六年、自甎工尾起、西接築甎工。長九十三丈。嘉慶九年奏明。於卑矮甎工之上。間段加砌。長八百五十三丈。並普律加高二層。與高堰石工一律相平。十三年六月初三日、甎工三壩後掣通兩段。長四十餘丈。奏准與臨湖一面。鑲築柴土圈堰。長四百七丈。外拋碎石坦坡偎護。連甎工頭。共長五百八丈。二十一二年、及二十五年、又接前、南至裏堰交界止。北至東清壩尾。於甎工外拋砌碎石坦坡。共長一千六十四丈。

東清壩。乾隆四十六年築。在運口北。本名兜水壩。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東壩長四十三丈、西壩長四十一丈。中留口門十二丈。每年大汛拆展。以洩湖水。冬初接築、蓄水濟運。五十年改名東清壩。每年收束應

留口門。大學士公阿桂、兩江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五十七年、奏准移建於裏外交界處所。嘉慶十年、又移建於運口之南。挑清壩之外。湖水會出之處。築東壩長七十一丈。西壩長七十九丈。中留口門寬十二丈。每年相機展束。西壩並無一定丈尺。因東壩逼近頭壩。不行拆展。以爲蓋護。二十一年、於東壩臨湖一面。拋護碎石長五十丈。以禦風浪。裏河廳冊。

高堰廳。管清河、山陽兩縣境內洪湖高堰隄工。北自清河縣裏河廳屬運口汛界武家墩起、南至山盱廳屬高良澗禹王廟前止。隄長九千九丈一尺八寸。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幫。原建臨湖甎石工。長八千九百二十五丈二尺。於乾隆四十六年、在二號工內越灣甎工外首、取直建築石工。長七十五丈。計圖進甎工長一百十二丈。附隄臨湖石工。長八千八百八十八丈二尺。爲汛一、汛半。曰高堰汛。曰高澗汛。

二隄一道。自武家墩南接臨河隄起、至高良澗山盱界止。長八千四十五丈。內七堡隄後、高堰迤南、涵洞一座。寬高各三尺六寸。乾隆十二年。民建。

運料河。俗名二河。一道。北起武家墩後、與鹽河通。南至周橋。在高堰境內者長八千三百九十七丈。淮安府志載。在大隄之東。二隄之西。自武家墩西南。至山盱周橋。共長一萬一千六百餘丈。二隄運料船隻。悉由楊家廟進口。直抵工所。可免洪湖之險。康熙二十五年。總河靳輔題請挑濬。四十一年。總河張鵬翮奉河工大小臣工捐挑。六十一年又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舊運鹽河。淮安府志載。接運料河。在武家墩之東。水出單陽口。

鹽壩一道。在武家墩大隄東坡。以石鋪成。淮安府志載。康熙三十四年商建。

高堰汛。汛地北自裏河運口汛界、武家墩北起、南至十四堡高澗汛小黃莊界止。隄長六千三百八十五丈。臨湖附隄石工。長六千三百九十七丈六尺。　自裏堰交界至二堡顯王廟戲樓後止。隄長四百八十五丈。屬淸河縣境。

自顯王廟戲樓後至高澗汛。隄長八千五百二十四丈二尺。屬山陽縣境。

按堰盱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三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題建石工。高堰自武家墩南首起、至小黃莊止。長五千八百四十七丈四尺。　山盱古溝至唐埂一帶。間段建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五丈三尺三寸。雍正七年、欽奉諭旨加修石工。始於九年正月。至十年六月告成。　又按雍正七年、修建堰盱石工。起止段落地名丈尺成案。府志皆未載明。惟成案載。十年御製高堰石工告成碑文內有六千三百四十餘丈之語。今照廳册核計。高堰所屬自小黃莊下高澗汛、接康熙年間所建石工尾起、至禹王廟止。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接下入山盱境徐壩汛七堡內第一段止。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計創築石工。共長六千三百九丈二尺七寸。比碑載之數。幾少四十丈。自係年久。或由越灣取直之處。致有不符。乾隆十九年、及二十五年。又自石工頭往北至裏堰交界舊有埽工之處。改築甎石工。長四百三十八丈。於是高堰廳臨湖大隄。並無土隄矣。

一號石工。長二百九十一丈。乾隆二十五年、改埽工爲甎工。高一丈二尺。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加石二

層。共十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甎爲石。

隄後東隄一道。長二百五十八丈七尺。淮安府志載。係明季運口東隄。

山淸交界大隄至東隄中有攔河壩一道。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築。

二號石工。長四百六十八丈。內一段長一百四十七丈。乾隆九年、建甎工。高一丈二尺。四十六年、甎改石工。加石一二層。一段長三百二十一丈。康熙三十九年、砌石十三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二百十六丈。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丈。嘉慶十年、又加石一二層。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丈九尺。

三號石工。長五百二十六丈四尺。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二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二百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又工長八十丈。加石三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工長一百七十一丈。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

四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二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三百九十四丈。加石二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工長九十六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四十二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五丈九尺。

五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加甎二三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工長三百九十二丈九尺。又加石一層。工長七十七丈。嘉慶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四十五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八丈。

六號石工．長四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二十三年、甎加二三四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一百十丈．又加石一層．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九十九丈七尺．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一百四十八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

七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二三四層．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二百八丈．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一層．工長三十四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二層．工長二十四丈．

隄後[illegible]堰裏越壩一道．長一百四十九丈二尺．康熙三十四年建．西面建石十三層．甎八層．乾隆十九年修砌．改甎爲石．共十九層．此項越隄石工．亦在大隄石工數內．

高堰大壩外越埽工．長一百九十四丈．乾隆三十七年停修．

高堰關帝廟前誌樁．原高一丈八尺八寸．嘉慶十一年、增高一尺二寸．現高二丈．查正陽關水報．於乾隆二十八年定式．水勢長發時．由正陽關巡檢．隨時塡單通報．其所管之鳳臺縣．壽州．亦一體塡報．單內言正陽關淮河水勢．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內．三官廟石岸前．本立大誌樁．高一丈七尺．與石岸相平．又於河邊立小誌樁．高七尺．與大誌樁根底相平．此時中泓水深二丈．共高深四丈四尺．

八號石工．長五百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一二層．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七十六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

九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

五尺．加石一層．又工長五十丈．加石三層．嘉慶十年、間加石工二段．一長二十五丈．加石一層．一長六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三十丈．

十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甎一二層．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工長八十三丈三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加高二段．一長八十一丈．加石一層．一長二十六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十四丈五尺．

隄後倓二門越隄一道．長一百二十八丈．乾隆六十年築．

十一號石工．長四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十二年、加甎二三層．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七十一丈七尺．加石一層．嘉慶十年、間加一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八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四丈．

十二號石工．長四百八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三層．乾隆七年、加甎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工長一百丈八尺．加石一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五寸．十四年、改石一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二十二丈．

十三號石工．長四百七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長八十二丈．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七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一二層．

十四號石工．長二百十丈．康熙三十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六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七丈八尺．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十四年、改石一層．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汛界小黃莊十四堡尾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山盱廳界止．隄長二千四百七十四丈九尺八寸．附隄臨湖石工．長二千四百九十丈六尺．屬山陽縣境．

十五號接堰汛并計．石工．長六百六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間加二段．一長六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四十五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為石一二層．

十六號石工．長六百二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十年、加二段．一長一百十丈．加石一層．一長八十丈．加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七號石工．長五百九十丈六尺．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一層．工長一百十丈．嘉慶十年、加石二層．工長三十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石一二層．

十八號石工．長五百五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嘉慶六年、露椿落低一層．工長七丈八尺．上又加石一層．共十六層．十年、加石一層．工長六十丈．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石一二層．二十四年、加石一層．工長八十丈七尺．

十九號石工．長七十丈．雍正九年建．石高十五層．

禹王廟後裏越石隄上首．接至大隄．乾隆六十年築越隄一道．長九十九丈．乾隆三十五年．編堰字一號至十九號．造冊咨部有案．

堰澗兩汛。康熙四十七年。仰蒙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令沿隄建設救生椿。在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各解交河庫銀五百兩分發高堰、山盱兩廳。購木簽釘。以廣救濟。歲以爲常。雍正八年、將應解銀兩改歸上下江藩庫。各在耗羨項下動支應用。乾隆十一年七月。高宗純皇帝諭旨。朕聞洪澤湖周圍寬廣五百餘里。一遇風起浪湧。船隻每有漂溺之患。康熙年間、蒙聖祖仁皇帝特設救生椿。釘於石工之外。使被溺之人得以攀援而上。全活甚多。今夏家橋地方。有舊葦墻一座。並高堰迤南有順水墻一座。俱有口門。爲遭風船隻躲避之所。於行舟甚屬有益。著再於高堰廳屬之老隄頭、山盱廳屬之高澗墻迤南。又徐家溝、周橋等四處。各添設護隄救生墻。俾沿河一帶人船恃以安全。該部即行知河道總督顧琮。令其遵照妥協辦理。欽此。遵建高堰救生椿。計七堡、八堡、九堡、六安溝墻左右、十堡至十七堡共十三處。嘉慶十二年後。湖水蓄高。柴墻木椿。難於存立。至今未辦。高堰圖說

山盱廳。管山陽、盱眙兩縣境內洪澤湖高堰隄墻工程。北自高堰廳屬高澗禹王廟交界起。南至盱眙縣境蔣家墻止。臨湖隄長八千三百五十五丈二尺。乾隆十六年後、一律幫培頂寬十丈。嘉慶十年、復加高幫寬。西面附隄石工長七千九百八十七丈六尺。爲汛一、汛半。高澗一汛。與高堰廳分管。曰高澗汛。曰徐墻汛。

按山盱隄工、原管至秦家高岡而止。迤南至蔣家墻。地勢高阜。未創隄工。雍正以後。湖面漸高。因就岡爲隄。直抵蔣家墻山。而山盱之汛地。亦隨加長矣。澗徐南汛。康熙年間石工之外。如高澗墻、龍門墻、清水潭、古溝、茆家圩頭墻、茆家圩一墻、夏家橋、唐埂等處。各有外越埽墻。節年搶修。至嘉慶十一年、裁減停修。

又按山盱臨湖大隄。明季建石無多。康熙年間、歷次建徐墕汛古溝、至唐埂一帶石工。長一千三百五十餘丈。雍正八年。欽奉諭旨、特發內帑。修建堰盱石工。山盱自高澗頭堡起。至七堡徐墕汛第一段止。建石工長三千八百十八丈六尺七寸。乾隆十六年。聖駕親臨閱視。允總河高斌之請。將堰盱七隄。一律幫寬十丈。特頒諭旨。添建智信兩墕。仍加封浮土。五墕以仁義禮智信爲次。墕底高矮維均。以高堰誌樁水深八尺五寸平脊。俟仁義禮三墕過水三尺五寸。以次啓放智信二墕。信墕以北。甎改石工。信墕以南。石基甎甃。於十七年完工。計改建接築。共長一千八百九十二丈五尺。北起禮墕、南迤蔣家閘。並建工尾蔣家閘上、錐口石墕一座。

高澗汛。汛地自高堰廳禹王廟界分管起、至徐墕汛周橋界止。隄長三千五百九十五丈。內臨湖石工。長三千三百六十二丈。

頭堡石工。長五百五十六丈八尺。內一段長三百六十九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六年、加石二層。一段長一百八十七丈六尺。砌石十五層。甎四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十八年倒卸補修。長一百七十七丈一尺。內有外越埽工改直。補築石工。長一百八丈。改甎爲石。餘長十丈五尺。乾隆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嘉慶十一年、加甎配平高八寸至一尺。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石二層。長四十九丈。

龍門墕一段。隄長一百五十四丈。隄頂寬四丈。　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一百四丈。

頭堡內高澗裏越石工。長二百三十三丈。砌石十三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甎四層。又自高澗墕南起、至龍門墕止。以下建龍門墕裏越石工。長一百八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五層。十九年改建。加石四

層。外越埽工。二百三十三丈。乾隆十六年停修。

二堡石工。長五百五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石二層。長八十三丈。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七丈。加石一層。十一年、加甎配平。高一尺五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二十七丈五尺。計石二層。按道光二年。又加石二層。長三十五丈。

三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二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一百六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十一丈。計石一層。又長四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又加卑矮工十丈。計石一層。

四堡石工。長五百七十三丈。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一百二十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十五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卑矮工。長七十二丈。計石一二層。

五堡石工。長六百二十四丈二尺。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六年、加卑矮工。長三十八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一尺至二尺四尺。十四年、改甎爲石。按道光二年。又加卑矮工。石二層。長一百八丈。

六堡石工。長四百八十三丈。已抵周橋汛尾。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乾隆四十五年、加卑矮工。長九十七丈。計石二層。嘉慶十一年、配平甎工。高一二尺。十四年、改甎爲石。

大隄東二隄一道。上接高堰界起。下至周橋止。長三千二百二十丈。康熙二十五年築。

大二隄之中、運料河一道。長三千二百丈五尺。康熙二十五年挑。乾隆十九年復濬。

潯河一道。長五千四百丈。在高夏澗東。即昔年高夏澗閘水下注河道。現通運料河。水入岔河。歸白馬湖。以達寶應湖。

周橋迤東順水隄一道。長一萬二百五丈。上自周橋二隄起。下至萬家集止。按行水金鑑載。周橋順水隄。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三十九年建。淮安府志載。長一萬餘丈。

隄南草澤河一道。長五千五百四十二丈。水達寶應湖。淮安府志載。明嘉靖間。水淹泗陵。於周橋建閘。以洩湖水。康熙十九年。改建減水壩。二十九年。總河張鵬翮閉壩築隄。補建石工。草澤河。即周橋閘下之河。乾隆九年濬。

高澗、窰灣並周橋護隄救生壩工二處。乾隆十一年、奉特旨建。現無。

高澗壩南、龍門壩南、厲家西五壩。璩家灣、清水潭、救生樁五處。康熙四十七年、奉旨建設。現停。

徐壩汛。汛地自高澗汛周橋界起、至蔣家壩止。臨湖隄長四千七百六十丈二尺。西面附隄石工。長四千六百二十五丈六尺。又智信兩壩金門。長一百二十丈。自周橋至智壩止。隄長二千一百七十六丈五尺。屬山陽縣。自智壩至隄尾。長二千五百八十三丈七尺。屬盱眙縣。

大隄東、運料河一道。北接澗汛河尾起、南至東水北隄止。長一千二百十七丈。乾隆十八年挑濬。

七堡石工。接澗汛六堡順計。長一千三百三十六丈八尺七寸。內一段、長四百五十六丈六尺七寸。砌石十五層。雍正八年建。雍正八年接建石工止此。乾隆四十五年、加高三十四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八十一丈。

計石二十一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石二層.又一段、長三百三十四丈三尺.計石十五層.乾隆十九年改建.四十五年加高長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一百五十丈六尺.計石九層、及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甎三四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一段、長五十九丈三尺.計石八層、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十六年、加甎四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一丈.計石一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四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五丈.計石一層.

八堡石工.長三百七十五丈四尺.內一段、長一百八十二丈二尺.計石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四年、加甎三四層.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一段、長七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至十五層.又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三尺.計石十二層.皆乾隆十九年建.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四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四十八丈.計石一層.

東水北隄一道.長九千四百五十丈.康熙四十五年、建東各壩減下之水.合流長五千七百六十七丈八尺.至普利寺、達氾光湖.入寶應湖.南注高郵諸湖.分入運河.由東岸閘壩.邵伯以南者、歸江.邵伯以北者、歸海.乾隆九年、復加築.嘉慶十年、又加築.

仁壩(即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六年啓放.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九十五丈八尺三寸.內北長四十六丈八尺三寸.砌石十六層.南長四十九丈.砌石二十四層.石後築隄.長九十四丈.又於西面拋築護椿碎石.長六十丈.

九堡石工.長三百六丈七尺.內一段、長一百十六丈五尺.計石十一層.甎三四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四十五六年改甎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九十丈二尺.計石九層、十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間加甎高一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加高工.長八十五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一百四十二丈.計石二層.又長九十一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一尺二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又間段加高工.長一百十丈五尺.計石一層.按道光加石二層.長一百十六丈.

義壩即中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石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年、十五年、兩次過水.跌成深塘.堵閉後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臨湖建築石工.長七十三丈五尺七寸.內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七寸.砌石十六層.中長四十丈.砌石二十層.石後築隄.長七十丈.西面抛築護樁碎石.長四十二丈.

十堡石工.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石高九層至十一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六十八丈.計石二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三十四丈.計石一層.

智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石底面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五年、將壩底加高四尺.每年堵閉.在壩脊上加築埽戧.

按堰盱境內.康熙初年、湖水不能暢出清口.湖面漸高.十九年.創築伍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東西夏家橋、唐埂等、減水壩.是爲六壩.屢經衝缺.洩水過多.三十九年、特命尚書范承謨等堵塞.而設南北中減

水三石壩。即仁義禮三壩。迨乾隆八年、總河高斌、以三壩未足減漲。議請添建兩壩。格於部議。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乃具南河緊要各工圖說二十條呈閱。聖駕親臨、閱視全隄。周覽形勢。特頒諭旨。添建智信二壩。仍加封浮土。俟仁義禮三壩過水三尺五寸。始相機節宣。舊有之天然壩。則立石永禁啓放。欽遵辦理。垂六十年。遵守弗替。嘉慶十五年後、仁義禮三壩衝成深塘。未能修復。於蔣家壩南山坡之地。以次創挑仁義禮三河。築成滾壩。一如舊制。以操節宣。而將舊壩三處。築土石隄工。

十一堡石工。長四百七十六丈二尺三寸。內一段、長一百七十七丈二尺三寸。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二三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一段、長一百四十二丈五尺。砌石十一層。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三四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又一段、長一百五十六丈五尺。砌石九層。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加甎一二三層。四十六年、改甎爲石。康熙時歷次所築石工止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二百六十八丈。計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甎爲石。禮壩。即南壩。康熙三十九年建。雍正五年、將壩底落矮一尺五寸。乾隆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五年、加高壩底三尺。十七八年啓放。跌成深塘。未能修復。二十三年、奏明補還土隄。建築石工。退後圈越。新石工與南北兩金剛牆下裹頭相接。共工長一百四十七丈。內中長五十三丈。砌石十九層。南北長四十四丈。砌石十七層。又兩金剛牆舊石工。長四十八丈。亦作臨湖石工。石後築隄長一百四十一丈。西面抛護樁碎石。長四十五丈。

十二堡石工。長四百四十丈。砌石九層。乾隆十六年建。乾隆年間接長石工自此起。四十六年加高工。長

十一丈。計石二層。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五十五丈。計石二層。又長二十六丈。加石一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一尺九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七十一丈。計石一層。

信壩一座。金門南北長六十丈。壩底東西寬二十丈四尺。牆高一丈二寸。乾隆十六年建。三十三年、壩上加築封土護埽。嘉慶十七年、加高壩底一尺。每年啓放。在壩底上築做埽戧。

十三堡石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二丈五尺。乾隆十六年建。內一段、長一百六十八丈。砌石九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八十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七百九十七丈。計甎五層。石三層。四十五年、改甎爲石。又底樁露脚。長二十三丈三尺。添加一二層。又一段、長二百六十四丈。砌石十層。四十五年加高工。長六十一丈。計石二層。又一段、長二百二十三丈五尺。砌甎四五層。石三層。十九年改甎爲石。工長一百二十二丈二尺。計石七層。四十五年、加高二段。一長六十九丈。計石二層。一長五十五丈。加石二層。底樁露脚。添石二層。四十六年、全改石工。嘉慶十年、間加卑矮工。長四百十三丈。計石一層。又長十四丈。加石二層。又長十六丈。加石三層。十一年配平甎工。高八寸至二尺二寸。十四年、改甎爲石。二十四年加高工。長二十二丈。計石二層。按道光元年。加石三層。長五十六丈。

東水南隄一道。起十三堡。長一萬二百六丈。康熙四十五年建。乾隆十九年復修。將謝家涵洞處、開挖支河。以暢洩五壩下注之水。兩岸建築堰工。東長一千五十丈。西長九百八十丈。其水匯歸寶應湖。二十一年、將口門建竹絡壩。長五十丈。嘉慶十年、又改建碎石壩。長八十丈。兩頭砌片石裹頭。

蔣家壩、護街堰一道。長一百六十三丈。嘉慶二十四年築。

蔣家閘、石閘一座。乾隆十一年建。蔣家壩臨湖隄尾、鉗口石裹頭。乾隆十六年建。洩湖尾之水。由蔣家民便河、下達寶應湖。壩上築有攔湖壩。年久未啓。嘉慶二十四年、啓放減漲。旋堵。

仁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六丈。以抵仁壩減洩湖漲。後恐刷深。二十二年、於河頭創建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口寬六十丈。兩牆各高八尺四寸。砌石七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以外過水。

義字河減壩。嘉慶十八年挑。河長七百八丈。以抵義壩宣洩湖漲。按道光三年。河頭建滾水石壩。金門寬六十丈。兩牆高九尺六寸。砌石八層。壩脊橫寬十丈。以湖水長至一丈一尺以外過水。

禮字河一道。長八百丈。嘉慶二十一年挑濬。以抵禮壩宣洩湖漲。河頭築有攔壩。以時啓閉。十八年。原奏仁義禮三河並建滾壩。以符舊制。奏定禮壩以湖水長至一丈三尺以外過水。現尚未建。

新挑仁義禮三河。洩下之水。匯入舊壩汊河內。統歸高、寶等湖東注。山盱廳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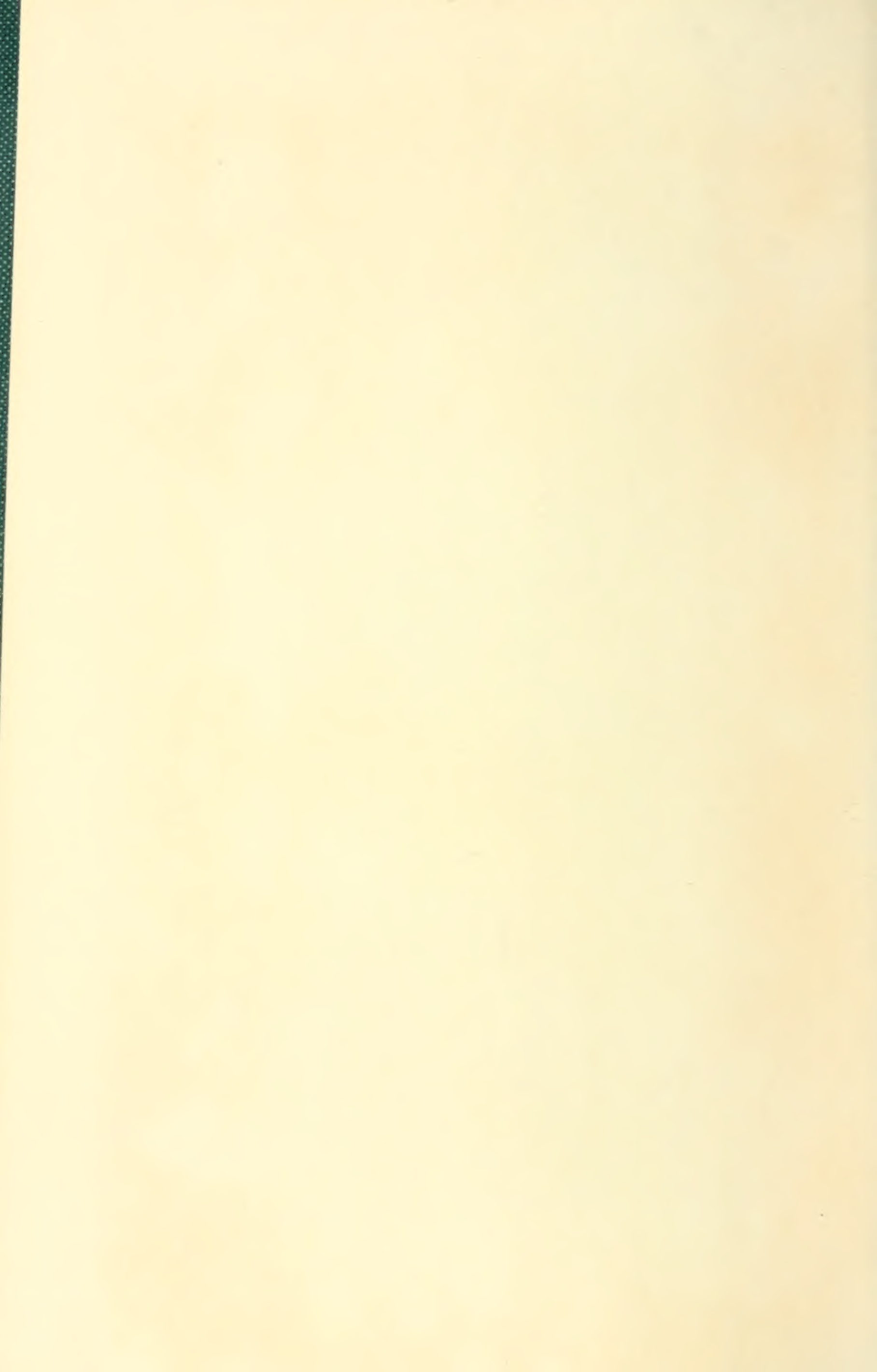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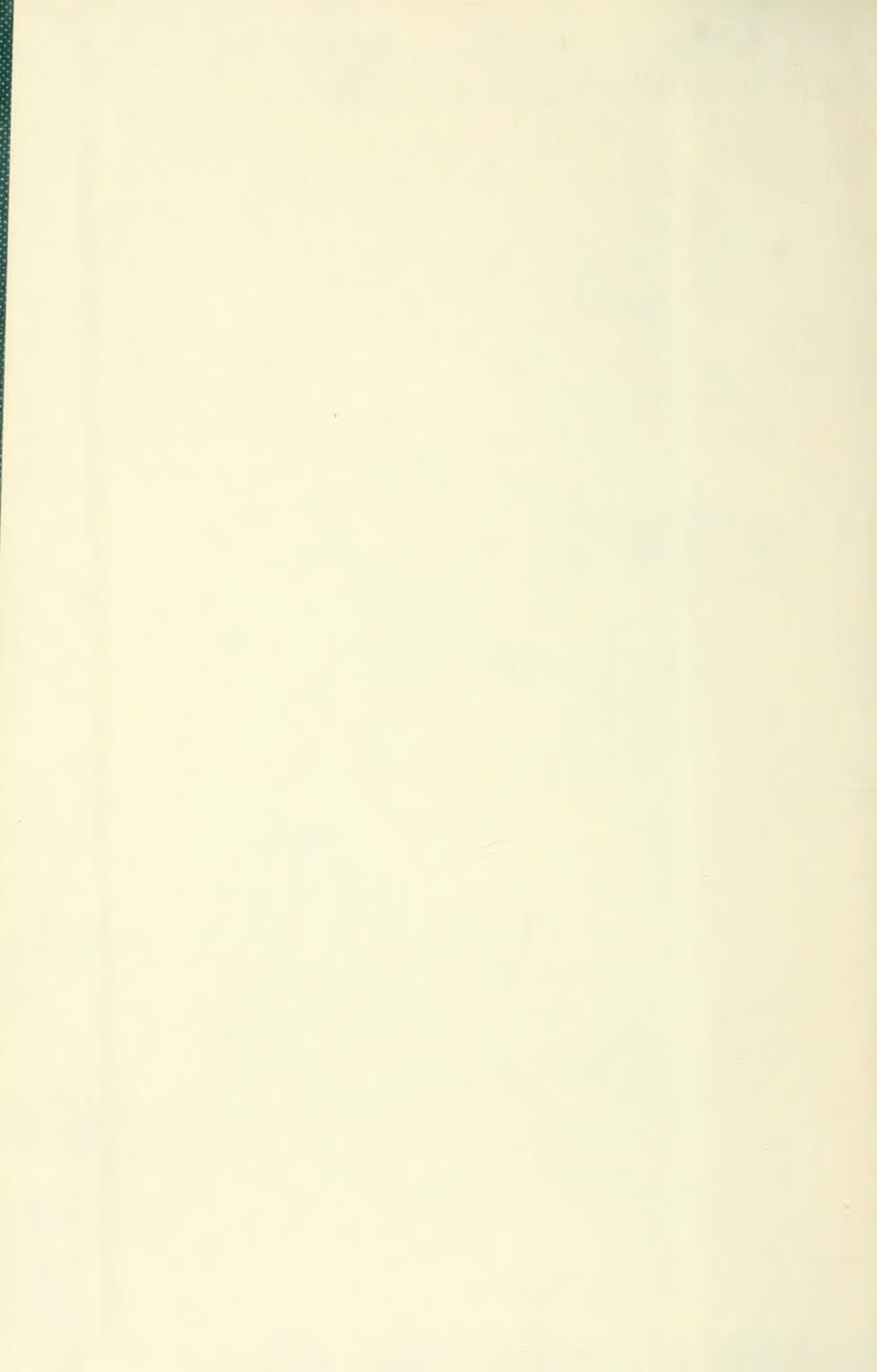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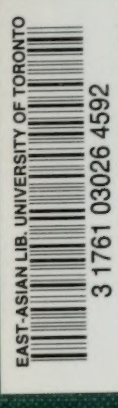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26 4592